

無名客（新派俠情鬥智小說）東方英・新著

作者以生花之筆，描述江湖兒女，本正義，憑絕技，縱橫江湖，行俠仗義，濟貧扶危，爲世人歌頌。

但是他一自己身世離奇，飄零，可是其平生事蹟，更爲悲壯雄偉，情節曲折，變化莫測………

$3.00

1009

編者話

我們每期固定貢獻給讀者們滿足閱讀享受之巨型大小說，通常全部採聘本港及東南亞各地名家的一流作品，故事題材與時代背景，期期創新，或古或今，以巡迴性刊出，十多年來，此項創舉，深受歡迎。我們最近又蒐集一大批讀者來信意見提議，反應良佳。將會再更進一步每個星期一給予讀者們意表不到的最佳閱讀享受！

＊＊　　＊＊　　＊＊

今期巨型小說是東方英的作品——「無名客」，故事中引述一段湖海中人的滅門慘禍而掀起，過程盡是鬥智鬥力場面出現，爾虞我詐，精采異常，該故事題材中肯立論，可創一般武俠小說之先河。

＊＊　　＊＊　　＊＊

長篇故事「俠侶」今期已告終結，主角中人物駱江元為甚麼毅然抱着沉重心情西北行，對過往一切仇讐相忘了了，眞是令人莫測高深，但當你閱讀本故事結尾時，也許亦有同感，並非是……？本文作者蕭逸君雖然身居異地，但對本刊讀者們給予之關懷愛護擁戴，深受感動，並致謝意。下期裡，相繼推出一部長篇武俠故事「崑崙七子」以饗讀者。

武俠世界

第100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戚繼光（明世宗嘉靖七年—神宗萬曆十五年，西元一五二八—一五八七）

戚繼光，山東人。幼倜儻，負奇氣，好讀書，亦兼習武藝。嘉靖中承襲父職，任都指揮，後升浙西參將，因破浙海倭寇，進秩三等。所部號戚家軍，兵精械利，東南沿海得以平靜。旋移鎮北邊，屢敗韃靼，揚威塞外，累官太子太保。卒諡武毅。繼光一生戎馬，南平倭寇，北除邊患，偉績豐功，人所共仰。遺著「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皆軍事學巨著，總統蔣公曾譽為「孫、吳而後言兵者最切實用之作」。

陳捷先敬撰

徐瑞彥拜書

流浪孤客　頻顯奇技異行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無名客

東方英・文
子　成・圖

這裏曾經有過一個流傳非常遠古美麗的神話——劉阮入天台——它就是聞名天下古今的天台山。

石梁瀑布是天台山非常著名的奇景之一，石梁瀑布處於兩山山壁相互對峙之間，其中有一道巨石橫梁橫通了兩山對峙的山崖，梁上生滿了苺苔，滑不留足，梁下是一道萬丈深壑，上游溪水滙集於此，形成了一道千尺的飛瀑，懸空而下，勢若天河倒瀉，萬馬奔騰，合山勢之奇，雲海之幻，壯麗之雄，成了天台最最令人留連忘返的地方。

時間巳近黃昏，對面山峯上戴上了一片彩霞，反射到石梁瀑布，更是氣勢萬千，美不可言。

任誰也想不到，在這物我忘形的境界裏，居然有人發出陣陣震人心弦的驚聲駭叫。

同時，也有陣陣歡樂的呼叫之聲，夾雜於驚叫哀呼之聲中，形成了一種極不調和的音階。

張眼望去，原來有四個人正作樂於石梁之上。

不，作樂的人應該只有三個人，另外一個人不是在作樂，他僅是供人作樂的對象，事實是他正在受着心神上無以比擬的煎熬和壓迫。

他這時正嚇得臉色白中帶青，雙腿又抖又軟的站在石樑之上。

他，年紀不大，大約只有十四五歲，一身山樵裝束，又髒又破，簡直比山下的化子都比不上。

那三個又樂又笑的人，年紀也不大，一個二十左右，二個十七八歲。

二個十七八歲的少年中，有一個穿着非常講究，一身錦綉，但打扮得不文不武又文又武，手中揮舞着一條軟鞭，指向石樑上那嚇破了胆的少年。

另外二人，一身短裝，顯然，正是那少年公子的侍從。

他們三人正逼着那山樵少年向滑不留足的石樑走去，下臨萬丈深淵，頭頂鞭聲貫耳，那被迫少年一寸一移，一移一叫，如果不是那三個少年的歡聲揚溢，這種情景何異人間地獄。

那山樵少年走了七八尺，雙腿發軟，實在走不動了，可是背後鞭聲一起，鞭梢靈蛇般纏住了他一條腿，那少年公子又催又叫的道：「走呀！有五十兩銀子可得啦！你要不走，本公子可要送你下去洗個澡了。」

那山樵少年眞怕那少年公子的神鞭，嚇得驚叫道：「好！小的走！小的走！公子千萬不要拉小的腿。」

少年公子一收神鞭，那山樵少年又移了四五寸，忽然，那二十多歲的少年，揚手打出一顆小石子，擊在山樵少年脚跟上，山樵少年受驚受痛之下，那還穩得住身形，一聲驚叫，身子搖了一搖，一個倒栽葱便向石樑下栽落。

好一個少年公子，只見他手中神鞭一起，鞭一捲接住了那山樵少年身子，一收一帶，那山樵少年的身子竟被他捲了起來，平平安安的回到了山崖之上。

可是，這時那山樵少年已是嚇得昏死了過去。

那個年輕的侍從，不待吩咐，用些山泉洒在那山樵少年臉上，把山樵少年催醒過來。

那年紀較大的侍從笑道：「小子，你看，我們公子神鞭之技，天下無雙，包你跌不下去，你就跌不下去，現在，你可放心走完全程了吧。」

那山樵少年死裏逃生，早巳嚇破了胆，那敢再上石樑，只不住口的哀求道：「公子，你就饒了小的吧，小的也不要那銀子了。」

那年大侍從冷笑一聲，道：「你高興就要，不高興就不要，你把我們看成了什麼人？」

那山樵少年苦苦地哀求道：「小的……小的……。」

那年輕侍從道：「賭是你心甘情願打的啊！怎可說了不算呢？」

那山樵少年道：「小的本來可以走過這石樑的，可是……可是……。」

那年大的侍從大叫一聲，道：「可是什麼？……」

那山樵少年曉得這三個人不是好相與的，話到口邊，一改道：「小的，小的胆子巳經嚇破了，再也不能走了。」

少年公子笑嘻嘻的道：「胆子破了有銀子，我再加你一百兩銀子，你就不會再怕了。」



那年輕侍從接口道：「一共是一百五十兩銀子，多大的一個數目，你在這山中打柴，只怕一輩子也賺不到那麼多的銀子哩。」

山樵少年眼中陡然亮了一下，但貪婪的心理終於敵不住死的威脅，硬起心腸，搖了一搖頭，道：「就一千兩銀子，小的也不敢妄想了，……」

「什麼？一千兩銀子！做什麼可以賺到一千兩銀子？你不賺，我來賺。」忽然，冒出一個人來搶這筆生意。

來人二十多歲，不是山中人，像個流浪漢，怪不得見錢眼開，聽到一千兩銀子，不問根由就搶了過來。

那年大侍從雙目一瞪，瞧向來人，少年公子一揮手，止住他發橫，笑問那人道：「你眞想賺這銀子？」

來人道：「有一千兩銀子，誰也想賺呀。」

少年公子指着那石樑笑道：「只要你能走過這石樑，那一千兩銀子，就是你的了。」

那人啊了一聲，想也不想的道：「能……」

山樵少年忽然截口叫了一聲，道：「你不能……。」

年大侍從雙目一橫，喝道：「你不願讓人！……」

山樵少年打了一個哆嗦，顫聲道：「我……我……我讓……我讓……。」

他原是一片好心，提醒那冒失鬼，可是，爲了自己，他却不敢做好人了。

那石樑原來並不是不能通過的，那山樵昨天就走過二次，只是，這一次那石樑變得出奇的滑脚，簡直無法着力，也不知他們在上面弄了什麼手脚，用來消遣作弄別人。

那流浪漢接口道：「我幹定了，銀子呢？」他人雖冒失，却並沒忘記銀子。

少年公子取出一張銀票，幌了一下道：「銀子在這裏。」

那流浪漢望了那銀票一眼，點頭道：「大通銀票，好票子！」

少年公子道：「只要你能走過這石樑，銀票就是你的了。」

那流浪漢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在下可是見過世面的人，也不知上過多少當，當然，你公子不是騙人的人，不過在下却要先收到銀子。」

少年公子大方的一笑，道：「你若跌了下去，我的銀子豈不也沒有了。」

話雖是這樣說，他還是將銀票給了那流浪漢。

那流浪漢一面伸手接住銀票，一面笑道：「你公子何在乎這張銀票，但在下有了這張銀票，胆子就有天大了。」

他倒是一條爽直漢子，收了銀票說走就走，毫不猶豫的跨步上了石樑。

前面四五步倒沒有什麼異狀，走出七八步後，情形可有了天壤之別，脚下的石樑忽然變得滑不留足，就像走在泥鰍背上一樣，能站住身形巳是不易，要想移步前進，談何容易。

他暗笑了一聲，使了一招「殘荷點水」，身形一陣幌動，最後雙腿一開，跨在石樑之上，再加上雙臂一圈，算是穩住在

石樑上了。

這時，身後的吆喝之聲，已震天價的響了起來：「快走呀！這樣可得不到那張銀票啊！」

「拍！」的一聲，少年公子的軟鞭也在他頭頂上發出了撕心裂魄的聲音。

少年公子嘻嘻的笑道：「快走呀！第二鞭再出手時，可就要落在你背上了。」

這少年公子總是笑嘻嘻，好像是一個非常好相與的人。

流浪漢嘶聲叫道：「公子，請饒命，在下銀子不要了，請你拉我回來吧。」

「拍！」這就是那公子的回答，他可眞在那流浪漢背上抽了一鞭子，鞭梢落後，衣開肉現，皮膚上也拉起了一道墳起老高的鞭痕。

流浪漢痛呼一聲，哀道：「公子，公子，請你救命啊！」

「拍！」又是一鞭揮了過來。

那流浪漢嚇得尖叫一聲，雙手一滑，人便向樑下深壑掉下去。

那少年公子在軟鞭上眞有令人不可思議的功夫，然而打人的鞭勢，却在他手腕一震之下，鞭勢不變，但鞭梢却靈蛇般一捲，攔腰捲住了那流浪漢。

就當他鞭梢捲住流浪漢，正要發力將那流浪漢捲回崖上時，忽然，鞭身上傳來一股奇大無比的勁力，反拉着他的身子向半空中飛去。

少年公子驚駭欲絕的叫了一聲：「不好！……」欲待放手鬆開軟鞭時，那知那軟鞭竟然吸住了他的手掌，縱然鬆開了五指，軟鞭却是仍然和他手掌連在一起，想分也分不開了。

說時遲那時快，少年公子叫聲出口，人也飛了出去，他在半空中打了一個跟頭，身子一墮，正好落在那流浪漢曾經落過的石樑上，他雙手一抱，幸好穩住了身形只是那樣子太難看了。

同時，那流浪漢却借着震飛少年公子的力道，也不知他用的是什麼身法，身子一躬，就安然回到石崖上。

高人，原來是一位絕世高人！

那一大一小兩位侍從心裏胆都嚇破了，當然再也不敢發横了，他們簡直失去了神智，不知如何是好。

楞楞的站在那裏，像是兩個白痴。

那流浪漢望也不望他們，走到同樣看直了眼的山樵面前，拍了一拍他的肩頭，將銀票塞到他懷中，道：「這銀子賺來眞不容易，快回家去吧！」輕輕一送，把那山樵送得飛了出去，飛出二三丈後居然便是站得好好的，但雙腿却不由自己的跑動開了。

那流浪漢拍了一拍雙手，又搖頭嘆了一口氣，鑽入樹林之中不見了。

那流浪漢走得不見了影子，那二個侍從才回過神來，同時開口叫了一聲：「大俠，請留步……」向前追了幾步，最後嘆了一口氣，回到石樑端頭。

原來，那流浪漢已經失去了去向，再追下去也是枉然。

這時，那少年公子也驚魂甫定，緩過一口氣來，可是，石樑太滑了，他的輕功雖好，却也無法退了回來，能穩在石樑上，已經是非常吃力了。

少年公子赤紅着臉，再也笑不起來了，這時，不知他心裏在作何感想？

他沒有呼叫，倒是有一股牛脾氣。

那一大一小兩個侍從可慌了手足，一面大聲叫道：「公子，你千萬要穩住，我們想法子接你回來。」一面將那流浪漢拋下的軟鞭拾了起來，向少年公子投去。

可是，石樑太滑了，少年公子不敢鬆手去接軟鞭，因為一鬆手，可能軟鞭沒有接到，人已掉下去了。

同時，那二個侍從沒有那少年公子那份神鞭功夫，無法把少年公子捲了回來。

他們二人急了一陣，年紀大的道：「小秋，你守住公子，我找人去……。」

「哼！不用了，我就免費帮你們一次忙吧！」

不知什麼時候，那流浪漢又自己回來了，他要過軟鞭，輕輕一揮，便將少年公子捲回崖頭。

少年公子望了流浪漢一眼，沒有說半個字，冷笑了一聲，帶着兩個侍從悻悻的走了。

流浪漢摸了一摸自己的頭，苦笑道：「他可恨上我了……什麼人？請出來見見面吧！」忽然轉頭向十數丈外凝目望去。

原來是那山樵孩子轉回來了，他三腳兩步跑到流浪漢面前，行了一禮，道：「多謝大叔義伸援手。」

流浪漢注目望了他一陣，哈哈一笑道：「小弟弟，原來你也是練家子。」

山樵孩子道：「在家裏跟娘練的，不值識者一笑。」居然吐談亦不俗氣。

流浪漢再次打量了山樵小孩道：「小弟弟，貴姓台甫？」

山樵孩子道：「我姓李，叫李文斌，就住在前面不遠山窩裏，大叔請去喝一杯茶，可好？」

流浪漢打量了一下，自己被少年公子軟鞭拉裂的衣衫，點頭笑道：「好！好！我也正好請令堂替我縫補這件衣衫。」

李文斌嘻嘻笑道：「請教大叔尊姓大名？」

流浪漢道：「我已好幾年不用姓名了，你就稱我流浪大叔好了。」

李文斌疑訝的道：「為什麼不用自己的名字了，你有傷心恨事？」

流浪漢含笑道：「人生麻煩總是少不了的，至於傷心恨事之說，那就是各人的看法了，至於我，那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了。」

李文斌道：「那你為什麼要隱姓埋名呢？」

流浪漢道：「避免麻煩，因為我太愛管閑事了，頂了一個名字，人家就要來找我的麻煩了。」

李文斌笑道：「『流浪』兩字不等於就是你的名字了麼？」

流浪漢道：「不，『流浪大叔』只是對你這樣說，至於對別人，張三李四隨口自稱，叫過也就忘了。」

李文斌雙眉一攢，道：「你這樣張三李四亂叫一通，如果有人第二次和你見面，發現你的姓名又變了，豈不要心生猜忌麼？」

流浪漢道：「也許是吧，他要怎樣想，那是他的事，我可不能替他傷腦筋。」

談笑之間，不知不覺已經轉過山腰，來到一片竹林之前，竹林二分，中間走了一條道路，裏面現出一座竹屋。

李文斌口中說了一聲：「到了，請大叔稍候，容文斌先告知家母一聲。」人便走進竹林之內去了。

流浪漢舉目打量了四週一遍，內心之中暗暗忖道：「看這孩子出語不俗，對人處事又知禮有度，山樵人家那能有這等子弟，想來他母親定非普通之人了……。」

正當流浪漢思忖問，李文斌已轉回來，道：「家母有請大叔。」

竹屋不大，四週植了不少花花草草，收拾得一片清新，屋前立着一位青色衣衫的中年婦人，氣質亦甚是清新，不同於一般山婦村姑。

李文斌顯然已將流浪漢替他解圍的事向母親述明，當他為流浪漢和他母親介紹時，他母親感激之情溢於言表地道：「大俠義伸援手，救了小兒，小婦人不勝感激之至，謹此中致謝忱。」接着又萬福行了一禮。

流浪漢倒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人物，他見李夫人如此守禮，便也態度一肅，抱拳還了一禮，道：「夫人如此多禮，在下愧不敢當。」

李夫人一側身，肅客入屋，先命李文斌陪客，自己反身回到房內，不久取出一套衣服放在桌上，道：「這是文斌他父親穿過的舊衣服，大俠如果不嫌棄的話，就請收用了吧。」

李文斌沒有提過他的父親，李夫人又把李文斌父親的衣服送他一套，這不正表示李文斌父親不是死了，就是不和他們住在一起。

流浪漢念動之間，猶豫了一下。

李文斌見他不想收受的樣子，又一旁說道：「流浪大叔，家父留下的衣服很多，你就收了吧。」

流浪漢想不出拒絕的理由，如眞要拒絕，那就太矯情了，只好一笑，收下那套衣服，道：「那麼在下恭敬不如從命，多謝了！」

換好衣服不久，李夫人已將飯菜擺了上來，都是蔬菜，連山鷄野味都沒有，但小菜做得非常可口。

交淺不言深，流浪漢雖然覺得李氏母子絕非山野平凡人物，却未便相問，當然，李氏母子也沒有問他什麼。

飯後，流浪漢起身告辭，李夫人又從懷中取出流浪漢送給李文斌的銀票，交還給流浪漢道：「小婦人母子二人，生活簡單，用不着這些銀兩，請大俠收回，留着旅途之用吧。」

流浪漢看出李夫人這人，是一位非常有見地的人，說出來的話，定然不易更改，但，自己這張銀票已經送給了他們母子，自然也沒有收回之理，當下，他微一猶豫了一下，作了決定，道：「在下也看出夫人不是普通之人，不收此銀，更見夫人高潔可敬，但，在下身上，亦向來放不得太多銀兩，此數壓在身上，在下恐將寸步難行了，不知夫人可否帮在下一個忙？」

話聲微微一頓，且待李夫人答話。

李夫人微微一笑，道：「大俠，有何吩咐？」

流浪漢道：「在下來到貴地，人地生疏，有意將這銀兩送給亟待救助之人，苦於不甚瞭解何人受之最當，但不知夫人願否相助在下，將這銀兩分送給需這銀兩之人？」

李夫人毫不猶豫的將銀票收回，點頭道：「謹遵台命！」

流浪漢見了李夫人這番舉止，不但極有風度，而且隱隱中蘊藏了萬丈豪情，不由得暗暗一點頭，讚口道：「女中丈夫，此之謂也！」

抱拳一禮，流浪漢大步告辭而去。

李夫人亦望着那流浪漢點了一點頭，向李文斌道：「此人不是普通江湖人物，文斌，你暗中跟下去，照顧他一下。」

李文斌笑道：「娘，你不知道，他功夫高得很呢！那裏用得着孩兒相助。」

李夫人道：「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他功力雖高，却是人地不熟，又為你得罪了屠人鳳的寶貝兒子，難免遭人暗算，你跟下去做做他的耳目吧。」

李文斌點頭道：「娘說得是，但孩兒有一個請求，請娘准許孩兒在必要時可以使用『劍門三絕』，否則，孩兒只有忍氣吞聲，挨打受罵的份，孩兒可實在忍不下去。」

聽他的話，這李文斌乃是一個非常聽話的孝順兒子，只因母親的一句話，寧可受那少年公子的侮辱，也不作任何反抗，這種表裏如一的少年人，目前武林中已是不大多見了。

李夫人嘆了一口氣，道：「娘答應你，但如非性命交關，你還是不可輕易顯露『劍門三絕』。」

李文斌眉梢一喜，應了一聲：「是！娘，孩兒這就趕下去了。」身形一幌，飛也似的追下去了。

流浪漢戲弄那少年公子的時候，已是將近黃昏，這時離開李氏母子，差不多已是星斗滿天，夜幕深垂的時分了。

附近能够駐足投宿的地方，只有中方廣寺，流浪漢現在便是向中方廣寺奔去。

眼看中方廣寺的燈光已遙遙在望了，這時，樹影中忽然鬼魅般的出現了七八條人影，一擁而出，擋住了流浪漢的去路。

他們都用幪面巾幪住了面孔，一言不發的就刀劍齊出，攻向流浪漢。

這是偷襲，暗殺，也太不光明了。

流浪漢對這種情形似乎已是見怪不怪，他也懶得發話問他們的來意，因為，事情很明顯的告訴了他，如果對方會說明來意的話，就不會怕人認出廬山眞面目，而用面巾幪住自己的面孔了。

流浪漢笑了一笑，道：「朋友們既然如此厚愛在下，以禮相待，在下少不得也要向各位表示一點意思了。」

七八個一流高手組成的刀山劍樹，其威力之大，何異排山倒海，他們本來就沒有看輕這流浪漢，一上來都使出了全身功夫，其威力之大，更倍增不止。

流浪漢談笑之間，人已進入刀濤劍浪之中，時間好像並不太久，只不過半盞茶時光，那些圍攻者忽然同時停下了攻勢，惡形惡像的站在當地，動也不動了。

敢情是流浪漢最後使出了厲害手法，一舉之間將他們統統制住了。

蠓面巾在他們臉上飄盪着，流浪漢在他們每人面前站了片刻，二次三番的想伸手去扯他們的蠓面巾，但最後他終於打消了揭人隱私的念頭，嘆了一口氣，道：「你我無冤無仇，你們這樣暗算於我，定有不得已的隱情而絕非本意，可想而知，我要是殺了你們，徒傷天和，我要是窮追苦迫你們說出因原，何異將你們一掌震死，也吧，咱們把這次的不愉快，大家都忘了，以後是敵是友，憑你們的良心吧！」

話落轉身，就那樣飄飄的走了。

當他走出十幾丈之後，那些圍攻他的人，也都能活動了，他們相顧愕然的默默無言了一陣。

忽然，其中一人長嘆一聲，道：「此人心存厚道，不爲已甚，老夫不願再和他爲敵，就此別過各位了。」雙拳一抱，頓足而起，越上樹梢而去。

有人帶了頭，接着又有响應的人，最後，只留下三個人結件而回。

流浪漢當眞忘記了剛才發生的事情，走出不遠之後，便心胸開朗的唱起了一首無名之歌，搖搖幌幌的向中方廣寺走去。

中方廣寺乃是十方施主所佈施的佛教叢林，對投宿遊客，向來不拒，卽使遊客太多，也必想盡辦法，給來投宿的人一個安置。

流浪漢來得非常理想，寺中沒有一個投宿的遊客，加上他換了一身裝束，在別人眼中另有一種不平凡的看法，他受到了很慇懃的接待，一個人住了一間大客房。

知客僧告退之後，流浪漢忽然一笑，向窗外道：「外面可是李文斌麼？」

李文斌被道破行藏，只好硬着頭皮，從窗口跳進房內，急急分辯道：「大叔，我不是跟踪你……」

流浪漢搖手打斷他的話語道：「我知道，想一定是令堂要你暗中保護我，是不是？」

李文斌點了一點頭道：「大叔功力奇高，那裏用得着文斌保護，只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所以家母要文斌暗中替大叔做個耳目，大叔可不要趕我走啊！」

流浪漢笑道：「有一件事情，你想到過沒有？」

「什麼事？」李文斌張大了眼睛，望着流浪漢。

流浪漢道：「你不回去，不但做不了我的耳目，反而替我增加許多無形的負担，你說這是帮我的忙呢？還是增加我的厤煩？」

話雖說得很露骨，但非常眞誠，也是實情，李文斌年紀輕，非這樣把話說明，很難要他改變主意。

李文斌倒是一個很明事理的孩子，着實想了一下，點頭道：「大叔說得是，那麼文斌就告辭回去覆命了。」

流浪漢道：「這倒不必急於一時，我有些話想問問你，我們談談好不好？」

李文斌點了一點頭道：「好，不過請不要談文斌的家事，文斌不能說。」

流浪漢心中正想問他身世，想不到被他把話擋在前面，笑了一笑，道：「我們談談那少年公子好不好？」

李文斌道：「好，就文斌所知，只知那少年公子姓莫，名叫玉峯，是一個寵壞了的武林紈袴子弟，平日倒沒有什麼大惡，只是任性欺人，逞能好勝而已。」

流浪漢道：「你既然知道他是這一類人物，爲什麼還去招惹他呢？」

李文斌道：「我那敢招惹他，只因走避不及被他撞上了，當時只想息事寧人，把事情應付過去就算了，誰知他在石樑上弄了鬼，險遭不測，要不是大叔你，文斌眞不知如何是好。」

流浪漢道：「看你本有很好的功夫，難道你不會逃跑麼？」

李文斌道：「大叔有所不知，要是讓他知道文斌會武功，那就更不得了，跑得了一時，可跑不了永久，以後可就更厤煩了。」

流浪漢似乎是一個很能體會別人用心的人，讚嘆一聲，道：「你小小年紀，就能忍人之不能忍，見人之不能見，實是難能可貴，你比我小時候可强得太多了。」

李文斌苦笑一聲，道：「文斌那有這好的耐心，完全是家母的告誡，文斌才不得已忍氣吞聲。」

流浪漢又是一聲讚嘆道：「你眞福氣，有這樣好的母親，而你又能恪遵慈命，眞是個好孩子。」

忽然伸手搭在李文斌肩頭上，接着又道：「你不要怕，也不要運功抵抗，讓我看看你的稟賦。」

李文斌但覺一股暖流透體而入，通關過穴，在他全身遊走了一遍，接着流浪漢一掌擊在他的腦門上，他就人事不知了。

當李文斌醒轉來時，只覺全身四肢百穴舒泰已極，流浪漢正望着他含笑點頭。

李文斌翻身站了起來道：「大叔，你……你……剛才給了文斌什麼好處？」

流浪漢道：「你稟賦奇佳，令堂又是大行家，從小基礎打得非常堅實，大叔只是順水推舟，把你百骸間的濁質，用三昧眞火化去，今後你的通關功夫，就要容易得多了。」

別看李文斌小小年紀，心中知道的東西眞不少，雙目一怔道：「洗髓易筋！你替文斌洗煉了筋骨！」

流浪漢拍了一拍他的肩頭道：「好，你現在可以回去了，苦苦的用功，將來自有出人頭地的一天，可是，記着不要向別人提起此事。」

李文斌搖頭道：「不，我不能不告訴我娘。」

流浪漢笑道：「好，你娘算是例外，快回去吧。」

李文斌撲地向流浪漢拜了一拜，道：「多謝大叔成全。」拜完，身子一翻而起，越出窗外，高高興興的奔向回家道路。

李文斌心中好不高興，就在這片刻間的奔馳，他已發現自己四肢百骸比從前大不相同，不但舒暢輕快，而且力道的運轉也如流水行雲般自然極了。

家門已然就在眼前，李文斌忍不住心頭高與，興奮的大叫一聲，道：「娘，孩兒可高興死了！……」

一步衝進屋內，李文斌的話可就說不下去了。

原來，從來沒有客人來的草堂，這時竟然有了三位客人，時已半夜三更，非時非地，這三位客人太不尋常了，李文斌人

小心不小，可就生了警惕之心。

母親的臉色不大好看，分明在敷衍那三位客人。

可是，那三位客人見到了李文斌，無不欣然色喜，其中一人便笑口叫道：「文斌，你就是文斌麼！我們怕有十來年不見了吧，你可還記得老叔叔……。」一面說着，一面便伸手去拉李文斌。

李夫人忽然叫了一聲，道：「文斌，過來！」

李文斌心裏原就生了一份戒心，又有母親的呼喚，身子一閃，便讓開來手，到了母親身後。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身法，李文斌使出之後，自己並不覺得，但却看得他母親和三位客人都楞了一楞。

那伸手想拉李文斌的客人，忽然呵呵一笑，道：「嫂夫人眞是敎子有方，文斌侄小小年紀就身懷絕技，叫我們這些老朋友見了，心中好不高興，哈！哈！哈哈！」隨着笑聲，人已離座站了起來。

李夫人心頭一陣緊張，雙目之中射出了兩道怒芒，暗中倒吸了一口眞氣，力達四梢，作了應變的準備。

詎料那人並沒有進一步相逼，却抱起雙拳拱了一拱手道：「夜過三更，斌侄已經回來了，想必嫂夫人也需要休息了，愚兄暫且告辭，改日再來向嫂夫人請安。」

三人走了。

李夫人一揮手道：「把大門關了。」

李文斌關好大門，回身只見母親閉起雙目坐在原處動也不動，李文斌不顧驚動母親，便靜靜的站在母親身旁，等候母親說話。

李夫人忽然睜開眼睛道：「你一旁坐下。」

李文斌把椅子拖到母親身旁，挨着母親就了座。

李夫人道：「你怎樣就回來了？」

李文斌道：「流浪大叔發現了孩兒，把孩兒打發回來的，他說孩兒帮不上他的忙，只有使他分心照顧孩兒，孩兒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所以，孩兒就回來了。」

李夫人點頭道：「說得也是。」

李文斌叫了一聲，道：「娘，孩兒有一件事稟告您，那流浪大叔對孩兒可眞好，他用三昧眞火，帮孩兒把四肢百骸間的濁氣都煉化了，他要孩兒好好用功，將來必可出人頭地。」

李夫人目現奇光，「啊」了一聲，道：「你剛才使的那奇怪身法，可就是他敎的？」

李文斌一楞道：「孩兒使了什麼奇怪身法？」

李夫人道：「剛才你閃過周大叔伸手拉你的身法。」

李文斌茫然地道：「孩兒……記不起來了。」

李夫人愕然道：「你記不起來了，怎會記不起來呢？你使得渾然天成，巧妙熟練極了，你會自己不知道，這就怪了？怪了……。」

這是一個疑團，李夫人暫時把它擱在心中沒敢多想，却嘆了一口氣道：「斌兒，你可曉得，要不是你那招神奇身法震住了他們，只怕他們不會就這樣便宜的放過我們母子。」

李文斌道：「他們是些什麼人？聽他們口氣熱絡得很，好像是世交長輩似的。是麼？」

李夫人長聲一嘆，道：「說來他們倒眞是你父親當年的朋友，唉……他們三人，一個叫血雨劍周大昌，一個叫拐子手胡季春，一個叫三絕箭孫承業，……唉！你父親……。」

李夫人話到口邊，又忍住沒有再說下去了，李夫人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賢德夫人，她不同意他丈夫的作爲，甚至因此夫妻勞燕分飛，却從來沒有在孩子面前說過半句丈夫的不是。

現在，雖然事情逼到了眼前，她還是無法出口。

李文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母親這種情懷，他却很能體會，因此，他不但不接着追問下去，反而亂以他言。道：「不知他們是怎樣找到我們的？」

李夫人苦笑一聲，道：「我們蒙在鼓裏，自己不知道，其實我們的一切，早有有心人注意了。」

李文斌心中一動道：「這事會不會與流浪大叔有關？剛才路上就有八個蠓面人，圍攻流浪大叔，被流浪大叔三拳兩脚打得他們落花流水而去。」

接着，李文斌又把經過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李夫人沉思了一下，道：「山雨欲來風滿樓，天台靈山福地，已非我們母子再居之地，文斌收拾一下，我們遷地爲良，另謀安身立命之地去吧。」

母子二人，每人收拾了一隻包袱，其他粗重之物，只好都不要了，李文斌很想將這竹屋也燒了，李夫人却認爲留下來給遊山之人歇脚休息也是好的，何必把事情做絕，何況燒屋的火光，無異告訴人家，他們母子已經逃走了，說不定就會招來人家的攔阻，那就大大的失着了。

說眞的，李文斌內心中並不想離開這裏，年輕人那一個不愛熱鬧多變的刺激？如今機會來了，却要讓它輕易的從手中溜去，除了李夫人有這種視若無覩的修養，要小小年紀的李文斌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

可是，李文斌是個孝順的孩子，而且也非常懂事，知道母親的決定是明智的，所以心中雖有所不願，還是壓制了自私的想法。

他們戀戀不捨的離開家園之後，一路輕身急行，約在黎明時分，已離出山後不遠了，大約再有一個多時辰，就可脫離天台山，而另擇新居了。

可是，世間事很難盡如人願，李夫人想走，只是決定得遲了一步，已經有人在山口附近等着她了。

等着他們母子的人，裝成不期而遇的樣子，那是三乘爬山虎，四個丫環四個劍童，連轎夫帶坐轎的人，一共有十七人之多。

彼此擦肩而過，居然沒有什麼異狀，忽然第二乘爬山虎上的那位半老徐娘「唉喲」一聲，叫道：「路上走的可是老妹子靈三姑，你可想死老姊姊我了。」

李夫人原想不答理她，搶步閃過他們

，可是他們早有準備，當第二乘爬山虎上婦人出口呼叫時，第三乘山爬虎已是轎身一橫，擋住了下山的去路。

同時，那轎上半老徐娘身形微動，便已飄身落在李夫人面前，嘻嘻的笑道：「你可不眞是我的老妹子三姑，你不會認不出老姊姊吧。」

事情逼到了頭上，李夫人已是避無可避，只好苦笑一聲，道：「小妹命途多舛，時乖運蹇，羞見故人……」

那半老徐娘哈哈大笑道：「呆丫頭，多少年不見，還是這副臭脾氣，自己姊妹，有什麼羞不羞的，你今天碰上了老姊姊，老姊姊可不能讓你流浪江湖，再受絲毫委屈了。」

說着，一面伸手拉着李夫人轉身向山下走去，一面向其他衆人吩咐道：「今天不上香了，打道回府。」

李夫人暗暗嘆一口氣，知道脫不了身了，最可怕的就是另外二乘爬山虎上的二位老婆婆，其中任何一位都足以打敗她，何況二位都來了，再加上那些七七八八的丫頭、劍童和轎夫，莫說他們母子二個，就再多兩個人，也不會有太多的希望。

李夫人暗自忖度道：「撕破了臉皮，以後就沒有轉圜的餘地，既然脫身無望，何不就暫時和他虛與委蛇，以待時機。」

心中打定主意，李夫人的態度和緩了下來，笑了一笑，道：「只是打擾大姊，好叫小妹心中難安。」

半老徐娘在李夫人肩頭上拍了一掌，嗔罵道：「自己姊妹面前說出這種話來，該打，該打！」

兩人一陣熱絡過後，李夫人叫過李文斌道：「文斌，過來見過屠大姨，屠大姨是娘的老姊姊，以後，你可要好好的聽屠大姨的話。」

李文斌早知道這位屠大姨屠人鳳的厲害，却沒想到她和自己的娘原來是故交，只好過來，恭敬有禮的，叫了一聲：「大姨！」行了一禮。

回程路上，屠人鳳陪着李夫人步行，那二位老婆婆也只好下轎走了過來。

李夫人又口稱姥姥，向二位老婆婆行了見面之禮後，又叫李文斌見過二位老婆婆。

這二位老婆婆原是屠人鳳娘家的二位老家人，一位叫黃姥姥，一位叫白姥姥，一身功力，已到神化之境，是屠人鳳身前最得力的打手。

屠人鳳就住在天台山下的金花山莊，而屠人鳳本人在江湖上的旗號就叫金花夫人。

至於屠人鳳的丈夫莫志高，雖是金花山莊的莊主，但他却不管金花山莊的事，一切大小事務，全由金花夫人屠人鳳全權處理。

金花山莊建立不過五年，江湖上已是大大的有名了。

進入金花山莊，李文斌馬上就碰到了尷尬的場面，原來那欺負他的那少年公子莫玉峯忽然閃身過來，擋住了李文斌的去路。

幸好金花夫人屠人鳳尚未去遠，被她看到了，氣得她嬌喝一聲，道：「玉郎，大胆！」

莫玉峯高聲叫道：「娘，你不知道，就是這小子害得我丟人現眼。」一副不依不饒的神態。

金花夫人屠人鳳閃身回到他們身前，冷笑一聲，道：「你在外胡作非爲，欺壓善良，你道娘不知道麼？你不提當日之事也還罷了，既然提起當日的事，你就該向斌弟陪禮道歉。」

莫玉峯可從來沒有受過屠人鳳這般責備，心中不免一虛，吶吶地道：「斌弟，什麼斌弟？」

這時，李夫人也到了他們身前，向李文斌喝道：「文斌，還不拜見莫大哥！」

李文斌聽得母親呼喝，便毫不猶豫的向莫玉峯拜了下去，道：「小弟參見莫大哥。」

莫玉峯雖是寵壞了的任性孩子，可也是一個性格深沉，善於運用頭腦的孩子。

這時又見李文斌先自拜了下去，就再也橫不下去了。

他只好伸手拉起李文斌道：「算了，我們算是不打不相識，不計較過去了。」

屠人鳳笑向李夫人道：「你看玉峯這孩子倒很有大人之量……玉峯，快快過來拜見李阿姨，李阿姨是爲娘的老姊妹，你以後可要處處聽你阿姨的話。」

莫玉峯倒知道娘的姊妹不是等閑人物，便守規守矩的向李夫人行了禮。

金花夫人見了心中大爲高興，笑叱道：「以後斌弟就交給你了，你要好好照顧他，如有不週之處，娘可要剝你的皮。」

罵過莫玉峯之後，金花夫人又笑向李文斌道：「文斌，跟你莫大哥去玩吧，他不敢再欺負你了。」

李文斌母子就這樣被金花山莊留下來了。

金花夫人順應李夫人的意願，給他母子安排在一座獨院，派了兩個丫頭服侍他們。

李文斌步步遷就莫玉峯，沖淡了莫玉峯對他的惱怒恨意，而漸漸的對他有了好感。

李文斌取得莫玉峯好感之後，行動上有了出奇的方便，他本來就是小孩子，誰能老盯着他，何況，他們母子隱居天台山以來，就沒有大多的交往，那位流浪漢可以說是這幾年來唯一到過他們家中的外客了。

流浪漢是一個謎？

李氏母子與流浪漢之間也是一個謎？如果，能在李文斌身上找出謎底，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所以李文斌在人家放長綫釣大魚的安排之下，享有充份的自由。

甚至，暗中跟踪他的人都沒有。

李文斌也去找過那流浪大叔，據說那流浪大叔只在中方廣寺住了一宿，第二天就不知去向了，以後也沒有人再見到他。

其實，那流浪漢並沒有離開天台山，甚至也沒有離開中方廣寺。

原來，那天流浪漢送走李文斌之後，便向另一邊窗外笑了一笑道：「老和尙，你已經守了不少時候了，可以現身出來了吧。」

「阿彌陀佛！」窗外暗影中果然現身出來一個老和尙，飄身進入房，雙掌合十

，道：「老衲智遠，忝爲本寺方丈，肉眼不識泰山，不知大俠上下如何稱呼？」

自報姓名，是一種禮貌，更可以免除不必要的誤會，面對流浪漢這等大行家之前，智遠禪師不能不小心應付。

流浪漢抱拳一笑，道：「原來是掌寺方丈佛駕，在下失敬了。」

智遠禪師長眉過目，白如霜雪，看年齡總在八十以上，但滿面紅光，精神飽滿，顯然也是一位內外兼修的佛門高僧。

流浪漢反客爲主，請老禪師就座之後，含笑道：「在下流浪人間，老禪師但稱在下流浪漢就是。」

智遠禪師輕輕念了一聲佛號道：「施主之意，老衲無不樂遵，但老衲有一事請教，不知施主可否見示？」

流浪漢道：「老禪師請說。」

智遠禪師道：「請問施來主自何地何方，來此何事何爲？」

流浪漢道：「在下來自石頭城石頭府，前來寶山找一塊癡人石。」

智遠禪師霍然而起，興奮的宣了一聲佛號，道：「大俠，你終於來了。」

聽他語氣，流浪漢不由得微微一震，面色一重，道：「在下可是來遲了？」

智遠禪師道：「大俠再遲來三日，只怕再也見不到家師了。」

流浪漢怔了一怔，重新打量了智遠禪師一眼，笑道：「大師易容之術委實高明，在下居然沒有看出來，請問法號如何稱呼？」

原來，他並不是智遠禪師本人，乃是門下弟子所扮裝。

「小僧叫元通，在家師門下，名列第二。」

流浪漢道：「請見令師。」

元通大師點頭道：「請大俠稍候，小僧另由秘道前來相請。」

元通大師退出房去，不久之後，壁間響起一道輕響，接着現出一道暗門，元通大師從暗門之中出來，請流浪大俠進入暗道，暗道七彎八拐，最後在一間密室之內見到了智遠禪師。

只是這位眞智遠禪師已是瘦得皮包骨，躺在床上動彈不得了。

流浪漢先把智遠禪師全身上下作了一次非常精密的檢查，最後冷笑一聲，道：「好惡毒的手法，老禪師，請放心，在下包你死不了。」

智遠禪師傷勢極重，目含淚光，在枕上點頭表示謝意而已。

流浪漢伸手點了智遠老禪師的穴道，然後與元通大師相對坐下，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請大師明白詳告。」

元通大師長嘆一聲，道：「此事說來，至今尙不知眞情何在，約在半月之前，家師忽然中風不語，値到今天，小僧等雖明知家師是遭人暗算所致，但是，小僧等却找不出任何傷勢，因此束手無策，不得已求助於石頭城。」

流浪漢道：「令師受傷之後，可有其他事故發生？」

元通大師搖頭道：「沒有。」

流浪漢道：「也沒有人前來勒索，暗示？」

元通大師仍是搖首道：「沒有，什麼動靜都沒有，連可疑的人物，都未出現過，就好像家師的傷勢是出自自生自發的一樣……」

話聲忽然頓了一頓，接着，又啊了一聲，道：「有一件事，相當奇怪……。」

流浪漢精神一振道：「什麼事？」

元通大師忽然又猶豫起來，吞吞吐吐的道：「也許這只是小僧的敏感，其實並無其事。」

流浪漢道：「不管有無其事，先說出來聽一聽。」

元通大師道：「上下方廣寺的掌寺方丈，最近也很少露面了，莫非也像家師一樣，受了什麼暗算。」

流浪漢道：「你問過他們沒有？」

元通大師道：「沒有，大俠可知我們上中下三方廣寺，雖然同是佛門弟子，却不同源，平日雖有交往，却不便打聽這種隱秘之事。」

流浪漢道：「可不可以想法去打聽一下？」

元通大師道：「要打聽倒是可以，只怕問不出結果來，就以小僧來說吧，小僧亦不願外人知道家師受害之事，所以，不時以家師的容貌在人前出現，以免外人猜疑。」

流浪漢沉思有頃，道：「大師說得是，那就由在下自己查探吧。」

元通大師歉然道：「小僧……。」

流浪漢搖首打斷元通大師的歉意道：「大師實有不便之處，不用把此事放在心上了。」

元通大師訕訕的道：「家師的傷勢，不知大俠何時動手治療？」

流浪漢道：「在下這就動手。」

流浪漢醫好了智遠禪師暗傷，却不能帮助智遠禪師立時恢復健康，那是智遠禪師自己調攝的事，還得由智遠禪師自己調養。

流浪漢回到自己房中時，差不多已是黎明時分，他那健壯的體魄，也感到非常疲憊，坐息到中午時分，像普通遊客一樣，離開了中方廣寺。

流浪漢離開中方廣寺之後，找了一處隱密的地方，把自己藏密起來。

到了晚上，流浪漢才又開始活動，以流浪漢的身手，一旦存心隱密自己，別人要想發現他，那是難之又難了。

上方廣寺主持方丈悟善禪師，果眞病了。

上方廣寺晚上戒備非常嚴密，可是他們的戒備在流浪漢眼裏形同虛設，對他根本起不了作用，以他身法之快，上方廣寺那些僧衆縱然碰巧看到他，也會當做自己眼花罷了，何況根本就沒有機會看到他。

悟善禪師就住在方丈室，傷勢似乎沒有智遠禪師重，他還能半躺半倚的靠在禪床上，雖然沒有精神說話，眼睛還是不時張開來望一望圍坐在室內的徒衆。

方丈室現在坐了五個人，四個和尙，一個俗家打扮的半老儒生。

四個和尙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半老儒生臉上，而那半老儒生却閉着雙目在沉思。

那半老儒生臉上陰晴不定的時有變化

，而他臉色的變化，又影响了那四個和尚的心神，也使他們的眉頭一舒一緊，時喜時憂。

最後那半老儒生終於搖頭一嘆，道：「在下實在無能爲力，請另請高明吧！」

一個五十多歲的和尚絕望的叫道：「慕容施主，連你都沒有辦法，普天之下還有誰更高明，你就大發慈悲，多想一想，救救家師吧。」

慕容施主，敢情那中年儒生乃是當今四大名醫之一的慕容天華。

慕容天華臉上現出一道羞愧之色道：「在下慚愧，學藝不精，以致束手無策，請四位大師多多原諒，自即日起，在下也不敢再談醫理了。」說着，不再停留，起身向外走去。

當他走到門口時，他却被一個人擋住了。

那人向着他一笑，道：「慕容先生，請留駕片刻，我們談一談好不好？」

慕容天華醫不好老和尚的病，心中又羞又愧，這時忽然有人擋住他去路，心中怒惱不由得一衝而出，怒聲道：「讓開！」舉步欲待硬闖出去：：

可是，他忽然發現提起的步子，却被一股無形的勁力擋去了，任你如何使勁，也是邁不出去。

慕容天華臉色一變，那擋着他的人，已是先他而笑道：「慕容先生請回。」一股勁力，把慕容天華硬生生的逼回了座位上。

慕容天華氣得吹鬍子、瞪眼睛，可是却無可奈何，只有板起面孔暗自生氣。

那四個和尚睹狀之下，齊皆一震，霍的站了起來。

來人微微一笑，抱拳道：「在下毛遂自薦，想看看老禪師的病情，不知四位大師可敢相信在下？」

四個和尚都是悟善禪師的嫡傳弟子，依序是：法顯、法海、法元、法鏡。

四個和尚原來要責問那人的，這時却說不出責問的話了，但又不敢相信那人的話，不由得都向慕容天華望去，希望慕容天華給他們一個主意。

慕容天華正沒好氣冷冷的道：「看就看吧！」心裏同時也暗自罵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冒失鬼，你要把老和尚治死了，看你如何交待！」

法顯大師這才向來人合十一禮，道：「請施主見示高姓大名。」

來人道：「人家都叫我流浪漢，我就是流浪漢。」

法顯大師合十稱了一聲，道：「流浪漢施主，請。」

流浪漢走到悟善禪師床前，伸手一搭悟善禪師腕脈，便發現悟善禪師的傷情和智遠禪師完全一樣。

不但傷情一樣，而且施術人的功力修爲也是一樣，由此可見這是出於一個人的陰謀暗算。

流浪漢心中有此瞭解之後，表面上的反應，却是相反的搖了一搖頭，道：「難！難！難！」轉身走到一張椅子上，閉目深思起來。

慕容天華暗暗吁了一口大氣，冷笑方待爬上嘴角，耳際忽然飄來一種輕柔的細聲，道：「慕容先生，老禪師的病情，在下已是有所發現，不知先生可否願與在下合作，共挽老禪師沉疴？」

話是流浪漢說的，他說這種話有兩種意義：一，探測慕容天華是否人如其名，以濟世爲本，救人當先，而不計較虛名損益；二，如果慕容天華仁心仁術，醫德可敬，那就要深深的結納他，把這次善功轉讓給他了。

慕容天華對流浪漢之來，心中那能沒有不是味的感覺？試想以他江湖上的聲譽和眞才實學，醫不好的病，忽然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流浪漢着手醫好了，他的臉面何存，他能不暗自生氣麼？

但，他畢竟是一個心懷仁念之人，心中雖是氣惱，一聽流浪漢之言，頓時嫉忌全消，心胸一坦，面容也鬆弛了下來，立時點了一點頭。

流浪漢暗暗讚嘆了一聲，裝作猶豫不決的道：「慕容先生，在下對老禪師病情，尚有若干存疑難決之處，尚請先生高明指教。」

慕容天華謙遜的笑道：「老朽對老禪師的病情已是束手無策，指教之說，愧莫能當，但不知大俠有何查詢，老朽知無不言。」

流浪漢道：「在下剛才默察老禪師病情，六脈和平，血氣兩旺，乃是無病之徵，但，另一方面，老禪師五臟離位，心機虛浮，却又是必死之候。不知先生所見是否如此？」

慕容天華精神一振，驚佩的道：「大俠所見與老朽完全相同，敬服！敬服！」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別看流浪漢二三句話說得清清楚楚，但普天之下能說出這幾句話的人，只怕找不出幾位。

流浪漢道：「在下久聞先生金針透穴之術天下無雙，不知先生能否用金針神術束水歸源，將老禪師之五臟送回原位？」

慕容天華道：「此事在老朽說來，那是手到功成。」

流浪漢道：「那麼先生爲什麼不替老禪師施術呢？」

慕容天華道：「大俠有所不知，只因老禪師五臟之間蘊藏着一種奇怪的力道，「隔脈斷經，使金針之力，無以內達，所以老朽束手無策。」

流浪漢道：「那股離奇之力，確是討厭已極，但不知先生有無辦法對付那離奇之力。」

慕容天華道：「單只對付那離奇之力，老朽倒還想得出辦法，只是，那離奇之力一散，老禪師之六腑五臟也隨之四分五裂，一命歸陰，兩難之間，老朽只能擇一而爲，而無兼顧之力，老朽苦思不得其法，此乃老朽學藝不精，慚愧之至。」

流浪漢微微一笑道：「如果在下能替先生約束那離奇之力，不知先生能否爲老禪師立起沉疴？」

慕容天華點點頭道：「老朽自信尚有此能。」

流浪漢道：「好，請先生主治，在下聽候先生吩咐。」

請慕容天華主治，那是客氣，因爲慕容天華醫術雖然高明，但他在武功上的修爲，只能算是普通高手，因此，他錯估了

那股離奇力道的能量，憑他的內力修爲，他是一方面都管不了。

因爲，那不是普通病情，而是一種奇絕天下的武功所傷害，那種武功能傷人臟腑於無形，其奇妙之處，在傷人臟腑之後，尚能將內力留置傷者患處，而使患部在重傷之後，尚能維持部份功能，直到留置的內力消耗殆盡之後，傷者也就油盡燈枯，一命歸陰了。

換一句話說，傷者受傷時，已是死了，只留下最後一口氣，算是與死有別。

不過，慕容天華雖然未能確切瞭解那種武功的厲害，但也把病情說得十不離八，可見他實至名歸，不愧天下四大名醫之一。

其實流浪漢也別有打算，他深心之中有着某種顧慮，他能幸運的遇到慕容天華，對他來說，那是等於多了一張王牌。

慕容天華轉向四位大師，道：「老朽勉爲其難，替老禪師一施金針過穴之術，此術最忌干擾分心，有請四位大師分守四週，任何人不得接近一步。」

四位大師大喜過望，應命而去。

慕容天華却也非常聰明，搖了一搖頭，道：「說實在的，老朽對老禪師的用針，半分把握也沒有，現在但憑大俠主張，老朽聽命行事。」

人命關天，却不是虛情假客氣的時候了。

流浪漢點了一點頭，道：「先生謹愼小心，在下至爲敬佩，實不瞞先生說，在下對於醫道一門，雖曾稍有研究，其實並不精深，唯獨對於老禪師這種傷情，在下却有手到病除的把握。」

慕容天華大感疑訝的道：「大俠既對於醫道並不專精，何以對老禪師的病却如此有把握呢？」

流浪漢道：「因爲在下知道這種傷人武功的底細之故，同時，在下練的內功，也正是這樣武功的尅星，所以，在下有恃無恐。」

慕容天華「啊」了一聲，恍然而悟地道：「原來如此，老朽倒可稍減慚愧之念了。」

流浪漢道：「世間百藝陳，業貴專精，此種傷人武功，乃理外之理，奇中之奇，先生雖然不知其所以然，但先生剛才就病情分析，已能道出其中概要，足見先生醫理上的造詣已登峯造極，何愧之有？」

慕容天華被流浪漢說得心中耿耿之情一消，笑了一下道：「大俠好說，大俠好說！」

接着雙拳一抱，又道：「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武功？如此神奇，有請大俠指教一二。」

流浪漢爽然道：「理當向先生道明詳情……這種武功初現於江湖上是在三百多年前，爲一代武林鬼才丁白先生所首創，其奧妙之處，在於留置傷者體內眞元內力之運用，其運用之妙，可以使傷者不知其已身受重傷，當然，這種境界，丁白先生自已亦未能達到，一般而論，僅只控制傷者傷發時日而已。」

慕容天華聽得大爲驚嘆地道：「就控制傷者生死傷發時日，已大出常理之外，這種功夫眞是太神奇了。」

流浪漢道：「這種功夫還有一個難以應付之處，就是那留在傷者體內的眞元內力，不能用任何內力疏導壓迫，一被外力擠壓，它便會立時炸裂，使傷者、醫者同歸於盡。」

慕容天華駭然道：「這樣說來，那留置傷者體內的勁力，簡直無以對付了。」

流浪漢道：「那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對付，我們可以不壓迫它，不作疏導的打算，但是我們可以慢慢中和它，取代它，收用它。」

慕容天華道：「這樣看來，大俠定然有此能力了。」

流浪漢道：「出手傷人之人的功力，幸而尚未登峯造極，在下勉可爲力，如果功力更上層樓，在下恐怕亦無能爲力了。」

慕容天華讚嘆不止地道：「妙！妙！妙！學到老學不了，老朽又長了一番見識了。」

流浪漢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在下個人功力有限，如此連續施功下去，在下亦將內力耗盡，無以爲繼了。」

慕容天華一震，問道：「這種病者很多麼？」

流浪漢道：「就在下探查所知，目前至少有六人受此重傷，昨晚在下，已施功醫好了中方廣寺方丈智遠禪師，今天再一耗費內力，明天就無法救助下方廣寺方丈了。」

慕容天華憫然道：「這眞是大大的不幸了。」

流浪漢道：「先生醫理通玄，不知可有補救之道？」

慕容天華道：「老朽金針過穴之術，有激發潛能內力之功，但這只能使用一時，不能常用，多用之下，等於揠苗助長，決非所宜。」

流浪漢道：「在下亦有自增功力之能，深明此學後果厲害，在下之意，是想請先生爲在下籌謀，在醫治過程中，如何減少在下內力之損耗。」

慕容天華攢眉道：「這個……老朽……這個……。」

流浪漢微微一笑，道：「首先，在下自當將這種功力的特性與醫療之道向先生詳細說明，然後再請先生籌謀妙策。」

慕容天華大感意外地道：「大俠如此放心老朽？」

流浪漢哈哈一笑道：「先生仁者胸懷，以濟世救人爲本，此法不教先生更教何人。」

慕容天華感激得老淚縱橫，望着流浪漢半天說不出話來，最後身形一矮，就要拜了下去，却被流浪者一把拉住道：「先生不可如此，在下與先生只是互惠相輔，各得所需，先生不可言謝。」

慕容天華乃是最重本源之人，唏嘘地道：「大俠有心人，老朽不敢言謝，只有力求精進，以期無負大俠之情。」

於是，流浪漢與慕容天華雙手一握，聚精會神的研商起來。

不久之後，他們兩人合力醫好了老禪師的重傷。

召回四位大師之後，四位大師只感激得口中連宣佛號不已，別的話都說不出來

了。

這時，流浪漢卻雙拳一抱道：「在下告辭了。」身形一幌，不待他們留客，卻頓時失去了所在。

法顯大師宣了一聲佛號，道：「這位施主天際神龍，好叫小僧等感佩無已。」

慕容天華道：「那位流浪大俠，有兩件事要老夫轉告四位大師。」

四大和尚感激之情，溢於言表，四人齊皆合十，躬身道：「請施主吩咐。」

慕容天華道：「第一，老禪師傷癒之事不可外洩，就貴門其他弟子亦不能使其知道。第二，他現身前來之事，亦不得讓任何人知道。」

四大和尚又是合十，同宣佛號，道：「謹遵台命。」

慕容天華道：「現在，老夫要麻煩四位大師了。」

法顯大師頷首道：「施主有事，但請吩咐。」

慕容天華道：「流浪大俠已將療傷絕學告知了老夫，老夫很想對這種病情多加研究，希望大師能替老夫找幾位相同的病人，給老夫一試身手。」

法顯大師一皺眉頭道：「這……」那裏去找這種病人呢？

慕容天華微笑道：「據老夫所知，下方廣寺主持方丈，便是受害人之一。」

四僧相顧愕然道：「有此種事？」

慕容天華道：「他們也像貴寺一樣，密不外宣。」

法鏡大師道：「小僧這就去看一看再說。」

人心叵測　慧直小子吃虧

流浪漢離開上方廣寺的時候，天色尚未現出曙光，當他回到自己隱身的密洞時，他卻皺起了眉頭，而且冷笑了一聲，道：「算你們有點名堂，居然摸到了我的住處，哼！」

原來，他出去的時候，就在洞裏外做了手腳，只要有人來過，他沒有不知道的，所以他發出了惱怒的冷笑。

有人來過，但不能說來人就一定能發現什麼，因為流浪漢隻身一人，人離開之後，便什麼東西都沒有，縱有人來過這裏，也不會發現到任何東西，除非從打掃後的跡象，可以推測這裏有人留住外，但並不能認定這裏住的就是他。

流浪漢心中有了警覺，可也並未過份重視，他並不是怕見到人，只是因為替人醫傷，自己損耗太多，找這處地方，便於調息而已。

今天醫悟善禪師的傷，因為有慕容天華相助，雖然省了不少真元內力，那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別，對他來說，還是處於虧損狀態。

他亟需要調息。於是轉身走出藏身之地，上了附近一棵大樹，運功調息起來。

流浪漢調息過後，睜開眼睛，差不多已是午時光景了，四週靜靜的，沒有發現任何意外的事情。

此後二三天過去了，流浪漢配合着慕容天華每晚醫好一位重傷病人，回到這裏調息，還是沒有見到任何人。

這天，流浪漢已經醫好了六個重傷病人，連續六個病人醫療下來，他雖然功力深厚，每天又有適當的調息，可是他已發現到自己的內力大不如前了。

據調查所知，大約還有三個病人，需要他的救助醫療，以他目前的虧損情形說，最後三個病人的醫療，他勉強還可以支持下來，如果再有第四個病人，他就愛莫能助，無能為力了。

事情似乎是剛剛開始，在暗中傷人的人，是什麼人？目的何在？這種種他一點也不知道，甚至探查的時間都沒有，這種情形，很叫流浪漢提心吊胆，憂心忡忡。

今天他的心緒有點不寧，做完調息工夫之後，就坐在大樹下面想前想後……。

忽然，颼！颼！颼！一道雪白的影子，一射而出，衝向流浪漢。

流浪漢驀地雙目一睜，右掌方要揮出去之際，只聽遠處傳來一聲呼喝，道：「小白，退下，那是流浪大叔！」

掌力還是揮出去了，只把那道白色影子推了出去，卻沒有傷害牠，因為那聲呼聲是李文斌的，李文斌帶來的小白狗，流浪漢當然不會傷害了。

小白狗身子落地一翻，又跳了起來，雖不再撲上來，卻望着流浪漢吠叫不止。

流浪漢望着急跑而來的李文斌笑道：「叫你不要來找我，怎麼又來了？」話是這樣說，心中卻也甚是高興，有一個可以談話的人前來談談，總比一個人胡思亂想的好。

李文斌跑到他面前，沒有忘記應有的禮數，先行禮，叫了一聲「大叔」，接着才道：「大叔有所不知，文斌與家母已搬到「金花山莊」去了，上次來找大叔，大叔不在，今天才有機會再來找大叔，想不到就見到了大叔，文斌好不高興，大叔，一向可好？」

流浪漢眉頭一皺，道：「今天怎樣找來的？」

李文斌叫了一聲「小白」，「小白」跳到他身上，他拍着小白的頭，道：「就是這小白找來的，大叔，你別看這小白小，牠的鼻子可真靈呢，誰也逃不過牠的搜尋。」

流浪漢道：「你從前好像沒有這『小白』吧？」

李文斌道：「小白原是莫玉峯的……他……。」

流浪漢截口問道：「莫玉峯……。」

李文斌馬上解釋道：「莫玉峯就是金花山莊的少莊主：也就是上次欺負我的那少年公子。」

流浪漢笑道：「你這麼一說，可把我弄糊塗了，莫玉峯和你好像又成了朋友，這……。」

李文斌一笑道：「事情是這樣的，那晚文斌回家後……」接着把那天棄家而走的情形，一一告訴了流浪漢。

流浪漢「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李文斌道：「我們本來要遠走他鄉的，現在只好和他們虛與委蛇了，所以，文斌才有機會再來看望大叔。」

忽然，李文斌像是發現了什麼似的，驚叫一聲，道：「大叔，你怎樣呢？」

流浪漢一怔，道：「什麼事？」

李文斌道：「你的臉色好難看，不是生了病吧？」

流浪漢淡淡的道：「沒有什麼，只是累了一點。」

李文斌打量了四週一眼道：「你住在這裏太不好了，為什麼不住到我們那竹屋裏去呢？……。」

流浪漢忽然笑問道：「文斌，你帶來了多少人？」

李文斌一怔，道：「我：：我是一個人來的呀！」

流浪漢笑了一笑，道：「那是你上了人家的當了。」

這時，李文斌也聽出附近有了衣袂飄風之聲，正從四方八面傳了過來，他大叫一聲，道：「大叔，我沒有想到……」

流浪漢道：「文斌，不要難過，大叔並不怪你，你先站到一邊去。」

人影連閃，當先現身出來的，竟是金花夫人，身後跟着黃姥姥和白姥姥，她們三人身後，又是八個形色不一的金花山莊高手。

李文斌氣得大叫一聲，跑過去擋住金花夫人，道：「阿姨！你這樣利用文斌，太不對了。」

金花夫人笑道：「文斌，不要緊張，阿姨不是找你大叔的麻煩，只是來請你大叔前往金花山莊作客。」

李文斌退着回到流浪漢身前。

流浪漢原本坐在一條橫木之上，眼看金花夫人已到了近前，只好也站了起來。

金花夫人先笑了一笑，道：「大俠請了。」欠身福了一福。

流浪漢似乎沒有想到這位金花夫人如此有禮，怔了一怔，還禮笑道：「夫人如此多禮，在下愧莫能當。」

金花夫人嫣然一笑，道：「小兄弟，恕老身托大，叫你一聲小兄弟吧，老身要說明一件事，老身不是來找你替小兒出氣，而是感謝你給小兒的教訓，所以，老身親身前來，請小兄弟到金花山莊作客幾天，略盡地主之誼。」

流浪漢道：「如果在下不領夫人這份情呢？」這種答話顯然不大禮貌，而且，也充滿了火藥氣味。

金花夫人居然沒有生氣，哈哈笑了二聲，道：「老身可不是霸王請客，小兄弟如果這樣看不起金花山莊，老身自然不能勉強，老身心意起到，不多打擾小兄弟了。」說着，欠身一福，一揮手，轉身走了出去。

她倒乾脆，一點不拖泥帶水。

流浪漢想不到她竟是這樣乾脆的人物，心中一動，發話道：「夫人至誠感人，在下如果堅辭，那就不近人情了，好，夫人請先回，過三四日後，在下定當造府請罪。」

金花夫人聞聲回轉身形，萬福一禮道：「多承小兄弟賞臉，老身掃榻以待，有候大駕。」

金花夫人帶着所有的人走了，但李文斌沒有隨同回去，他奇怪的問流浪漢道：「大叔，你最後為什麼又答應她到金花山莊去呢？」

流浪漢道：「你認為不該去麼？」

李文斌道：「金花山莊的人都很古怪，大叔能不和他們打交道，最好不要和他們打交道。」

流浪漢一笑道：「我如果不答應他們，你道他們會心甘情願的罷休麼？他們費了這麼大的勁找我，自然有他們的理由，我不查明清楚，自己也是放不下心……」

話聲頓了一頓，忽然又道：「走，我們去看看你們留下的那間竹屋。」

竹屋依舊，不但保持了原樣，而且，還有不少食物，李文斌高高興興的替流浪漢弄了一頓飯，才戀戀不捨的回去。

李文斌回去的時候，流浪漢忽然抱過小白，在牠頭上摸了一摸，才把小白交回李文斌帶走。

這是小動作，李文斌當然不會注意，可是，另有別人注意到了，而且，他還輕輕的笑了一聲。

流浪漢當時故作不知，直到李文斌遠去之後，才回身笑道：「朋友，有何賜教？請現身出來吧！」

竹林中哈哈一聲，緩身走出一個面貌清癯、年約七十上下的山野老人，身上一襲粗布大褂，人雖土裏土氣，但雙目灼灼有神，一望就知他是一位內家高手，武林奇人。

流浪漢含笑肅客道：「請……裏面待茶。」

那山野老人一面向屋內走去，一面自言自語道：「孤兒小子最好騙，矇吃矇喝不費力，下次老夫也要找一個這樣倒霉的小子試一試，……」嘀嘀咕咕的一路說到屋內，他大約是倚老賣老，不管賓位主位的向正中那椅子上一坐，成了唯我最大的形勢。

流浪漢的脾氣倒真好，臉上一直沒有不愉之色，他倒要看看這位不速之客，是何來路？用心何在？

李文斌燒好了現成的茶，流浪漢倒了一杯茶，送給那老人，他竟大模大樣的一揮手道：「放在桌上。」同時，一股強勁內力，已隨着那一揮之勢，撞向流浪漢。

流浪漢不但身子沒有被那股勁力逼退，甚至身上的衣服都沒有飄動一下。

人可以不動，他身上的衣服卻不能不動，除非他練有護身罡氣之類的上乘絕學，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山野老人心中大為震惑，狂傲的態度忽然自動的收斂了不少。

流浪漢放好茶杯，微微一笑道：「老前輩有何指教？」

那山野老人一怔道：「你為什麼不先請教老夫的姓名？」

流浪漢道：「老前輩仰之彌高，晚輩高攀不上，不敢自討無趣。」

那山野老人道：「你倒頗有自知之明，老夫就不妨告訴你吧，老夫天台老人連雲天是也。」

流浪漢臉無驚佩之色，只抱了一抱拳，淡淡的道：「失敬！失敬！」

天台老人見流浪漢的表現不够誠心，不由冷笑一聲，道：「小子，報上你的姓名來，你來自何處？來此何事？何以不知入境問俗，前來拜望老夫？」

一連串的責問，問起了流浪漢心頭怒火，暗笑一聲，忖道：「天台老人是這副

德行麼？要眞是這副德行，也就不值得尊敬了。……管他是眞是假，我得殺殺他的威風。」

心中打定了主意，流浪漢道：「老前輩是興師問罪了？」

天台老人道：「你小子目中無人，老夫要不教訓教訓你，將來誰都可以在天台山橫衝直闖了。」

流浪漢含笑道：「老前輩打算如何教訓在下呢？」本來自稱「晚輩」，現在索性改稱「在下」了。

天台老人似乎沒有注意這些小地方，依然虎虎地道：「限你馬上給老夫滾出天台山去。」

流浪漢仰着臉道：「如果在下暫時無意離開呢？」

天台老人道：「那麼老夫爲了本山的寧靜，可就不客氣了。」

流浪漢道：「老前輩準備如何不客氣法？」

天台老人霍的站起道：「老夫只有動手趕你出山了。」

流浪漢道：「老前輩，你有這份能耐麼？」

天台老人道：「有沒有這份能耐，你馬上就會知道。」說着，右手一探，抓向流浪漢肩頭。

流浪漢看到他這份德行，心中已存着他是「冒牌貨」的念頭，當他出手抓來時，流浪漢並未把他放在心上。

詎料，天台老人出手之後，動作忽然猛的一快，快得叫流浪漢有些閃躲不開，只是一側，避開了要害。

天台老人那一抓，竟然抓下了流浪漢一隻衣袖。

流浪漢的臉色變了，這天台老人出手不俗，難道他眞是天台老人？

流浪漢幌身退了一步，迷惑的望着天台老人。

天台老人哈哈一笑道：「好小子，看你不出，居然能够避開老夫的『雲台摘星』，再接老夫一招。」

話出人動，雙手連翻而出，襲向流浪漢身前七大要穴。

流浪漢剛才是無心之失，這次天台老人的招式雖然更猛更快，却再也沾不到流浪漢的身子了。

流浪漢身子一仰，一式「風浪翻花」，人已從屋內飛到了屋外，忽然大喝一聲道：「且慢！在下要問你一句話。」

天台老人兩次出手，都未能掌握情勢，心中已暗自吃驚，緩了一口氣，道：「有什麼話？」

流浪漢問道：「你眞是天台老人？」

天台老人道：「你懷疑老夫？」

流浪漢道：「我看你有點不像，你沒有身爲一代武林耆宿的風範。」

天台老人忽然狂聲大笑了起來道：「老夫不是天台老人？老夫沒有一代武林耆宿的風範？哈哈！哈哈……」

忽然，身子一翻而起，越過竹林之外，帶着比哭還難聽的笑聲，漸漸消失於松濤山風之中。

流浪漢楞住了，想不到信口一句話，把氣勢洶洶的天台老人氣走了，他呆了良久，才搖了一搖頭，道：「看來他又好像是眞的天台老人……眞叫人糊塗死了。」

他這時，只想救人，不想多生事端，所以才盡量的隱藏自己，想不到要來的還是來了。

萬幸的是，天台老人來過之後，便再沒有別人來找他，給了他三天寶貴的時光，醫好了最後三個身受重傷的人。

可是，這時候他却也累得精疲力盡，只想好好的大睡一覺。

流浪漢回到了竹屋之內，慕容天華不放心他的安危，也隨他到了竹屋。

竹屋燈火黯淡，照着雙目垂簾的流浪漢，也照着心神忐忑不安的神醫慕容天華。四週死一樣的沉寂，壓得人氣都喘不過來。

慕容天華走到窗前望了一望星月無光的窗外，什麼也看不見，長聲一嘆，坐了回去。

忽然，流浪漢睜開雙目，問道：「什麼時候了？」

慕容天華道：「還早，離天明大約還有一個更次，你再調息一會吧。」

流浪漢站起來伸展了一下手脚，道：「我的精神已經很好了。」

慕容天華道：「你的功力呢？」

流浪漢道：「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恢復過來的，只有慢慢用功了。」

慕容天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老弟，老夫行道江湖也有四五十年了，任是蓋世大俠，也沒有任何一人，絕不爲自己想一想的人，只有你，完全忽視了自己的存在，敎人又敬佩又惱恨。」

流浪漢一笑道：「哦！你恨我！爲什麼？」

慕容天華道：「恨你不知爲天下武林自重，就拿最後那三個傷病者來說罷，他們的傷勢並沒嚴重到非馬上醫治不可，你却不顧自己的安危，非一口氣把他們治好不可，你這是爲了什麼呢？只要他們不會死，自己先緩一口氣，遲兩天醫治他們，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流浪漢道：「表面上說起來，你的看法很對，但我有我的想法，我不把他們統統醫好，心理上總是一個重大的負荷，而且我非常担心，我如果不趕緊把他們醫好，以後只怕不會有時間替他們醫治了。」

慕容天華一震道：「不會有時間了？那是什麼意思？」

流浪漢一笑道：「老哥哥，你不要緊張，我的意思是說，以後我們可能會忙得抽不出時間來替他們醫療了。」他們這幾天合作相處以來，性情極是相投，已經建立了忘年之交的感情，因此，稱呼上也有了改變。

慕容天華道：「這樣說還差不多，你看將來會有一個什麼樣的發展？」

流浪漢道：「那暗中下手的人，一直隱伏不動，意向難明，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他必有所圖，否則，不會使出這種絕招來，你要知道，他這樣陰手傷人之後，必在傷者體內留下一部份眞元內力，對自己也是有着很大的損耗，小說一點，也不會少於小弟損耗的一半，試想，他花了這麼大的本錢，能會沒有所圖麼？」

慕容天華道：「他到底有何圖謀？爲什麼還不發動呢？」

流浪漢道：「我想快了，明後天必有動靜。」

慕容天華道：「何以見得明後天就有動靜？」

流浪漢道：「中方廣寺智遠禪師的傷勢，如果不經小弟醫治，明天不死，絕拖不過後天，這最後的時刻，對雙方都很重要，也只有這個時候，才能予取予求，任其所爲，但是智遠禪師一死之後，他就不白耗心力了？」

慕容天華道：「說得有理，怕只怕他他已經知道你醫好了智遠禪師的重傷，這樣他就不會出面了。」

流浪漢道：「我担心的，就是這一點，要是他們眞保不住秘密，那就大大的不幸了。」

兩人臉上都罩上了一層陰霾，默然無言的相對了半天，最後，慕容天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你心中懷疑過什麼人沒有？」

流浪漢道：「沒有。」

慕容天華一皺雙眉道：「你也不懷疑金花山莊？」

流浪漢道：「金花山莊也許有什麼圖謀，但他們鋒芒太露，與那暗中傷人的性格作風大異其趣，目前不能就認爲他們有問題。」

慕容天華道：「也許他們故意這樣來一手，敎你自作聰明哩！」

流浪漢聽得心頭一震，道：「這……。」這不是不何能的事，這樣說來，倒不能不注意一下金花山莊了。

慕容天華微微一笑道：「那天台老人也不能說沒有嫌疑，那天來找你的人，我已能證實就是他本人。」

流浪漢沉思了一下道：「過了明後天，再去找他們罷。」

「不用等明天，老夫現在就來了。」天台老人在外面接口說，話落人現，他已推門走了進來。

天台老人那身輕身功夫，雖然相當高明，要說他能瞞得過流浪漢的耳目，那是非常不可能的事，可是，現在他突然到了門外，流浪漢事先竟一點也不知道，這可見流浪漢眞元內力損耗之巨。

流浪漢只有暗自苦笑了一聲，道：「老前輩這番再次前來，又有什麼見敎？」

天台老人道：「老夫是來告訴你一件事？」

流浪漢雙眉一皺道：「什麼事？」

天台老人道：「你昨天見的那天台老人確實不是天台老人。」

流浪漢眞想大笑起來，因爲，他看得非常清楚，現在這位天台老人，與前次所見的那位天台老人，根本就是一個人，如說前次現身的是假天台老人，難道現在就會成了眞的……

天台老人接着又道：「現在的老夫，才是眞天台老人。」

流浪漢這時反而笑不出來了，冷冷的道：「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老前輩，你也是……。」

天台老人面色一肅，道：「對！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上次老夫討了一場沒趣而去，那完全是自侮的結果，所以，老夫回去想了三天三夜，才想通了其中的道理。」

看他一本正經的樣子，流浪漢可不敢再有些微輕視的心理，接着也是嚴肅地道：「老前輩想通了什麼道理？」

天台老人道：「生死的道理。」

流浪漢道：「請老前輩指敎。」

天台老人道：「老夫的道理，只有三個字：『不怕死』！」

微微一頓，嘆了一口長氣，接着又道：「老夫前次因爲心中看不開生死之念，所以才爲奸人所乘，被逼前來找你的麻煩，而被你認爲老夫不是天台老人，你那看法，眞比殺了老夫都叫老夫難過，同時，也叫老夫認清了天台老人的尊嚴，所以，老夫要爭回天台老人的尊嚴，不怕死了，少俠，現就看你的了。」

流浪漢道：「看晚輩什麼？」

天台老人道：「看你有沒有担當大事的能力和胆識。」

流浪漢道：「晚輩除了不怕死之外，其他方面，只怕要叫老前輩你失望了。」

天台老人怔了一怔道：「你雖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本事，但人家却對你非常重視哩！」

流浪漢道：「這就奇怪了。但不知他們是些什麼人？」

天台老人道：「這個……你要是沒有承担的能力，還是不說的好。」

流浪漢道：「爲什麼？」

天台老人道：「老夫要是說了出來，豈不等於害了你。」

流浪漢道：「晚輩可也有一個『不怕死』的條件啊！」

神醫慕容天華插嘴道：「在下也可以算上一份。」

天台老人望了神醫慕容天華一陣，道：「你是什麼人？」

神醫幕容天華道：「在下慕容天華，走方郎中，替人看病爲生。」

神醫慕容天華的聲望顯然相當有份量，天台老人大爲振奮的「啊」了一聲，道：「尊駕原來就是神醫慕容天華，老夫失敬了。」

神醫慕容天華道：「在下這位兄弟雖然沒有過人之能，但他很有幾位名重當今的好朋友，而且，他平生最重諾言，答應了的事，想盡辦法也必做到。」

天台老人若有所悟的道：「這就是了，難怪他們對這位少俠甚是顧忌，……還有慕容先生你，你也是他們眼中之釘，聽說你現在很忙，可忙出什麼頭緒？」

話題似乎轉到了神醫慕容天華頭上，慕容天華搖了一搖頭道：「在下這次的招牌可要砸在天台山了。」

天台老人道：「這是意料中事……」

流浪漢道：「老前輩你這次前來相訪，有人知道麼？」

天台老人道：「沒有人知道，他們人手有限，也不可能時時監視老夫。」

流浪漢道：「他們怎能這樣放心老前輩呢？」

天台老人道：「他們一共有七個人，人人武功又高又怪，他們在老夫身上動了手脚，每十二個時辰傷發一次，傷發時那種痛苦情形，簡直苦不堪言，老夫說都說不出來，逼得老夫在他們面前發了重誓，

永遠聽命於他們，所以，他們還沒有對老夫生疑。」

流浪漢道：「老前輩的來意是：：：。」天台老人的來意已經非常明顯，只是他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說出重點的話來，流浪漢不得不提醒他一句了。

天台老人道：「那些人都不是好東西，他們想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之下，把整個天台山控制下來，然後，從事一種害人的陰謀，至於，他們到底有什麼陰謀，老夫就不知道了。」

流浪漢道：「他們的來歷，老前輩可曾看出來？」

天台老人搖了一搖頭道：「看不出來，老夫只聽他們常常提到『赤堡』兩字，此外，他們口風緊得很，什麼行動都看不出來。」

神醫慕容天華道：「在下大江南北差不多都跑遍了，可沒聽說『赤堡』位在何處？」

流浪漢笑了一笑，道：「他們現在藏身何處？」他沒有再提「赤堡」之事，似乎他已經知道「赤堡」是怎樣的一回事。

天台老人道：「他們就藏身在穿龍潭附近一座幽洞之內：：：。」

話聲至此，忽然臉色一變，叫了一聲，道：「唉喲！老夫的傷勢快要發了，我要去找他們了。」身子一射而出，走得叫人來不及阻止。

流浪漢搖頭一嘆道：「天台老人令人可敬可佩。」

神醫慕容天華道：「現在總算有了眉目了。」

流浪漢道：「根據這種情形看來，他們傷人的目的，只在迫訂城下之盟，明後天可能不會發生過於引人注目的火爆事件了。」

神醫慕容天華道：「你是說縱然不和他們合作，他們也不會採取過劇的行動，是麼？」

流浪漢點頭道：「可能如此，也許他們又會生出別的新花樣，不過小弟認爲還是暫時和他們虛與委蛇的好。」

神醫慕容天華道：「暫時和他們虛與委蛇？」聽語氣，似乎不相信流浪漢的說法。

流浪漢道：「目前我們實力不够，不能馬上和他們正面衝突，暫時和他們虛與委蛇，就是先鬆懈他們的戒心，然後進一步多瞭解他們，找出他們的致命傷，一擊收功。」

神醫慕容天華一擧大指拇道：「老弟，眞有你的一套，老哥哥對你眞是無話可說了……。」

話鋒忽然一轉道：「現在呢？是不是要去摸一摸他們的底。」

流浪漢道：「這種打草驚蛇之事，小弟認爲沒有必要。」

神醫慕容天華道：「目前至大至急的事，莫過於使你的功力加快恢復舊觀，你用你的辦法，老哥哥也盡一份心力，替你調製一份藥物，雙管齊下，我想大約有半個月左右，也就差不多了。」

流浪漢道：「除此之外，小弟還想做點別的事情。」

「什麼事情？」

流浪漢道：「去查一查金花山莊的眞實意向。」

神醫慕容天華道：「這倒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可私下用功，又可以消除不少無謂的干擾，好，老哥哥陪你去。」

流浪漢道：「不，小弟陪老哥哥去，小弟的身份是老哥哥的藥童。」

神醫慕容天華道：「金花夫人約的是老弟你呀！」

流浪漢道：「我們可以照藥抓方，學學那些人的方法，金花夫人就會把你敬如上賓了。」

神醫慕容天華一怔，道：「你：：」

流浪漢道：「老哥哥，非常的時候，必需有非常的手段，只要問心無愧，目標純正，有時是不能不出奇致勝，否則，自縛手脚，豈非泰阿倒持，授人以柄？」

神醫慕容天華無可反駁的一聳雙眉，道：「老弟，你的話似乎都有道理。」

流浪漢道：「老哥哥，你先回上方廣寺去作客，小弟這就走一趟金花山莊。」他說走就走，語聲未了，人已到了屋外。

神醫慕容天華叫道：「老弟，你小心自己呀……：」

× × ×

金花山莊居人鳳的寶貝兒子莫玉峯忽然莫名其妙的得了一種怪病，病勢來得又兇又猛，嚇得金花夫人胆戰心驚，六神無主。

別看金花山莊藏龍臥虎，人客衆多，在這節骨眼上，却只有大眼瞪小眼，束手無策。

倒是李文斌在這個時候想出了一個主意，向金花夫人道：「阿姨，上方廣寺住了一個老頭子，文斌聽說那老頭子就是天下名醫慕容天華：：。」

慕容天華的名字一出，金花夫人已是高興得跳了起來道：「快！快！到上方廣寺去請慕容神醫……。」

李文斌截口道：「阿姨，這樣請不到他的。」

金花夫人可知道李文斌年紀雖小，有些事情却很有見地，忙道：「小斌，有話快說，別吞吞吐吐的。」

李文斌道：「阿姨，你有所不知，這次他的行踪來得非常神秘，獨自一人帶了一個藥童住在一個小院子裏，外人根本就見不到他，文斌因爲和侍候他的小和尚要好，才知道他是誰，您這樣大模大樣去請他，上方廣寺如果不承認他這位客人，您又怎樣見得到他。」

金花夫人一笑，道：「你說得有點道理，那麼我們怎樣才能請得到他呢？」

李文斌道：「就只文斌陪您二人去，只要能闖進他的住處，見到他本人，就好說話了。」

金花夫人微微一笑，含着攷驗的意味道：「我們怎能闖得進去呢？」

李文斌道：「小侄有內綫，定然見得到他。」

金花夫人化裝作普通遊客，到了上方廣寺，李文斌去找小和尚的時候，金花夫人忽然暗中給了他一串檀木念珠，輕聲道：「送點禮物給你的小朋友。」

這串檀木念珠，使金花夫人一直進了

神醫慕容天華的住處，都沒有遇上任何阻攔的人。

她突然之間出現在神醫慕容天華面前，倒確實嚇了慕容天華一跳。

金花夫人是一片誠意，先報出了自己的身份和來意，使慕容天華無法不承認自己的身份。只好答說他夜幕低垂之後自己到金花山莊去，唯一的條件就是不能再讓別人知道。

金花夫人能請到神醫慕容天華，那有不滿口答應慕容天華的條件的，而且，當時就把自己的安排說了出來，直到慕容天華點頭同意之後，才高高興興的回去。

神醫慕容天華到了金花山莊，金花夫人替他準備了一座外人不得不進入半步的別院，外面防護得有如銅牆鐵壁，院內只有病人莫玉峯和神醫慕容天華以及他的藥童流浪漢。

此外，能够進入那別院的只有金花夫人和李文斌以及另外一個心腹丫頭。

莫玉峯的病，原不是病，神醫慕容天華借題發揮，開了一張數以百計的藥方交給金花夫人去搜購。

莫玉峯的病當然日有起色，金花夫人可眞把神醫慕容天華敬之如神明了。

流浪漢的眞元內力，在他自己的神功妙用和神醫慕容天華的藥物相助之下，日有進境。

同時，流浪漢並沒有整天死坐用功，只要天一黑他就在金花山莊活動起來。

金花夫人是一位相當有野心的女人，金花山莊就由她主持一切，她很好客，來往的江湖朋友很多，金花山莊本身也有不少江湖好手，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都是江湖中一流好手。

金花夫人的丈夫莫廣元倒是一個不大求聞達的人物，莊中一切事務，有了能幹的夫人，他倒樂得酒肉自用，四處走走，有時外面拈拈花草，金花夫人也裝作不知，因此皆大歡喜，各得其樂。

大總管項飛英是莫廣元的好朋友，也是莫夫人金花夫人娘家有關係的人，所以，他深得男女主人的信任，因此，大權在握，凡事只要他點過頭，也就八九不離十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與男女主人都沒有淵源，完全是大總管的關係，但他很是一位人才，做事負責忠誠，而且，很有佐命之才，平時想出來的辦法，無一不恰到好處，因此，也深爲男女主人和大總管項飛英所倚重。

大總管項飛英無家無室，光棍一條，別無嗜好，只愛喝二杯，二總管也是無家無室，光棍一條，嗜好也和大總管一樣，愛杯中之物，二位總管眞是天造地設的好搭檔，每晚二更時分，幾斤佳釀，一些鹵菜，便把大、二兩位總管拉在一起，喝喝談談，第二天應興應辦的事情，就這樣決定了，二總管第二天遵命辦理，把什麼事情都辦得妥妥貼貼，因此，二總管人前人後，都不由得教人豎起大拇指叫一聲：「好！」

這天，兩位總管照例在喝酒，也照例在談莊務，忽然，二總管聲音一低，道：「總座，小弟心中有幾句話，不知當說不當說？」

總管似乎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職銜，就是金花山莊在江湖上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而二總管對大總管是稱他爲總座，這種稱呼倒是有點新鮮。

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一笑道：「兄弟，你我二人之間，有什麼該當說不當說，爲什麼忽然變得這樣客氣起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訥訥地道：「因爲這件事說錯了可不大好。」

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道：「別婆婆媽媽了，說吧。」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小弟懷疑一件事。」

「什麼事？」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小弟對我們少莊主的怪病，越看越不對頭，小弟眞懷疑他的病，是來自有心人的暗算。」

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一震道：「你爲什麼不早說？」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小弟當時也沒有想到這一點，是最近才看出來的。」

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道：「最近你又怎樣看出來的？」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自從夫人把神醫慕容天華接到莊中來後，小弟才興起這份疑心。」

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搖了搖頭道：「神醫慕容天華我見過，不會有問題。」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小弟不是懷疑神醫慕容天華的身份。」

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道：「只要神醫慕容天華身份沒有問題，還會有什麼問題，你不知道神醫慕容天華的爲人，他的醫德在四大神醫之中首屈一指，誰也比不上他，能醫就能醫，不能醫就不能醫，從來不借醫斂財。」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可是他的行動，你不覺得有點奇怪麼？他又不是見不得人的人，爲什麼這樣鬼鬼祟祟出入怕見人呢？」

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道：「我看這也沒有什麼，要知人怕出名，豬怕肥，他要不收斂一點，請他看病的人怕不成千成萬，鬧得他片刻難安……。」

話聲一停，皺了一下眉頭，又道：「也許這根本是夫人的安排，夫人愛子心切，不願別人分他醫病之心，所以把他和外界隔絕開來，這樣他就可以全心全意用在少莊主身上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又道：「前些日子，他開出一張藥單子，種類多達一二百種，少莊主是什麼病，用得着一二百種藥物嗎？常言道：『藥在對證！』也就是說對病之藥何在乎多……。」

這次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沒等他把話說完，便一笑截口道：「兄弟，這個你又不懂了，天下醫德再好的醫生，都有一個通病，就是不願別人把他醫病的秘方偸去，所以，他們常常用這種法子保護自己的秘方，別看他開出來的單子是一二百種，其實，他一半都用不上。」

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似乎什麼都知道一點，二總管三稜劍孫奇的話，他都有一套說法。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心中還有很多疑點，可是，他知道現在不是談這問題的時候

了，所以，他把心中的疑慮保留了下來，苦笑一聲，馬上轉圜，道：「眞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如非總座開導，小弟可要鬧笑話了。」

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笑道：「你這樣用心是應該的，莊主夫婦對我們不薄，只有這樣忠心耿耿，我們才對得起朋友，不過，把話說明之後，就不要再放在心上，自尋苦惱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心裏怎樣想，不得而知，表現在表面上的是一片唯命受教的樣子，連聲道：「小弟知道，多謝總座教誨。」

話鋒一轉，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揚起眉毛，道：「有一件事情，你要馬上查一查，夫人很不高興。」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緊張地問道：「什麼事？」

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道：「李夫人向夫人告了一狀，說最近常有人暗中去探窺她，這位李夫人可惹不得，你要好好的查一查，不管他是誰，這次非嚴辦不可。」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應了一聲「是」，道：「那位李夫人是什麼來頭，夫人爲什麼這樣禮遇她？」

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道：「這個我也不大清楚，只知她們是手帕交，夫人對她很是敬畏。」

接着，又囑咐一句，道：「這件事，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夫人可曾道及暗窺李夫人的人，多半在什麼時候出現呢？」

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道：「沒有。」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我想可能是晚上。」

大總管金扇子項飛英接道：「白天他敢。」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立時放下酒杯，道：「今天不喝了，我去守一守，如果運氣好的話，說不定就能逮着那混帳東西。」說走就走了。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有分寸，盡責任的人，有了事情，酒也不喝了，立時辦事要緊。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離開大總管金扇子之後，既沒有去李夫人那裏，也沒有回去，卻奔向了堆放柴火的柴房。

要知金花山莊總有一百多口人手，不說別的，每天劈柴就要燒一二担，爲防天雨柴濕不能用，普通人家都有一間柴房，一則放柴，再則放些雜物。

金花山莊的柴房特別大，堆積的劈柴，擺得像是八卦陣，既有條理，又方便。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卻閃身進了柴火堆裏，原來，柴火堆裏還有一間地下暗室。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進入暗室不久之後，又來了一男一女兩個人。

那男女二人年紀都很輕，都在二十左右，看他們身份僅是莊中的丫頭小子。

但這時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對他們沒有一點二總管的架子，含笑招手他們坐下，道：「美芝，敬安，今天有件特別事情，你們看如何應付是好？」

美芝姓張，敬安姓胡，兩人聞言之下，對望了一眼，張美芝先問道：「什麼特別事情，夫人還等着我有事情哩？」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夫人交下來，要追尋暗窺李夫人的事，兩位有何意見麼？」

張美芝答道：「這件事，我沒有意見，我得走了，我不能在夫人面前，稍有差錯。」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點頭道：「你既然沒有意見，那你就先走吧。」

張美芝匆匆的走了，胡敬安看着她的背影冷笑一聲，道：「臭美，每次有事，生拍沾上了，總是借夫人的招牌唬人。」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這裏夫人最難纏了，她的背境不同，你倒不要錯怪她了。」

胡敬安嗤笑一聲，道：「錯怪他！哼，你信不信，我可以和你打賭，她這時準是找張安春去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一笑道：「你有點吃醋，是不是？放心，到時候我包你得遂心願就是……現在，我們談正事吧。」

胡敬安道：「這件事很難處理，照說，夫人既然追問了下來，你非有明白交待不可，可是，這次情形有點不同，我們派去的人根本沒有犯錯……」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聲音忽然一冷，道：「什麼叫沒有錯，失敗了就是錯？」

胡敬安見二總管三稜劍孫奇變了態度，心裏有點不大自然，搓了半天手，道：「此外，那失敗的人，是莊中最能幹，最有活力的助手，目前只宜撫慰他，而不能在他身上再加什麼壓力了，因爲，我們的組織正在發展階段，只能攏絡人心，不能失去人心。」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一笑道：「誰要你失去人心？」

胡敬安一怔道：「你的意思是……」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這件事是非辦不可的，而且要辦得有聲有色，這樣，對你以後才能發生非常有利的影响力。」說了大半天，還是沒有說出自己的眞正意向。

胡敬安忍耐不住的道：「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別的辦法難想，難道你找一二個代罪的羔羊都找不出來麼？」

胡敬安這才明白過來，恍然而悟，道：「我明白了，找二個代罪羔羊，不但可以剷除異己，而且更有殺鷄儆猴之意，誰要不跟我們走，我們就隨時要他好看。」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笑道：「你眞是一個天才。一點就透，將來一定出人頭地，大放異彩。」

胡敬安笑道：「這都是你領導有方之功。」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代罪羔羊的人選，你心中可有了計較？」

胡敬安沉思片刻道：「有了一個。」

「就用一個吧，誰？」

胡敬安道：「馬速。」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馬速這人我知道，平日不大說話，做事也還勤奮。」

胡敬安道：「我動過他很多腦筋，他都不肯和我們合作，他將來很可能是我們工作上的阻碍，最好乘機把他除去，免得他壞了我們大事。」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好，就拿他抵數。」

胡敬安道：「辦法我也有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妙啊，你眞聰明？」

胡敬安心中好不高興，興冲冲的道：「這個辦法不但可以除去一個異己，而且，還要弄得他們心神不寧，疑神疑鬼……」接着，如此這般說出一個計謀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聽了，口中也是叫好不絕。

不過，他心中可打了一個冷噤，覺得胡敬安這人用心之深，就自己也比他不上，如果時日一久，他羽毛豐富之後，自己可要提心吊胆了。

馬速年在廿一、二歲左右，長得壯壯實實的，平日除了努力工作外，時間一有空閒，他就跑到馬廐裏，幫馬夫馬老六養馬。

他的生活平淡而刻板，但他卻非常滿足和快樂。

吃過晚飯洗過澡，他又到馬老六那裏去了，馬老六也洗過了澡，兩人在馬廐外面大樹下擺了張小桌子，泡了一壺香茗，弄了些香脆的花生米，又喝茶又吃花生米，高興極了。

人有三六九等，享受也有三六九等，他們這一等，有香茶花生米就够了，算是等外之等。

金花山莊養馬的馬夫當然不止馬老六一人，但馬夫之中愛喝茶愛和馬速聊天的人，卻只有馬老六一人。

他們兩人都姓馬，不知是不是因爲同姓的關係？

他們的生活方式，在金花山莊已是人所皆知的一趣，所以，很少人注意他們。

茶興過後，馬速別了馬老六回房去睡覺，剛轉過一條迴廊，斜刺裏忽然跑出一條人影，來人勢子又猛又急，直向馬速身上撲來，馬速欲避無及，當時兩人便撞在一起，兩人都倒了，那人也還壓在馬速身上。

馬速但覺那人一條身子軟綿綿的，一股香噴噴的熱氣直向自己鼻中鑽入。

馬速心裏暗叫一聲，道：「這丫頭走路不帶眼睛……」

「你……你這死鬼，喲哎！好痛啊……」掙扎着從馬速身上站了起來。

她，原來是夫人跟前的貼身丫頭張美芝，丫頭中的大紅人，她這時不但頭髮撞亂了，袖子也扯去了一大片，那樣子說多狠狽就有多狠狽。

可是她沒有生氣，攢着眉頭，直跺脚道：「你……你……可把我害慘了。」

天黑夜暗，又在拐角之處，彼此互撞一下，那也是常見常有之事，如何可說把她害慘了？

馬速心裏甚不以爲然，但張美芝的身份，卻不由得他不手足無措的訕訕地道：「姑娘……是我……」

張美芝嘆了一口氣，這不能怪你，只怪我自己跑得太快了，沒想到會撞到你，可是我……我卻慘了，夫人交辦的事，這個樣子卻不能去辦了。」

馬速隨口問道：「事情很要緊麼？」

張美芝道：「當然要緊，要不，我也不會趕考似的猛趕了，但，你看，我這個樣子那能見得人？」

馬速道：「說得也是，你這個樣子實在不便，最好回去整理一下服飾。」

張美芝搖首道：「沒有時間啦，夫人立等回音哩。」

馬速猶豫了一下道：「不知什麼事，我能不能代勞？」

張美芝道：「你能替我去一趟，那眞太好了，你只要把這封信送給李夫人，就說夫人有要事立等李夫人相見就行了。」

馬速接過一隻信封端在懷中，欣然地道：「好，我替你去一趟。」

張美芝道：「那就謝謝你了，我在這裏等你回信。」

馬速低頭向李夫人別院走去，院門緊閉，院內一片漆黑，想必他們早睡，已經入夢了。

他躊躇了一下，正要伸手去拍門，身後背脊一凉，一道劍氣正頂在他背心穴上，只聽二總管三稜劍孫奇的聲音冷冷的道：「好小子，你終於給老子抓着了。」

馬速聽出二總管三稜劍孫奇的聲音，心中倒是一寬，因爲，他自覺二總管孫奇一向對他不壞，當下扭頭道：「孫爺，小的是馬速。」

詎料，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冷喝一聲，道：「走！去見夫人去！」

馬速心無愧怍，暗暗生氣，道：「去見夫人，就去！」舉步就走。

耳際忽然傳來二總管三稜劍孫奇的細聲細語道：「馬速，千萬不要去見夫人，張美芝那丫頭是誠心害你，她給你的那封信，就是你的罪證，你難道一點都不知道麼？」

馬速知道什麼，不過經二總管三稜劍孫奇一提，張美芝的行動可不處處可疑，心中一動，脚下一停。

耳際只聽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又細聲道：「馬速，你現在唯一的生路，就是逃離金花山莊，走到前面轉角處，你就翻牆出去吧，那裏的守衛，我早巳調開了。」

這種好人，天下那裏去找第二位，馬速嗚嗚的輕輕叫了一聲孫爺，其他的話便再也說不出來了。

到了拐角的地方，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長劍一收，伸手把他一推，輕喝道：「快走！」

馬速身不由己，已被二總管三稜劍孫奇掌力送了出去，同時，二總管三稜劍在後又大叫道：「馬速跑了，快追！」

馬速身子方拔離地面，便聽到一陣發射弩箭之聲，從左右兩側响起……

馬速當然知道金花山莊連珠弩箭的厲害，這時才明白過來，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對他一樣沒安着好心，而且誠心要將他置於死地，只可惜知道得太遲了。一念未了，一道奇痛巳在他左肩頭上發了出來……

接着，大腿……臂部……腰……

他的身子在半空中翻了一個跟頭，向地上栽落下來，他雙眼一黑，什麼都不知道了。

奇怪！他居然沒有死，當他恢復知覺的時候，他是好好的躺在一張床上，只是全身手脚四肢動也不能動，被什麼東西綁得緊緊的。

頭，除了左右可以轉動之外，也無法低下來，所以，看不出身上綁的是什麼東西？

全身四肢都綁住了，現在雖然未被當場射死留得一條命，但將來嚴重的結果，只怕還在後頭哩！

他眞的不敢想像將來身受嚴刑酷打的慘狀，只有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他的嘆聲引起了一個人的關注，問道：「馬速，你可醒來了，現在覺得怎麼樣了？」

話聲非常柔和，注滿了無盡的關懷，一張慈和的面孔接着在他頭上出現了。

他有點不相信的道：「您……您……可眞是李夫人？」

李夫人點頭笑道：「你在這裏很安全，不要担驚害怕了，好好的再睡一覺，等會我還有很多話和你談哩！」

馬速心裏的疑團比誰都不少，想明白眞像的心情比誰都逼切，急口道：「夫人，小的精神現在很好，什麼話都可以談，夫人有話請問吧。」

李夫人沉思了一下，沒頭沒腦的問道：「你眞認爲老身是你的娘麼？」

馬速聽得一楞，道：「夫人，您說什麼呀。」

李夫人道：「你身上帶了一封給老身的信，說老身是你的娘，要老身接見你，認了你這兒子，你難道自己一點都不知道了？」

馬速想起了張美芝給他的那封信，氣得心裏一陣難過地道：「那封信不是小的寫的，是張美芝那丫頭要小的送來給夫人的，小的是來給夫人送信的，可沒有半點惡意，請夫人明察。」

李夫人驚奇的「啊！」了一聲，道：「那封信不是你寫的？」

馬速道：「那封信實在不是小的寫的，小的只是受了張美芝之托，替她將這封信送來。」

李夫人道：「你把受托的經過情形，說給老身一聽。」

馬速於是將前後經過情形，一絲不漏的都說了出來，最後又道：「夫人，小的說的都是實話，我也不知道二總管爲什麼要將我置於死地。」

李夫人搖了一搖頭道：「慢慢我們就會知道眞情了，你安心好好的養傷吧！」說着，轉身向外面走了出去。

馬速叫了一聲，道：「夫人，這裏是什麼地方？好像不是關人的石牢。」

李夫人站在門邊回頭道：「這裏是老身住的地方，你放心，他們都不知道你在老身這裏。」

怎會在李夫人這裏呢？馬速越想越不明白，想得倦了，又朦朦朧朧的睡着了。

再次被談話的聲音吵醒時，房裏已經點上了燈火，李文斌站在他床邊，擋住了他的視綫，只聽一個人的聲音道：「馬速的事，還是暫時不要讓莫夫人知道的好，這時她縱然聽勸不加追查，也難免在形色上有所顯露，結果，打草驚蛇，反而不理想。」

李夫人道：「好，那就不向她提起此事了，只是，馬速在他們眼中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是不是要給他們一個什麼表示呢？」

房中沉寂了一下，李文斌一回頭，發現馬速已經醒了，露齒一笑道：「馬速，你好些了麼？」

李文斌現在在金花山莊的身份可與從前完全不同，全莊上上下下都得稱他一聲李公子，馬速感激的道：「多謝公子關懷，小的好得多了。」

李文斌搖手道：「不要叫我公子，現在你是我們的客人，你叫我李小弟就好，……餓不餓，我給你準備了一些飲食，吃點東西好不好？」

馬速傷勢本來很重，因爲有神醫慕容天華的回天之力，不但傷勢已經無碍，而且腹中也實在有點餓了，李文斌問的正是時候。

馬速點了一點頭，心中太感激了，所以再也說不出普通的感激話了。

馬速被扶起來，喝了一碗稀飯，吃了一隻鷄腿，若有半飽的樣子，李文斌就笑着停止了餵食，道：「你傷勢不輕，剛剛好轉，不能吃得太多，先少吃一點，潤潤腸胃，明天就可以好好的飲食了。」

吃完東西，馬速沒有被馬上放下去，這時，他看清了房中另外還有二個人，一個半百文士，一個十八九歲的童子，那老者與李夫人並排而坐，那童子就站在老者身後。

那童子當然就是流浪漢，只因他易容之術非常高明，不但瞞住了別人，連李夫人和李文斌都不知道他的眞實身份，他們只知道他叫秋兒，是慕容神醫最心愛最倚重的藥童。

當然，他也可能就是慕容神醫沒有公開的傳薪弟子。

馬速望着神醫慕容天華點頭爲禮道：「多謝老前輩救命之恩。」

神醫慕容天華含笑道：「不要謝我，那是你命大不該死，才有人把你從箭雨之中搶救了出來，要沒有那人搶救你，你縱有一萬條命，老夫也無能爲力了。」

馬速一皺雙眉道：「小的不是你們救的麼？」

李夫人道：「你被人救下之後，被拋在老身院子裏，你想想，在金花山莊有什麼人會救你？」

馬速顧前顧後想了半天，最後決定實話實說，道：「如說金花山莊有人冒死搶救小的的人，只有馬房裏的馬老六，可是，他沒有那份救人的能耐呀！」

李夫人望了神醫慕容天華一眼，慕容天華點了一點頭，道：「不錯，救人的就是馬老六。」

神醫慕容天華不但醫道好，見事之明，也有他的一手，他的表現，使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只樂得心裏直笑。

李夫人道：「馬速，首先你要明白一件事，我們不是有心盤問你，我們只是想明瞭眞像，查出張美芝害你的眞正原因，所以，你要知道什麼說什麼，這樣我們才能替你洗清冤屈。」

馬速點頭道：「小的明白夫人是有心帮助小的，所以小的才把馬老六說出，馬老六這個人很怪，他對我很好，可是，我却不知道他有很好的武功。」

李夫人道：「馬老六對你那樣好，你

們另外有別的關係沒有？」

馬速道：「沒有特別關係，只因金花山莊就只我們兩人姓馬，所以就顯得有關顧了。」

李夫人道：「是你先來金花山莊呢？還是馬老六他？」

馬速道：「小的是十四歲時進莊的，現在已經有六年了，馬老六是三年前才來的。」

李夫人沉默了片刻，接着又問道：「你想想，你有什麼地方得罪過二總管孫奇和張美芝？」

馬速道：「二總管平時對小的並不壞，小的對二總管也很是尊敬，至於那張姑娘，小的只認識她，過去很少接近，更沒地方得罪她了。」

李夫人道：「那麼你在金花山莊有沒有不相投的人呢？」

馬速想了半天道：「有，小的和胡敬安總是處得不好，他很能幹，小的說不出什麼理由，就是不喜歡他，不願意聽他的話。」

神醫慕容天華一笑道：「你不是妒忌他吧？」

馬速老實的點頭道：「是，小的有點是妒忌他，……不……不能說完全妒忌他……別的吃得開的人，還有很多，小的一點都未放在心上，就是對他看不順眼。」

李夫人吐了一口氣，道：「好了，今天的談話，我們就到此爲止，你好好安心休養，老身會替你想辦法在你們夫人面前洗清你的冤屈的。」

馬速謝了李夫人，李夫人和神醫慕容天華走後，馬速向李文斌道：「公子！」

一語未了，李文斌已是搖手截口道：「我說過，不要叫我公子，就叫我小弟好了。」

馬速料知强不過李文斌，只好改口叫了一聲，道：「李小弟，我拜託你一件事好不好？」

李文斌道：「什麼事？」

馬速道：「請你去看看馬老六，透點消息給他，免他着急担心。」

李文斌道：「他會相信我麼？」

馬速道：「我有句話，你說出來，他就會相信你了。」

「什麼話？」

馬速道：「你就說『玉獅子跑不過過山龍』，他就會相信你了，我要眞是他救的，他一定有所發現，說不定他就有很多消息告訴你們。」

最後一句話，正說中了李文斌的心意，當下一笑道：「好，我現在就去找他去，……。」語聲未了，人已跑出去了。

馬老六很會照護馬匹，深得金花夫人看重，所以，他只專門看顧「玉獅子」和「過山龍」二匹金花夫人的愛駒，這兩匹名駒，在廐中別有天地，馬老六沾着兩匹名駒的光也別有天地，和二匹名駒住在一起。

馬老六心裏非常不快樂，一個人在喝悶茶，李文斌摸到了他身後，他還是一無所知。

他是不是眞的一無所知，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李文斌忽然輕聲說道：「玉獅子跑不過過山龍。」

馬老六沒有驚惶，只冷冷的回頭望着他，可也沒有說什麼話。

李文斌先道：「你可以問我很多話，但你要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馬老六點了一點頭，還是沒有說話。

李文斌直統統的問道：「馬速是誰救的？」

馬老六指了一指自己的鼻子道：「我！」很簡單的一個「我」字，不僅包含了勇敢、犧牲和信任，而且，表現了他的人格。

李文斌在馬速往常老坐的椅子上坐了下去，馬老六給他倒了一杯茶。

李文斌道：「你想得眞絕。」

馬老六道：「全金花山莊只有賢母子可以信賴。」

李文斌道：「你留過後路沒有？」

「有！我先把他搶出金花山莊，然後才把他偷偷送到令堂福蔭之下，所以，不會有人想到賢母子身上。」

李文斌道：「現在，我告訴你，他很好，不但很好，而且，將來練功的時候，還可以討些便宜。」

馬老六臉上有了笑容，道：「那一定驚動神醫了。」

李文斌道：「神醫金針過穴，天下無雙，順便替他清理了一下經絡，所以，他算是因禍得福了。」

馬老六吁了一口氣，道：「他是個好孩子，上天畢竟是有眼的。」

李文斌道：「這件事你把我們母子拖進了漩渦，我們母子已無法置身事外，你得給我們一個明白，我們母子也好早作準備。」

馬老六道：「我當然要說個明白，你道老夫爲什麼樂意到金花山莊做馬伕？」

李文斌道：「還要請教。」

馬老六道：「總歸一句話，老夫全是爲了二總管三稜劍孫奇而來。」

李文斌笑了一笑，道：「那他不是好人了？」

馬老六道：「他是好人壞人？老夫倒不敢遽下斷語。」

李文斌道：「那你爲什麼要追踪他的呢？」

馬老六道：「追一件滅門慘事。」

李文斌道：「那你爲什麼還不向他下手呢？」

馬老六道：「老夫還沒有獲得眞憑實據。」

李文斌道：「三年了，你還沒有獲得眞憑實據，不要找錯了人吧。」

馬老六道：「準是他，錯不了，咱們現在是比耐力，看他能裝佯到那一天？」

話聲一頓，輕聲道：「有人來了！」接着又提高聲音道：「李公子，老夫要說的話，都已說過了，你請吧！」

馬老六到底是比李文斌高明。他把話說完，李文斌才聽到外面有人接近的輕微聲響。

於是，冷笑一聲，道：「馬老六，你不告訴我，我以後就一天來一次，煩也要煩死你！……。」

門外忽然哈哈一笑道：「李公子，你要問什麼話？在下替你問好了。」推門進

來的正是總管三稜劍孫奇。

李文斌一抱拳道：「孫大叔，你們談談，我先走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望着李文斌的背影，搖了一搖道：「他好像是在找你的麻煩，為什麼？」

馬老六先請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坐下，然後嘆了一口氣道：「還不是為了馬速的事，盤得老夫簡直答不上話來，他還是不依不饒，看來老夫非要被他逼得發瘋不可，孫爺你是知道的，馬速是金花山莊的老人，我馬老六那能和他扯上關係，只不過大家都愛馬，還談得來罷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馬速這小子也眞是，平日老老實實的，想不到他竟是吃裏扒外，勾結了外面人來打李夫人的主意，這也難怪李公子要查個水落石出。」

馬老六聽後，面色一變，道：「孫爺，你不是也懷疑我馬老六和馬速同流合污吧？」

馬速有什麼罪，三稜劍孫奇比誰都知道，馬老六當然經得起攷驗，孫奇那會自找麻煩，招惹馬老六，笑了一笑，道：「沒有人疑心你，不要自作緊張，猜三猜四的。」

馬老六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樣我就安心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忽然道：「馬老六，你眞的相信，馬速是一個吃裏扒外的人麼？」

他說話前言不對後語，剛才還在說馬速的壞話，現在語氣一變，好像剛才那話不是他說的。

馬老六略罵了一聲，忖道：「好小子，你要班門弄斧了。」

他假裝疑訝的道：「難道他不是吃裏扒外，那人家是怎樣說起來的？」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我懷疑他是上了別人的當，做了人家的代罪羔羊，你認為怎樣？」

馬老六手足無措的搖頭道：「我……我……不知怎樣說，……孫爺，聽說事情是你發現的，我想，您的懷疑一定有道理哩。」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嘆惜一聲，道：「我也許是上了人家的當，當時只認為他有不軌行為，一心一意要把他送到刑堂去審問，事後想來，我好後悔，我該聽聽他的申訴才對，這樣他就不會不顧後果的闖關圖逃了。」

馬老六聽得臉色木然，可是他沒有答腔，這種情形非常不好答話，任何話都可能被二總管孫奇作為利用的口實。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只有接着又道：「這件事，我處理得太差勁，越想越後悔，他要是重傷，不治死了，我更是愧莫能安了。」

頓了一頓，馬老六還是沒有接腔，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又自接着道：「馬老六，你和他相交一場，總不能這樣眼睜睜看着他寃屈而死吧。」

馬老六說話了：「唉！我有什麼辦法呢？」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我是問心有愧，你是朋友道義，我們兩個人合作起來，就不怕查不出眞像了。」

馬老六忽然下定了決心道：「好，我馬老六一切聽你孫爺的安排。」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心花都笑開了。

揪出暗樁——准予自新

二總管三稜孫奇與馬老六談過話之後，心中現出了一幅非常美好的構圖，如果一切順利，不出六個月，金花山莊就是他三稜劍孫奇的了。

按照計劃，三稜劍孫奇又去找馬老六了，這次馬老六待客的不僅是茶，而且，還有肉和酒。

眞想不到馬老六也會喝酒，喝了半天，居然沒有一絲醉意。

李文斌終於又來了，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李公子，我們是有候多時了。」

李文斌一怔道：「你也等我？」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馬老六是老實人，他能知些什麼？你有話為什麼不問我？馬速的一切，沒有誰比我更清楚。」

馬老六笑嘻嘻請李文斌入座，又替他斟了酒，道：「李公子，咱們慢慢聊罷，孫爺準備了很多話要告訴你哩！」

李文斌只是個大孩子，喜怒之間的轉變，快過天上的風雲，當下裂嘴一笑道：「眞的？」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點頭道：「我為什麼要騙你呢？賢母子是莊主夫人的上賓，你想知道些什麼，我能不實話實說麼？」

李文斌笑道：「大叔說得是，那麼文斌先謝謝大叔了。」

三稜劍孫奇一笑道：「公子這一說謝，那就見外了，公子要知道些什麼，只管說吧。」

李文斌道：「大叔知不知道馬速的身世來歷？」

三稜劍孫奇一怔道：「這……他比我來得早，我倒不大清楚，這事只怕要問大總管了，好！我去問大總管，明天給你答覆。」乾脆，俐落，教人非相信他的誠懇不可。

笑了一笑，接着又反問道：「李公子，你查他的身世做什麼？」

李文斌似乎身受三稜劍孫奇豪爽的影響，也不加掩飾的道：「我們檢到一封馬速失落的信……。」話到口邊，又猶豫起來了。

三稜劍孫奇暗「咦！」了一聲，驚喜的忖道：「想不到那封信，還是派上了用場，這眞是天助也。」他心中高興，臉上可不露絲毫心意地接口道：「什麼信？」

李文斌道：「給家母的信，……他說家母很像他母親，請家母給他一個談話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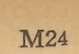
三稜劍孫奇哈哈一笑道：「這叫白日做夢，痴心妄想。」

李文斌道：「可是，他這封信給家母帶來了無盡的煩惱，弄得家母近日坐臥不寧了。」

三稜劍孫奇一震道：「難道會有這等巧事，他眞是公子的……。」下面的話，他沒有再說下去了。

李文斌搖頭道：「我的年紀已經不小了，我知道他不會和我有什麼關連。」

三稜劍孫奇道：「令堂怎樣說？」



李文斌道：「她老人家什麼都沒有說……不過，由那封信看來，他前來暗探別院，倒不能說他一定存心不良。」

三稜劍孫奇不安的乾笑了一聲，道：「這樣說來，我們是錯怪了他，尤其我……我更是羞愧極了。」

李文斌道：「大叔不要這樣說，你是盡忠職守，有什麼可羞愧，倒是馬速他眞糊塗，為什麼不把話說明呢？」

馬老六插嘴道：「馬速是老實人，一定是心中害怕，嚇得沒了主意，更不知道該怎樣說明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斜着蹙眉道：「可是事情也奇怪，為什麼會另外冒出一人，把他救去了呢？」

馬老六道：「莊中賓客不少，也許是他們一時興起，出手把他救走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心中暗暗吃了一驚，忖道：「這是非常可能的事，我為什麼只想着外人，沒有想到這一點，可惜，現在要查也無從查起了。」

念動之間，接口又道：「我已經派了不少人去找他，要能找到他就好了，這樣，我也可以稍減心中的愧咎了。」

詎料，他語聲方了，便有一人跑來，在三稜劍孫奇耳邊說了幾句話，三稜劍孫奇也吩咐了來人幾句話，來人諾諾連聲的又匆匆的走了。

來人走後，三稜劍孫奇笑道：「說巧不巧，他們終於找到馬速了。」

這是天大的謊話，要不笑痛馬老六和李文斌的肚皮才怪，可是他們都沒有笑，他們不但笑不出來，而且，還替三稜劍孫奇感到陣陣悲哀。

當你明明的看到一個人，滿以為自己佈下了天羅地網，結果，鑽進天羅地網裏的人正是他自己時，你能不替他悲嘆麼？

馬老六首先反應猛烈的大叫一聲，道：「他在那裏？我們快去看他去。」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道：「這只是說已經找到了他的行踪，至於，進一步的情形如何，尚不得而知，現在，我們還不能去看他，你們且坐一坐，我親自去看一看再作決定。」

說着，匆匆的走了。

李文斌望着背影作了一個鬼臉，輕哼一聲，道：「眞是活見鬼。」

馬老六道：「這就叫聰明反被聰明誤，也是他活該倒運了。」

足足等了差不多將近一頓飯時光，才見三稜劍孫奇趕了回來，劈頭一句便道：「馬速的傷勢重極了，只怕活不成了，這卻如何是好？」

馬老六也是一副焦急之色，頓足道：「唉！唉！唉！……孫爺，你去向夫人討一些『金玉膏』去好不好？」

三稜劍孫奇道：「這還用你說，我早就帶去了，只因他全身中了十六箭之多，有三箭致命傷，中在生死大穴附近，至今沒有人敢起那三隻箭……。」

李文斌咬着牙齒，沉思不決的猶豫了半天，最後，一頓腳道：「我和家母商量去……你們靜候回信。」說着，飛也似的跑走了。

三稜劍孫奇心笑得更開心了。

李文斌回信來了，他們已請得神醫點頭了，答應天黑過後，去看一看馬速的傷勢。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在莊外備好了六匹快馬，天黑過後，神醫慕容天華帶了隨身藥童和李文斌如時到來。

他們三個人，加上馬老六和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和一個照顧馬的人，六人六匹快馬，風馳電掣的離了金花山莊，約在初更時分，來到一座農莊之前，六人遠遠的下了馬，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領着他們四人，輕身向農莊走去。

就在他們將要進入農莊大門之際，神醫慕容天華忽然叫了一聲道：「且慢！」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暗暗吃了一驚，臉色微微一變道：「神醫看出那裏不對？」

神醫慕容天華道：「你可知道救他的人是什麼人？他會讓我們去看馬速麼？」

二總管緊張的心情一鬆，笑道：「這個您老請放心，人家救下他之後，因馬速傷勢奇重，束手無策，趕到外地替他去找名醫去了，農家不過受托照護馬速，在下已經和他說好了，神醫但請入內無妨。」

神醫慕容天華這才點一點頭，道：「這樣就好。」說着，當先舉步進了農莊。

農莊迎出一人，說明原委之後，被帶向右廂房，房內點着一盞昏暗的小燈，一股衝鼻的藥味從房內發放出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緊隨在神醫慕容天華身後。

床上還掛着有蚊帳啦！神醫慕容天華右手一挑，打開半爿帳門……。

帳內情形，照說應該是神醫看了之後大驚失色的，事實卻完全相反，大驚失色的人是二總管三稜劍孫奇而不是神醫慕容

天華。

原來，以二總管三稜劍孫奇的預計，帳內應該是空無人影，事實上，帳內不但有人，而且，那人還正是馬速，一絲不假的馬速。

這可把二總管三稜劍孫奇攪糊塗了，這明明是一個空城計，如何弄假成眞，居然有了眞的馬速？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心中驚訝無比，但他却尚能保持鎭靜，暗暗罵了一聲，道：「糊塗蛋，既然眞的找到了馬速，爲什麼也不先告訴我一聲，該死！該死！」

他早有萬全之計，雖然，馬速之出現大出意料之外，料想這只是連繫不週之錯，大體上應該不會有問題的，只是，馬速是一個活口，如果他被將受愚經過說出來，倒是不大方便，不知他們在馬速身上動了手脚沒有？

馬速睡像安祥，臉上看不出絲毫痛苦之色，顯見，他們已經在他身上動了手脚，不怕他胡言亂語了。

他心中定了下來，但另一件事實又使他皺起了眉頭，病房之內，居然沒有看守的人，而且，也沒有人跟進房來，眞是太豈有此理了，心中不免有點惱怒，轉臉向外，冷冷的喝了一聲，道：「來人！」

應聲進來了二個人，第一個是張美芝，第二個是胡敬安，胡敬安該在這裏，而張美芝原是不該在這裏的，現在却也來了這裏，這太不尋常了，心中一驚，道：「張美芝，你：：：。」

下面的話不用說了，因爲金花夫人也現身出來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馬上改口，「啊！」了一聲，道：「屬下不知夫人也來了，夫人請上坐！」說着就要跟着去替金花夫人搬椅子。

搬椅子是假，想衝出房去，才是本意，因爲，再笨的人也看得出情形不妙了。

金花夫人一揮手道：「不用。」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只好退回身子，想回到神醫慕容天華身邊去，可是，這時那藥童突然橫身過來，擋住他接近神醫慕容天華，而且，還裂嘴向他笑了一笑，只笑得他全身一涼，懊惱不已。

金花夫人坐下後，冷笑一聲，道：「孫奇，你這安排很好，藥香之中加了一些柔骨散，誰要在這房子裏坐上片刻，就成了你網中之魚了。」

三稜劍孫奇臉上裝出一片茫然之色，愕然道：「夫人，您說什麼呀！屬下一句話也聽不懂。」

金花夫人一笑道：「孫奇，你很沉着，倒眞是一個人才：：：你不說，那麼美芝妳說吧！」

張美芝低頭應了一聲：「是！」然後，一抬頭恨恨的望着三稜劍孫奇，道：「孫奇，我們什麼話都告訴夫人了，你就直說了吧。」

三稜劍孫奇裝傻地道：「說什麼，美芝姑娘，妳可不能含血噴人啊！」

金花夫人道：「看來你是不願實話實說了。」

三稜劍孫奇道：「屬下實在什麼都不知道，屬下能說什麼哩！屬下原也是聽了胡敬安的報告，約請神醫慕容先生而來，其他的屬下什麼都不知道了。」

金花夫人面色一冷道：「大丈夫敢作敢當，事情雖然失敗了，但却不損其豪氣，孫奇，你很令人失望，那就莫怪我不把你當人物了。」

二總管三稜劍孫奇急急叫了一聲：「夫人：：：。」

金花夫人不再答理他，吩咐一聲，道：「馬老六，給我拿下他。」

馬老六應聲而去，走到三稜劍孫奇面前，笑了一笑，道：「二總管孫奇，老朽奉命行事，你可要多多躭待了。」

病房原就不大，擠上七八個人顯得更沒有動手的餘地，三稜劍孫奇嘆了一口氣，道：「夫人如此不諒解屬下，屬下爲了不願夫人鑄下誤聽人言的大錯，只有拚力圖存了。」

金花夫人道：「這個時候什麼話都沒有用，只要你逃得過馬老六的煞手：：：」

三稜劍孫奇見機就話，截口道：「就只馬老六一人？」

金花夫人道：「你還能夠敵得過多少人呢？」

三稜劍孫奇道：「如夫人不吩咐其他人出手，屬下願和馬老六一分勝負，只是：：只是：：：。」

金花夫人冷笑一聲，道：「你是本山莊的二總管，我念在你這些年來辦事之勞，就給你這個便宜，只要你能逃得出馬老六的煞手，別人不會再阻攔你了。」

三稜劍孫奇是很有禮貌的雙拳一抱道：「多謝夫人。」「鏘！」的一聲，手中寒芒閃耀，三稜長劍已脫鞘而出。

他揮動了一下劍鋒，目光四射的望了一眼，道：「馬老六，你施展得開麼？」

馬老六在金花山莊只是一個馬伕，算不上半個人物，三稜劍孫奇此問，並不是替馬老六設想，而是替自己打算盤，在他來說，他的劍長，實在不能盡展所長，在這房中動手，他還眞怕會在金花夫人反臉食言，不讓他走。

馬老六伸手腰中摸出一對短劍，笑了一笑道：「這房中，你長劍不便施展，我馬老六雖然算不上什麼人物，却不願在兵刄上佔你的便宜，好！我們到外面去。」

三稜劍孫奇又躬身向金花夫人道：「夫人，可以麼？」別看他如此忍氣吞聲，其實，他是在利用各種機會，爲自己謀求脫身之計。

金花夫人心中一軟，點頭道：「好，你們到外面去動手吧。」

三稜劍孫奇這才不慌不忙的走出房去了。

神醫慕容天華在金花夫人身旁輕聲道：「此人大陰大險，夫人要特別留神。」

農莊大門內有一塊晒穀塲，三稜劍和馬老六便在那晒穀塲上各顯身手，殺得昏天黑地。

三稜劍孫奇三稜劍上的造詣，確有過人之處，一柄三稜劍在他手中就成了一條靈蛇，能輭能硬，極盡神出鬼沒之能。

可是，馬老六也不簡單，常日雖然默默無聞，但手中那對短劍吞吐刺挑，別有一套出奇的手法，任你三稜劍孫奇劍上功夫了得，也奈他馬老六毫無辦法。

時間一久，三稜劍孫奇心裏就有點急

了，止不住邊打邊想，輕聲傳音向馬老六道：「馬老六，咱們談筆交易如何？」

馬老六當時沒有答理他，直到三稜劍孫奇問到第三次，他才心有所動的道：「什麼交易？」

三稜劍孫奇道：「只要你今天手下留情，讓我一招半式，我包你下半輩子吃用不盡，享盡人間艷福，你看如何？」

馬老六沒有答理他，但他的心裏却深深的受了影响，他强烈的攻勢，無形之中減少了不少威力。

有反應，就有成功的可能，三稜劍孫奇對這種看法，非常有經驗，心中暗喜，繼續又道：「你要房地產，我給你房地產，你要黃金白銀，我給你黃金白銀，隨你高興要什麼，你就可以得到什麼。」

馬老六忽然冒出一句話道：「老夫要一萬兩黃金呢？」

三稜劍孫奇眉頭都不皺一下，立時道：「可以。」

馬老六一驚道：「一萬兩黃金不是小數目。」

三稜劍孫奇道：「足够買三座金花山莊而有餘。」

馬老六道：「你拿得出來？」

三稜劍孫奇道：「那只是我財產的一半。」

馬老六道：「你捨得？」

三稜劍孫奇道：「我今天要逃不出去，縱有千萬兩黃金，也只是好了別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向來都看得很開。」

馬老六手中一緊，快速的攻了幾招，殺得三稜劍孫奇，一連退了四五步，一臉迷惑的道：「你：：：」

馬老六道：「你既然懂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道理，爲什麼不索性大方一點，將兩萬兩黃金統統送給老夫。」

三稜劍孫奇惱怒地道：「你要得寸進尺。」

馬老六道：「機會難得，老夫活了一輩子，今天才碰到，你可不能怪老夫心狠呀。」

三稜劍孫奇暗笑了一聲，裝出悻悻的語氣道：「好！算你狠，兩萬兩黃金就兩萬兩黃金。」

馬老六大喜道：「你答應了？」

三稜劍孫奇道：「我能不答應麼？」

馬老六道：「金子如何交付？」

三稜劍孫奇道：「我給你一個地點，明天一早，你來找我，你就可以得到你的兩萬兩黃金了。」

馬老六冷笑道：「老夫憑什麼相信你呢？」

三稜劍孫奇道：「這：：：這：：：」馬老六不是初出道的雛兒，空言是搪塞不了的，這話倒不好說了。

馬老六在飛舞的劍光中，忽然道：「你知不知道老夫這對短劍的來歷？」

話題一轉，轉得有點令三稜劍孫奇摸不着頭腦，眉頭又是一皺：「這：：：。」

馬老六一笑道：「一對普通短劍，但經過苗疆一位奇人淬了奇毒，中人之後，午不過子，子不過午，如無老夫特配解藥，必死無疑：：：。」

三稜劍孫奇「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你想在我身上刺一劍。」

馬老六道：「老夫也不盡佔你的便宜，你也可以在老夫身上刺一劍，這樣你就可以大搖大擺的離開此地了。」

「看來只有照你的話做了。」

「老夫並不勉强你。」

三稜劍孫奇道：「從現在起，咱們在滿二十七招上結束這塲打鬥，事後，我們關王廟伙房見面。」

兩個人都是一流高手，外表上雖然打得猛烈非常，其實各人心中自有分寸。

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十六招上，馬老六忽然露出一個空門，三稜劍孫奇乘虛而入，三稜劍勢直逼黃龍，看來馬老六非傷在三稜劍孫奇劍下不可，三稜劍孫奇自己也是這樣看下，當下心中一狠，暗罵了一聲，道：「老小子，這是你自己找死，可怪不起得我送你的命了。」勁力一吐，劍速又加快了幾分。

忽然，馬老六的身子風車也似的旋轉了起來，三稜劍孫奇那一劍，只從馬老六身邊擦了過去，未能傷到馬老六分毫。

同時，馬老六方旋轉的身子轉到了他身後，一道冷森森的劍鋒直刺三稜劍孫奇腰際。

這一劍刺得非常詭異，三稜劍孫奇簡直毫無避讓的機會，但覺腦際一涼，已被刺了一劍！就憑這一劍，三稜劍孫奇心裏有數，這馬老六實在比他高明了不少，如非馬老六見財起意，今天簡直是死定了。

三稜劍孫奇腰際一痛一痲，正不知如何還刺馬老六一劍時，忽然馬老六的身子，又旋到了自己最順手的方位來，就像是把身子送上門來似的，三稜劍孫奇劍鋒一吐，狠狠的向馬老六肚子上刺去，馬老六的身子旋轉得比三稜劍孫奇的來劍快了二三分，馬老六的肚子沒有被刺中，却在腰際部份中了三稜劍孫奇一劍。

馬老六眞會做作，大叫一聲，人便倒退了出去，接着雙劍落地，用空下來的雙手，按着自己的肚子，向地上蹲了下去。

三稜劍孫奇的表現，正好與馬老六完全相反，馬老六是痛不可受的樣子，而三稜劍孫奇却咬緊牙關，裝作若無其事的挺着胸膛一笑道：「馬老，承讓了。」

兩個人同時都受了傷，但受傷的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別，這差別足以判定他們兩者的勝負。看來，三稜劍孫奇是勝了。

金花夫人繃着一張臉，半天沒有說話，顯然，她是不願意接受這眼前的事實，可是，以她的身份，她又不能不接受這不願接受的事實，作難了半天，她才百般無奈的冷笑一聲，揮手道：「希望你以後不要再碰到我，這次算你命大，你去吧！」

三稜劍孫奇微微一笑，非常有禮的一抱雙拳，道：「多謝夫人寛宏大量，屬下永誌不忘。」

他沒有飛身急逃，却是非常瀟灑的從容走出莊門而去。

他是出莊門之後，這才展開身形飛奔疾掠，向一處隱秘的地方掠去。

馬老六這一劍刺得眞缺德，什麼地方不刺，偏偏刺在腰部，腰部這地方，既不能够綑，又不能够紮，簡直無法有效的阻止毒性發散，所以，他非很快的趕到自己那隱秘地方去不可，因爲，那裏他藏有一

件可療天下百毒的奇寶，先療好自己的毒傷，再到關王廟去等馬老六前來上當。

當然，他壓根兒就沒有兩萬兩黃金，自然也無法給馬老六兩萬兩黃金，如果，馬老六用別的法子控制他，他倒要多費不少心機，可惜，馬老六自己找自己的麻煩，想出來的法子，對他半點威脅都沒有。

三稜劍孫奇心中高興極了，眞忍不住要大笑了起來。

三稜劍孫奇的身形忽然在一棵大樹之旁停了下來。

他抬頭打量了一下方位，身形一長，從一旁樹椏中間掏出一個盒子。

打開盒子，裏面有一隻碧綠色的三脚蟾蜍。

蟾蜍的眼睛，紅得耀眼，像是兩道紅霞，照得附近都亮了。

三稜劍孫奇伸手把腰際衣衫掀起，左手握着那蟾蜍便向傷口貼去……

這時，忽然一道勁風疾掠而到，直向他手中三脚蟾蜍捲去……

三稜劍孫奇顧不得再療傷毒，左手一收，人也從斜裏射了出去……

飄身避讓之際，瞥眼間只見馬老六叉腰站在那裏，向他裂齒而笑。

三稜劍孫奇心中陡然冒起一股涼氣，覺得馬老六這個人不是想像中那樣容易對付的人，他皺了一皺眉頭，盡量掩飾心中的不安，力持鎭靜的苦笑了一聲，道：「馬老，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們不是約好了時間地點麼？」

馬老六道：「金花夫人對老夫起了疑心，老夫在金花山莊已待不下去了，……孫爺，你剛才手中拿的是什麼東西？紅霞萬道……要不是那紅霞，老夫眞不知道你也在這裏啦！」

三稜劍孫奇暗暗吁了一口氣，忖道：「敢情，他是碰巧來的。」心裏稍爲鬆弛了一下，接着針對馬老六的問話，回話道：「沒有什麼，那只是……。」

馬老六冷笑一聲，截口道：「孫爺，東西我可看得很清楚，那是不是能解天下百毒的三脚蟾蜍？」

三稜劍孫奇無法再用別的話搪塞了，訕訕的笑了一聲，道：「馬老，你好高明的眼力。」

馬老六道：「你有了三脚蟾蜍，這樣看來老夫的那二萬兩黃金可要落空了。」

三稜劍孫奇急口道：「不，不，不，你應得的兩萬兩黃金，分毫不少，我們現在就可以去取。」

馬老六一笑道：「看不出，你還是一諾千金的人。」

三稜劍孫奇道：「人無信不立，在下還要在江湖上混哩！何況，因此能交上你老，孫某何惜乎那兩萬兩黃金。」

馬老六道：「說得是，你能交上老夫，絕不會吃虧，只是老夫担心一件事。」

三稜劍孫奇順着馬老六語氣問道：「什麼事？」

馬老六道：「從這裏到關王廟，還有不少路程，這段路程上，足够你用三脚蟾蜍將體內之毒吸盡，你如果動點什麼心機，老夫可就成了送死鬼了。」

三稜劍孫奇道：「馬老，你的疑心病太重了。」

馬老六道：「你就這樣相信別人？」

三稜劍孫奇道：「在下對朋友，向來都非常信任。」

馬老六道：「好，那你相信老夫一次，先把三脚蟾蜍交給老夫替你保管，我們一同到關王廟去取黃金去。」

三稜劍孫奇想不到馬老六如此奸滑，拿話引誘自己上當。

當下哈哈一笑，道：「馬老，話是說得不錯，只是你這個辦法，明顯的不相信在下，也不把在下當朋友，你老既不把在下當朋友，在下却也不能不替自己想一想了。」

馬老六臉色微微一變，道：「你想賴皮？」

三稜劍孫奇道：「不敢。」

馬老六道：「現在老夫要改變主意了，那二萬兩黃金老夫不要了。」

三稜劍孫奇接口道：「那麼在下就多謝了。」

馬老六道：「老夫要你那懷中的三脚蟾蜍。」

三稜劍孫奇笑道：「黃金是你自己不要的，在下可沒答應把三脚蟾蜍給你。」

馬老六冷笑道：「老夫也沒有要你答應。」

三稜劍孫奇一震，道：「你要搶？」

馬老六道：「你很聰明！」他話聲出口，可就不再和三稜劍孫奇囉嗦了，身子一閃，就到了孫奇面前，右手一探，就抓住孫奇胸口。

三稜劍孫奇想再說什麼，可是已經不容他再開口了，因爲馬老六的手指已經到了胸口，如果再不還手，馬老六的五指可能就插進他胸內去了。

三稜劍孫奇身子向後一仰，但他仰身之際，腰中三稜劍却出奇的脫鞘而出，直取馬老六丹田穴。

馬老六冷笑一聲，道：「孫奇，老夫要顯點眞功夫給你看看。」居然伸手向孫奇刺來三稜劍劍身抓去。

他這一抓，可抓得奇準非常，孫奇的三稜劍就被他抓住了。

孫奇冷笑一聲，道：「那你是自找苦吃。」內中一吐內力，劍身一旋一帶，就想找馬老六的五指卸了下來。

可是，三稜劍孫奇的三稜劍在馬老六手中，就像生了根似的，那鋒厲的劍鋒不但傷不了馬老六的五指和手掌，而且動也不動。孫奇一驚之下，馬老六那伸向三稜劍孫奇胸口的五指，隨勢跟進，五指一張，雖沒有插進三稜劍孫奇胸口，却點了三稜劍孫奇胸前三大要穴。

三稜劍孫奇居然一招都沒走完，就敗得澈頭澈尾。

馬老六這時的表現，比三稜劍孫奇何止强了一倍，三稜劍孫奇張大眼睛，驚愕的道：「你……你……。」

馬老六伸手先把三稜劍孫奇懷中三脚蟾蜍取到手，納入自己懷中，然後，面色一正道：「孫奇，你可知道你那老主人盛大可，有一個生死之交的朋友？……」

三稜劍孫奇大驚失色道：「您……。」

馬老六點頭道：「不錯，老夫就是你老主人的好朋友馬鵬飛。」

三稜劍孫奇大叫一聲，道：「馬老爺

子，你可冤枉在下了，在下也是爲了追尋盛老莊主的滅門兇手才進入金花山莊。」

馬老六「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你在金花山莊幾年，發現了些什麼呢？」

三稜劍孫奇眨着眼睛道：「金花夫人大有問題……」

馬鵬飛道：「還有呢？」

三稜劍孫奇接道：「李夫人也神秘可疑。」

馬鵬飛笑了一笑，又道：「還有沒有呀？」

三稜劍孫奇道：「其他的在下正在調查。」

馬鵬飛冷笑一聲，道：「我看最有問題的，就是你這忘恩負義的武林敗類！」

三稜劍孫奇驚道：「馬老，你要明察啊！」

馬鵬飛道：「老夫問你，這三脚蟾蜍怎麼在你手中？」

三稜劍孫奇道：「那是在下發現一個可疑的兇手，從他身上得來的，在下的前來金花山莊，也是根據那人的綫索。」

馬鵬飛道：「好，老夫暫時饒你一命，你隨老夫回金花山莊去。」

三稜劍孫奇道：「馬老，金花夫人那人千萬惹不得，既然出來了，還回去做什麼？」

馬鵬飛道：「去把事情弄清楚，你如果所言屬實，老夫要親手殺了金花夫人替盛老弟報仇。」

三稜劍孫奇畏畏縮縮的道：「這……這……。」

馬鵬飛伸手抓起三稜劍孫奇，向他身上拍了一掌，解了他部份穴道：「走！」

三稜劍孫奇暗暗叫苦不已，可是，他更害怕觸怒這位馬鵬飛，要惹惱了這位馬鵬飛，說不定馬上就一命歸陰了。

他當然知道馬鵬飛不會相信他的鬼扯，被他抓回金花山莊去，也絕不會有好下場，不過，那總是將來的事，將來的事，說不定未來臨之前還有很大的變化，還有很多的生機。

抱着，好死不如惡活，拖延就是生機的想法，三稜劍孫奇被馬鵬飛押回了金花山莊。

馬老六成了馬鵬飛，馬鵬飛可不是馬老六，甩手劍馬鵬飛可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名人。

三稜劍孫奇惶悚的坐在一條板櫈上，心裏一股涼氣，從背脊上涼到了脚板心。

馬鵬飛成了座上客，那是意料中事，而座上首位上坐的人居然是神醫慕容天華的藥童，那是叫三稜劍孫奇想破了腦袋也想不明白的。

座上有金花夫人，李夫人和神醫慕容天華，再加上一個小禍根馬速。

馬速沒有座位，只站在他身前不遠，三稜劍孫奇看得出，他是恨透了自己，看他那眼中的怒火，就像要把自己燒成灰燼似的。

大家謙讓了一陣，居然推定神醫的藥童主持問話。

三稜劍孫奇不屑的望了那藥童一眼，眼光還沒有收回來，那藥童叫了一聲，道：「孫奇，照你血洗鐵樹山莊，謀奪金花山莊的手段陰謀，我們就是把你碎屍萬段也不爲過……。」

三稜劍孫奇立時叫道：「冤枉……在下……。」

那藥童微微一笑道：「孫奇，你的所行所爲，我們比你自己都清楚，不要裝佯死不認帳了，你這樣下去，只有自斷生機，誰也幫不上你的忙了。」

三稜劍孫奇道：「濁者自濁，清者自清，在下是經得起攷驗的。」

那藥童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一個執迷不悟，自己想死的人，上天雖有好生之德，也對你無能爲助了……也罷，我再給你看樣東西，你如果依然自欺欺人，我們也就仁至義盡，只有對你不客氣了。」

說着，向李文斌點了一點頭，李文斌拿起五張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的紙，送到三稜劍孫奇手中道：「你自己看吧！」

那是一些口供和記載，有張美芝的，也有胡敬安的，另外還有一份王方的，王方是一個化名，三稜劍孫奇知道金花山莊有這個人，他却沒有見過這個人，這個人，是他與幕後人之間的橋樑，也是他的暗中督導，是一個神密而可怕的人物，想不到他的身份也洩漏了，而且，把什麼都說出來了。

最後一份，是有關他三稜劍孫奇的資料，上面記載了他在鐵樹山莊的種種罪行，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像他自己親口說的一樣眞實清楚，看得他冷汗直冒，瞪目張口，說不出話來。

接下去就是他在金花山莊的一切罪行了，不用說，那又是眞實的不能再眞實，比他自己知道的還多還眞實。

在這種鐵一樣的記載中，三稜劍孫奇只有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俯首無言了。

那藥童冷笑了一聲，說：「他也可以不承認這些事實，我們也不一定要你承認，你不過是『赤堡』之外的狗腿子，我們只要把你送往赤堡七狠面前，由他們招待你更好，你……。」

一語未了，三稜劍孫奇已是大叫一聲，道：「不，不要把我送給赤堡七狠。」

那藥童一笑道：「這就難了，你什麼都不承認，你是赤堡七狠的狗腿子，我們不把你送給赤堡七狠，你眞要我們把你殺了麼，可是，我們怎能冤枉你哩！」

三稜劍孫奇似是怕極了赤堡七狠，急急的道：「我說，我說，我什麼都說，只求你們，別把我送給赤堡七狠，我什麼都說。」

藥童一笑道：「你對赤堡七狠不是忠心耿耿的麼？爲什一聽把你送回去，你倒怕了？」

三稜劍孫奇凄然道：「他們要知道我這次失敗得這樣慘，回去後的遭遇，將比死在這裏更痛苦千百倍。」

藥童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你過去又替他們做了不少事，立了不少功勞，他們怎會對你這樣冷酷呢？不會吧！」

三稜劍孫奇道：「他們是不講過去的，只問你將來有沒有用，將來有用，敵人也是朋友，將來沒有用，父親也變敵人，我……我……身份洩露，對他們就不會再有什麼價值了。」

藥童神秘的一笑道：「如果我們不洩

漏你的身份呢？」

三棱劍孫奇楞了一下，一時轉不過腦筋地道：「不洩漏我的身份？……。」

藥童道：「你們大家的身份都不洩漏，連王方的身份都不洩漏，就像沒有發生任何事似的，你們在金花山莊的一切，都完全照舊。」

三棱劍孫奇道：「可能麼？」

那藥童道：「你們在金花山莊的一切佈置，已被我們一網打盡，我們不但一網打盡了你們的力量，而且，做得非常機密，不要說外人，就莊中不相干的人，也不知道莊中發生過天大的變動。」

三棱劍孫奇沉思了一陣，道：「你的意思是？……」

那藥童道：「替你自己贖罪！」

三棱劍孫奇轉頭向馬鵬飛望去，只見馬鵬飛一臉鐵青，目光之中殺氣騰騰，大有恨不得吃他的肉，寢他的皮的氣概。

三棱劍孫奇不由得從心底涼到脚心，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他知道他在鐵樹山莊的所行所爲，已傷透了此老的心，要再取得他的寬恕，只怕比登山還難。

唉！三棱劍孫奇悔恨地嘆了口氣。

那藥童微微一笑，道：「只要你知過能改，有心贖罪，至於鐵樹山莊的罪行，在下倒可替你說兩句話。」

三棱劍孫奇除非不是人，那有不感動的道理，當下拜倒在地道：「在下從今以後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贖前愆，至於鐵樹山莊的罪行，在下愧對盛老莊主，也不希望馬老前輩手下留情，但請老前輩稍給在下幾天時日，讓在下有個贖罪的機會，然後，再伏罪以謝盛老莊主……」

馬鵬飛哈哈一笑道：「好，小子，有你這句話，算是你對得起盛老弟了，老夫也不爲已過甚，一切你看着辦吧！」

此老爲了盛老莊主的滅莊大仇，不惜化身爲馬夫，在金花山莊隱身三年，如今居然一口答應了三棱劍孫奇的請求，這份胸襟氣量，說多大就有多大。

三棱劍孫奇轉身向馬鵬飛拜了一拜，道：「多謝老前輩，晚輩如果再三心二意，言不由衷，將來死無葬身之地。」

馬鵬飛哈哈一笑，道：「好，好！好！算你運氣好，碰上了流浪漢老弟，替你一力承担，否則，天大的理由，老夫也不會放過你，起來吧，用點頭腦，如何收拾赤堡七狠，爲武林除去這一害，也不枉流浪老弟對你的苦心。」

原來，那藥童就是見首不見尾的流浪漢，這就難怪了。

於是廳中氣氛一變，變得一片祥和。

接着，王方也出現了，三棱劍孫奇見了王方，心裏眞有說不盡的感慨和難過，原來，那王方不是別人，就是一向侍候他的周吉。

曉以大義　策勵反戈一擊

一夜過去了。

第二天黎明之後，金花山莊又恢復了往日的樣子。

二總管三棱劍孫奇還是當他的二總管，馬伕馬老六也是馬伕馬老六，一切的人人事事，都是老樣子。

七天之後，二總管三棱劍孫奇正要就寢的時候，房中的燈光忽然無風自熄，接着，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道：「孫奇，我是七爺。」

聲音飄飄盪盪，令人測不出他在房中的位置，這倒是非常謹愼的作法。

三棱劍孫奇心裏早有準備，就等着他的來臨，雖然如此，他還是不免顯得甚是惶悚，驚「咦！」了一聲，道：「七爺！屬下見過七爺！」禮不可少，不管看不看見來人，三棱劍還是行了一禮。

七爺道：「聽說神醫慕容天華躲在這裏，此話可是當眞？」

三棱劍孫奇道：「莊中是有這樣一位神秘人物，他是不是神醫，屬下就不知道了。」

七爺冷笑道：「你怎會不知道。」

三棱劍孫奇道：「七爺有所不知，那人是金花夫人親自接待，平日誰也見不到他，更不知道他的姓氏名誰。」

七爺道：「他可是一個看病的人？」

三棱劍孫奇道：「是的，他是一個看病的人，金花夫人就是請他來看公子的病的。」

七爺冷哼一聲，道：「你！你……：哼！哼！哼哼！不管他是不是神醫，三天之內，我要他這個人。」他本來想責問三棱劍孫奇，那人既然是看病的人，爲什麼不知道他是神醫，話到口邊，忽然念頭一轉，忖道：「看病的人，不一定就是神醫慕容天華呀！」這才把語氣變了。

三棱劍孫奇在赤堡七狠面前，向來是唯命是從，從來沒有說過自己的理由，自從他決心洗心革面之後，原來對赤堡七狠那種狂熱的信服之心，忽然，由一種厭惡惱恨的心情所取代，因此表現在言辭上，便失去了往常那種盲目服從。

平靜的，三棱劍孫奇道：「七爺，屬下前兩天有一份詳呈，不知七爺見到了沒有？」

七爺皺了一下眉頭道：「見到了。」

三棱劍孫奇道：「按照屬下預計行事，取代金花山莊的時候到了，不要半個月，金花山莊就是我們了，就算那人是神醫慕容天華，也遲早是我們囊中之物，現在向他動手，豈不打草驚蛇，壞了大事。」

七爺冷笑一聲道：「你那計劃不准，現在只要神醫慕容天華。」

三棱劍孫奇暗暗吃了一驚，忖道：「奇怪，怎麼會不准，多少年來，就爲了這一天，如今水到渠成而不要了，這是什麼原因……難道他們已經發現了這是一條……請君入甕之計，這樣看來，他們在金花山莊還有別的奸細，那麼誰是那奸細……」思潮起伏之間，越想問題越多，不知不覺忘了房中的七爺。

七爺震聲道：「你聽到了沒有？」

三棱劍孫奇一震之下，收回神思，道：「是！是！是……」他一時無話可說，只有用一連串的「是」字敷衍他。

這「是」字，倒是非常有效的法寶，七爺只嚴厲的又說了一句話：「三天之內要人，不計任何犧牲後果，一定要把神醫慕容天華弄到手。」

話聲一落，房中頓時一寂，奇怪的是，桌上的那油燈，不待點燃，便自己吐出

了火苗，恢復了光明。

三棱劍孫奇不敢怠慢，立時把這情形去告訴了流浪漢，流浪漢乍聽之下，也是吃了一驚，懷疑金花山莊另有奸細，可是詳加推考之後，認爲金花山莊另有奸細的可能性並不太大，也許，赤堡七狠他們自有他們的打算，這倒不能遽下斷語。

這是一個問題——令人很是頭痛的問題。

好在時間有三天，大家可以慢慢的研究對策。

三天時光，幌眼而到，七爺準時出現在三棱劍孫奇房中，問三棱劍孫奇道：「交辦的事情怎樣了？」

三棱劍孫奇答非所問的道：「七爺你說的一點不錯，他確是神醫慕容天華！」

七爺聽了心中甚是高興，語氣稍爲和緩的道：「能不能馬上將人帶走？」

三棱劍孫奇道：「能！但是……」

七爺聽說能立時將人帶走，心中更是高興含笑道：「還有什麼條件是不是？」

三棱劍孫奇道：「條件倒不是，屬下爲了顧全金花山莊大局，不敢採取劇烈的行動，先用盡手段買通了他的藥童，藉口請神醫看一次，神醫也答應了……」

七爺點頭道：「好極了，這是上上之策，孫奇，算你大功一件。」

三棱劍孫奇道：「屬下不敢邀功，這都是七爺的指導……因爲這件事情用的是柔和手段，所以，不能不連同藥童一同帶走，同時出莊之後，能有乘山轎代步最好，以免他們心生猜忌，節外生枝。」

七爺道：「好，就這樣說了，一個時辰之後，我們在滾石坡相會。」

山轎朱然準備好了，除了七爺之外，就是二個轎夫，再沒有任何人。

三棱劍孫奇見了那二個轎夫，心中卻產生了無比的震驚，因爲那二個轎夫，就是五爺和六爺化裝的，三棱劍孫奇因爲是有心人，所以，看出了他們的破綻。

神醫慕容天華坐上山轎之後，流浪漢故意落在後面，那轎子卻如飛而去，只留下七爺落在下面，陪着流浪漢。

流浪漢倒沒有別的打算，只是不願顯露自己的內力，所以一路上並未動那七爺的腦筋。

赤堡七狠藏身之地，正是天台老人所說的地方。

那是一座深邃的山洞，洞口長了幾棵大樹，和一些高可及人的雜草雜樹，遮住了整個洞口，如非事先知道洞口位置，是很難發現那洞口的。

他們越樹而入，洞內陰暗潮濕，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七爺領着他一路向內走去，走了很長的時間，忽然一股清新之氣湧來，原來，到了山洞的另一處洞口。

這處洞口位於深淵之上，懸岩之下，是一處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地方。

洞口旁邊，有一塊大覆岩，遮住了洞口，同時，也形成了一片二三十丈的平坦之地。

他們就在這塊平坦地上，蓋了幾間草屋，眞虧他們，怎會找到這種又隱密又理想的地方。

這裏除了赤堡七狠之外，另外只有天台老人和一個獨臂老人，那獨臂老人叫毛仔，專管飲食做飯，天台老人便管打雜跑腿，此外便沒有別的人手了。

流浪漢比神醫慕容天華遲到片刻，這時神醫慕容天華已在草屋之中和那三個長得怪異的人相坐談話。

七爺叫過天台老人道：「去替這位小老弟安排一個住宿的地方。」

天台老人吞吞吐吐的道：「七爺，這位小兄弟就和老奴住在一起好不好？」

這裏房子不多，要另外和流浪漢安排一個住處，實在沒有辦法，七爺只好點一點頭。

天台老人只有一個小草棚棲身，孤零零的靠在岩邊，這裏沒有多少可以活動的地方，天台老人把流浪漢帶回狗窩似的草棚裏，替他弄了一個可以蜷伏容身的角落，笑道：「小兄弟，對不起，先將就兩天，我們慢慢再想辦法吧。」

流浪漢不但易容術巧妙，而且也因內功精湛，他原來的本形硬縮小了不少，所以天台老人做夢也想不到他就是流浪漢。

流浪漢一笑道：「沒關係，最多也不過是三幾天。」

天台老人壓低嗓子道：「你們還想離開這裏？」

流浪漢道：「爲什麼不可以？我們有話在先，替他們看好病，他們就送我們回金花山莊去。」

天台老人嘿然笑道：「那是騙你們的，你們來了，就得看他們的了。」

流浪漢訝道：「他們這樣不講信用的麼？」

天台老人道：「信用！什麼叫信用？他們字典裏沒有這兩個字。」

流浪漢道：「他們不守信，我們就不替他們醫病，喂！他們什麼人病了？」

「啊！對不起，晚輩還沒請教老前輩上姓高名。」他這叫明知故問，在禮貌上，他卻不能沒有此問。

天台老人臉上掠過一道羞愧之色，乾笑了兩聲道：「老朽……老朽……你就叫老朽『無面目』吧。」

流浪漢曉得天台老人這種痛苦的心情，但他卻不能就這樣叫他「無面目」，因爲這不是名字，這樣叫來，對他甚是不利，說不定反而引起赤堡七狠對他的猜忌，笑了一笑道：「什麼吳，可是口天吳的吳麼？」

天台老人順口應道：「就是口天吳的吳！」

流浪漢道：「吳老，他們病的是什麼人？」

天台老人道：「大爺、二爺和三爺他們。」

「什麼病呢？」

天台老人道：「這個……老朽就不知道了。」

流浪漢道：「你不知道？」當然是懷疑的語氣。

天台老人道：「說句你更不能相信的話，我不但不知道他們生的是什麼病，而且，在他們病後，就再沒有見過他們。」

流浪漢「啊！」了一聲，道：「他們不大相信你。」

天台老人道：「他們只相信那毛仔，也只有毛仔可以進入他們屋內。」

流浪漢道：「那我也不能進那屋內去了？」

天台老人道：「恐怕是這樣的。」

外面忽然傳來七爺的呼聲道：「藥童，你師父叫你過去。」

七爺並沒有過來，流浪漢走到他身邊時，他又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流浪漢隨口道：「我叫天順。」

七爺道：「你師父叫你，進來吧。」

流浪漢進入草堂，直趨神醫慕容天華面前，欠身道：「師父，有什麼吩咐？」

神醫慕容天華生叫他見過四爺、五爺和六爺，然後道：「天順，有三位老前輩行功不愼，需要『三明丹』治理，你去取來三粒吧！」

流浪漢驚叫了一聲，道：「師父，您那『三明丹』可是藥中之藥，寶中之寶，你老人家採了一輩子藥，也只煉成六粒：：那三位老前輩的傷勢有多重，難道就非用那『三明丹』不可麼？」

神醫慕容天華面容一肅道：「『三明丹』雖然寶貴，但人却更是重要，而且，爲師煉成『三明丹』的目的，也是濟世救人……。」

流浪漢截口道：「咱們和他們非親非故……。」

一語未了，神醫慕容天華已是怒聲喝道：「住口，你怎會說出這種話來，愧你還是學醫的人，當醫的人，首先應該有博愛無我的心胸，你：：你：：眞叫爲師失望……。」

流浪漢俯首道：「徒兒錯了。」

神醫慕容天華道：「你去吧！」

堂上那四、五、六、三位以爺自稱的人，始終沒有開口說一句話，但流浪漢從他們的眼神上不難看出他們的功力都非常深厚，自己也許能一敵二，要一敵三，一敵四那是根本沒有獲勝的機會。

換一句話說，自己這次和神醫慕容天華之來，簡直等於是自投羅網，尤其在這有進路、沒有出路的絕路，顯然大大的失計。

神醫慕容天華的用心，流浪漢非常明白，那就是要他先離開此地，另謀補救之道。

流浪漢可不是婆婆媽媽，只講小仁小義之人，雖然此舉將來對神醫慕容天華甚是不利，但爲了更偉大的目標，流浪漢只有硬着頭皮，向神醫慕容天華致以無上的敬意，退出草堂。

當然，他們不會任由流浪漢獨自一人去取那什麼「三明丹」，隨他一同出洞的，又是那七爺。

走出洞口，七爺忽然叫住他道：「天順，你把這粒藥丸吃下去。」手裏取好了一粒藥丸，伸手就送了過來。

流浪漢眨着眼睛道：「這是什麼藥丸？我沒有什麼病呀！」

七爺道：「我知道你沒有病，你吃了這藥丸，你在外面就不會胡說八道了。」

流浪漢道：「你要把我變成啞吧？」

七爺道：「這樣對你我都好，而且，回來時給你再吃一粒藥丸，你又可以說話了。」

流浪漢一笑道：「七爺，還有一件事，你想到沒有？」

七爺一怔道：「什麼事？」

流浪漢道：「我識得詩書，也會寫字，你可以用啞藥封住我的嘴巴，可是，你怎能禁止我不寫字哩，除非你把我的雙手也砍了，不然，你無法達到你的目的。」

七爺冷笑一聲，道：「對，那我就把你的雙手砍了。」

流浪漢道：「這樣你就別想得到『三明丹』了。」

七爺道：「你不取『三明丹』，你的師父也就沒命了。」

流浪漢冷然道：「我師父要有什麼三長兩短，你們那老大、老二、老三也別想活了。」

七爺道：「我們不在乎。」

流浪漢張大眼睛，愕然道：「你們不在乎，你們還能說是兄弟？」

七爺道：「我們不是兄弟。」

流浪漢道：「那你們總是朋友呀！」

七爺道：「我們也不是朋友。」

流浪漢莫名其妙的道：「那你們是什麼？」

七爺一搖頭，道：「你不覺問得太多了麼。」

流浪漢道：「七爺，有一件事，您可別忘了。」

「什麼事？」

流浪漢道：「我們師徒可是你們的上賓啊！」

七爺哈哈一笑，道：「小天順，你們師徒到了我們手中，就不再是貴賓了。」

流浪漢道：「可是我們還沒有替你們醫病啦。」

七爺冷笑一聲，道：「怕你們不醫，把這粒藥丸吃下去！」

流浪漢道了一聲：「對不起，我不替你們取三明丹了。」說罷，拔腿就跑。

七爺怒喝一聲，道：「少子，你在找死！」隨後就追。

流浪漢使的不是什麼奇特的輕功，就像普通人的奔跑，一步一步的拉腿，可是，身形的移動，却快極了。

起初，七爺並沒有注意流浪漢的步伐，當他注意到流浪漢的步伐時，他們已經遠出十幾里路了。

同時，流浪漢也不再跑了，停住身形，向七爺微微一笑道：「七爺，咱們再談一談，好不好？」

七爺暗暗忖道：「看這小子不出，年紀小小的，一身輕身功夫竟是出奇的快，可別看走了眼，弄個陰溝裏翻船。」

心中嘀咕着，可就加上了一分小心，不敢過於輕視他了，他是個老奸巨滑，別看他剛才兇霸霸的要吃人的樣子，當他心裏有了計較的時候，却能適時改變自己的態度，忍着惱怒道：「有什麼好談的？」

流浪漢先自找了一片清潔的草地，坐了下去道：「咱們坐下來談吧。」

七爺深覺自己站了大不是味，也隔着丈遠距離找了一處地方，坐了下去，道：「你到底是什麼人？」他並不笨，流浪漢這種態度，顯然不是一個藥童應有的態度，所以，他有此一問。

流浪漢聲音一變道：「流浪漢！」

七爺一楞道：「你就是流浪漢？」

流浪漢道：「你可是不相信？」

七爺道：「我相信，只是你太不聰明了。」

流浪漢冷笑道：「你以爲你就够聰明麼？」

七爺道：「你那點點功夫，在中原道上，也許還算個人物，可是在我們眼中，哼！還差得遠哩！」

流浪漢道：「可惜，你還沒有練成『離合化元功』。」

七爺大吃一驚道：「你也知道『離合化元功』？」

流浪漢道：「我不但知道你們身懷『離合化元功』，而且，知道你們來自『赤堡』。」

七爺不知所措的道：「你：：你：：你……。」

流浪漢一笑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們能知道我多少？」

七爺張口結舌，他能說什麼，他對他簡直毫無所知。

流浪漢接着又道：「幸好你的『離合化元功』還沒有練成，否則，你也會像你們老大老二老三一樣，身受反噬之害。」

七爺這才有了說話的機會，冷笑一聲，道：「那也不見得。」

流浪漢點點頭，一笑道：「啊！我知道了。」

七爺道：「你知道了什麼？」

流浪漢道：「你們那老大老二老三之得病，一半是自討，一半是人爲。」

七爺的臉色，當時迅快的變化了一下，暗吃一驚，忖道：「這人出語刺人，好叫人莫測高深，難道他眞知道其中隱情，要是這樣，我可要好好的應付他了。」

流浪漢笑了一笑，道：「怎麼，不說話了，心裏可是有點怕了？」

七爺一瞪目，「哼！」了一聲，道：「怕什麼，老子……。」

流浪漢哈哈笑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要再說下去了。」

七爺道：「「你知道什麼？」

流浪漢道：「我知道的多哩！我知道你們七人之中只有三個人修練『離合化元功』稍有成就，但功夫沒有練好却偏偏爭强好勝，自不量力的一人對付了三個人，結果虧損過甚，害了別人，也害了自己，最想不到的是還有自己人火上加油，暗中弄了一點鬼，於是他們三個人的病情，就更爲嚴重了。」

七爺聽後，半天沒有說話，因爲流浪漢所說的話，就好像親眼看見一樣，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再進一步研究，他既然能說出這種話來，另外他所指的那個人，自然也在他掌握之中了。

七爺恨恨的咬緊着牙齒道：「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麼？分明沒有安着好心，七爺可饒不得你了。」

話聲出口，人也立時展開了行動，右手五指一立，先發出一道指風襲向流浪漢，接着，五指一鈎，像是一把叉子似的，直向流浪漢撞去。

流浪漢先閃身讓過七爺指風，再見七爺出這種看似拙笨的怪招，兩眼却是猛然大睜，不敢稍有輕視的心理了。

這是一招威力奇大，武林中久不出現的厲害手法，有名叫做「閻羅箭」，你要把它看做又拙又笨的莊稼把式，那可非上當到送了這條命不可。

流浪漢暗中提足了勁力，身形微微下屈，待得七爺身子射到面前，這才翻起雙掌迎了上去。

他起掌的式子也奇怪得很，非劈，非推，非掃，非托，而是旋起一道掌影，迎了上去。

兩個人都是怪招，但見兩人相接之下，一閃而過，彼此交換了一個位置，就這剎那間，七爺的身子搖幌了一陣，像是喝醉了酒似的，幾乎立不住身形，最後，總算他穩住了自己的身形，沒是跌倒在地上，而臉上却出現了慘白之色。

再看流浪漢却就完全不同了，雖然有點氣喘，但身形穩定如山，臉色一如常態，勝敗之分，任何人都可一目瞭然。

流浪漢吸了一口氣，語氣平和的道：「你們『赤堡』出來的人，就是這樣急功好利，一出手就想置人於死地，既不給對方留餘地，也不攷慮失手後的後果，現在，本人如果要取你的性命，那是易如反掌了。」

七爺慘白的臉色變成了鐵青：：：。

流浪漢接着笑了一笑，又道：「放心，我不是乘人之危的人，也不想要你的命，只想和你多談一談，你好好的調息吧，我等着你。」

流浪漢給了他很長的調息時間，七爺調勻自己眞氣之後，苦笑一聲，道：「你要談些什麼？」

流浪漢單刀直入的道：「我問你，那暗中在你們老大老二老三身上動手脚的人，是不是就是你？」

七爺猶豫着沒有作答。

流浪漢道：「放心，我不會告訴他們的。」

七爺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是我又怎樣？」

流浪漢道：「我要謝謝你，爲天台山所有的居民謝謝你，如果不是你在他們身上動了手脚，天台山只怕早已成了人間地獄了。」

七爺冷冷的道：「不要謝我，我不是爲了你們。」

流浪漢道：「不管怎樣說，你給我們緩了一口氣。」

頓了一頓，接着又道：「你怎樣會和他們結在一起？」

七爺哈哈一笑道：「我們本來就是一起的，你這話問得好不奇怪。」

流浪漢微微一笑道：「本來眞是一起的麼？我雖然沒有見到你們老大老二老三，但我見到了你們老四老五老六，他們和你就完全不同，這種血緣上的差異，你想勉强高攀，也還是高攀不上的，何況，我們比他們只高不低。」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七爺不能否定事實，他只有不說話了。

流浪漢冷笑一聲，道：「他們能不把你當作外人，併列兄弟雁行，已是恩重如山，理當作兒作孫，作牛作馬，奮力圖報才是：：哼：：」

七爺忽然大叫一聲道：「你不要再說

了！……」

流浪漢道：「這是事實呀！難道我說錯了。」

七爺悻悻的道：「你要再說，老子就宰了你。」

流浪漢道：「剛才已經領教過高招了，你一個人只怕還宰不了在下。」

七爺憤然道：「老子宰不了你，我就自己宰自己。」

流浪漢道：「自己宰自己，那又何必呢？你這身功夫練來不容易，你自己不覺得可惜麼？」

七爺長嘆一聲，道：「你可知道，我是和他們一起長大的麼？」

流浪漢道：「如果你和一羣狗一起長大，你是不是就成了狗，不再是人了。」

七爺仰天長號了一聲，道：「你……你……不要逼我好不好？」

流浪漢道：「我並不是逼你，只是和你說理。」

七爺道：「那你要我怎樣辦呢？」

流浪漢道：「那得看你自己，要你的祖宗呢？還是要你的狠羣朋友？」

七爺又不作聲了，這是一個其大無比的問題，豈能決定於遽然之間。

流浪漢話氣一轉，道：「我們先不妨談這個大問題，我請問你，你爲什麼要暗算那老大老二老三他們？」

流浪漢已經問過一次，碰了一鼻子灰，這次他又提了出來，七爺心理上顯然多少有些改變，沒有再給他碰釘子，沉思了一下道：「他們太可恨了，自以爲練成了『離合化元功』，便目中無人，不把我們四人放在眼裏，所以，也叫他們吃吃苦頭，破了他們的『離合化元功』。」

流浪漢一笑道：「原來如此，那是你們四人的聯合行動了。」

七爺道：「要不是大家的主意，我會傻得自找死路麼？」

流浪漢道：「說得也是，但是眞要出了事情，首當其害的，只怕還是你。」

七爺道：「不會出事的，就他們三個身受其害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是中了我們的暗算。」

流浪漢一笑道：「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我又怎樣知道的？」

七爺猛然一震，道：「對呀！你是怎樣知道的？」

流浪漢道：「神醫慕容天華用暗語告訴我的。」

七爺道：「神醫好高明的醫道。」

流浪漢道：「他們三人，自己也知道了，只是忍而未發，等待最有利的時機而已。」

七爺道：「你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內情？」

流浪漢道：「因爲你到底還是我們黃帝的子孫。我不願眼看着你走上自己設計的絕路，死了還不知道是怎樣死的。」

七爺若有所悟的忡忡地道：「你是說，最後倒霉的是我一人？」

流浪漢道：「你還想要你們那老四老五老六爲你禍福與共麼？那你就想得太天眞了，換了你是他們其中之一，你該怎樣想？」

七爺道：「事成之後，殺以滅口，事敗之後，當災代罪。」

流浪漢笑了一笑道：「你算是想明白了。」

七爺道：「咱們不用替他們取『三明丹』了。」

流浪漢道：「你不準備去了。」

七爺道：「還回去做什麼？」

流浪漢道：「剷除禍根。」

七爺道：「就你我兩個人麼？」

流浪漢道：「目前天台山能有你我這種身手的人會有幾人？」

七爺點一點頭道：「說得也是。」

流浪漢道：「咱們是兵在精而不在多，在形勢上我們又佔了一個暗字，只要處理得當，勝利應該是我們的。」

七爺慨嘆一聲道：「我眞糊塗，過去怎麼就想不出這些道理來，以致認賊作父，帮他們害了不少有爲的武林俊彥。」

流浪漢道：「只要知道回頭，永遠都不晚，咱們早回去，早了事……」

「不好，咱們完了！」七爺忽然大叫一聲，滿面惶恐之色，雙目發直的望在一棵樹身之上。

流浪漢順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見那樹身上被人釘着一個鮮紅色的標誌，紅得非常耀眼注目。

流浪漢可以說他們來時絕沒有那標誌，什麼時候釘上去的，居然一點也不知道，就憑這一點，流浪漢也不免大吃一驚，道：「那是什麼東西？」

七爺打着哆嗦道：「那是他們至高無上的『赤血令』，此令一出見者斷魂。」

流浪漢道：「你過去見過沒有？」

七爺道：「誰能見過，見過的人那還有命在。」

流浪漢道：「你沒有見過，怎知那就是『赤血令』，就算它是『赤血令』，也許是假的呢？」說着，便舉步向那「赤血會」走去……。

七爺大叫一聲，道：「動它不得，上有劇毒，觸者全身腐爛而亡。」

流浪漢深知積威之下，這「赤血令」對七爺的心理威脅太大，如不能在他面前有所發現，爭取了半天的這位七爺，就會白費心機了。

因此，聽了七爺的喝止，聽而不聞的不稍猶疑，甚至腳下一滑，加快的伸手取下「赤血令」，兩指一運內力，但聽「卡哧！」一聲，「赤血令」便四分五裂，散落在地上了。

流浪漢拍了一拍手，道：「『赤血令』又其奈我何？」

這不是賣弄，而是本身價值的表現，至少，七爺那惶悚的面色已經減少了不少，有流浪漢在，絕不會毫無還手之力。

七爺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道：「我還沒有聽過有誰接觸過『赤血令』，而安然無事的。」

流浪漢微微一笑，道：「你現在可見過了。」

七爺道：「也知道『赤血令』並不十分可怕，至少，和你走在一起，並不可怕。」說完之後，挺了一挺胸膛，又揚起了頭，恢復了英武氣概。

一揚頭七爺接着又道：「打鐵趁熱，我們快趕回去，速戰速決吧。」

流浪漢搖了一搖頭，道：「現在，我們已經不能回去了，『赤血令』已現，他們不會早有準備了麼？」

七爺一震道：「你說得是，那我們怎麼辦？」

流浪漢道：「金花山莊有一百二十名神弓手，配上一百二十把諸葛連環弩，其威力之大，勝過千軍萬馬，走！我們到金花山莊去，把那一百二十位神弓手調來，守在洞口，料他們插翅難飛，餓也要把他們活活餓死在洞內。」

七爺道了一聲：「好！……」接着眉頭一皺又道：「可是那神醫呢？」

流浪漢道：「神醫是假的，那只是一位死士，他求仁得仁，爲中原武林立下不世奇功，爲後世萬代所尊仰，已是人生一世最理想的歸宿，我們求還求不到哩！不用顧慮他了，我們走吧！」說着，當先走了出去。

七爺緊隨在流浪漢身後，不過去了四五十丈，前面路上忽然出沒了一位赤袍人，擋住了他們去路。

七爺一見那人裝束，便止不住顫聲道：「赤血使者！」

流浪漢道：「赤血使者也是人，有什麼可怕的，哈哈！我就知道你會自動出來阻止我們前往金花山莊，你果然現身了，好極了，好極了！」

那「赤血使者」怪腔怪調的道：「敢情你這小子詭計多端，將老夫賺了出來。哼！哼！你先別得意，老夫要叫你後悔莫及。」

流浪漢道：「對於你們這種不敢見天日的人，這是最好的辦法，咱們廢話少說，動手吧。」

流浪漢自進入天台山以來，一向都是赤手空拳，從來沒有用過兵刃，人家還以爲他沒有兵刃哩！現在，他却一探腰際，手腕一振一抖，取出一把三尺七寸長短，寒芒耀眼的緬鐵軟刀，順手一揮，劃起一圈銀虹，然後，刀光一張，注目凝神，蓄勢待敵。

他藝高人胆大，却不是自大成狂的人，這「赤血使者」能叫他默運神功都查不出藏身所在，就憑這一點，已可測知其人一身功力已到超凡的境界，所以，他不敢絲毫大意，先亮出了兵刃。

他這份小心，却招來那「赤血使者」一陣冷笑，道：「這不過是一把普通緬鐵軟刀，豈是老夫對手……金七，本使者給你一個將功折罪的機會，給本使者拏下這奸滑小子，你的一切罪行概不追究。」

七爺原來叫金七，流浪漢倒是忘了問他了，流浪漢舉目向他望去……

金七最初顯然非常興奮，臉上的神色一連數變，但最後忽然冷靜了下來，搖了一搖頭道：「我打不過他，和他動手，只有送死，就算不死，也必重傷，成立不成，罪贖不了，算了吧，使者，你自己動手吧……。」

一語未了，赤血使者怒叱一聲，道：「叛徒！該死！」只右手一抬，向着金七虛空連指……

流浪漢目光如電，適時冷笑一聲，道：「有本大俠在此，豈容你張牙舞爪！」

他出手如電，赤血使者只覺眼前人影一閃，一片力光掠過，只把他發的「赤燄飛元」指力，擊自一旁。

只聽「哧！哧……」數聲過去，丈遠開外碗口粗的樹木，一連倒了四五株，其指力之強，可想而見，要非流浪漢橫身相救，金七勢將傷在對方指力之下不可。

金七暗暗打了一個冷噤，臉色登時變得慘白，他也未料到那「赤血使者」的指力，竟是如此厲害。

流浪漢緬刀出手，便不再作退身之計，順勢展開一輪攻勢，刀風如濤，捲向赤血使者。

赤血使者冷笑一聲，居然空着雙手，迎向流浪漢刀光，他右手探向流浪漢刀柄，左手聯指疾點，指風如雨，直取流浪漢胸前七大大穴。

人影一陣翻飛，展開了一輪快攻。

這幾招攻拒之間，無一不是驚險絕倫，兇猛異常的手法，兩人心中，各自驚心不已，彼此都知道逢上了勁敵。

一陣狂風暴雨之後，兩條人影一分而發。

赤血使者身上衣衫已有幾處破裂，但他却僅以空手迎敵，不算落敗。

流浪漢面無表情，雙目神光如電般射在赤血使者身上。

赤血使者發出「哼！哼！」一二聲怪笑，道：「好身手，這是老夫進入中原以來，遇上的第一位對手，好！好！好！老夫也叫你嚐嚐我兵刃上的滋味。」

雙肩一搖，從背上取下一把形同圓月的彎刀，道：「老夫近三十年來，尚未用兵刃和人動過手，今日幸會高人，也可溫習一下兵刃上功夫了。」

說得好狂的口氣，流浪漢凝神待敵，一言不發。

忽然，那赤血使者發出一聲長嘯，身形一幌，欺身而上，手中彎形怪刀，使出一連串的詭異凌厲招式，攻向流浪漢。

流浪漢這時却是刀法一變，施展出一路平實的手法，只見他從容不迫的將招式施展出來，既無波濤洶湧的氣勢，亦無出奇取勝的手法，但每一刀出手，却有着極爲強勁的威力，落落大方，坦坦蕩蕩，無懈可擊。

這是一場極不調和的打鬥，赤血使者全是以快打快的進手招式，流浪漢却不得不防，見招接招，見式破式，你快他不快，你急他不急，不管你如何變化，如何詭異難測，都被流浪漢平平實實的刀法化解開去。

二三十刀下去，赤血使者的額頭已經見了汗水，他並不是搶攻勢，累出了汗水，而是面對流浪漢這種從容不迫的打法，自己心急，急出了汗水。

不過這赤血使者實有過人之能，時間一久之後，他便能漸漸適應流浪漢這種打法，只是要想在這種打法中取勝流浪漢，一時之間，却毫無希望。

金七原暗暗替流浪漢捏了一把冷汗，及見流浪漢攻防之佳，妙到毫巔，這才漸漸定下心來。

兩人一來一往的纏鬥着，心中各自在苦思致勝之策，忽然，赤血使者口中發出一聲長嘯，人刀疾轉如輪，加快了攻擊速度，這一次他出手迅如奔雷，而且也能佔

到五成以上的先機，形勢突然逆轉直下。

狂風暴雨中，赤血使者忽然欺身而進，左手翻轉之間，以出奇的手法抓住了流浪漢腕臂，飛起一脚向流浪漢小腹踢去。

流浪漢目睹對方威猛近門的一脚，已臨近小腹，如不來一手脫手飛刀還擊，勢必死在對方脚下不可。

赤血使者沒有想到流浪漢會來突然一手脫手飛刀，因爲他沒有想到這一點，所以立時上風變成了下風，勝者變成敗者。

赤血使者身上中了一刀，不但穿腹而過，甚至刀柄都進入了他腹內，而且，把他連人釘在地上。

金七倒眞是一位老江湖，身形一幌，先點了赤血使者三大大穴，封住他的內力，然後，才跑過去扶起流浪漢，道：「大俠，你的傷勢怎樣了？」

流浪漢道：「還好！總算見機得早，死不了⋯⋯那⋯⋯那⋯⋯赤血使者怎樣了？」

金七道：「你放心，我已制住他的穴道，他縱有通天本領，也使不出來了。」

流浪漢搖了一搖頭，道：「我是問他的傷勢怎樣了？」

金七道：「刀柄都沒入腹內，只怕很難活下去了。」

流浪漢道：「不能讓他這樣死去，快去把他的穴道解了，先穩住他的傷勢。」

金七不大願意地道：「大俠，對他們這種人⋯⋯」

流浪漢道：「去！去！去！先解了他的穴道。」

金七雖不願意，却不能不聽流浪漢的話，搖了一搖頭，又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走去解了赤血使者的穴道。

這時，流浪漢也彎着腰走了過來，道：「助他一股眞元內力。」

金七但覺流浪漢的話，有一股令人難以抗拒的力量，不由自主的伸手搭在赤血使者腕脈上，將一股眞元內力渡了過去。

赤血使者傷勢不輕，被金七制住穴道之後，簡直就成了一條死狗，毫無自保的能力了。接着，人便昏死了過去。

這時，一股暖流在他體內散佈開來，他緩過氣來，睜開了雙目：「金七，是你！那小子可是死了？」

金七冷笑一聲，道：「你只想別人死，可想到自己也有死的一天？」

赤血使者似乎眼睛裏還沒看到流浪漢，喘息着道：「你想不想當赤血使者⋯⋯」

金七道：「想又怎樣⋯⋯」

赤血使者道：「去，把那小子殺了，你就接替老夫當赤血使者了。」

金七哈哈一笑道：「使者，你這心機只好自用了，甚麼赤血使者不赤血使者，現在在本人眼中，是毫無份量了，老實告訴你，本人不聽你們那一套了。」

赤血使者一抬頭，口中道了一聲：「你⋯⋯」同時也看到了流浪漢，他縱有如簧之舌，這時也無法措詞了。

流浪漢笑了一笑道：「你要殺我，將來有的是機會，先救治你的傷勢再說。」

赤血使者愕然道：「你要救治我？」

流浪漢道：「爲甚麼不呢？受了傷就得救治，金七爺，麻煩你了。」

金七心裏顯然不大願意救治赤血使者，但流浪漢這樣說了，只好皺了一皺眉，查看了赤血使者的傷勢，道：「刀柄已然沒入腹內，腸子已被刀鋒切斷了，只怕很難救治了。」

流浪漢道：「肚破腸斷並非絕對無救的重傷，我這裏有一粒保命丹，請你先給他服下，然後點他『四月』，『五樞』，『命門』三穴，起出軟刀，再看情形。」

金七依言處理好了赤血使者，赤血使者居然沒有當場死亡，當然是流浪漢那粒保命丹的神效。但他對流浪漢不但毫無感激之情，甚且冷笑一聲，悻悻的道：「你要把我怎樣辦⋯⋯」

流浪漢道：「你放心，我不會殺你，我只想替你把腸接好，把傷醫好。」

赤血使者眞想大笑了起來，可是他不敢笑，連說話說重了傷口就痛，要是大笑了起來，那如何承受得了，所以，他只有啞笑了兩聲，道：「你眞有這好的心？」

流浪漢道：「在下要有半句虛言，天必厭之。」笑了一笑，又道：「你的傷勢很重，不瞞你說，我沒有醫治你的能耐，但，我有一個朋友，却有治好你的能力，所以，你活命的希望非常大，只是⋯⋯」

赤血使者道：「只是甚麼？」

流浪漢道：「他現在正在替赤堡七狠中的老大老二老三他們醫傷⋯⋯」

赤血使者道：「啊！你說的是神醫慕容天華？」

流浪漢道：「正是他，憑他的活命神術，你的傷勢雖重，但他還是想得出辦法的，只是這裏到赤堡七狠他們那裏路途不近，一路上你絕經不起搬動之勞，如果把他請來，赤堡七狠他們又怎會放人？因此，這倒是目前最難解決的問題了。」

金七冷笑一聲，道：「你要這個樣子送上門去，那正好送肉上砧，如了他們的願。」

赤血使者本來是他們的上司，理應好好照顧才是，怎說送肉砧上，如了他們的願呢？

只因赤堡七狠他們各自勾心鬥角，誤了不少正事，所以他們自己心裏有數，遲早都會受到整肅，如能除去這個掌握他們命運的人，豈會不向他下手之理？

赤血使者當然比誰都清楚，嘆了一口氣道：「金七，我要是落在你手中呢？」

金七道：「絕不會讓你多活片刻，因爲你活了，我遲早都逃不過你們毒手。」

赤血使者慘笑一聲，道：「看來，我是只有死路一條了。」

流浪漢道：「我想出了一個辦法，把神醫慕容天華請來。」

赤血使者急道：「有甚麼辦法？」

流浪漢道：「傳你之命，要金七爺去把神醫慕容天華接來，但不能洩漏你身受重傷之事，料他們不敢不放人。」

赤血使者望着金七道：「你願意替老夫去一趟麼？」

金七道：「不願，如果流浪大俠認爲一定要我跑一趟，我心中雖然不願意，我還是會替你去一趟。」

赤血使者道：「也不說出我受傷？」

金七道：「絕不洩漏你的情形。」

流浪漢含笑點頭，道：「金七爺，還是麻煩你去一趟吧。」

金七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點頭道：「

好，在下遵命。」

赤血使者移手懷中，取出一枚「赤血令」交給金七，道：「這枚『赤血令』是無毒的，你交給老五就行了。」

金七驚訝的道：「老五？」

赤血使者道：「行式上你一定要先交給老五，否則，他們不會相信你的話。」

其中當然有內情，金七眞想問個一清二楚，但是流浪漢却揮了一下手，道：「七爺，你快去快回吧。」

等人的滋味最是不好受，尤其生命垂危的赤血使者更有渡日如年的感受，金七離開不到半盞熱茶時光，赤血使者已經用懷疑的語氣，問了七八次：「金七怎樣還不回來呢？他會不會出賣我們呢？」

流浪漢總是回答他道：「你放心，金七不會出賣我們，他很快就會回來的。」

要不是流浪漢那粒「保命神丹」藥力其效如神，保住了赤血使者最後一口眞元內力，只怕他半盞熱茶時光都活不過去。

金七雖然不情願把神醫慕容天華請來救治赤血使者，但他還是把事情辦得很好，終於把神醫慕容天華請來了。

慕容天華眞不愧是當代神醫，在別人看來這種必死的重傷，經過他檢查之後，只笑了一笑，道：「腸子斷了六處，但沒有傷到其他重要部位，只要接好斷腸，洗清內腹，就不會有任何危險了。」

他先要金七和流浪漢分頭去找一隻野兎來，金七很快的就把野兎找來了。

他親自動手用野兎的腸子做成一根根的腸子綫，然後投了三粒藥丸在赤血使者腹內，待藥丸化開後，將他腹內腸子取出，用兎子腸綫把赤血使者的腸子一一縫接妥善，然後用些山泉，將赤血使者腹內污物洗清，放好腸子，又塞了三粒藥丸在腹內，最後用兎子腸綫縫好前後傷口，吁了一口長氣，笑道：「靜躺五個時辰，你就可以緩緩行動，三日之後，你就可以恢復你生龍活虎般的身手了。」

流浪漢見多識廣，眼看着神醫慕容天華處理赤血使者腸子的手法，就像一位縫衣巧手，縫製衣服似的，輕快熟練，把他的眼睛都看直了。

金七簡直整個人都呆了下來。

直到神醫慕容天華把一切手術做好了，他們才回復正常。

流浪漢接着問赤血使者道：「你現在覺得怎樣？」

赤血使者搖了一搖頭道：「甚麼感覺都沒有，不痛，不癢⋯⋯」

神醫慕容天華笑道：「當你發現到癢的時候，你就可以慢慢活動了。」

赤血使者流出了感激的淚水道：「謝謝神醫活命大恩。」

神醫慕容天華道：「不用謝，這是我的本份，如果你眞要謝我，當你將來想殺別人時想一想今天的事，就是謝我了。」

赤血使者連聲應諾道：「是！老朽今番九死一生，以後也不敢輕言殺人了。」

神醫慕容天華笑道：「好！你好好在這裏休息五個時辰吧，我們先要走了。」

金七接口道：「且慢！」

流浪漢道：「你有甚麼事？」

金七道：「我要問他一句話。」

赤血使者道：「你有甚麼話請說。」

金七道：「你是不是平日替我們調理飲食的毛仔？」

赤血使者點頭道：「是！所以，你們的一切行爲，老夫都很清楚。」

流浪漢道：「金七爺，咱們不要算舊帳了，走吧。」

赤血使者急道：「你們要去那裏？」

金七道：「你還想管我們？」

赤血使者嘆了口氣道：「金七，你能頓悟前非，難道老夫就不能頓悟前非？」

金七被說得一楞道：「這⋯⋯」人家說的是個「理」字，他那能答得上話來。

赤血使者轉向流浪漢道：「大俠，你能給老夫這個機會麼？」

流浪漢沉思了一陣道：「你不怕你們的同夥罵你叛徒麼？」

赤血使者道：「從前老夫很怕『叛徒』這兩字，現在老夫可不怕了，因爲老夫替他們賣過命了，同時，老夫更看清楚了一件事實⋯⋯」

流浪漢道：「甚麼事實？」

赤血使者道：「人就是人，不是豬，不是狗，也不是木頭，石塊，人有人個人的想法，個人的意志，個人的好惡，個人的權利，但他們從來不把人當人，只把人當做豬，當做狗，當做木頭，當做石塊，否定了一個人的任何價值，這個事實，我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老夫也厭煩了他們那一套，老夫也是人，老夫現在也想做一個正正當當的人了。」

流浪漢展顏一笑道：「老丈眞是大澈大悟了，歡迎老丈加入我們一起。」

金七更是大喜過望道：「你⋯⋯你⋯⋯⋯眞願反倒他們麼？」

赤血使者道：「當然是眞的，人生不過一死，老夫已經死過一次了，還有甚麼可怕的，其實，老夫不反倒他們，他們也不會再讓老夫活下去了。」

金七一怔，道：「你是赤血使者，地位何等崇高，他們也會對你不客氣麼？」

赤血使者搖頭道：「他們對誰也不會客氣，只要你對他們有利，你就是老子，如果你對他無利，你自願當他們的孫子，他們都不會要，何況，老夫這次該死不死，在他們眼中問題可就大了，裏面足可打一千個『？』，誰會相信你們是這樣的大仁大義，根本對老夫沒有任何要求，這種話說出去，打死他們，他們也不會相信，因爲他們根本就不知人性可貴的一面。」

金七大爲讚嘆道：「使者，你眞說得透澈極了，在下心中雖然也有這種想法，可是就是說不出來，使者，您⋯⋯」

赤血使者搖頭截口道：「不要再叫我甚麼使者了，從現在起，我再也不是他們的甚麼使者了，老夫本姓摩，以後就叫我老摩吧。」

金七一笑道：「不敢，在下還是稱你摩老的好。」

神醫慕容天華道：「摩老亟待調養復原，大家也乘這機會休息一下吧。」

大家這才不再打擾老摩，各自就近相好了地勢，盤膝就坐，調息起來。

天色由明而暗，不覺已是午夜時分。

老摩當先翻身坐了起來，伸展了一下手脚，高興的大叫一聲道：「老夫⋯⋯」

神醫慕容天華立時喝止道：「不要大

叫，你的腸子還沒有完全長好，要被炸裂了，可又麻煩了。」

老摩聲音一低，道：「老夫好像完全復原了。」

神醫慕容天華道：「不會那麼快，你還不能過份用力，金七兄，你還是揹着摩老，我們去吧。」

老摩道：「去那裏？」

流淚漢道：「去找另外那六條狠。」

老摩道：「他們暫時不會離開，遲早他們都走不了，我們要確保天台地區的寧靜，關鍵也不在他們身上……」

一語未了，流淚漢已是大叫一聲道：「摩老，你們上面還有更高的主持人！」

老摩點了一點頭，道：「就老朽所知，老朽上頭至少還有一位特使，主宰天台地區的一切，如能除去他，這才能爲天台地區除去後患。」

金七道：「有這等事，我們怎麼不知道呢？」

老摩道：「此事怎會讓你們知道，老朽都沒有和那特使朝過面哩！」

流淚漢問道：「我們能找到那位特使麼？」

老摩道：「我們有連絡暗號，照說應該找得到他的，只不知他願不願見人。」

流淚漢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先發出暗號再說。」

老摩點頭道：「好，老夫去試一試。」說着，就要獨自一人離去。

神醫慕容天華搖手道：「你的身子現在還不能過激行動，多的日子都過去了，急也不急在這三兩天，咱們還是先回金花山莊去，待你身體完全復原之後，再去找他不遲。」

流淚漢道：「金花山莊目標太大，不大妥當，我看我們還是回到六狠那裏去，先把我們的事情處理了再說，如今他們沒有了摩老的恃仗，已不足可慮了。」

老摩點頭道：「這樣也好。」

於是，金七揹着老摩，一行四人，回到了六狠藏身之後。

老摩這時已恢復了毛仔的形狀，而且裝出病重的樣子，金七隨使兩句話，就交待過去了，主要是因爲老摩是他們自己的人，所以很容易使他們相信。至於神醫慕容天華去而復回的事，因爲是赤血令要去的，他們根本不敢問，所以也無需交待。

天台老人見流淚漢與神醫慕容天華次第離去，心中原本十分高興，這時見他們又一同去而復回，心中說不出的憂慮，暗暗埋怨流淚漢道：「小順子，你們好容易逃了出去，爲什麼不知死活的又轉了回來，唉！眞是……」

流淚漢微微一笑道：「老前輩，你道晚輩是什麼？」

天台老人一怔道：「難道你不是小順子？」

流淚漢道：「當然不是小順子。」

「那你是什麼人？」

「流淚漢！」

「啊！……。」天台老人抓住流淚漢肩頭，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

流淚漢伸手懷中取出一粒藥丸，交給天台老人道：「這是他們那裏得來的解藥，老前輩先把它服下去。」

天台老人對流淚漢有着非常堅定的信心，服完解藥之後，才問道：「這解藥是怎樣得來的？」

流淚漢少不得把經過情形簡畧的告訴了天台老人，天台老人聽了幾乎高興得要跳了起來。

這時，金七忽然走來，道：「小順子，神醫叫你過去。」

這次，流淚漢見到了老大，老二，老三他們三人，原來他們在房子後面的一座小山洞中，老四，老五，老六，也都在裏面，赤堡七狠都到齊了。

這小洞裏面沒有椅子，大家都蓆地而坐。最後進來的是老摩，這時他胸前扣了一枚赤血令，只看得赤堡六狠臉色大變，顯得非常不安與無所適從。

因爲老摩一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他們平日的言行細微末節，無不都在老摩眼中，這時老摩忽然亮開了赤血使者的身份，他們那一個不是暗懷鬼胎，憂心忡忡。

老摩走到神醫慕容天華身旁，也向地上草蓆上坐了下去。他坐了下去，大家緊張的心情，又暗暗吁了一口氣，他既然坐了下來，已表示他心情甚是平息，大約不會找大家的麻煩了。

老大，老二，老三的傷，沒有再惡化下去，精神也比從前好多了，他們沒有站起來，却由老大點頭行禮發話道：「屬下恭請堡主聖安，並候使者大安。」

老摩擺擺手，道：「大家坐下。」

大家坐好之下，老摩目射老大道：「布老大，你知不知道，你們三人今天的處境是如何造成的？」

布老大心裏非常明白，只是隱忍着不敢說出來，暫時與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四人虛與委蛇，這時見使者當着大家的面問起此事，却又無法測知使者意向，同樣的有着不少顧忌，只有用表面話回答道：「屬下等學藝不精，自不量力，耗費眞元過甚，以致自毀道基，所以，才落得這般下場。」

老摩笑了一笑道：「就是這樣麼？」話聲微微一頓，老摩轉向金七道：「金七，把你所知道的說出來。」

金七裝出惶悚的神情，道：「是……是……屬下與老四，老五，老六等四人，不慣於他們三人平日自恃神功過人，不把我們四人放在眼裏，我們商量之下，這才向他們施了些手脚，破了他們神功，看他們還神不神氣。」

老摩「哼！」了一聲，目光凌厲的射向老五，冷峭的道：「你爲什麼也有這種想法？」

老五戟指着道：「使者，老大在說謊，你不信可以問一問老四老六，我們什麼時候和老七商量過這等犯上叛亂之事，完全是老七一個人動的手脚，同時，使者更可問問老大他們，他們最疑心的是誰？」

金七大聲道：「老五，主意原本就是你出的，小弟只是照你的意思行事，你怎可一口否認，把責任都推到我身上呢？」

老五冷笑一聲，道：「金七，你也不想想，我們和老大他們乃是同宗手足，血濃於水，怎會向他們下手，只有你非我族類，才會心生異心，阻撓成功，這種昭然若揭之事，明眼人誰不看得清清楚楚。」

布老大道：「老五說得是，老七是主謀眞犯，由於他專司外務，在外面接觸得多，難免被人誘惑，見利忘義，做出這種事來，同時，按屬下與老二老三的檢討，什麼都是老七幹的。」

金七望了流淚漢一眼，對流淚漢先見之明，付以會心一笑，然後，哈哈一笑道：「在下並沒有否認我的行爲，你們但知把整個的罪責加在我一人身上，未免太叫人難以心服了，老五……。」

一聲未了，老五的臉色已是一寒，說道：「叛徒，住口，誰是你的老五……」

接着身形一長而起，躬身向老摩一禮，請示道：「此人居心叵測，費盡心血，不惜出賣祖宗，打入我們赤血堡，必有陰狠惡毒的陰謀，屬下請命，先將他拏下，廢了武功，送回堡去審問治罪。」

老摩一搖手道：「不必，他跑不了的，倒是老五你！……。」臉色變得叫老五看了，心中不由得一驚。

老五駭然道：「屬下有什麼不對？」

老摩道：「你可知道自己的責任？」

老五一怔，道：「這……你……。」

老摩接着又道：「你可曾負起你的責任？」

老五又無話可說：「這……。」

老摩「哼！」了一聲，道：「就算你與老七沒有勾結同謀之罪，但你瞞上欺下，知情不報之罪……。」

老五自以爲抓住了一綫生機，忙接口分辯道：「屬下並非知情不報，而是實無所知……。」

老摩怒喝一聲，道：「胡說，你身負重任，有眼如盲，這等重大之事都看不出來，你還能以此爲逃罪的理由麼？」

老五臉色大變，再也保持不住鎮定了，駭然拜倒在地，哀告道：「屬下知罪，請使者開恩，給予立功補過的機會。」

老摩冷笑一聲，道：「愧你還是『赤堡』嫡系人物，說出這種話來，就罪加一等，老四！」

老四忽然聞喚，霍然一震，垂手道：「屬下在！」

老摩揮了一揮手道：「先廢了老五的武功！」

老四肅然應了一聲：「遵命！」大跨一步，逼向老五，右手一伸，就搭在老五肩上……

老六輕咳一聲道：「老四，且慢！」

老四含笑點了一點頭道：「你有什麼話說。」

老六道：「老五的罪不輕，回到赤堡之後，就是不死，也要脫一身皮，但不知你我是否也有毛病落在使者眼裏？」

老四同意地道：「老六說的是。」

老六道：「我們是不是也該先問一問使者？」

老四道：「有理，我們先該弄清楚自己的命運……。」

老六道：「其實不用問，我們也該心裏有數，你，我，他和老七都犯了必死之罪！……你願意引頸待戮麼？」

老四道：「不願意又能怎樣？」

老六道：「要是在赤堡，當然無可奈何，可是這裏不是赤堡呀！我們儘有求生的機會。」

老四道：「你的意思是……。」

老六道：「死裏求生，合我們四人之力，大約還不是什麼難事……老七，你還願不願意和我們合作？」

金七點了一點頭，話還沒有說出口，老摩大喝一聲，道：「你們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起造反之念！」

老五冷笑一聲，道：「有什麼不敢？我們在這裏殺了你，有誰知道？」

老摩道：「老大，老二，老三就是目睹證人……」

老五哈哈一笑，道：「老大，老二，老三麼……哼！哼！」他們的命運，已盡在不言中了！

流淚漢忽然長身而起，接口道：「我們師徒眼前，可看不慣以多爲勝之事。」

老六幌身橫在神醫慕容天華面前，叫了一聲道：「神醫，這是我們門戶中自己的事，希望賢師徒，不要插手進來，惹火燒身。」

流淚漢道：「我們不是已經落到了你們手中麼，難道你們會放了我們麼？」

老六道：「只要我們能渡過這一關，不但能還給你們自由，而且將來還有借重賢師徒的地方，說不定對中原武林還有大大的好處……。」

老摩大聲叫道：「不要聽他們的話，他們都是殺人不眨眼的狂徒，過河拆橋，最後你們可要上他們的大當。」

老五笑道：「咱們是殺人狂徒，你更是狂徒之中的狂徒，咱們殺人不力，你就要定我們的罪，說來，你才眞是殺人的狂徒哩！」

神醫慕容天華現出無所適從的態度，攤着雙手道：「你們，你們……。」

老六道：「沒有賢師徒的事，你們只要袖手旁觀就是了。」

老摩回頭問老大，老二，老三三人道：「你們能不能勉強出手？」

老大嘆了一口長氣，搖頭道：「我們都還不能動手。」

老摩形單影隻，可成了落單的狗，他環顧一週，搖了一搖頭，道：「老五，不要激動，更不要走極端，有話可以慢慢的說。」

老五望了老四、老六和金七一眼，笑道：「團結就是力量，只要咱們四人團結在一起，怕那老狗何來……哼！使者，我們今天要放過了你，你將來準能放過我們麼？」

老摩發誓道：「我一定放過你們，不但不記你們的過，而且，反過來要記你們大功，將來你們都有平步青雲的好處。」

老五哈哈一笑道：「咱們都是同一條路上出來的人，你這些話只能夠用去騙鬼，用在我們身上，你不覺得好笑麼……」

老四喝道：「老五，不要囉嗦了，料理了這老鬼，咱們還要另謀生路哩。」

流淚漢忽接口道：「你們眞要另謀出路麼？」

老四道：「我們都不能再回赤堡，當然要另謀出路。」

流淚漢道：「家師有一位朋友，還需要人手，你們可願投效？」

老四道：「好，就此一言爲定。」

流淚漢道：「那你們不用再打了。」

老四一楞，道：「甚麼：：」

流浪漢道：「你們不用打了，因爲毛仔巳經投效我們那朋友了。」

老五一震道：「你們是一伙的？」

流浪漢道：「也歡迎你們加入。」

金七道：「小弟自知不能再回赤堡，巳早你們一步投效他們了，現在就看你們的了。」

老五毅然一點頭，道：「好，我們也加入。」

老摩一笑道：「現在，你們可得聽老夫的了。」

老五紅着臉道：「但憑使者吩咐。」

老摩搖頭道：「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有如今日生，不要再提『使者』的字樣了，老夫本姓摩，今後你們叫老夫爲『老摩』就是，老夫，現在就是你們的老大，但我們大家的眞正頭兒，却是這位流浪漢大俠。」

大家望着流浪漢只是一個小大人，不免都是一怔，眼中現出難以相信的目光。

流浪漢微微一笑，道：「看來在下該以眞面目與各位相見了。」

就這說話間，流浪漢的身材不知不覺間長了五六吋，已是十十足足的一個大人了。

只是，那穿在身上的衣服，却叫人看了忍不住要發笑。

老五笑道：「原來，大俠是眞人不露相，我們都現醜了。」

洞中肅穆的氣氛，頓時變得一片祥和了。

流浪漢向老大，老二、老三道：「三位的意思如何？可願和我們打成一片：：且慢，在下補充聲明，你們如果不願和我們合作，我們也不爲難你們，你們儘可自行離去，現在，你們想一想，然後再作決定吧。」

老大道：「老夫要回去。」

流浪漢道：「好！」

老二道：「老夫也要回去。」

流浪漢也道了一聲：「好。」

老三猶豫了半天道：「老夫不想回去了。」

流浪漢欣然道：「好，好，好極了，好極了。」

老五接口道：「大俠，你眞要讓他們回去麼？」

流浪漢道：「我們中原武林，最講道義與千金一諾，當然讓他們回去。」

老五道：「他們回去之後，只怕要給我們帶來無窮後患。」

流浪漢道：「他們就是不回去，你們的上司，也一定會派人前來查明眞象，讓他們回去自己說明，豈不更好，至於將來的事，也不見得就是禍非福。」

一切都有了決定，但沒有立時放走老大與老二，因爲他們還要找那位特使，不能讓他們把消息洩漏出去。

三天的時光，霎眼就過去了，老摩的傷勢已經完全好了，他不但完全好了，而且，由於藥力之助，他的精神體力更勝往昔。

神醫慕容天華對於老大，老二，老三的傷勢，一本醫者仁心，不問他們的去留，都一視同仁，盡心的替他們醫治，當老摩收到特使回信時，老大，老二，老三他們傷勢已經好了十之七八了！

流浪漢請天台老人陪同神醫慕容天華繼續等待他們的傷勢全好，自己却和老摩領着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四人，去找赤堡特使。

老摩一人當先，循着特使的暗號領導，一步一步找去，同時，他又留了另一種暗號，引導流浪漢一路跟來。

暗號終止於李夫人留下的那座空竹樓，這倒是很好的一處地方。

屋內靜得落針可聞，不像有人藏在裏面似的，老摩圍着竹屋察看了一遍，身後忽然傳來一道細聲道：「進屋去，點上桌上的燈火。」

老摩笑了一笑道：「是！」他雖然沒有特使的身份，對這類手法，自己也常常用來提防別人，所以，見怪不怪，心裏一片鎭定。

他進入屋內之後，微一運功逼目，便看到了桌上油燈，油燈旁邊還放有一隻火摺子！

老摩伸手拿起火摺子，剛要打動的時候，心中忽然一動，將火摺子放了回去，伸手懷中取出自己隨身携帶的火摺子，點燃起桌上油燈。

油燈帶着一股青烟，拉起一道二寸多長的火苗，照得眼前一亮。

燈光一閃之下，老摩這才看到左旁牆壁立着一位全身皆黑的長袍人，他不但全身皆黑，頭上也戴了一個黑色的頭罩，掩去了本來面目。

他身材中等，無法知道他是男抑女，也無法知道他是老抑少。

明明有一個人早巳立在房中，老摩居然一點沒有察覺出來，這人的身手，可想而知，老摩暗暗吸了一口眞氣，佈滿全身，作了適當的應變準備。

那人發出一道沙啞的聲音道：「報上你的眞名實姓。」聲音也是那樣怪，怪得無法分辨他的年齡性別。

老摩舉起單手，行了一個怪禮，道：「屬下布希金摩沙，參見特使。」

特使冷冷的道：「坐下。」

身旁就是椅子，老摩行了一禮，坐在身旁的椅子上。

特使道：「你求見本特使，有何重大之事。」

老摩道：「屬下發現了那位流浪漢的眞實身份，因此特來請示機宜。」

特使道：「你不是把他和神醫慕容天華一同誘入彀中了麼？」

老摩點頭道：「一場惡戰之下，他們兩人都受了重傷，目前生命危在旦夕。」

特使道：「死了就算了，你：：：」

老摩急口道：「特使有所不知，那兩人死了太可惜了，神醫慕容天華的絕世醫術不說，那流浪漢的眞正身份，如果報回赤堡去，本區有一件其大無比的奇功。」

特使一震道：「他是甚麼人？」

老摩道：「他是甚麼人，屬下尚不得而知，但他身上帶有一件信物，那件信物却是赤堡三令五中，重賞搜尋之物，屬下這次替特使人物俱獲，豈非奇功一件。」

特使驚叫一聲，道：「信物可曾帶來麼？」

老摩道：「帶來了。」

「呈上來。」

老摩伸手懷中取出一物，便離座向特使身前走去，走到特使身前，雙手平伸，將那信物托在掌中，送了過去。

特使從黑袍中伸手來接，老摩雙手一翻，其快如電的向那特使腕脈上扣去。

特使一時大意，竟着了老摩道兒，腕脈被扣個正着。

老摩心中一喜，內力猛吐，五指一收……老摩心中那股喜氣頓時一洩，臉色變得一片青白。

原來，這時他才發現扣在特使腕脈上的勁道，已不足控制特使的穴道，自己的一身功力，不知在甚麼時候消失得只剩十之一二了。

老摩一發現情形不對，便待張口發出呼嘯，可是，腰眼一痳，嘯聲也發不出來了。

特使惻惻一笑，道：「你想在本特使面前耍花樣，可太自不量力了。」

老摩穴道被制，張着口也說不出話來，幸好脚下還能移動，不自覺的移到了自己原來椅子前面。

特使冷喝一聲，道：「說，你爲甚麼要暗算本特使？」

老摩仰頭發笑，口中無話可說。

特使冷笑着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你是怕本特使分了你的功勞，而做出這種罪該萬死的犯上惡行？」

老摩「哼！」了一聲，仍不發一言。

特使又道：「你外面帶來了多少人？」這是必需老摩開口說話，才能回答的問題，所以，他一抖手，解開了老摩穴道。

老摩深知特使的手段厲害，但他却立定主意，把生死置於度外，穴道一開，便大聲叫了起來。

可惜，他叫了半天，那聲音却小得只有在房中才能聽到，那特使眞厲害，竟早料中了他的心意。

特使一笑道：「不要白費心機了，老老實實的回答本特使的話吧！」

老摩長嘆一口，頹然倒在椅子上，仍是不說話。

特使火了，冷笑道：「你敢不答話，本特使先叫你知道本特使的手段：：：」身形一動，就到了老摩面前。

忽然，一個人道：「不要動他！」

這個人來得更輕快，誰也沒有發現房中多了一個人。

特使一震之下，身形猛退了四五尺，這才循聲望去，一見了來人，那特使忽然笑了，取下頭上頭罩道：「你們脫險出來了？」

誰想得到那特使居然是李夫人。

聽李夫人的語氣，好像是非常關心他們。、

流浪漢楞了一下，恍然而悟的道：「夫人這特使莫非是假的？」

李夫人點了一點頭道：「眞特使已經被我們逮住了，老身正想從他身上救你們脫險哩。」

流浪漢大喜道：「謝謝夫人，眞特使是誰？」

李夫人微微一笑道：「你猜猜看！」

流浪漢搖了搖頭道：「難！難！難：難：：」

目光轉到老摩身上，話題猛然一轉道：「夫人，老摩已經洗心革面，棄暗投明了，這次是來誘捕他們的特使的，請夫人先解了他的穴道吧！」

夫人向老摩欠了一欠身道：「老身不知摩大俠已經迷途知返，得罪之處，尚請大俠見諒。」

說着伸手解了老摩穴道，又給了老摩一粒白色藥丸，笑道：「老身恐非大俠之敵，在燈火上動了一點手脚，請大俠服下這粒解藥，就不會有事了。」

老摩謝了李夫人，服了解藥，自嘲地道：「老朽一向計算別人，這次吃點苦頭也是應該的：：：」

忽然，一陣兵刄交鳴之聲，傳了過來，李夫人道：「他們外面巳經動手了。」

流浪漢道：「快去勸阻他們，來人都是自己人了。」

話聲未了，人巳當先飛了出去。

可不是，十幾二十個人正圍着赤堡衆狠殺得團團轉。

神醫慕容天華乾瞪眼，却無法制止那些圍攻的人出手。

李夫人清喝一聲，道：「住手，大家不要再打了。」

大家停手之後，李夫人叫過一人，道：「你先回莊去告訴你們夫人，就說流浪大俠與神醫巳脫險回來了。」

那人領命去後，李夫人又向流浪漢道：「請大家一同到金花山莊去吧。」

途中，李夫人示意流浪漢走在大家後面，笑問道：「誰是眞特使？大俠想到了沒有？」

流浪漢那能想得出來，苦笑着搖首，道：「在下愚昧，想不出來。」

李夫人嘆了一口氣道：「其實老身就是眞正的特使。」

流浪漢驚訝得半天說不出話來：「你：：你：：」

李夫人道：「文斌的父親陷身赤堡，被他們作爲人質，老身便被迫作他們特使，近來老身才看破私情，決心不顧一切的反倒赤堡，和他們鬥爭到底。」

流浪漢肅然起敬的道：「夫人，你這種義無反顧的犧牲精神，叫在下好不敬佩呀。」

李夫人凄然一笑道：「只是對不起文斌他父親。」

流浪漢道：「李前輩縱或身遭不測，也必以夫人的大義爲榮。」

李夫人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但願如此。」

流浪漢道：「他一定會如此。」

李夫人一抬頭，步伐更堅穩了。

（完）

下期預告

巨型俠義故事：

天涯俠侶

伴霞樓主・著

短篇武俠故事

醉仙樓主・文
子　　成・圖

黑虎坡



談寶藏　丁苑話往事

沒有人知道黑虎坡在什麼地方，更沒有人知道黑虎坡是個什麼樣子，祇有到過黑虎坡的人，才知道黑虎坡在什麼地方，是個什麼樣子。

黑虎坡是在十萬大山之中，傍山臨水，但是也沒有人知道那傍的是什麼山，臨的是什麼水。

山勢禿而陡，水聲惡而吼，山色乾赤，水色青黑，道道地地是個窮山惡水的地方，那黑虎坡就在這窮山之下，惡水之濱，坡長十里，坡寬五里，寸草不生，蛇虫絕跡，這地方，自從盤古開天闢地，可能就沒有人到這兒來過。

這種鬼地方，當然不會有人來，如果說是一定有人來，除非是那些妖魔鬼怪，兇神惡煞，可是天下事出人意外者比比皆是，這地方居然有人來了，也不是什麼妖魔鬼怪，兇神惡煞，他是個人，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表像，又跟那兇神惡煞差不多，圓圓的臉，黃黃的頭髮，鬧腮鬍由兩邊向上飛捲，豹子眼圓圓的突出眶外，鼻孔子朝了天，嘴吧子勾向地，最奇的是他那兩隻耳朵，猶如蒲扇一般向四下招風。

這個漢子約四十上下的年紀，身穿黑色短衣，腰間還束着一條白色布帶，一把長刀插在白布帶的裏面，足有四尺長，江湖上一般用的刀，不會超過三尺三寸，像他這樣長的刀，可眞是少之又少，他從那窮山之上，跑下了黑虎坡，神情現得有些緊張。

這種地方，連鬼都不會來，他緊張什麼？我說過，天下事出人意外者，比比皆是，你說連鬼都不來，却偏偏就有一個鬼來了。

這當然不是個眞鬼，而是個假鬼，因爲這個人很像個鬼，不但生得鬼頭鬼腦，而且天生的一副黑白相間的鬼臉。

這個人大約有三十五六的年紀，穿一身土色短衣，腰間也插着一把刀，一把四尺長的刀，他是由那惡水之中鑽了上來。

他咧嘴一笑說：「諸老大，累你久等了。」

黑衣人忙笑道：「赫老二，你敢由水底鑽上來，就不怕水中有毒麼？」

赫老二也笑道：「你敢從山上跑下來，就不怕山上有瘴麼？」

兩人相對大笑，笑得很豪放，豪放中帶着點邪氣，聲音在窮山惡水之中迴蕩，笑着，笑着！突然兩個人的聲音都塞住了，原來他們已發覺到情況有異，這種鬼地方，居然還有第三個人來。

這個人也不是鬼，可是，長相也是像個鬼，山羊鬍，三角胆，臉上還生着幾個大白癬，老藍短衣，腰插長刀，四尺長的刀。

諸老大罵道：「朱老三一輩子也沒幹正經事，你可把我們唬了一跳。」

朱老三，就是那個藍衣人，他嘻嘻一笑道：「我是看你笑得太高興了，是以不敢驚擾你們。」

赫老二道：「朱老三，你是從什麼地方鑽出來的？」

朱老三縮頸一笑，做了個鬼臉說：「我是從黑虎坡的東頭跑過來的，這條路既不在山，也不在水，當然也不怕瘴氣與水毒，是最安全的一條路了。」

諸老大道：「那條路要經過青龍澗，你可曾有什麼發現？」

朱老三搖搖頭說：「沒有，青龍澗，澗水藍藍的，像死了的一般，青龍山莊連個鬼影子都沒有。」

「這就怪了，青龍山莊大大小小有十四口人，怎麼會不見了。」

「我也感到有些奇怪。」

赫老二道：「先不談這些，我們來研究一下眼前的問題。」

朱老三道：「這窮山之上，惡水之下，都去過了？」

「去過了。」

「怎麼樣？」

諸老大道：「窮山之上，一片乾赤，寸草不生，看不出什麼來。」

赫老二也道：「惡水之下，一片平沙，更看不出什麼來。」

朱老三眉頭皺了起來說：「這就奇了，難道說是傳言不實麼？」

赫老二道：「無風不起浪，這件事不可能是無稽之談。」

朱老三道：「老二的意思？」

赫老二道：「我們要在窮山的山土之下，惡水的平沙之中來探測，我相信必有所得。」

諸老大道：「這地方太大了，要尋到什麼時候？」

赫老二道：「我們既已老遠的從魯南跑來，如不找出個眉目來，怎能甘心。」

朱老三道：「對！我們先從山上開始，向水底搜，如果運氣好的話，我們一定可以搜得到。」

諸老大颼地一聲，抽出腰間長刀，刀鋒映着太陽，引起了一道白色，當先向山上行去。

赫老二與朱老三也隨後出刀跟上，他們跑到那窮山之巓，各執長刀，一路敲打着石面，看看有沒有奇怪的聲音發出，可是發出來的聲音總是實實的，一點空谷迴聲的感覺都沒有。

諸老大嘆了口氣道：「看來當眞是傳言不實了。」

赫老二道：「別悔心，我們尚有很多的地方沒有敲過，且一路敲下去，到了黑虎坡再說。」

朱老三道：「不到黃河心不死，我們總得要找找看。」

諸老大莫可奈何的說：「好吧，我們再敲。」

三個醜鬼，三把長刀，在嚴密的向黑虎坡搜索，這時，忽聽得有人一聲嬌笑說：「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眞想不到魯南三鬼居然會跑到這窮山惡水之間來，這倒是稀奇得很啊。」

三人齊轉頭看去，見那窮山之巓，俏生生的站着個女娃娃，十七八歲的年紀，水紅色的短衣將全身裹得緊緊的，曲綫玲瓏，鋒芒畢露，最惹火的是她那雙水鷄眼睛，媚得有些怕人。

諸老大冷冷的道：「妳是什麼人？」

女娃娃一笑，說道：「我當然就是我了。」

朱老三道：「這話也對，妳當然就是妳，妳說我們不該到這窮山惡水之間來，那麼妳又來做什麼。」

「我是來看耍猴子戲的。」

「妳罵我們是猴子？」

「你們是三個鬼，不是三個猴子。」

「妳說這寸草不生的地方，還會有猴子？」

「當然，鬼有的時候也會耍猴子戲。」她講完突然哈哈的嬌笑起來。

諸老大怒道：「臭丫頭，妳想來找死麼？」

女娃娃道：「不是我要找死，是你們自己要找死。」

「這話怎麼說？」

「這窮山，這惡水，自盤古氏開天闢地以來，就沒有人來過，這山上有瘴烟，水底有蠱毒，這不是你們自己來找死是什麼？」

朱老三陰險的一笑道：「女娃娃，妳怕不怕瘴烟？」

「怕！」

「怕不怕蠱毒？」

「當然怕。」

「那麼妳又跑到這兒來幹什麼？」

「我適才不是說過了麼，看耍猴子戲呀。」

赫老二大喝一聲：「臭丫頭，妳他媽是來消遣老子們的呀，看老子不劈了妳才怪。」一個虎躍，長刀向那女娃娃的胸口刺去。

女娃娃不見了，却在他的身後冒了出來說：「喲！你這人也眞是，怎麼一點不懂得憐香惜玉的道理。」

赫老二霍地轉身，正欲進招，朱老三叫道：「老二，咱們辦正事要緊，不要跟她胡纏了。」

赫老二怒哼一聲：「看大爺將事情辦完了，不消遣妳個够才怪。」

女娃娃浪笑道：「不要說你一個鬼，就是你們三個鬼一齊上，本姑娘又何懼之有。」

赫老二狠狠的呸了一聲，不再理她，三人又繼續一路敲打，那女娃娃再也不理他們，竟自顧自的唱起歌來，咽喉婉轉，歌聲動人，聽去是：

江南三月，鷹飛草長。
文人墨客，詩遊繁忙。
在那西子湖濱，揚子江上。
虎邱山畔，秦淮河傍。
聽雅歌，觀夜月，聞濤聲，韻水光。
山水明媚詞情旺。
妙舞絃歌意欲狂。
祇有奴，心惆悵。
日日夜夜想情郎……。

諸老大呸了一聲說：「眞她媽的不要臉。」

赫老二邪笑道：「這個臭丫頭可浪得緊，倒眞的對了我的胃口。」

朱老三道：「可惜我們有正事待辦，要不然，我們兄弟三個與她來一個車輪大戰。」

那女娃娃又唱道：

想情郎，奔他鄉，尋遍窮山惡水間。
情郎未見遇見鬼。
鬼頭鬼腦見閻王。
可嘆他，姥姥不嘻娘不愛。
可嘆他，爺爺不認爹不償。
可嘆他，痴心妄想繁華夢。
可嘆他，到頭總是落空亡。
他們是，猴子不知屁股紅。
馬兒不知臉兒長。
鬼頭兒腦要見閻王。

赫老二苦笑說：「這個臭丫頭可將我們罵慘了。」

諸老大突然叫道：「你們聽，這地方的聲音好怪。」

赫老二與朱老三同時精神一振，齊跑了過去，兩把長刀，同時敲打着石面，猶如空谷傳音，不由大喜地說：「我們挖下去看看！」

三柄長刀一齊插入石中，然後輕輕拔起，但見石屑紛飛，不一會工夫，已下去二尺多深。

魯南三鬼的刀，全是緬鐵所製，刀長四尺，寬二寸，猶如水戰用的分水娥眉刺，可以斬金斷玉。

女娃娃冷笑道：「三鬼三刀，名不虛傳，果然是三把好刀，只是可惜得很。」

諸老大怒哼一聲：「可惜什麼？」

女娃娃道：「可惜這三把刀將成爲無主之物了。」

赫老二怒罵道：「放屁！」

「好臭！」

「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這窮山之中，盡蓄瘴烟，一但讓它發洩出來，毒死了你們，這刀不是成了無主之物了麼？」

諸老大聽得一愣說：「妳這話可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

赫老二也有些猶豫了。

朱老三道：「這丫頭來意不善，不要聽她胡說，她是在嚇唬咱們。」

諸老大道：「對，這窮山惡水的地方，從來沒有人來過，他怎知道這山下有瘴氣。」

赫老二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死則死矣，我們再挖下去。」

三人又一陣急挖，已下去四五尺左右，雖然現出一個空洞，約四尺方圓，其深無底，三人正高興間，突見一陣粉紅色的烟霧，由洞底緩緩的升了上來。

赫老二急退了三步，叫道：「這是什麼東西？」

女娃娃笑道：「瘴氣。」

諸老大道：「簡直是胡說八道，瘴氣怎麼會是粉紅色的。」

女娃娃道：「粉紅色的是桃花瘴，是瘴氣中最毒的一種。」

朱老三陰陰一笑道：「臭丫頭，妳又在嚇唬我們啦，這樣好看的東西，怎麼會有毒。」

女娃娃道：「最醇的酒，醉起人來也是最厲害，最美麗的花，它的刺上毒也愈重。」

諸老大冷冷的道：「我看妳這丫頭長得也很美，難道妳的心地也很毒？」

女娃娃突然咯咯的嬌笑起來，笑得嬌軀亂抖，猶如花枝臨風招展的一般，迷人極了。

赫老二怒哼一聲：「臭丫頭，妳笑什麼？」

女娃娃道：「我的心地是不是很毒，你們以後會知道的。」

正說之間，那個坑中的紅色烟霧，已經升起，冒出洞口有一丈多高，在逐漸向四下分散。

諸老大說：「快快讓開。」

赫老二道：「別被那丫頭唬住了，既是這毒很厲害，她自己爲什麼不離開。」

朱老三轉頭看去，已不見了那丫頭的影子，心知不妙，說一聲：「快退！」三人身形同時劃空而起，躍出三丈開外，落地之後，又急退了數十步，畢竟他們還是慢了一步，那瘴毒已被吸進少許，每個人的頭皆有昏昏砍睡的感覺。

諸老大嘆道：「那丫頭畢竟沒有騙咱們。」

赫老二道：「可是她也沒有安什麼好心。」

朱老三道：「不管她安的是什麼心，至少對這一件事來說，她是沒有欺騙咱們的。」

一聲嬌笑，那女娃娃在十丈開外道：「我們當然不會騙你，可惜你們因不信我的話，已中了瘴毒，性命難保。」

諸老大有些慌了，性命交關，說話也客氣了：「姑娘，咱們還有救麼？」

女娃娃笑道：「怎麼，不叫我臭丫頭了，還要不要消遣我？」

赫老二道：「嘿，嘿，咱們兄弟是有眼不識泰山。剛才多有得罪，尚祈姑娘原諒。」

女娃娃說道：「這還差不多，三位如果要命，就速速離開此地，到峨嵋金頂寺去找啞吧和尚，祇有他能驅除三位身上之毒。」

朱老三道：「咱們還趕得上麼？」

女娃娃道：「三位尚有七日生命，七日之內如果能趕到峨嵋，必可有救。」

諸老大說道：「我兄弟一向是恩怨分明，姑娘可否留下芳名，日後一定感恩圖報。」

女娃娃道：「報答倒不必了，姓名倒可以告訴你們，我姓丁名苑，外號人稱毒娘子。」

「妳就是毒娘子丁苑，那倒眞是失敬了。」

「祇有習慣用毒的人才知道各種毒物的厲害，時間不多，諸位可以上路了。」

諸老大說了一聲：「走！」三人同時用最速的身法、向黑虎坡下奔去。

此際突然有人大喝一聲：「站住！」

三人同時一愣，見迎面大大小小來了四五個人，一個身穿藍袍的花甲老翁，一個五十上下的老婦，一個十七八歲的白衣少年，一個十一二歲的紅衣女孩。尚有一個三十上下的中年男子，看情形是祖孫三代。

諸老大一聲豪笑道：「我打量是誰，原來是青龍山莊一家五口全部出動了，喝阻在下兄弟，不知有何貴幹？」

藍袍老者道：「三位又上了那丫頭的當了。」

赫老二道：「金莊主這話怎麼說？」

金莊主道：「桃花瘴毒雖然厲害，但各位吸入不多，尚不致有性命危險。」

朱老三道：「莊主此話可眞？」

金莊主道：「三位如果不信，你們可坐下來運運氣看，如果中毒太深，氣脈決不能通暢。」

三人依言坐下，默運氣機，竟然通暢無阻，更把少許的毒物，用眞氣逼了出來，霍然起立，潑口大罵：「臭丫頭，看我不剝了她的皮才怪。」轉身便又向窮山之上奔去，但丁苑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金莊主笑道：「她逃得過今日，逃不過明天，三位也不必急在一時，倒是有一件事情，我想問問三位。」

赫老二道：「金莊主請說！」

金莊主道：「三位老遠打魯南跑來，是不是爲了一批寶藏。」

諸老大尷尬的一笑說：「這祇是傳言，金兄弟已尋了半日，並未發現有什麼寶藏。」

金莊主道：「聽說這批寶藏數量不多，而且體形極小，當然佔地不大，要找起來當然就不容易了。」

赫老二接道：「莫非金莊主對這批寶藏也有興趣？」

金莊主道：「老夫祇是在青龍山莊待厭了，祇是想出來瞧瞧熱鬧。」

朱老三眼珠一轉，試探道：「如果金莊主有意問津，我兄弟寧願退出圈外。」

金莊主一聲豪笑道：「那兒的話，三位老遠打魯南跑到這兒來，千里迢迢，受盡了風霜之苦，豈能就此罷手，何況老夫對這批寶藏，根本無意問津。」

此際有人一聲嬌笑道：「金莊主也未免太瞧不起這一批寶藏了，聽說這批寶藏雖然體形很小，數目不多，但每一件的寶物，皆可價值連城。」

原來是毒娘子丁苑，不知又從什麼地方冒了出來。三鬼一見。便要提刀趕去，金莊主以手示意，並道：「看來姑娘對這批寶藏的來龍去脈知道得很詳細，不知可否說出來讓大家聽聽，以長見聞？」

丁苑一笑道：「事無不可對人言，當然可以。」

那黃衣中年人道：「那麼就請姑娘說吧。」這黃衣中年人乃是金莊主的獨子，名金非，外表看起來文縐縐的，但却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丁苑道：「在五十年前，武林中出了一個怪傑，曾以一雙肉掌，打遍了武林中黑白兩道的高手，但却從未傷及一人，不知金莊主可知道此人是誰？」

金莊主道：「姑娘所說莫非是神龍大俠白無忌。」

丁苑道：「不錯，正是他，他不但武功高强，同時尚有一個癖好，那就是喜歡收藏天下的奇珍異寶，不管是什麼寶物，祇要是他看得上眼的，他會不惜一切的將它弄回來。」

金莊主道：「這件事情我也曾聽人說過。」

丁苑又道：「普通寶物他當然看不上眼，因此他所收藏的寶物，每一件都是價值連城之物，只是可惜得很……」

黑衣老婦突然問道：「可惜什麼？」

那黑衣老婦是金莊主的原配夫人，本來一直在傍邊靜靜的聽着，此時爲了好奇心的驅使，突然開口發問。

丁苑又道：「可惜因他的眼界太高，是以窮盡畢生之力，祇收集了三件寶物，猶其是在收集最後一件寶物時，竟然連性命也丢了。」

白衣少年道：「不知是那三件寶物？」

白衣少年是金莊主的孫子，一身武功得自家傳，也相當了得，他名字叫金同。

丁苑道：「那三件寶物，第一件是魚腸劍，也就是專諸刺王僚的魚腸劍。」

金莊主道：「果然是一件稀世奇珍，也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寶物，不知那第二件又是什麼？」

丁苑道：「第二件是一隻碧玉蟾蜍。聽說這碧玉蟾蜍，乃千年寒玉，經名匠之手，雕琢而成，不但可以避兕頑，更可以辟百毒。」

金夫人點頭道：「這也是一件稀世奇珍，那第三件呢？」

丁苑道：「這第三件麼，那可比第一二兩件又名貴得多了。」

金同奇道：「是什麼東西居然比魚腸劍及碧玉蟾蜍還要名貴得多？」

丁苑道：「這第三件寶物來歷悠久，其成就的時間遠在魚腸劍以前數千年。」

紅衣女孩急叫道：「姐姐快說，那到底是一件什麼寶物。」

紅衣女孩乃是金莊主的孫女，金非的女兒，金同的妹妹，名叫金花，生就圓臉大眼，天眞活潑，她這一聲姐姐，可將那毒娘子丁苑叫得開了心。

丁苑嫣然一笑說：「好妹子，妳先別急，聽姐姐慢慢的說下去。」她停了一下又道：「這件寶物名叫拴龍索。」

諸老大奇怪的說：「拴龍索！」他顯然從未聽說過有拴龍索這個名字。

丁苑毅然點頭道：「不錯！拴龍索，說起這件拴龍索，尚有一段神話。」

小孩子最喜歡聽神話，金花笑道：「姐姐快說，是什麼神話？」

丁苑道：「中華自開國以來，經過三皇五帝三王，這段歷史想諸位都知道。」

金花笑道：「這個我也知道，那三王就是堯舜禹。」

丁苑道：「不錯，小妹子家學淵源，令人佩服。」

金花道：「別客氣了，妳快說嘛！」

丁苑道：「三皇以道治天下，故人民以道歸之，五帝以德治天下，故人民以德歸之，三王以功治天下。故人民以功歸之，到五伯之世，天下大亂，故以力治天下，人民亦以力歸之。」

金莊主道：「妳說這一段史記，與那拴龍索也有關係麼？」

丁苑道：「當然有關係，那拴龍索就發生在三王之世，大禹王治水之時，以疏導爲主，原以爲河川從此不再泛濫，那知其中蛟龍蟄伏，邪怪橫行，往往獸性一發，便會導致洪流逐轉，水患成災，是以大禹王沐浴焚香，祭告天地，夜寢得天神指示，治成了拴龍索，凡此索所到之處，蛟龍邪怪，悉被縛住，不敢再爲禍作亂。」

金花道：「這拴龍索竟然有那麼厲害

嗎?」

丁苑道：「這拴龍索不但可拴蛟龍邪怪，就是武林中人，任你武功再高，一見到這拴龍索便會被一種無形的氣機所束縛，而無法動彈。」

赫老二愈聽愈奇，忍不住的問道：「這拴龍索又怎的會到了神龍大俠白無忌之手?」

丁苑道：「這拴龍索自大禹王去世之後，便不知下落，直至五十年前，白大俠聽到一項傳聞，說這拴龍索落於東海一座荒島之中，也有人說這座島嶼叫扶桑島，爲東方日出之處，白大俠聽此消息，甘冒奇險，孤身泛舟東瀛，經過一年的時間，終於找到了扶桑島，那知那扶桑島上，住着一批野人，那拴龍索在那批野人之手，以白大俠的本意，此索既有主人，不取也罷，那知那些野人却不肯放過這個生人，羣起而攻，逼得白大俠出手抵抗，奮戰了一日一夜，終於以他成名的拳術，百步穿楊，將那些野人殺得半個不剩，可是他自己也受了嚴重的內傷。」

金花道：「姐姐，後來呢?」

丁苑道：「他帶傷取了拴龍索，返回舟中，又向回程航行，因舟中無藥治傷，他忍着傷疼，花了兩個多月時間才回到故土，那內傷已成了不治之勢，他想這三件寶物，皆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東西，萬一落到壞人手中，則天下將無寧日了。」

朱老三道：「所以他才將這三件寶物，埋藏到黑虎坡來了?」

丁苑道：「不錯，他將寶物埋藏到黑虎坡，是有他的用意的，他想天下名山大川，皆有人跡，唯有這窮山惡水之間，才不會有人，是以才將那批寶物，埋藏到黑虎坡來。」

諸老大嘆道：「說來慚愧，我兄弟祇聽到傳聞說黑虎坡有一批寶藏，便老遠跑來，要不是聽姑娘說起，我們還不知道到底藏的是什麼東西呢。」

金莊主道：「後來這消息又怎麼傳了出來呢?」

丁苑道：「神龍大俠白無忌因爲練武的關係，終身未娶，這件事情想金莊主是知道的?」

金莊主點點頭：「也曾聽人說過。」

丁苑道：「他雖然終生未娶，但並非是無家可歸之人，他的家就在太華山腳下的神龍院。」

金莊主說道：「這件事情我也聽人說過。」

丁苑道：「白大俠不但終身未娶，可也未收半個徒弟，但他却有一個心腹的管家，叫白雲痕，年紀比白大俠小得多，但却得了白大俠的一身武功，雙手上的造詣，已經登峯造極。」

金非道：「這個藏寶的消息難道就是那白雲痕傳出來的，這樣秘密的消息，他爲什麼要告訴別人?」

丁苑道：「酒後失言。」

金莊主道：「他既是武功高强，又是管家出身，心思一定也很精密，怎麼會如此不小心呢?」

丁苑道：「因爲那個喝酒的對象與衆不同，他是讓人意亂情迷的一把好手。」

金莊主道：「誰?」

丁苑道：「散香玉女常倩倩。」

「是那一個妖女。」

「不錯，白雲痕雖得白大俠一身所學，但却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是以對江湖人物一無所知，而那散香玉女常倩倩又明知白大俠藏有這批寶物，動了染指之心，是以便製造機會與白雲痕接近，一年的交往，眞的做得兩情可可，那太華腳下的神龍院，便成了他們的安樂窩，有一次他們在前院中把杯對飲，在常倩倩風情萬種的情況下，白雲痕情不自禁的被她套出了胸中的秘密。」

金花道：「丁姐姐，後來呢?」

丁苑道：「常倩倩知道秘密，長笑而去，白雲痕才知道上當，旋即追了出來，終於在離神龍院二里的一處森林之中追上了她，兩人便在林中大吵大打，結果那常倩倩不敵，負傷而逃。」

金莊主道：「那麼那消息是散香玉女常倩倩傳出來的了?」

丁苑道：「常倩倩探聽此項隱秘，耗費了一年多的時間，結果還身負重傷，她豈肯隨便將消息告訴別人。」

金非道：「姑娘這話在下又有些不明白了，這項隱秘祇有散香玉女常倩倩知道，如果常倩倩不說，又有誰能知道?」

丁苑道：「有!」

金莊主道：「此人是誰?」

丁苑道：「漠北雙鷹，中州一怪，黜蒼三條虎，當白雲痕與常倩倩邊打邊吵的時候，他們正在林中隱處，是以將他們談話內容聽得清清楚楚。」

金莊主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子的，有那麼多人聽到，難怪這項秘密要被傳出來了，可是常倩倩既已知道這項秘密，爲什麼不來取寶呢?」

丁苑道：「也許她是傷重未癒，也許她是重傷而死，也許她因傷重而殘廢，不管是那一項，都可構成她不來的原因。」

諸老大點頭道：「有道理。」

丁苑又道：「金莊主，聽說你青龍山莊附近的青龍澗有毒龍作怪是不是?」

金莊主道：「青龍澗中蟄藏毒龍，兇悍無比，每年必會發作一次，鬧得人畜不安。」

丁苑一笑道：「如果有了拴龍索，就不怕那毒龍作怪了。」

金莊主道：「不錯!只是老夫尚有一點疑問，要請姑娘回答。」

丁苑道：「不必客氣，有話請說。」

金莊主道：「姑娘對藏寶之事，知道得如此詳細，却願意將這些事告訴別人，難道說，姑娘不想得到那三件寶物?」

丁苑嫣然笑笑說：「奇珍異寶，人見人愛，說我不想，那是欺人之談，何況那麼三件寶物，還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東西。」

金莊主奇道：「那麼姑娘的意思?」

丁苑道：「奇珍異寶唯有德者居之，我丁苑自知無能無德，不敢有此妄想。」

金莊主道：「那麼姑娘此來?」

丁苑笑笑說：「與金莊主一樣，是來瞧瞧熱鬧的。」

金莊主縱聲豪笑起來，顯然這兩人的談話，皆言不由心。

此際已是暮色蒼茫，暗影促漸的籠罩

着大地，幸有一勾新月，斜斜掛起，尚能明辨四週景物。

金莊主道：「此地處於窮山惡水之間，無食宿之處可尋，想諸位也餓了。」他雙手高擧，連拍三掌，接着便看到黑虎坡的東首現出九個人來，八個人手中拿着酒食篷帳等物，由一個灰衣人率領而來。

這九個人足下奇快，顯然皆有一身上好的武功，眨眼間已到眼前，金莊主命他們將篷帳架好，共計有四架帳篷，每架可睡五六人左右，並在黑虎坡的石面之上，淡月之下，擺下了兩席酒，每席四菜一湯，尚有饅點及一罈酒。

金莊主一笑道：「此地離敝莊很近，諸位皆是遠道而來，以此稍盡主地之誼，四位合坐一席，我們全家坐一席，不必客氣，能在這山間月下，與各位把杯共飲，亦人生一大樂事也。」

毒娘子丁苑毫不客氣的席地而坐，魯南三鬼見她坐下，也隨之坐了下來，四人各佔一面。

金莊主高擧金杯，一笑道：「一杯水酒，不成敬意，待各位尋寶藏之後，老夫再邀請各位到敝莊好好招待一番。」說罷一飮而盡。

丁苑一仰首也乾了一杯，接着大叫一聲：「不好!金莊主，你這酒中有毒。」

丁苑是用毒的高手，辨毒的本領自是高人一等，魯南三鬼一聽說酒中有毒，忍着腹中飢餓，却不敢飮酒吃菜。

金莊主聽得一愣說：「姑娘別取笑了，此酒乃是老夫以松子山精釀製而成，雖然比不上玉液瓊漿，可也不是平常之酒，怎麼會有毒?」

丁苑看着魯南三鬼哈哈嬌笑起來，說：「怎麼，你們不吃，你們怕死我可不怕死，你們不吃我一個人吃。」說着連飮了三杯。還吃了兩塊山雉。

諸老大此時才知上當，罵道：「臭丫頭，今天妳是專門拿老子們消遣來啦。」

丁苑向他飛了個媚眼，笑道：「你窮叫什麼，那麼大的一個男人，怎麼連一點胆量都沒有。」

金莊主一聲豪笑道：「是啊，茶酒之間，開開玩笑，也可輕鬆一下，三位不必介意，吃啊!」講完又乾了一杯。

魯南三鬼此時才敢動筷子。

丁苑甚是得意，這一場酒直吃到初更時分，方才散場，魯南三鬼合睡一頂帳篷，毒娘子丁苑一個人睡一頂篷帳，金莊主全家五口睡一頂篷帳，另外一頂由金莊主家總管金冲及八個手下合睡，他們晚上要輪流守夜，是以一頂帳篷也勉可以睡了。

這十八個人，晚上就在黑虎坡歇了宿，這可能是黑虎坡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人歇了宿。

護奇珍　雲痕出奇兵

黑虎坡，這窮山惡水之間的黑虎坡，這從未有人跡的黑虎坡，今晚不獨有了人住，而且還有了燈火，火光從帳篷中射出來，一條條的耀於夜色之中，那是黑虎坡別開生面的一夜。

毒娘子丁苑一個人睡在帳篷裏，當然不會有牀舖，但却有一張草蓆墊在下面，還有一牀被子可供禦寒之用，這雖然簡陋些，但已算經是得天獨厚了。

丁苑斜斜的躺在草蓆上，一雙妙目不停的在向帳篷頂上看，顯然是她在爲一件事情想得出神，她在想什麼呢?

她來得神秘，表現得更神秘，在表面上看，她似乎對神龍大俠白無忌所埋藏的三件寶物漠不關心似的，但她畢竟還是來了黑虎坡，她來的目的到底是爲了什麼呢?也許，她所想的，與她來此的目的有極大的關連，但這畢竟是她心裏的事情，一個人如果將他的事情永遠放在心裏，就算你是神仙下凡，也無法知道。

丁苑正想之間，忽然聽到帳篷外面有一種異樣的聲音，這聲音聽起來很小!很微，但在一個內功深的人說來，那是可以聽得很仔細的，毒娘子丁苑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當然她也可以聽得很仔細，那是人的脚步聲，至少還在二十丈開外，在慢慢的向帳篷接近，這個人輕功不弱，足步聲也很瑣碎，好像是個女子。

丁苑知道這足步決非那金夫人或者她那小孫女金花，因爲他們的帳篷離開自己僅有三四丈左右，不可能跑到二十丈開外再向回摸。同時她更知道金莊主尙有八個手下在輪流守夜，如果帳篷中有人出來，必然可以聽到他們的談話聲，那麼這個女人一定是外面新來的了。

丁苑心中突然一驚，她想起了一人，那人就是散香玉女常倩倩，常倩倩也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武功如何她不知道，但她却知道一件事，如果那常倩倩未死的話，她一定會到黑虎坡來的。

黑虎坡這地方太大了，要找那樣三件小小的寶物，的確不容易，但常倩倩也許知道那藏寶的地方，她突然心機一動，何不來個反追踪。

她不敢將燈火熄滅，因爲燈火熄滅無異是告訴對方她已知道有人來了，是以她僅輕輕掀開帳篷脚，貼地爬了出去，此時已滿天星斗，一道銀河，耿耿橫貫長天，月色是那樣的清朗，金莊主有一個手下，正坐在帳篷前面打盹。

丁苑嬌軀緊貼着帳篷，向發聲處看去，果見有一個小小的影子，在八丈開外，慢慢的向帳篷接近，那身形並不高，生得也很苗條，背上還插着一把劍，劍穗兒隨着他前進的身形，高高飄起。

丁苑正在注意她的行踪，忽聽得一聲嬌叱：「站住!」從三丈開外的篷脚下，竄出一條更小的人影，丁苑一見便知道那是金莊主的孫女金花，手中還握着二尺長的一柄短劍。

那女子果然停止前進。

金花道：「妳是什麼人，半夜三更到我們的帳篷來幹什麼?」

那女子一聲冷哼道：「妳管我是什麼人，妳管我來幹什麼?」

金花道：「妳是什麼人也許我管不着，但妳到我們帳篷來我就不能不管了。」

那女子一聲冷笑道：「妳怎知我是到你們帳篷中來，就算是冲着你們帳篷來的，妳又能管得着麼?」

金花氣道：「你欺負我年紀太小，不敢管妳是麼?我就讓妳瞧瞧厲害。」她說打就打，一聲尖叱，小小身形夾着一道銀

弧，向那女子飛去，這小丫頭的功夫可還眞不錯。

那女子嬌軀一閃，已讓了開去道：「小小年紀，爲什麼要那麼兇？」

金花怒道：「兇又怎麼樣，難道妳還能將我吃了？」

那女子冷笑道：「妳看我能不能將妳吃了。」兩隻手一上一下的向金花抓來。

金花一招掌底飛鷹，身形向斜刺裏飛開，同時順手一劍，斜削她的前胸。

那女子嬌軀一縮，如影隨形的仍向她抓來。

金花臨空一旋，一招平沙落雁之勢，短劍仍刺向她的前胸。

那女子偏身進步，雙手仍向她抓去，金花連變了七八招，始終難脫她的雙掌之下，不由大急。

丁苑心想，這金莊主一家可也奇怪極了，他們的孩子遇險，竟然不聞不問，看情形祇有自已出去了。她一聲嬌喝：「小妹子退下，這個人交給姐姐了。」一聲發人至，雙手硬向對方的雙掌上接去。

金花抽空退出圈外，說道：「姐姐小心。」

丁苑咯咯一笑道：「小妹子放心，這丫頭我還應付得了。」邊講間雙掌已經接實，發出拍地一聲響，雙方各退了三步。

丁苑笑道：「好功夫！好掌力！可以留下個名字來了吧？」

那女子怒哼一聲道：「我是妳姑奶奶。」颼！地一聲，長劍已出了鞘，臨空挽起一個劍花，也泛起了一道淡紅色的銀弧，向丁苑的腦袋上圈去。

丁苑身形一縮，旋即向右前側躍開，左手一掌擊向對方的左脅，她閃身也快，出手更快，這一掌有個名堂，叫做「葉底偷桃」。

那女子躬身斜竄，右手一劍「橫掃千軍」，這兩人一接上手，便是以快打快，幌眼間已過了五十餘招，可算得上是招招驚險，着着毒辣。

丁苑以空手對敵，絲毫沒有吃力的感覺，由此可見她的功夫不弱。

那女子連出數十劍，皆未能得手，心知再纏戰下去，難討好處，一聲嬌叱，長劍電閃，一連發出三招，將丁苑的身形迫得連退了三步，突然嬌軀一長，人已劃空而起，向來路上飛去。

丁苑一聲嬌笑，並未追趕，轉身向金花道：「小妹子妳受驚了。」

金花拍手笑道：「姐姐，妳的武功好厲害。」

丁苑道：「比起妳爺爺來，那又差得多了。」

金花道：「我爺爺的功夫可高得很，恐怕妳兩個也不是他的對手。」

丁苑一笑道：「噢！」

金花道：「爺爺的功夫，在當今江湖之上，可能少有敵手。」

此際有人一聲豪笑道：「眞是小孩子不懂事，怎可在客人的面前盡向自己爺爺的臉上貼金。」

丁苑笑道：「她說得沒錯，金莊主的迴風十八劍，在當今武林之中，很少有人能避得過。」

金莊主道：「丁姑娘也太過自謙了，剛才丁姑娘禦敵的那幾手掌法，的確不同凡響，老夫生平僅見，不知道那叫做什麼掌法？」

丁苑一笑道：「那叫做燕雙飛，是一套不登大雅之堂的掌法，倒讓金莊主見笑了。」

金莊主道：「這個名字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不知姑娘的師承是誰？」

丁苑道：「這個……」

金莊主一聲豪笑道：「姑娘既有難言之隱，不說也罷，倒是老夫多話了。」

此際帳篷四週，突然燈火大作，原來金莊主的八個護院，每人燃了一個火把，插在四頂篷帳的四週，那穿灰衣的總管，已大步行了過來。

金莊主道：「情形怎樣？」

灰衣總管道：「夫人與公子及孫少爺追躡敵人未回，屬下將燈火燃亮些，以防有宵小偷襲。」

丁苑暗道一聲慚愧，原來他們早已發現敵踪了。

金莊主一笑道：「適才老夫等的確發現了幾個敵人是以一齊追了出去，卻未想到金花這丫頭遇了險，老夫尚要謝謝丁姑娘的援手之德呢。」

丁苑道：「我與小妹子一見投緣，金莊主說這話就未免見外了。」

正說間，那金夫人及金非金同，已一道轉來。

金莊主道：「怎麼樣？」

金夫人道：「敵人狡滑得很，竟然被他們兔脫了。」

丁苑道：「不知來的是幾個什麼樣子的人？」

金非道：「是三個中年男子，看樣子都是練外門功夫的。」

丁苑沉思了半响才說道：「難道是他們？」

金花叫道：「姐姐，妳說是誰？」

丁苑道：「點蒼三條虎，這三個人不但都是練外門功夫的，而且也祇有他們才知道這黑虎坡的秘密。」

金莊主點頭道：「不錯，但以姑娘猜測那個女子又是誰呢？」

丁苑說道：「她可能是散香玉女常倩倩。」

金同道：「不錯！她是第一個知道這消息的人，難道她並沒有死？」

丁苑道：「她當日既能負傷逃去，必有治好的希望，她化了很多心血才知道這黑虎坡的秘密，如今到這兒來取寶，也是名正言順的事情了。」

金莊主道：「尚有一點疑問，不知姑娘發覺到沒有。」

丁苑道：「金莊主請說。」

金莊主道：「江湖上傳聞那散香玉女常倩倩功力精純，而且所到之處，必然會奇香四溢，適才老夫看她那幾手劍法，也並不怎麼樣高明，是江湖上的傳言不實呢，還是那女子不是散香玉女？」

丁苑道：「金莊主所言，雖然有理，但卻忽略了一件事情。」

金莊主道：「什麼事？」

丁苑道：「那散香玉女常倩倩除去功力奇高而外，尚擅於掩飾及僞裝，要不然那白雲痕怎麼會上當，而將這天大的秘密

告訴於她呢？」

金莊主點頭道：「有道理！難道說她還另有陰謀？」

丁苑道：「她城府很深，也頗富心機，這是一個極不好對付的人。」

金莊主面色有些陰沉，顯然他在担心着一件事情，此時金同叫道：「奇怪，這樣久了，怎地未見那魯南三鬼出來。」

他一句話將大家提醒，安理說，練武之人的耳目應該比常人要靈敏得多，現在外面快鬧翻天了，怎地未見他三人出來。

金莊主當先向他們睡的帳篷走去，其餘的人隨後跟上，打開帳篷一看，齊是大吃一驚，原來那魯南三鬼一個個仰面而臥，雙眼珠突出眼外，全死了。

金莊主進去檢查他們屍身，似乎全是被內家掌力所震斃。

丁苑道：「奇怪！魯南三鬼武功不弱，是誰有這樣大的本領，將他們一一震死，而未發出一聲。」

金莊主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連老夫也不是他的對手。」

金夫人怒道：「魯南三鬼是好是壞我們管不着，但目前他們至少還是我們的客人，如今竟然在我們的帳篷裏將人殺了，這豈不是太不給我們的面子。」

金莊主道：「話雖不錯，但武林中怪傑很多，這些人做事一向是只問好惡，不顧人情，妳說了也是等於白說。」

金夫人一掉長拐道：「我老婆子就不信這個邪，總有一天我會將他揪出來，讓他死得跟魯南三鬼一模一樣。」

丁苑道：「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目前最重要的，我們還是要加於防範，以免再遭不測之禍，那就划不來了。」

金非道：「不錯，現在已過子夜了，丁姑娘先請回帳休息，下半夜由我率領胡總管及八名護院負責守夜。」

金莊主道：「不錯，我們也應該歇息了。」

丁苑向金非道了勞，便竟回到篷帳之內，她突然發覺到棉被上放着一張字條，上面寫的是：

「妳雖然被稱爲毒娘子，但卻未毒死過好人，妳雖然被稱爲毒娘子，但卻手毒心不毒。妳雖然被稱爲毒娘子，但妳卻從不亂用毒，是以我網開一面，速速離開此是非之地。」

下面也未署名，觀他的語氣，很可能就是殺害魯南三鬼的兇手，以他的武功，丁苑決不是他的對手，可是他爲什麼要叫她離開呢，難道他對於這件寶物，也有很大的興趣。

丁苑無法再睡了，隔離篷帳中是三個死人，活人與死人睡在一起，本來就是很恐怖的事情，何況她又接到這張紙條。

她想！是走呢？還是不走！這個問題的確困擾了她，她自出道江湖，一向是獨來獨往，她不去管別人的事，當然也不喜別人管她的事，但現在，畢竟還是有人要管她的事，而且其人武功相當的高，從他殺那魯南三鬼的手法，及帳中留條，已經看出個大概，他做了兩件大事，竟然沒有一個人發覺到，因此她斷定此人不但武功很高，而且輕功也奇佳，更可怕的是他的機智，江湖上像這號人物很少，她想不起誰有這樣高的功力。

丁苑雖然在江湖上闖了好幾年，也立下了一個小小的萬兒，但她畢竟是個女孩子，女孩子的胆識總比男人要差得多，是以爲了這件事，使她澈夜未眠。

她雖然澈夜未眠，却獲得了代價，那是她已經有了一個新的決定，化明爲暗。

天已經亮了，朝陽又重新反射上黑虎坡，當金莊主一家人準備早餐的時候，丁苑已經不見了，這給金莊主帶來很大的困擾，丁苑爲什麼會突然不見了，是被人擄走了，還是她自己逃走的，但她一直都好好的，沒有逃走的理由，除非魯南三鬼是她殺的，但以三鬼的死狀看來，丁苑似乎沒有那份功力，那麼一定是被人擄走了。

金非道：「爹，我看丁姑娘不是被人擄去的。」

金莊主道：「何以見得？」

金非道：「丁姑娘的武功遠在三鬼之上，如果說要不聲不响的毫無動靜的將她擄走，似乎是不可能是事情。」

老莊主道：「那麼就是她自己走的了，她既已來了，又爲什麼要走？」

金非道：「我想，這其中一定另有隱情。」

金夫人道：「在目前來說，這種解釋也是最恰當的了。」

金花叫道：「不行，我要去找丁姐姐回來。」

老夫人柔聲道：「孩子，丁姐姐的輕功內力都比妳高得多，妳小小年紀到那裏去找她。」

金花道：「她一定不會離開黑虎坡，我就在這附近找她。」

金莊主嘆道：「這孩子難得與人投緣，就讓她去找吧，可不準跑遠。」

金花天眞地一笑道：「謝謝爺爺。」小腿一起，已向窮山上跑去，別看她年紀小，跑起來可是很快，不到半刻的工夫，已上了窮山之巔，大聲呼喚：「丁姐姐，丁姐姐。」

聲音環繞迴旋，縷縷不絕。

金莊主却吩咐護院武師，將魯南三鬼下了葬，連帶那三把刀，他們在江湖上闖蕩了多少年，也鬧出了個小小的萬兒，但現在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死了，如果在場的人不說出去，又有誰知道他們在那江湖之上，武林之中，已經除了名。

人生在世，最多也不過百年歲月，這時間好短，好短！但又有誰眞正爲自己的生命而活着，試看歷古以來，大部份都是逐鹿於功名利祿之中，有多少成名赫赫的人物，當他們死去的時候，又能帶去了什麼，又能留下了什麼？

太陽已經升得很高，金花仍然在滿山的亂跑，到處的呼喊着：「丁姐姐，丁姐姐。」

當他跑到一處山凹之時，身形突然頓住了，那是被別人抱住，並且還用手撫着她的嘴，讓她無法呼喊出聲。

金花大吃一驚，她想掙扎，但對方的力道太强，將她的小小身形，一直抱到一所古洞之中，才放了下來，她想破口大駡，但當她一眼看到對方是什麼人的時候，硬生生的將已將出咽喉的醜話收了回去，代之而起的是一份喜悅。

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她找了半日的丁姐姐。

金花眼睛一紅說：「丁姐姐，我找得妳好苦。」

丁苑說道：「其實，我也不願意離開妳。」

「那妳為什麼要走？」

「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能不能告訴我？」

「妳年紀還小，告訴妳也沒有用。」

「也許我爺爺會帮忙。」

「他年紀太大了，不要去打擾他。」

正說之間，忽聽到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丁苑示意金花不要出聲，悄悄溜到洞口，向外看去，見有三個魁形大漢，各帶一把虎頭鈎，向洞口走來，她趕緊又回到洞裏悄聲道：「有三個人向我們洞中來了。」

金花道：「是什麼人？」

「點蒼三虎。」

「我們避一避。」

「趕不上了。」

「那該怎麼辦？」

「小妹子，妳知道那點蒼三虎是好人還是壞人？」

金花悄聲道：「我聽我爺爺說過，那點蒼三虎姦淫擄掠，無所不為，姐姐，姦淫是什麼意思？」

丁苑嫣然一笑說：「反正是壞事就是了。」

「乾脆殺了他們這三個壞人。」

「可是他們的武功比那魯南三鬼要高，我們不是他的對手。」

「那可怎麼好？」

「我有辦法。」

丁苑從身上掏出了兩隻小瓶，先拔開一個瓶塞，在自己的鼻端嗅了幾下，又叫金花嗅了，再塞上，然後又拔開第二個瓶塞，將一些藥末散在空中，再塞上收了起來。

金花奇道：「這是什麼？」

丁苑一笑道：「妳先別叫，等一下就有好戲看了。」

果然那點蒼三虎邊談邊走，已進入洞中，一見丁苑兩人，大虎陰笑起來說：「老二老三，為了這三件寶物，咱們已好久沒有嚐到肉味了。」

二虎道：「不錯，這裏有一大一小，勉强可以用之，咱們就凑合凑合吧。」

三虎道：「當然是大哥二哥先來，小弟敬陪末座了。」

三人說完齊齊縱聲大笑起來，一齊撲向洞中，眼看就要撲到丁苑金花的身邊，突然感到一陣天旋地轉，心知不妙，未及出聲，三個人已同時倒了下去。

金花叫道：「他們是怎麼啦？」

丁苑道：「他們中了毒。」

「是妳放的毒？」

「不錯——」

「可是我們？」

「我們適才嗅了解藥，所以就沒有事了。」

「他們死了麼？」

「這是七步斷腸散，小妹子，妳可千萬不能說出去。」

金花道：「妳是怕有人向妳尋仇？」

丁苑道：「江湖上風險重重，能不找麻煩那是最好。」

金花一笑道：「姐姐說得是，我們現在可以出去了。」

丁苑點點頭，兩人出了洞口，向左一拐，是一條小小的狹谷，窮山之上雖然是寸草不生，但這狹谷下面却是百花齊放，百鳥喧嘩，猶如仙境一般。

金花笑道：「想不到這種所在，尚有這樣好玩的地方，姐姐，我們走下去看看去。」

丁苑道：「這就叫做糞土中的明珠，不過這地方既是這樣好，也許是有人居住，而住在這種地方的人，大都是好靜成癖，不願意外人來打擾，我看我們還是不要去的好。」

金花道：「我們到谷邊看看去，如果有人家，我們就不下去。」

丁苑點點頭，兩人手牽手，慢慢趨到谷邊，俯身向下看去，見這條狹谷，約有數百尺長短，二十丈寬濶，入口處在其東端，向西有一條橫嶺阻住，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谷中還有一條小路，由谷東蜿蜒通到谷西，西首那橫峯之下，搭着數間高雅的竹樓，有一部份被松柏掩去，隱隱尚聽有流泉的淙淙之聲，極為清澈。

金花道：「想不到，這地方比我們青龍山莊要美麗得多了。」

丁苑一笑問道：「小妹子，還要下去麼？」

金花搖搖頭道：「既是有人居住，我們就不用下去啦，我爺爺也說過，凡是在山澤之中發現到較好的地方，大半都有人居住，如果隨意闖入，必然會觸犯了別人的禁制。」

丁苑點頭道：「不錯，小妹子，妳已出來很久了，如果再不回去，你爺爺會担心的。」

金花道：「不——我要妳跟我一起回去。」

丁苑道：「姐姐跟妳不同，是個無家可歸的人，而且在江湖上也浪蕩慣了，在什麼地方都住不慣的，何况我還有事。」

金花道：「妳是不是也想得到那三件寶物？」

丁苑一笑道：「這件事以后妳會知道的。」

金花道：「那你要答應我一件事，以後要常常到青龍山莊來看我。」

丁苑道：「我一定會的，小妹子，妳回去吧。」

金花這才依依不捨的向山上跑去，毒娘子却隱隱在後面跟着，說實在的，她也很喜歡金花，深恐她在半路上出了事，所以一直暗中保護，她跟下了窮山，臨近了惡水，但見黑虎坡上金鐵交鳴，人影翻飛，已經在大打出手。

金花一聲尖叫，便向黑虎坡上跑去。

丁苑一個箭步，後發先至，將她輕輕抱了起來說：「小妹子別魯莽，我們且看看情形再說。」

金花道：「姐姐妳也跟來了？」

丁苑道：「我怕妳路上出事，是以在暗中保護妳，幸好我來了，要不然妳這一跑過去，萬一落在壞人的手裏，麻煩可就大了。」

金花道：「我們現在怎麼辦？」

丁苑道：「隨姐姐下去看看，記住，妳要緊跟在我的身後，不可隨便離開。」

金花點點頭，兩人一路到了黑虎坡，見青龍山莊的總管胡兵，率領八個武師，與三個人打在一起，那三個人兩個穿着青短衣的漢子，各用一雙鋼爪，丁苑認得那是漠北雙鷹郝氏兄弟，另一個穿黑色長衫，手持長劍，那是中州一怪魚飛熊。

金莊主，金夫人，金同，金非等四人並未插手，祇是在一傍觀戰。

胡兵手持一條七尺長鞭，揮霍起來，帶起呼呼風生，力敵中州一怪魚飛熊！八個武師各握一柄鬼頭刀，力敵漠北雙鷹。雙方是半斤八兩，打成平手。

金花道：「奇怪，他們怎地會打起來呢。」

丁苑說道：「我們過去看看。」兩人走到當場，丁苑一聲嬌笑道：「喲，眞想不到，三位都是赫赫威名的人物，今天居然跑到這窮山惡水之間來，可眞是雅與不淺。」

魚飛熊怒哼一聲道：「妳呢？妳不是也來了麼？」

丁苑笑道：「不錯，我是來了，但金莊主為人正派，又極好客，幹嘛你們要和他過不去。」

漠北雙鷹老大郝通道：「我們要在這兒辦一件事情，要他們退避一下，他們不肯，那就祇好動手了。」

丁苑突然哈哈嬌笑起來。

漠北雙鷹老二郝進怒道：「臭丫頭，你笑什麼？」

丁苑道：「金莊主在武林中聲望比你們高，武功也比你們强，如果他請你們讓一下，還情有可願，若是你們要他退避，就有些不太尊敬武林前輩了。」

魚飛熊忿怒的揮出一劍，將胡兵迫退了一步叫道：「身在武林，以武功為先，誰的功夫强，誰就是霸者。」

丁苑微微一哂道：「難怪這多少年來，你們三人狼狽為奸，為害江湖，殺人如麻，原來是仗着你們武功。」

郝通怒哼一聲道：「不錯！」

丁苑說道：「但是你們連青龍山莊的總管及幾個護院武師都打不過，還逞什麼强？」

郝進怒道：「臭丫頭，有種妳就下來試試。」

丁苑道：「冲着你這兩聲臭丫頭，我不得不教訓教訓你們這三個兔崽子了。」她嬌叱一聲：「請諸位退下！」身形一幌已到了場中。

魚飛熊道：「亮出妳的兵刄，報上妳的名來？」

丁苑道：「李姑娘與人動手，從來不用兵刄，至於姓名嘛，你們雖然不認識我，我却認識你們，你們是漠北雙鷹及中州一怪是不是？」

郝進怒道：「總算妳這臭丫頭還有些見識。」

丁苑道：「這是第三聲臭丫頭了，姑奶奶今日就先拿你開刀。」雙掌一錯，撲了上去。

郝進揮爪相迎，但見丁苑與郝進僅一照面之間，嬌軀旋即閃了開去，郝進用手一指說：「妳：：：。」龐大身形忽然倒了下去。竟然氣絕而亡，任誰也未見丁苑適才用的是什麼手法。

郝通見弟弟一死，勃然大怒，雙手揮爪急攻過來，與丁苑也在一個照面之間，巳步了他弟弟的後塵。

中州一怪面色大變，漠北雙鷹與他合作多年，並非是浪得虛名，如今竟然在一個照面之間，通通死去，這女娃娃到底是何許人也，他一順長劍說：「妳到底是什麼人？」

丁苑笑道：「是妳姑奶奶。」

中州一怪魚飛熊突然長劍一舒，向她前胸刺去，這一招是出其不意，既準又快，那知劍到人杳，丁苑已在他身後嬌笑道：「怎麼？你還想偷襲麼？那漠北雙鷹與你同道多年，壞事做盡，如今他們已在黃泉路口等你，你可不能落單啊！」

魚飛熊倏地一個虎躍，反身舒劍，那知他才與丁苑一照面，突覺全身乏力緩緩倒了下去，顯然丁苑不是以武功取勝，她是用了毒。

黑虎坡，這恐怖的黑虎坡，竟然在一日一夜之間，連死了九個江湖成名的人物，雖然這九個人皆是十惡不赦之徒，壞事做盡，但他們畢竟是死在黑虎坡。

金莊主道了兩次援手之勞，並命武師擺下了酒，席中談及丁苑不告而別的事情，丁苑祇是說：「有事出去了。」

金非道：「這些人是為寶物而來，那知寶物未曾見到，竟然一個個死去了。」

丁苑道：「這件事情並未完。」

金莊主道：「姑娘有什麼發現嗎？」

丁苑道：「有，比如昨夜那個女子，如果她眞的是散香玉女常倩倩，那好戲還在後頭呢。」

金非道：「不錯！」

丁苑又道：「據我所知，除去常倩倩而外，尚有一個更厲害的人物，已經到了黑虎坡。」

金非道：「誰？」

丁苑道：「那魯南三鬼的死，决非那女孩所為，豈不是另外尚有一個厲害的人物麼？」

金莊主點頭道：「有道理。」

他們邊吃邊談，整整化了一個時辰，此際紅日已偏了西，忽聽到黑虎坡的西面，傳來了一聲叮噹的聲音，時快時慢，有時竟然停止了，過了一會又再度响起。

丁苑向金莊主看了一眼說：「好戲開鑼了。」

金莊主道：「丁姑娘，我們兩人去看看去，其餘的人暫留在這裏。」

丁苑應了一聲，兩人便向那發聲處趕去。

黑虎坡西首有一道土嶺，高可十數丈，長約數里，翻過土嶺便是一片曠野，丘陵起伏，此際正有數十人在向下挖掘，有一個年青的少女，站在一傍指揮與督導。

金莊主道：「我們且不要過去，就伏在這裏看看他們到底挖掘些什麼？」

丁苑悄聲道：「這兩天來，黑虎坡來了不少人，這些人的目的，當然是為了那三件奇寶，所以，我想這批人也不會例外了。」

金莊主道：「黑虎坡範圍極為廣大，

以姑娘看，當初那神龍大俠白無忌可能將這三件寶物藏在什麼地方。」

丁苑道：「以我看可能藏在水底。」

金莊主道：「何以見得？」

丁苑道：「我是從魯南三鬼的死，才看出來的，莊主可知道三鬼的出身？」

金莊主道：「他們原籍是江西蓬澤，家住長江邊上，頗精水性，據說能在水中換氣，潛泅上一兩天不出絕無問題。」

丁苑點點頭道：「不錯，以後他們拜了嶺南赤風老道為師，習了一身武藝，不敢在本鄉為非作歹才跑到魯南去立足。」

金莊主道：「所以他們用的兵刄，刀長四尺寬祇二寸，有些像分水娥眉刺，水陸兩用，但這與藏寶又有什麼關係呢？」

丁苑道：「關鍵就在這裏，假如說那三件寶物是藏在水底的話，那就必需精於水功的人，才能取到，而我們這些人中，祇有魯南三鬼精於水功，所以來個先下手為強，而將他們殺死。」

金莊主道：「這樣說來那藏寶之人也一定精於水功了？」

丁苑道：「江湖上曾有一項傳說，當年那神龍大俠力殲長江十八怪，就完全是在水中殲滅的，莊主！如果你也會水功，你會將寶物藏在什麼地方？」

金莊主道：「當然水底較隱秘了。」

丁苑道：「所以說，我以為寶物是藏在水底。」

金莊主一笑道：「姑娘智慧之高，心思之密，老夫佩服得很，只是有一件事情，老夫想不明白。」

丁苑道：「什麼事？」

金莊主道：「姑娘以為是何人殺了魯南三鬼？」

丁苑道：「這有兩個可能，一個是那白雲痕已經親自趕來，見三鬼不但水功精純，而且又是十惡不赦之徒，是以下手將其殺死，一個是另有精於水功之人，深恐三鬼捷足先登，是以將他們殺死。」

金莊主道：「姑娘以為那散香玉女常倩倩會不會水功。」

丁苑道：「可能會。」

金莊主道：「這話怎麼說？」

丁苑道：「那神龍院的總管白雲痕的一身業藝，皆得自神龍大俠白無忌既是精於水功，他當然也會，散香玉女常倩倩配伴白雲痕一兩年，也可能會習上水功，就算是沒有習會，但當她知道那三件寶物藏在水底之時，也必然會先學上水功。」

金莊主道：「有道理，如此說來目前這領人挖掘的那女子絕不是常倩倩了。」

丁苑道：「絕對不是。」

金莊主道：「丁姑娘，妳看她，是不是昨兒晚上與妳交手的那個女子？」

丁苑道：「昨晚淡月之下，我看得不太清楚，但身形却極為相似。」

金莊主道：「如果是她，那就絕非常倩倩了。」

正說間，忽見一條人影，如飛般的降落當場，嬌聲道：「妹妹，眞想不到，連妳也會與姐姐為難了。」

那少女道：「奇珍異寶，人人欲據為己有，我當然亦不能例外。」

後來的是一個身黑衣的女子，年紀約二十五六，生得體態輕盈，眉山如畫，她說：「想不到我散香玉女常倩倩竟然會有妳這樣一位妹子。」

原來指揮挖土的那少女是常倩倩的妹妹，叫常素素，她笑笑說：「但妳已告訴我了。」

常倩倩道：「只是可惜得很。」

常素素道：「可惜什麼？」

常倩倩道：「可惜我未將詳細地址告訴妹妹，妳仍是找不着。」

常素素冷哼一聲道：「一天找不到兩天，一年找不到兩年，終有一天會給我找着的。」

常倩倩冷笑一聲說：「妳是我的妹妹，也是我唯一的親人，我不好對妳怎麼樣，妳就慢慢的找吧，找到了是妳的運氣，找不到是妳的晦氣，妳可千萬別怨我。」

身形一起，向土嶺上飛來，那身形好快，金莊主與丁苑急將身形一伏，她已由兩人的頭上飛躍過去，快得令人不敢相信。

丁苑悄聲道：「莊主，我們盯着她。」

兩人身形急起，隨後追去，當他們追到那惡水之濱時，常倩倩竟然一個飛躍，躍入惡水之中，泛了幾個水泡，便不見了。

金莊主恍然的哦了一聲說：「姑娘妳說對了，那寶物的確是藏在水底下。」

丁苑道：「常倩倩心如蛇蝎，如果這三件寶物落在她手中，江湖上將永無寧日了。」

金莊主道：「唯一的辦法，就是等她取到了寶物之後，再將她截下來。」

丁苑道：「不錯，目前我們有十多人，分佈在這惡水兩邊，不管她從那裏冒上來，我們都可以見得着。」

金莊主道：「事不宜遲，我們得趕着辦。」

於是金莊主一家十四口，連丁苑共十五人，每隔二十丈左右，便佈下一個暗卡，以長嘯為號，瞬息之間，將那十里黑虎坡，惡水之濱，佈下了一層天羅地網，不到一刻工夫，果見那常倩倩從水面冒了出來，手中還拿着一隻尺半長短的木盒。剛好被丁苑及金莊主看到。

丁苑悄聲道：「莊主，妳我都不會水功，等她上岸時再說。」

金莊主點點頭，眼見那散香玉女常倩倩在丁苑的右邊五丈之處上了岸，丁苑一聲尖嘯！攔住了去路。

常倩倩重寶在身，不敢戀戰，正欲回身下水，金莊主已阻住了她的回路。

常倩倩心知脫逃無望，心下一定說：「諸位欲待如何？」

金莊主道：「奇珍異寶，唯有德者居之，這三件寶物當然不能讓妳拿走。」

常倩倩突然哈哈嬌笑起來說：「要想這寶物，恐怕你們五個人還嫌不够。」

金莊主道：「妳要看看人手，那也不是難事。」雙手一拍，四週立時現出十個人來，那是青龍山莊的總管胡兵，及八個護院武師，還有金花。

常倩倩冷笑道：「怎麼拿這些阿貓阿狗也來湊數，不嫌太寒酸了麼？」

金莊主道：「其實用不了這麼多，妳能逃脫我們這五個人的包圍，這就讓妳去了。」

常倩倩道：「那我就讓你們試試了。

」嬌軀一旋，人已盤空而起，飛高七丈左右，向右側落去，但丁苑的身形也不慢，就在她剛剛落下之時，雙掌一挫，已輕輕拍出兩下，這兩下看似輕柔，却包含着無窮的威力。

常倩倩想不到丁苑的功力如此之高，若論單打獨鬥，她仍可穩操勝算，只是她重寶在身，無心戀戰，是以足尖一點地面，又向後翻出三丈開外。怒道：「我好意留條後路讓妳離開，想不到妳竟然找起我的麻煩來了。」丁苑未及答話。

金莊主大喝一聲：「小心了！」單掌一立，直劈她的右脅。

常倩倩貼地打轉，向斜刺裏竄出三丈開外，金夫人長拐急舒，點向她的曲池穴。逼得她未及穩定的身形，向後退了七八步。

金非五指箕張，向她的肩頭上抓去。

常倩倩反手揮了一掌，兩方接實，拍！地一聲大响，金非竟然被她震退了三步，常倩倩功力之高，超出衆人的想像之外，她一招得手，嬌軀再次劃空而起，向十丈外落去，却又被丁苑攔截下來。

常倩倩冷冷的道：「妳們這樣逼我，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丁苑一笑道：「逼得妳發了兇性，出手殺了我們。」

常倩倩道：「算妳聰敏。」

丁苑道：「妳能殺得了麼？」

常倩倩道：「本姑娘手下從不殺無名之鬼，妳先報個名上來。」

丁苑一笑道：「毒娘子丁苑，這塊招牌還够响亮麼？」

常倩倩微微一哂道：「我還以為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原來都是些下五門的玩意兒，難登大雅之堂。」

丁苑道：「正人用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歸邪，用毒又有什麼關係，妳雖然不用毒，但却殺人如麻，惡名遠播，連我這用毒的都不如呢！」

常倩倩道：「妳不必逞口舌之能，有本領就上吧。」

丁苑一招笑指南天，直點她的腔中大穴，常倩倩反手相迎，兩人一接上手，便是數十招，皆是以快打快，愈打愈快，只打得當場香氣四溢，馨人肺腑。

常倩倩不再說話，一連揮出三掌，兩人又打了百招左右，丁苑已經有力不從心之感，金莊主與金夫人同時加入戰圍。

金非、金同、金花，胡兵，及八個武師圍在四週，防她逃竄。

常倩倩力敵三人，毫無懼色，左避左擊，又打了百多招，她雖然不怕，但為寶物的安全，不敢戀戰，正待設法衝出重圍，忽聽一聲嬌叱說：「姐姐我來助妳。」

白影翻飛，人已加入當場，連接了丁苑的三掌，來人常素素，她的武功雖不如她姐姐之高，但與丁苑却在伯仲之間，丁苑幾次想用毒，苦的挪不開手來。

常倩倩說道：「妹妹，妳不要寶物了麼？」

常素素道：「妳我姐妹，相依為命，我總不能眼看妳死在別人手中，先打贏了這場仗，寶物之事，咱們以後再說。」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同胞姐妹尚且如此，何況別人。

常倩倩嘆道：「好吧，咱們姐妹總好說話，我們先殺了這些人再說。」

兩人這一聯手，威力無窮，金非與金同又同時加入，金花一舒短劍，飛身而起，刺向常素素的後胸。口中叫道：「昨夜到帳篷中的就是她。」

常素素俯身避過，反手一掌，打向她的右肩。

常倩倩靈機一動叫道：「妹子，抓住她。」

常素素改打為拿，扣住了她的右腕，旋即冷笑道：「你們再不停手，我就一掌震斷了她的心脈。」

丁苑與金花特別投緣，生怕常素素傷了她，是以第一個停手不攻，接着金莊主，金夫人等人都同時引身後退了三步。

金莊主道：「常倩倩，妳放了花兒，老夫答應讓妳們安全離開便是。」

常素素一聲嬌笑道：「金莊主，你當我姐妹是三歲小孩麼？我要讓她送我們出黑虎坡，然後再放她回來。」

金莊主道：「老夫如何信得過妳？」

常倩倩道：「我姐妹在江湖上的聲譽雖不好，但說出的話一定算數。」講着示意常素素，兩人大搖大擺的向黑虎坡的西面行去，衆人眼看她們携去了金花，不敢出手，此時她們已下去二十丈左右，突聽一聲暴喝，從橫坡下鑽出一個人來，雙掌齊舒，分擊常倩倩姐妹，二人不及提防之下，兩個嬌軀被震得臨空飛起七八丈高下，又跌回到當場。同時哇地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面色由紅而白，由白而青，顯然是內臟已被震碎，活不成了，此時那人已抱了金花，大步向當場走來。

此人身穿白色儒衣，背插長劍，飄逸動人，震聲道：「在下白雲痕，先謝謝各位阻止重寶被刧之德，不過各位意圖，在下仍未明瞭，是否對寶物也有興趣？」

丁苑道：「白大俠，我們阻止此寶物被刧的用意，是怕被她們刧去，而遺害武林，並非是想據為己有，何況我對白大俠早有一份仰慕之意，豈肯與白大俠為難，再說，此來原是受了白大俠所托。」

難怪她對寶藏之事，如此清楚，原來她是受了白雲痕之托。

白雲痕道：「姑娘雖身在毒門，却出汚泥而未染，若有意成全，何妨隨在下回到神龍院去。」講着又向金莊主道：「令孫女骨格清逸，有意收為門下，以為神龍院留下一脈香火，不知金莊主可願意？」

金莊主笑道：「能得白大俠成全，這是她的造化，老夫焉有不願意之理。」

金莊主本對這批寶物是有意問津，但目前形勢所迫，也由不得他了。

白雲痕道：「金莊主不愧為性情中人，在下先謝過了，五年後令孫女將仍回到金莊主身邊，為了答謝莊主援手之德，窮山那邊有座峽谷，原本是神龍院的下院，今天就奉送給金莊主，谷中花木扶疏，竹籬樓閣，景色不惡，莊主就別推辭了。」

講着向丁苑看了一眼，丁苑嫣然一笑，與白雲痕帶着金花如飛而去。

金莊主向金夫人道：「此間事了，我們也該回去了。」於是帶了金非金同，總管胡兵，及八個護院，收起篷帳，又回到青龍山莊

（完）

兩期完劍客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聶隱娘（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聶隱娘自幼跟女尼挹塵上山學藝，十年後，藝成歸來。這時適值叛軍收買崆峒派門人，暗殺國家將官。聶隱娘回家的當晚，就遇上了崆峒三十六天煞星之中的第十八、廿六兩名劍手，前來總兵府行刺聶總兵，爲聶隱娘及時發覺，擊殺廿六、十八兩劍手敗走。臨退，約聶隱娘於三天後決鬥。期屆聶隱娘應約前往，並邀得師兄李鐵郎助陣，卒之將崆峒十名天煞星全部殲滅。聶隱娘與李鐵郎回到官衙，而挹凡和尚又適時到達，師徒相見甚歡……

雙劍聯璧合　保家護桑梓

大家又談了一下，聶總兵堅邀李鐵郎在家中居住，李鐵郎也答應了，以備崆峒二度來犯時，好有個接應。

聶夫人心切愛女，也趕出來問訊，李鐵郎很知禮，拜見後自行告退請辭，到客房中休息，讓他們家人談體己話。

親子之間，閉門密談，聶總兵問明了薛琦先行離去的經過，才皺眉道：「原來此子如此輕浮。」

聶隱娘笑道：「他出身在權貴之家，薛老伯又祇得這一個獨子，驕縱難免，他能夠這樣，已經不錯了。」

聶總兵道：「這麼說來，妳對他的印象還不錯。」

聶隱娘道：「他的談吐不俗，可見平時還肯在書本上用功，除了器量窄一點，大致還能算個好子弟，祇是他不適於在技藝上求進，限於資質，難有大進，女兒已勸過他了。」

聶總兵道：「他對妳却十分傾倒，已經託林沅先提了一下，說是立即要遣人前來作伐，妳意下如何？」

聶隱娘一怔，詫道：「豈有此理，他太糊塗了，薛老伯也不會同意的，他們怎麼會要一個江湖女子做媳婦呢？」

聶總兵道：「不然！妳不是江湖女子，而是將門之女，而薛老伯正在用妳這種人才之際，一定會欣然同意的。」

聶隱娘道：「女兒的恩師早已說過，女兒習技之後，祇合湖山終老，絕不宜富貴之門。」

聶總兵苦笑道：「這番話恐怕他不易接受。」

「那就明白地回絕他。」

聶總兵道：「我也不贊成，但就怕他過於熱衷，親自來求聘，以他與我多年的交情，我恐怕很難啓齒，孩子！妳知道，我是他一手提拔的，雖說互爲利用，但嚴格說起來，他對我是施多於受，一定要想個不傷感情的托詞才好，而且他以主帥之尊親來求姻，也要顧全他的顏面。」

聶隱娘想想道：「那就告訴他我已經字人了，是師父給我作的主，許給了李師兄。」

聶總兵一怔道：「這……這……是眞的嗎？」

聶隱娘道：「老實說了吧，我修習的武功是不能婚嫁的，要嫁人也祇有一個名義，如若嫁了人，一身武功盡付流水，李師哥的情形也是一樣，所以我師父師叔都是空門中人，女兒要嫁人，也祇有李師哥最合適，祇有他才能娶一個有名無實的妻子。」

聶總兵默默無語，良久後才失望地道：「孩子！妳的婚事，爲父的不想干涉，若是妳自己看中的人，我與妳母親都絕對同意，因爲我們知道我們選的人絕不會合妳意的，但我們祇有一個要求，我與妳母親都是六十多歲的人，僅妳一枝根苗，若如兒言，聶家難道將從此絕後不成。」

聶夫人也道：「孩子，我們一生從無虧心德之事，才感動了妳師父，爲我們送一個孩子來，雖說天意使然，陰差陽錯誤了時限，由求男而得女，但我們已經很滿足了，妳六歲離家，十年才回來，娘想得到，妳在家裏也不會呆得很久的，難道妳師父是哄我們空歡喜一場嗎？」

聶隱娘也十分痛苦地皺眉道：「娘！這是命中註定的。」

聶夫人忍不住哭了起來，哭聲中忽聽一聲佛號，接着廳中出現了一個紅衣的碧眼僧人！正是俠僧挹凡。

聶隱娘上前道：「弟子叩見師叔。」

挹凡扶她起來笑道：「好！別多禮，妳跟鐵郎見面了，師兄妹還合得來吧，昨夜妳們雙劍合璧，盡殲崆峒十大天殺星，當眞是後生可畏，比老僧强多了。」

聶隱娘問道：「師叔！你老人家也在場？」

挹凡含笑頷首道：「師叔不能放心，直到你們大獲全勝離開了，師叔才替你們收拾了兩個漏網之魚，隱娘，妳們做得雖然周密，却還不够仔細，在五十丈外，還有兩個人……」

聶隱娘道：「弟子知道，那兩個人是李師兄故意放走的，因爲弟子要他們把決鬥的情況帶回去給崆峒的幾個老傢伙知道，造成他們的錯覺而疏於防備。」

挹凡笑道：「你們這兩個孩子，才得到一點小勝利，就沾沾自喜，不知天高地厚了，崆峒爲劍客之祖，縱或盡炫汝二人之能，也未必會使他們引爲敵手，要知道你們今天所搏殺的只是崆峒門下的一批殺手而已，根本就不能算是劍手，所以萬不能放過一人，這些人名利心重，棄修爲之正道不顧而投身權貴之門，妄圖縱橫天下，爲物慾蒙蔽了理智，永無成就之日，却能成附骨之疽，糾纏永無已日，祇有澈底解決了，才不會貽他日之禍患。」

聶隱娘道：「不然！師叔，弟子聽說了，崆峒掌教眞人，被門人尊爲老神仙的空空兒，也爲田帥所聘。」

挹凡笑道：「不錯！我也聽說了，但空空兒並不崆峒眞正的高手，也不是崆峒的掌教眞人。」

聶隱娘一怔道：「不是他，那麼是誰呢？」

挹凡道：「崆峒眞正的掌教，是玄玄上人，也是空空兒的師兄，他是個修爲有素的修道人，早已謝却塵事，虔修深山，才把教務令空空兒暫攝，前些日子我還碰到他，談起門人不肖，感慨頗多，託我爲他清理一下門戶。」

聶隱娘道：「這是他自己門派中事，爲什麼他不幹呢？」

挹凡道：「他目前正在參修紫府仙訣，那是道家最高的一種境界，一時無暇分身，而跟我交情很深，所以就托付我了，因爲他知道我愛管閒事，一直遊戲人間，才委託我代爲處理一下，故友情重，我也答應了。」

聶隱娘道：「師叔！聽傳說，您與恩師都曾受挫於崆峒！」

挹凡道：「不錯！是有這麼回事，但那祇是一場切磋印證，不能作爲眞正技業的高低結論，而且彼此修爲不同也無從比較起，否則我也許不敵，塵師姊却可以穩立於不敗之境，他們技業再高也沒用。」

聶隱娘一愕，道：「恩師她老人家根本就沒練過飛劍。」

挹凡笑道：「挹塵師姊沒有練過飛劍，因爲她參修的是釋家貝葉禪法，那是一種主和平的功業，重自衞而不重傷人，我與空空兒論劍技遜一籌，可是玄玄上人在後山跟師姊切磋時，玄玄上人施展出他七十二金剛，漫空飛舞，劍氣燭天，却爲師姊以浮光掠影的千幻手法全部收下來。」

聶隱娘神色飛舞，道：「恩師有這麼深的修爲，怎麼不教給弟子呢，我還不知玄玄飛劍能用手接的。」

挹凡笑道：「孩子！妳太貪了，劍爲兇殺之器，千幻手爲降魔之學，兩者互爲衝突，不能一人兼學的，否則那還得了，妳能接人之劍，人不能接妳的劍，天下豈不唯爾獨尊，無人能敵了。」

聶隱娘不禁默然，挹凡道：「我受玄玄之託爲他清理門戶，却也沒多大把握，因爲我把馭劍之術傳給妳之後，從師姊改修貝葉禪笈，已經放棄了馭劍術了，因此我想把這個工作轉託給妳來完成。」

聶隱娘一驚道：「弟子怎麼行呢？」

挹凡笑道：「妳當然行，妳馭劍之術本來已超過了我，應該比我勝任，何況妳有個好護身符，鐵郎那孩子生性溫厚，他已經學會了千幻手法的浮光掠影之學，雖然比師姊的鏡中摘花境界還差一截，但已達到水中撈月的初步境界，空空兒劍氣雖利，你們二人相互護持，必可以自保而有餘。」

聶隱娘道：「師哥眞壞，他會這麼高的絕學，居然不告訴我一聲。」

挹凡笑道：「這不能怪他，是我吩咐過他，不能洩露的，因爲妳太好强，師姊不傳妳這種手法，妳知道後，很可能會磨着他，要他教給妳，他臉皮又嫩，萬一經不起妳的苦求而轉授，豈不是反而害了妳，隱娘，我告訴了妳，却也要鄭重告誡你，這兩種絕學，萬不可一身而兼之，否則必將墮入魔障而永刦不復。」

最後這幾句話，說得聲色俱厲，聶隱娘連忙道：「是！弟子知道厲害，絕不敢得隴而望蜀以生貪念。」

挹凡又笑了笑道：「妳是吾道中資質最佳的一個，將來光大吾門都在妳身上，這兩種絕學或許能在妳身上同時兼修並長，但一定要在妳內功精純，修爲深厚之後行之，目前萬不可輕易一試，等天下大定，國賊平除之後，你們也不必久戀此間，

我與師姊在崑崙山巔已覓得一佳地，可爲深造之所，等你們塵間事了，就到那兒去，由我與師姊護法守關，再讓你們兩人從事進一步的修眞。」

聶隱娘道：「是的！弟子遵命。」

挹凡笑笑轉向總兵夫婦道：「將軍！夫人，貧衲此來，是專爲小徒鐵郎向令愛執柯的，他們藝出一門，將來又將同參大道，應是一對人間仙耦。」

聶隱娘低下了頭，聶總兵道：「大師，小女已經說過了，下官自是絕對同意，小女之生係大師之賜。」

聶夫人却垂淚道：「大師！如是我們命中該無後，倒也罷了，您可憐愚夫婦一片禮佛之虔，才送了一個孩子給我們，却又是給了她這樣一個歸宿，不是要我們像鏡花水月一樣，空歡喜一場嗎？」說罷，飲泣不已。

挹凡笑笑道：「貧衲與敝師姊學的是佛，可是這兩個孩子却俱非佛門中人，所以他們所學都近於仙道。」

聶隱娘忍不住道：「師叔！釋門何來神仙？」

挹凡笑道：「孩子！妳是自己想偏了，釋道雖異途而同歸，入道之法門有殊，但最後的境界却是一致的，何况一開始，你們所走的都是登仙的法門，佛要獨參，仙可雙修，你與鐵郎都是一枝單傳，身負傳繼宗嗣香烟的天職，我與妳師父怎敢讓你們成爲祖宗的不肖子孫而授以佛法呢？天下無不忠不孝的神仙，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以妳們都必須先盡了人子之責，才能登入仙之梯。」

聶夫人驚喜萬分地道：「大師！您是說他們可以生兒育女而不影響他們的修爲嗎？」

挹凡道：「是的！貧衲可以作證，府上與李家都是積善之家，不應絕後，只是李家人丁孤露，小徒祇得孑然一身，而賢伉儷却可徵壽期人瑞，一年後，隱娘可得二子，分嗣二家爲後，爲了不影響他們的修爲，這撫育幼兒的事，恐怕還偏勞二位！二年後，貧衲送二兒前來……」

聶夫人高興地道：「可以，別說兩個，二十個都行，越多越好，大師，能不能多要幾個？」

挹凡笑道：「佳兒得一即可，仙道不忌人道，但生育過多，則影響修爲矣，貧衲爲了他們，在這兩三年中，遍歷天下名山深澤，採得培元固本的靈藥，僅敷作兩兒之用，如果多事生育，就將誤却他們的道基了。」

聶總兵忙道：「有一個就够了，夫人！妳別太貪心了，大師！什麼時候行婚禮呢？」

挹凡扳扳手指道：「後天吧，後天不但是黃道吉日，且將有遠客臨門，貧道在此主婚，也可以爲將軍解窘了。」

聶總兵先是一怔，隨即明白了，所謂遠客，必然是指薛嵩而言，連忙笑道：「那太好了，下官正爲此事發愁，如果是節度使親臨求姻，下官於情面難却，有大師作伐兼主婚，下官也好有個推托了。」

挹凡笑了一笑道：「貧衲是小徒的家長，既蒙賜允婚匹，自然是要設法爲將軍解困，不讓將軍爲難的。」

兩人相與大笑，連聶夫人也高興得笑在一起，祇有聶隱娘紅着臉，躲到一邊去了。

總兵府立刻籌備嫁女的喜事，喜訊傳出，舉城歡騰，因爲聶總兵牧民多年，視民如子，每個老百姓都把他當作了自己的家人尊長一樣。

一室之慶而萬民同欣，到了婚期的那一天，滿城自動地張燈結采，像是自己家裏辦喜事一樣。

到了吉時，迎禮將舉，果然節度使薛嵩率了兒子薛琦，帶了重禮，盛儀而來，他是爲兒子下聘而來。

看見滿城結采，還以爲聶總兵是爲了答應他的親事而舉慶，心裏更是高興，一見面就道：「老哥哥，你眞是神機妙算，居然算準了小弟今天要來，把一切都準備好了。」

聶總兵知道他指的是什麼，訥訥難言，祇好先把挹凡爲他介紹了，薛嵩更是高興，連忙拱手道：「下官久仰大師俠名，正想專程拜訪，不意得在此晤面，實在太巧了。」

挹凡也笑着合什道：「元帥來得才是巧，前者敝師姪受姙之日，得元帥蒞降，沾蒙虎威，她出閣之日，又得元帥前來降福，乃使下一代也得分潤福澤……」

薛嵩愕然地道：「老哥哥！今天就要涓吉，那不是太匆忙了嗎，小弟只準備了致聘的薄禮。」

挹凡笑道：「因爲小徒家中無人，是入贅大將軍家的，而貧衲事忙，無暇久留，所以商得將軍同意，儘快地給他們辦了喜事，本來是匆促了一點，但能有元帥前來，使這場婚儀雖簡而隆，也可以稍慰將軍，貧衲十分感激。」

薛嵩這才聽出敢情喜事是爲另一個新郎所準備的，不由一呆道：「老哥哥，這是怎麼說的，犬子臨行之時，已曾託人先行致意，小弟得知後，立刻就趕了來。」

聶總兵苦笑難言，挹凡道：「將軍，這事由貧衲向元帥大人解釋吧。」

於是把從進藥之擧開始，爲薛嵩之來而誤了天時，以及到後來的源源本本說了一遍，最後道：「聶將軍應得子而獲女，實乃天意，不過爲了順應天心，把隱娘的兇煞之性化爲祥和，貧衲姊弟二人，實在費盡了苦心，隱娘的兇煞之性，迄未化除，幸小徒乃修道中人，結成婚配後，可使剛柔互濟，爲人間增一雙奇俠，元帥世代戎動，積威天下，若得隱娘爲媳，益增其兇殺之氣，是爲禍非福矣。」

薛嵩悵然若失，良久才道：「大師世外高人，一切安排自非凡夫俗子所能蠡測，祇是下官欲得隱娘爲媳，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想借她的能爲，替下官排除切身之難。」

說着取出一張柬帖道：「這是前天由一道青光送來的，據說是崆峒劍仙所爲，柬抵之時，下官正將就寢，青光繞胸而過，一陣凉意砭體，割斷了下官半尺長鬚，留下這張柬帖，衝破屋瓦而去！」

柬帖是田承嗣署名的，語氣很峻厲，限薛嵩在半個月內，整頓所屬，交出所有的統治權，否則就將取他的首級。

薛嵩苦着臉道：「下官雖然聘有不少

武林好手爲護衛，但沒有一個人會馭氣飛劍的，接到這封柬帖後，人人自危，已經走掉了一大半，有人建議，隱娘姪女已經深得大師及神尼之術，或可爲禦，但飛劍來時無定，防不勝防，必須時時爲之戒備，使隱娘姪女居於咫尺，下官想彼此雖屬通家世誼，到底男女有別，祇有成爲姻家後，才可以避却嫌疑，常隨下官身側，現在……」

挹凡笑道：「這倒不成問題，小徒雖然不諳飛劍，却能有禦劍之策，隱娘雖然練成飛劍，但功力尙淺，如無小徒爲助，亦將難是崆峒劍客之敵，靠她一個人也沒多大作用，她只能殺人而不善防敵，等他們成親後，叫他們夫婦都到元帥府上去，有小徒爲守，就不虞飛劍之威，有隱娘爲攻，可以格殺來犯的强敵，元帥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薛嵩大喜道：「是眞的嗎？那就太好了。」

挹凡道：「吾門弟子有一個規戒，除了自衞，不得殺人，所以他們只能爲元帥負却敵之責，却不能爲元帥作刺客之務，這一點萬請元帥要體諒。」

薛嵩本來有意想請挹凡進一步帮忙，乾脆把田承嗣除了去，聽了這番話心中微感失望，祇得道：「那當然，下官絕無併吞之心，但求自保足矣。」

話談到這裏，總算相互達成了協議，有了個皆大歡喜的結果，薛嵩把帶來的聘禮當成了賀禮。

但聘禮的禮物是有格式規定的，好在他很懂得籠絡人心，要求把李鐵郎收爲螟蛉義子，仍然以義父的身份爲李鐵郎致聘，使關係套得更近。

對於這一點，挹凡倒十分贊成，因爲李鐵郎的後人要交給總兵撫養，將來也準備在功名上求發展以慰祖先，能够攀上這門親戚，未始不是一條青雲之途。

所以在婚禮之前，先由李鐵郎行了認親的大禮，然後才由一對新人交拜成禮。

薛嵩十分高興地道：「老哥哥，我們這門親家是打不散的，隱娘還是成了我的娘婦，而我反而多了一個兒子。」

滿堂喜氣之中，祇有薛琦的心情最痛苦。

可是他得知李鐵郎是挹凡的弟子，回憶那天衝突時，對方的身手，再聽他們說起那天夜間，在嶺上與崆峒門下搏鬥的經過，他也祇好認了。

聶隱娘是高翔雲霄的一頭鳳凰，李鐵郎是一條神龍，他們可以薄飛雲間，而不是他這個凡夫俗子所能企望的。

喜宴連續擧行了三天，薛嵩在聶府也足足地躭了三天，一來是爲了做足人情，二來也是因那一天的飛劍示警，嚇破了他的胆，他不敢回去，唯恐在半夜裏平空丢了腦袋。

三天之後，他在一對新夫婦的護送下，才回到自己的駐地開封，在這段時間內，警象迭生，田承嗣爲了示威，連番派遣高手前來滋事，殺戮的對象是帥府的護衛，也就是薛嵩重金禮聘前來護家的武林人物。

三天內死了十多個，其餘的也都走避一空，田承嗣是準備用心理的攻勢硬壓迫薛嵩就範。

因爲戰局變化，安祿山在長安爲其子安慶緒所弑，他建下的大燕國即近崩潰。

唐室的勤王義師在名將郭子儀的指揮下節節勝利，河洛晉陝都是戰局之地，這些節度使閉關自守，沒有表現態度是得到雙方諒解的，祇要不明白地投向那一邊，爵祿仍然可以維持，但如果做得太明顯，正式出兵隣郡，併吞所部，恐將爲朝廷所不容而指爲有異心。

田承嗣是想不經戰爭而取得併吞的目的，所以才採取恐怖威脅的手段。

潼關刺聶未果，大悲嶺上一役崆峒高手盡墨，歸於挹凡的手腕高明，他把兩名生還者也解决了，保住事機未洩，田承嗣始終不知道對方有了兩名高手！

崆峒的劍客爲他所用，却不受他的節制，來去自主，那些殺手沒有歸隊，連在晉州的崆峒長老都不知道。

他們自己坐鎭晉州，除了一部份應召的弟子外，其餘的人也都是自由活動的，所以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的門人已經被剪除了大半。

薛嵩回到開封，對聶隱娘與李鐵郎夫婦待若上賓，敬禮有加，跟着他到潼關，原來頗受尊敬的江湖人反倒冷落了，而武林中人，最受不了的就是冷落。

他們之所以追隨着薛嵩，冒着與崆峒劍客作對的危險，主要是因爲薛嵩以前對他們很尊敬，薛嵩的態度一改變，他們立刻就躭不下了去，三名高手，兩名不辭而別，另一名則投向了晉州。

這傢伙到了晉州，不但洩了聶隱娘與李鐵郎的底，而且也說出崆峒劍客在潼關被殲滅的事。

那正是聶隱娘夫婦來到潼關的第五天，離田承嗣所開的半月期限還有五天，崆峒的劍士們已經忍耐不住了。

第一批來到的是十個人，包括三十六天殺手中的七名與地煞星中的三個，他們雖然聽說了同伴們被這一對新婚夫婦聯手殺死了不少，但問淸二人的年歲後，心中還存着懷疑，光是兩個年青小伙子，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能耐！

這十個人是抱着試探的性質前來的。

結果他們終於嚐到了厲害。

夫婦聯手，雙劍合璧，在十五個回合之內，十個人九人授首，只有一名地煞星斷臂漏網。

那是聶隱娘故意放走的，他們不想久居開封，但爲了薛嵩，又不便撒手不管，唯一辦法祇有速戰速决。

到晉州去挑戰於門規不合，挹凡講得很清楚，他們除了自衞之外，不能主動地傷人。因此祇好讓對方自己找了來，放走一個差勁的，使崆峒知所警惕，不要再遣庸手來送死，而跟崆峒的老一輩的把問題儘早解决，他們夫婦倆也可以盡快地恢復自由之身。

决鬥後的第三天晚上，聶隱娘與李鐵郎在屋中對奕，聶隱娘苦心經營的一條大龍，有被截殺的可能，必須要靠刼子以求活，兩人一個刼來，一個刼去，殺得難分難解時，李鐵郎手拈一枚白子，剛要放進另一個刼眼中。

聶隱娘笑道：「這個刼太小了，似乎

得不償失。」

李鐵郎也笑道：「我知道，這一刦應該點西北角上的那個空眼，但我行事向來留人三分退步，不願意一步走絕，妳現在補救，還來得及。」

西北角上兩人的棋勢相當，各有活眼，根本無刦可打，聶隱娘聞言心中一動，道：「你有把握能一步截殺嗎？」

李鐵郎笑道：「我既點明了，自然有相當把握。」

聶隱娘道：「我倒不信，就讓你試試看。」

李鐵郎在空格上又補了一子，道：「這是我第二次下警告，如果妳還是執迷不悟，就是自殺死路了。」

聶隱娘笑了笑，說道：「你別自己得意，那地方我早就留心了，因為無關緊要，才不作理會，而且我向你反提一句警告，眞正的危機是在東南角上，那兒的一子伏兵，在棋局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已經安上了。」

李鐵郎朝棋枰上看了一眼：「隱娘，佩服，還是妳厲害。」

聶隱娘笑道：「我在這方面比你强一點，正因為我時時注意東南角上的動靜，才來不及挽救這條大龍。」

李鐵郎又頓了一頓，才道：「危局已成，該怎麼辦呢？」

聶隱娘道：「我們既然雙方都看出了危局所在，自然是各憑本事搏一搏，看誰能先得手。」

李鐵郎道：「那妳不是太吃虧了一點嗎？」

聶隱娘笑道：「形勢上是我不利，但我的危機却比你輕微得多，兩下也就扯平了，現在是你先開始吧。」

李鐵郎笑道：「那我就不客氣了！」

一子落枰，忽又拾起來道：「不對，我連下兩子，該妳落子才對。」

聶隱娘道：「你別賴皮，落子無悔，就算你連下了兩子，也不見得能挽回頹勢，因為你已經輸定了。」

李鐵郎道：「不見得，我已經提過兩次警告，妳都不加理會，我只要一子出手，妳絕無活路。」

聶隱娘道：「死活都是我的事，不勞關注，你儘管出手好了。」

李鐵郎笑道：「好，這不能怪我不敎而誅。」

語畢，手中的棋子振指彈出，直向西北角上飛去。

子發無聲，穿窗而出，雪白的窗紙上立刻射出一片殷紅，跟着咕咚一聲，像是一個人體倒地的聲音。

東南角上却發出一聲怒吼道：「鼠輩無恥，居然敢暗箭傷人，這還算什麼英雄！看劍領死。」

聲發劍至，一縷青光，直奔李鐵郎的腦後射來，聶隱娘的長劍已出鞘，正待往青光上擊上。

而李鐵郎的動作更快，回手一抓，竟把青光撈在手中，那是一枚青色的小劍，搖搖欲振，如同一尾青色的小蛇。

李鐵郎對手中連吹了三口氣，青光才寂然不動，他仰頭大笑道：「微末伎倆，也敢在人前稱雄？還你。」

雙手一合一搓，青色的小劍化為無數碧綠的碎屑，他往外一擲，就像無數流螢飛向暗空。

外面的人怔了一怔才道：「小輩！還有點道行，怪不得敢傷我門下弟子，飛劍雖然傷不了你，本師掌中寶劍却立可取爾之首，出來領死吧！」

李鐵郎正要出去，聶隱娘道：「鐵郎！不關你事，這個是我的。」

李鐵郎笑笑道：「也好，妳要小心點，來人功力不弱，恐怕是對方老一輩的人物。」

聶隱娘笑道：「你放心好了，破飛劍是你行，但論掌中劍術，你未必强於我，瞧我的吧。」

飛身破窗而出，但見東南屋角上站着一個道裝老人，在月光的照映下，一臉怒容。

聶隱娘抬頭道：「剛才是道人在說話吧！」

道人傲然道：「不錯！本師精精兒，乃崆峒煉氣士，妳就是挹塵妖尼的門人聶隱娘嗎？」

聶隱娘怒道：「你說話客氣點。」

精精兒大笑道：「客氣，本師已經夠客氣了，因為你們是後輩，本師不便以大壓小，否則早就要你們的命了，但妳那漢子居然敢暗算傷我隨行的弟子，罪當萬劍碎屍，本師不屑對女子出手，叫你漢子出來領死。」

聶隱娘冷笑道：「虧你還好意思說這種話，你們貪夜私闖帥府，我們本上天好生之德，利用下棋的機會，借瑟而歌，兩次提出警告，你那個弟子仍自懵然不覺，這是他自己找死，怎樣能說是我們暗算的呢？」

精精兒一怔道：「剛才你們的談話，不是關於棋局的嗎？」

聶隱娘笑道：「當然不是，你如果也懂得奕棋，就該明白，棋局全在鬥智，攻人之不備，那有把話叫開了的，何況我們已指明方向，一在西北，一在東南，分明是指你們這一對活寶而言，你們還儍儍地等死。」

精精兒的確是不懂得下棋，被聶隱娘指了出來，惱羞成怒，大喝一聲道：「小輩，欺人太甚，看招。」

一縱數丈，然後搖劍下落，聲勢極厲，李鐵郎也出來了，見狀忙叫道：「隱娘，快躲，這一招切切不能硬接。」

精精兒暴怒出手，而且又是借身形拔高下擊，氣吞河嶽，威不可當，對方已煉成馭劍之術，內力修為都臻上境，聶隱娘萬不是對手，所以李鐵郎才發聲警告。

聶隱娘何嘗不知道，但她劍術造詣此李鐵郎深，知道縱能躲過這一擊，已經落在後手，在對方綿綿不絕的攻勢之下，處處被動受制，就很難挽回頹勢了。

因此她冷笑道：「我偏不信，非要碰他一碰不可。」

縱身躍起，搖劍反擊，主動地迎上去，兩劍在空中一觸，嗆然振鳴，兩團身影也彈射分開飄落。

精精兒落地後臉泛驚色道：「小女子心機不錯。」

他是全力出手，準備把聶隱娘一擊斃於劍下，因為這一擊勢若雷霆，無人能禦，但聶隱娘乖巧得很，不待他的勁力全部運足到劍上就淩空迎擊，精精兒的一口氣才貫注全體。未及發出，也就被引散了。

李鐵郎先前也揑着一把冷汗，這時大為寬慰，而且發自由衷地稱佩道：「隱娘，妳的確高明，居然懂得先聲奪人，不待對方勢足就起而擊之，崆峒劍術，威於起手一擧，一擊不中，威已洩之過半，現在妳贏定這老道了。」

聶隱娘笑笑道：「老道，現在您該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吧，我念你修為不易，趁此機會保個全身而退，猶不失為達人，否則把一條老命賣在此地就太不上算了。」

精精兒一擊不中，心中已微有寒意，再聽李鐵郎把自己的虛實都點破了，心中更為吃驚，知道這兩個年青人確是不可輕與，本來也打算抽身了，只是面子上交代不過去，一定要擺兩句場面話。

因為崆峒劍術之威，全在起手一擊，這一擊很少有不中的，如若第一擊不得手，則再而弱，威力已去半，三而衰，到了第四招，就微不足道了。

在崆峒高手中，這是個必然的現象，但也是一個絕頂的秘密，外人根本不知。

以往崆峒憑一擊之威，不知挫敗了多少好手，造下了崆峒的赫赫盛名，即使有人能擋第一擊也必然是狼狽不堪，無力再戰，所以崆峒在一擊之後沒殺死對方，也必然是留下幾句狂話，揚長而去。

再戰下去，雖然未能必勝，但對方懾於起手一擊之威，從來也沒懷疑到崆峒劍手的再戰之能。

這次精精兒沒想到挹凡已從本門的掌教眞人玄玄上人處盡知崆峒之秘，而聶隱娘以靈妙的心思，化解了他雷霆萬鈞的第一擊，剛想擺兩句場面話抽身而退時，聶隱娘偏又擠出了那一番話。

玄玄上人修眞不理世事，掌教之職由他師弟空空兒攝任，他是崆峒名列第三的長老，無法搏殺兩個年青後輩已經面上無光了，聶隱娘擺出這番話，明裏是勸他識時務全身而退，骨子裏却等於是故示大方，饒他一命。

這叫他如何受得了，因此他怒吼一聲道：「賤婢，該死，本師如不將妳碎屍劍下，誓不為人。」

叫聲中，身形再起，劍光閃閃中，又罩落下來。

這一次在表面上看來，聲勢不下於第一擊，但聶隱娘知道他的威力已大大的減低，雙足微屈，釘牢地面，勁力全部集中在手臂上，等對方劍勢臨近，才舌綻春雷，嬌叱一聲，全力迎了上去。

又是一陣激響，但見火星四濺，精精兒的身軀再度被彈開，眞氣受震，口中忍不住鮮血直噴。

這次他再也顧不得面子了，腳尖一點，飛身上了屋頂，正想逸空而去，聶隱娘却喝道：「往那裏去。」

擧手一拍腦後，一縷白色光華衝出，電疾追上精精兒的身子，透背穿心，精精兒叫了一聲，身軀從屋頂上摔了下來，砰然墮地，一動都不動了。

李鐵郎上前看了一下道：「隱娘，這又是何苦呢？他已經落敗而逃，為什麼又要殺他呢？」

聶隱娘道：「我原本不想殺他的，可是你的嘴快，叫破了崆峒劍術之秘，那是從來沒有人知道的秘密，你說出來，他回去一說，空空兒知道這是玄玄上人洩的秘，玄玄上人就是為了自己把掌教，誤傳非人，自己又無力清理門戶，才請托師叔代行，洩露了秘密，你只顧一時高興，說了出來，不是為玄玄上人添麻煩？」

李鐵郎一怔道：「這麼說，倒是我害了他，我看見妳破解了他的第一擊，知道妳必可勝他而有餘，唯恐他不知死活，才故意說出這個秘密，叫他知難而退的。」

聶隱娘道：「我曉得，你怕我又犯了殺性，但是這個人已非殺不可，放了回去，痲煩更大了。」

李鐵郎以掌擊額道：「是我不好，我行事欠考慮，可是這一來，我們跟崆峒結怨就深了，精精兒一死，空空兒必然會前來報復，妳我恐怕都不是敵手。」

聶隱娘笑道：「怕什麼，他的飛劍你能應付，我已研究出破他們雷霆一擊的方法。」

李鐵郎搖頭道：「空空兒的劍技塵世已無敵手，連他的師兄玄玄上人都制不住他，師父雖受重托代他清理門戶，為什麼不自己出面而要我們來代行，就是因為師父自己無力對付他。」

聶隱娘道：「連師叔也沒有辦法，我們難道就有辦法了？」

李鐵郎道：「此人心高氣傲，我們是後輩，他不屑一鬥，就是出手，也不好意思使出飛劍，光憑劍術，妳我聯手，或許還能跟他一拚，但現在我們殺了精精兒，他暴怒之下，恐怕會不顧一切了。」

聶隱娘道：「你的浮光掠影千幻手法也接不下他們飛劍嗎？」

李鐵郎苦笑道：「我只到了水中撈月的程度，那是萬萬接不住的，除非到了挹塵師伯鏡中摘花的境界，或許尚可一為，但挹塵師伯雲遊無定，我師父找她老人家去了，原意是我們拖一拖，能拖到挹塵師伯駕到，聯手一戰，大家才得無虞，精精兒一死，恐怕就拖不下去。」

聶隱娘默然片刻才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一定要來，我們祇好頂下去，總不能為德不卒，闖下了禍，撇下了薛老伯不管吧。」

李鐵郎也祇有一聲苦笑道：「那是當然，實在拖不過，等他來了，就讓我上去跟他拚一下。」

聶隱娘忙道：「那怎麼行，你接不住他的飛劍，劍術也不如他，還是由我來對付他好一點。」

李鐵郎道：「空空兒的飛劍已臻化境，到了身劍合一的境界，他的飛劍很難用手接下來，不過他劍發必取人首級，而且也是祇作一擊之搏，祇要能擋過那一擊，他必然不會再出手，我們就可以約定再戰，等待師伯前來解圍了。」

聶隱娘道：「就是一擊難禦。」

李鐵郎笑道：「我不作抵擋，伸長脖子挨他一劍就是。」

聶隱娘道：「你瘋了，血肉之軀，你怎能抗一擊之威？」

李鐵郎道：「有辦法的，師父就是因為我浮光掠影捕劍功力不深，給了我一件防身之器。」

說着，在身邊取出了一個玉彫的套環來，寬約寸許，徑長近尺，色呈微紅，寶光隱隱，聶隱娘道：「這是什麼？」

李鐵郎道：「無相寶環，係西方大雷音寺中護寺降魔的法器，質地奇堅，可當任何利器，無堅不摧。」

聶隱娘道：「有什麼用呢？」

李鐵郎道：「戴在脖子上，引頸待擊，以空空兒的身份行事總不好意思太無賴，擋過一擊後，必然飄身遠颺，兩三天內，不會再來了，師父預算在十五天內，田承嗣所限的最後時限前，可以把師伯找到，目前祇有倚仗它了。」

聶隱娘玩弄着玉環道：「問題是它能承受空空兒一擊嗎？」

李鐵郎道：「我也不知道，但祇好寄望於它了，隱娘，我們功力雖淺，但我從師伯處習的先天易數頗有心得，在易象中我卜得這一封有驚而無險，而且也算過我們倆人的休咎，俱首夭壽之相，或許我們躲得過的。」聶隱娘輕嘆一聲，無以為計，也祇好這樣了。

薛嵩得知精精兒被誅，十分興奮，對他們兩人敬若天神，立即設宴為他們夫婦作賀。聶隱娘與李鐵郎苦在心裏，也不敢說出情勢的嚴重，以免薛嵩受驚，也强打精神應付敷衍着。

正因為心中煩悶，兩人都放量飲了幾杯，也都有了幾許酒意，忘記對精精兒的遺體作一番安排。午後酒醒，李鐵郎才被一陣心血來潮驚醒了酒意，連忙到前堂問薛嵩道：「義父！精精兒的遺體如何處理了，此老為一代劍客之祖，雖彼此為敵，但對他的遺體却不可冒瀆，應妥為禮葬，以免與崆峒結怨太深。」

薛嵩一笑道：「孩子！這話說得太遲了，為父痛恨他們一再前來騷擾，已經梟下首級，懸在城樓上示衆，作為對晉州的警誡。」

李鐵郎驚道：「那怎麼行，這麼做太過份了。」

薛嵩道：「精精兒與空空兒是師兄弟，兩人技業相去不遠，我兒與隱娘既然能搏殺此獠，何懼於空空兒，梟首示衆，正可以寒敵之胆。」

李鐵郎道：「這是誰說的？」

薛嵩道：「我的門客們都這麼說。」

李鐵郎嘆道：「義父受他們的騙了，空空兒為崆峒劍派中第一高手，技藝高出乃弟多倍，孩兒等萬非其敵，必須要等師父把摀塵師伯找到，四人聯手，始可一戰，那些門客是存心報復義父對他們的冷落，才出了這個借刀殺人的壞主意。激怒空空兒前來報復。」

薛嵩也吃驚道：「這是馬士元說的，這個狗頭太可惡了。」

李鐵郎嘆道：「馬士元在潼關受隱娘懲誡，割鼻示懲，心懷不忿，當思報復，義父怎麼能聽他的話呢？」

薛嵩連忙叫人去找馬士元，才知道他已跑掉了，李鐵郎道：「他一定是溜到晉州去向空空兒撥弄是非了，為今之計，祇有從速備棺，厚殮精精兒，以消除空空兒的敵意。」

薛嵩也急得不得了，連忙傳令下去照辦，同時還叫薛琦到城樓上去親迎精精兒的首級合葬，以示隆重。

李鐵郎與薛嵩在帥府中等候消息，沒多久，薛琦苦着臉空手回來了。

一問經過，才知道他到城樓上時，精精兒的首級還掛在桿上，可是等他派人上去取首級時，但見一道白光凌空飛來，勾住精精兒的首級銜空而去，而且還帶了一紙柬帖。

柬帖上寫得很峻厲！

「精精師弟死於非命，技不如人，無可厚非，本師當為之復仇，然爾薛嵩梟首示衆，殊為可惡，定今夜三更，取汝之首，懸於晉州城樓，以為烱誡。空空兒！」

薛嵩嚇得軟癱在椅子之上，訥訥地道：「這……這怎麼辦？」

李鐵郎也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空空兒必不甘休，所幸尚有無相玉環可恃，或可禦此一刼。

但空空兒把報復的對象轉到薛嵩身上，叫他防不勝防了，以空空兒飛劍之威，他自己也沒有把握一定能躲過，要保護一個不諳技擊的薛嵩，更沒辦法了。

正在徬徨無計的當兒，聶隱娘也聞訊出來道：「晉汴兩地相去千里，馬士元根本還沒有到，消息怎麼能這麼快就傳到晉州去了呢？」

李鐵郎道：「他們都是修為有素之士，師兄弟間休戚相關，空空兒已能身劍合一，瞬息千里，自然來得快速。」

聶隱娘道：「這還好，他劍氣能與身合一，定是馭劍而來，不會詳察此情形，而且他的對象既在薛老伯身上，且不會旁及他人，還有辦法可以擋一擋，鐵郎！你的無相玉環果眞能禦堅利嗎？」

李鐵郎道：「那是師父給我防身保命的，應該沒問題。」

聶隱娘再問道：「使用時有什麼限制呢？」

李鐵郎道：「環名無相，本身自有靈驗，人人都可戴，而且佩上此環後，與肉色相合，根本看不出來。」

聶隱娘道：「好！祇要它眞有靈異，不但可為薛老伯避此一刼，而且還省了我們不少麻煩。」

她靜靜地說出一番計較，雖然跡近冒險，但也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只好姑妄試之了。

入夜，帥府中刁斗不驚，盡撤警衞，這是為了避免傷及無辜，因為像空空兒那種高手來了，一般的衞士形同虛設，唯一可恃的就是那一枚無相寶環了。

薛嵩在帥府大堂上秉燭獨坐，手執春秋，表面上裝得鎭靜，內心却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

李鐵郎盤膝科首跣足，坐在蓆上，作佛拈花微笑狀，聶隱娘一身戎裝，手執長劍，直立在堂前。

這是帥府中唯一的防備了。

更鼓漸敲，一敲，二敲！

聲聲打在他們的心上，他們的心情也隨着時光的流逝而逐漸加重。

梆梆梆三敲響，聶隱娘與李鐵郎一坐一站，姿態不動如故，薛嵩額頭上冷汗直流。

驀而，窗紙上嗤聲輕響，一縷白光來而復出，整扇窗子竟哄然倒下，可是落地後，已變成一堆木屑。

然後聽得一個嘹亮的聲音道：「薛嵩，本師取爾首級來了，你可曾準備好？」

空空兒不愧為一代宗師，他無視於千軍萬馬，戒備森嚴的帥府，公然而入，不採取突擊的手段。

薛嵩記得聶隱娘的囑咐，强自鎭定地道：「來者可是空空仙長，下官已鵠候多時。」

空空兒微微一怔，似乎為薛嵩的鎭定所稍懾，頓了一頓才道：「你難道不怕死嗎？」

薛嵩笑道：「下官身為武官，此身已獻於朝廷，非屬己有，生死自不足為慮，唯尚不欲死於仙長之手。」

空空兒哦了一聲道：「本帥要取你之命，可由不得你作主，也沒有誰能阻止得了。」

薛嵩一笑道：「如果前些日子，下官祇好束手就斃，可是現在，下官得到了兩個好護衞，恐怕難如仙長之意。」

空空兒一指兩個年青人傲笑道：「可是他們？」

聶隱娘朗聲道：「不錯！前輩的師弟精精兒就是我搏殺的，前輩要報仇，應該找我才對。」

空空兒道：「當然放不過你們，可是本師今天要找的是薛嵩，暫時讓你們多活兩天。」

聶隱娘道：「前輩什麼時候才找我們呢？」

空空兒道：「等你們把兩個老鬼師父都找齊之後，本師打算一舉而搏殺你們師徒，免得傳出去，說我倚大欺小。」

聶隱娘笑道：「前輩不愧為宗師風範，那我們就等家師到齊後再向前輩求教，只是今天……」

空空兒道：「今天？今天我一定要殺薛嵩。」

聶隱娘道：「如果殺不死呢？」

空空兒又道：「沒有的事，任憑你們兩人如何護持，本師一擊之下，管叫薛嵩身首異處。」

聶隱娘道：「外子已習就無相神功，現端坐薛老伯之後，他相信可以擋過前輩一擊。」

空空兒笑道：「沒有的事，包括你們兩個老鬼師父在內，要想避過我的一擊者，天下尚無此人。」

聶隱娘道：「萬一擋住了呢？」

空空兒道：「那我就立刻率衆回山，不再參予各鎭間的紛爭，在崆峒山上，專候你們前來一決。」

聶隱娘等的就是這句話，立刻道：「前輩乃一代宗師，相信言出必行，我們就這麼說定了，事實上吾輩皆為武林中人，犯不着介入這些糾紛，前輩請出手吧。」

空空兒運了一口氣，到底也不敢掉以輕心，以十成的勁力，運劍出擊，但見一道白光，如長虹貫日，透指而出，直指薛嵩而去，李鐵郎雙手突發，拋出一團青氣，但白光在青氣稍稍一阻，立刻就直鑽而入，空空兒臉泛微笑，但他的笑容立刻就凍結了。

他的劍光在薛嵩頸間連繞了三匝，薛嵩端坐如故。

空空兒一招手收回劍光，臉現異色道：「好小子！還有點神通，本師在崆峒山上等候了。」

白光再閃時，堂中已失去他的踪跡，薛嵩才吁了一口氣道：「好險！好險！下官的命總算檢回來了。」

李鐵郎起立去看他頸間的玉環，上面已刻上了三道深深的劍痕，不禁把臉色嚇白了。

× × ×

空空兒雖然走了，留給聶隱娘的是一片惶然。

因為她從薛嵩的頸項上取下無相玉環後，到無人處試了一試，她的飛劍在環上雖也能留下一道劍痕，却比空空兒的劍痕淺多了，何況她出手時，竭盡全力，因為馭劍術是最耗眞力的。

但空空兒却能馭劍三匝，這證明空空兒的修為深多了，這是第一次體會到人上有人，天外有天的說法。

劍斬精精兒後的那股傲氣，已經烟消雲散了，幸虧空空兒是一代宗師，明有再戰之能，却也受着一擊不中，即飄然遠颺的門規，否則那一天，他們將無一能倖存了。

李鐵郎還夜探了一次晉州，那是為刺探消息去的。

得來的消息很令人振奮，空空兒率着崆峒門下的劍客都走了，李鐵郎乘夜入帥府在田承嗣的枕邊留下了一紙警告信與一枝匕首，才悄悄地回來。

田承嗣驚破了胆，第二天即派了專使，携帶厚禮與一封卑詞奴顏的道歉私函，說是以往受奸人所惑，對薛嵩多方無狀，深自感悔，請薛嵩寬宏大量，予以諒解。

當然他還要有一手，在道歉的信上還提了一筆，說是王師節節得勝，叛賊史思明與安慶緒授首在即，他已經上表給監國太子，請求發兵討賊，而且準備親自求太子賜准，晉州家小，祈求薛嵩以同袍之誼，多予照顧。

這是遁辭，實際上他是嚇得躲了起來，還怕薛嵩會遷怨他的家人，來上了這一手。

薛嵩接到了信，自然大為高興，但為一口惡氣難出，的確是有意想請聶隱娘與李鐵郎夫婦到晉州去一趟，把田承嗣給抓出來，不要他的命，也要折辱他一番。

但隱娘夫婦已經不告而去，只留下了一封信，說是禍患已除，但他們與崆峒結怨已深，必須去了結一番，但必然設法使之成為江湖恩怨，不再牽連到鎭藩之爭。

聶隱娘與崆峒的結怨是為保護薛嵩而起的，現在人家担負起後果，薛嵩自然也不便强求的，經此一來，他也認識了江湖上所謂奇技異能之士的厲害，除了以乾親家情誼向聶總兵刻意交懽外，是再也找不到別的方法了。

這麼做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向那些江湖人揭示，李鐵郎是他的義子，聶隱娘是他的乾媳婦。

而隱娘夫婦雙劍聯璧，大破第一劍派的崆峒劍士，劍斬聞名宇內的精精兒，技

懾崆峒掌門空空兒的事跡也在江湖上流傳開來，使得他門下的一批江湖武士個個趾高氣昂，儼然以那一對青年奇俠的同門自居。也使得其他各地的節度使對薛嵩刮目相看，不敢輕易觸犯了，這是薛嵩故意放出的空氣，以抬高自己的地位。

可是也苦了隱娘夫婦，他們倆年事雖輕，却創下了赫赫盛名，這是武林人最忌諱的一事件。

受了盛名之累，祇有兩個結果，一個是江湖同道慕名來訪，以圖結交，另一個是有些已成名或是未成名的高手前來要求切磋較技，這兩者都是麻煩。

隱娘夫婦回到潼關，小住半月，整日不勝其擾，而俠尼掲塵來到後，對聶隱娘更是厲言斥責，差一點就要廢掉她的武功，追回飛劍。

幸好俠僧掲凡也跟着到來，婉言解釋，這一些不是他們本身的過節，也不是他們有意求名，而是薛嵩造成的。

掲塵這才稍息怒氣，却不准他們再在塵世多作逗留，嚴令他們即日同赴崑崙山苦修劍氣，一則爲避免騷擾，二則也確實有此必要，因爲與空空兒的前約仍在，舊嫌難釋，不作個了斷，則紛擾無寧日。

聶總兵自愛女偕夫婿成功歸來，原想好好一敍天倫的，可是終日爲一些江湖人擾騷不休，實在也很頭痛，倒是巴不得他們早日離去了。

在崑崙山巔，兩個年青人終日苦練，以冀技藝進一步，兩個老的也沒能閑下。

對崆峒那一戰關係太大了，崆峒門人多，實力强，高手也不在少數，而空空兒回山之後，除了勵志苦修之外，更廣邀四海異人爲助，以冀一雪前恥。

消息是由崆峒前任掌門人玄玄子傳來的，這使得掲凡憂心如焚，玄玄子也很不安，因爲帮助清理門戶，原是出之他的請求，貽禍老友，他也無計爲之排除，見了掲塵，尤感愧疚！

掲塵倒很沉着，問明了空空兒的報仇佈署後，輕輕一嘆道：「事到臨頭，躲也躲不過的，問題是在如何應付。」

「貧尼與凡師弟限於資質，進境到此爲止，唯有寄望在兩個年青人身上，他們的稟賦特異，未來的發展確是不可限量，尤其是小徒隱娘，她能够匠心獨具，創出化解精精兒劍術的解法，已經打破了武學擊技的限制，只是時機迫促，在短短的時限內，要她一步登天，恐怕很不容易。」

玄玄子嘆了一聲道：「仙長之言，益增貧道之疚，貧道治下無方，致門戶重權爲逆弟空空所奪，倒行逆施，以故舊之情，商請掲凡師協助，代爲清理門戶，以掲凡師與仙長之修爲，應付逆弟應可有餘，孰料逆弟交遊廣大，其結識海外島上之異人煉氣士有四五人，據云修爲與逆弟不相上下，而其中一二人，尤在逆弟之上！」

掲塵問道：「是那些人？」

玄玄子道：「已來的四人爲北海四聖，此四人居北海之濱，所練冰魄神功威力至鉅，二十丈內，寒氣砭人，其爲首者號冰玄仙子，練成一枝玄冰劍，貧道與之切磋，未及半個時辰，劍力雖可抗持，但爲其寒氣所襲，劍上寒霜凝結，運氣極難，終告不支。」

掲塵道：「這倒還好辦，小徒所用之劍爲西方玉石之精，稟性奇寒，所以，貧尼選此地爲練劍之所，也是藉此山亘古不消之玄冰以滋其氣，以寒禦寒，雖不能制之，但亦不致受其寒氣之侵。」

玄玄子道：「北海四聖雖强，但貧道破開身份，與二位聯手，或可一敵，可慮者爲行將來到之蓬萊雙仙，黃龍子與黑龍子二人，據云此二人之修爲尚居四聖之上，貧道必非其敵，故聞訊後，兼程來告訴二位。」

掲凡驚道：「是這兩個人？」

玄玄子道：「凡師認識他們嗎？」

掲凡道：「有個一面之識，他們曾西遊天方，劍下未遇敵手，揚威而歸，但此二子修眞蓬萊，爲人也極其正派，怎麼會應空空之邀而多事呢？」

玄玄子道：「還不是名心使然，今高足自從在汴州挫敗了逆弟後，江湖傳言，已譽爲天下無雙之高手，連北海四聖也是爲了不服令徒之盛名而介入此糾紛的。」

掲塵一嘆道：「凡師弟！這就是我不讓他們成名的原因，也是我要追回隱娘武功的原因，我知道盛名之下，必會惹出這些麻煩，現在果然來了。」

玄玄子一嘆道：「這怪不得那兩個年青人，一來是爲勢所迫，他們別無選擇，一則是薛嵩的事後渲染，二則是逆弟故意推波助瀾，不惜自污聲名，以促成這些海外異人羣起與令徒作對。」

掲凡道：「用這種手段對付兩個年青人不是太卑鄙了嗎？他們還要不要臉。」

玄玄子默然片刻才道：「凡師！逆弟如果不是這樣的一個人，貧道又何忍自殘手足，靦顏相求以助清理門戶呢？」

掲塵沉思片刻後一嘆道：「實在沒別的辦法時，祇好由我們出面去一擋，同時當他們的面，追回兩個孩子的武功，讓他們平平凡凡地過日子，我相信雙仙、四聖，都是修爲有素的修眞之士，縱爲名心所惑，這樣也該滿足了！」

掲凡道：「恐怕空空兒不肯罷休，精精兒死於隱娘之手，他引爲奇恥大辱，怎麼肯放過他們呢？」

掲塵長嘆道：「有我們兩個老的償命，他應該滿足了。」

玄玄子道：「假如逆弟還不肯罷休，貧道當衆自陳，是貧道請求凡師代爲清理門戶，貧道掌門之任祇是由逆弟代攝，貧道身份仍在，請求大家主持公道，這該行了吧。」

掲塵苦笑道：「仙長！這祇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你久不理事，門下弟子認得你的有幾個，要說你還是掌門人，恐怕除了貧尼與師弟外，沒人會承認了。」

玄玄子臉色一黯，他也知道這是事實，因爲他很清楚，北海四聖前來，都祇以爲他是崆峒門中的長老，掌門人的稱呼，早已轉到空空兒頭上去了。

默思良久，三老苦無對策，最後還是玄玄子道：「神尼、凡師假如決心摒除二位高足與會，最好的辦法是從現在起就叫他們避禍他方，不要在人前露面，到時候由貧道伴隨二位與會，北海四聖與逆弟空空都是一丘之貉，即使當面廢除武功，他們還是不會死心的，因爲貧道也見過二位

令高足，確是人中麟鳳，武功雖廢，功訣仍在，再練亦非難事，不置他們於死地，那些人是不會甘心的。」

掲塵想想道：「也好！這兩個孩子之所以介入糾紛，也是我們始作俑而起，沒有理由要把他們牽進去，不如及早解決吧，師弟！你把他們叫了來。」

掲凡道：「師姊！既是要叫他們避禍，又何必要廢掉他們的武功呢，讓他們留着防身的功夫不好嗎？我們雖然準備以一死爲償，但空空兒未必肯就此放鬆，崆峒門下人多勢衆，偵騎四出，就此廢了他們的武功，不是害了他們嗎？」

玄玄子也道：「凡師說得對，他們如要避禍，必然是在荒山野澤，毒蛇猛獸出沒之處，才不會爲人發現，一旦廢了他們的武功，豈不是促其速死，何況神尼說過，他們的資質過人，祇要假以時日，必可拔越諸人之上的呢。」

掲塵一嘆道：「仙長！小隱於市，大隱於朝，祇有在人多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們若是沒有了武功，必可安安份份地過日子。」

掲凡苦笑道：「師姊！知徒莫若師，鐵郎那孩子，我是可以相信的，但隱娘絕不是個安份的人，即使沒有武功，她那絕世的才華也掩藏不住的！」

掲塵一聲長嘆道：「好罷，我靜中生慧，略有一些知覺，始終認爲這兩個孩子不是夭壽之徵，也許他們吉人有天相，能渡過這一刼，師弟！你把他們找來，我告誡他們一番，就叫他們覓地避禍去吧。」

掲凡答應着離開茅廬而去，可是沒多久，他就回來了，神色倉惶地道：「師姊！他們已經走了。」

掲塵大驚道：「走了，他們上那兒去了？」

掲凡遞出一張紙條，墨跡猶新，是李鐵郎寫的。

「徒兒再拜於二位恩師，頃聞師等與玄玄道長秘談，知恩師願以身殉庇徒兒之安全，禍起由於徒兒，而促成者爲天命，徒兒爲順應天心而與宵小週旋，問心無愧，何懼乎彼獠猖獗，尤不敢累及尊長，故先行赴崆峒與羣魔一決，徒兒等年來另獲高人栽培，自信祛魔有策，尙祈恩師勿以爲慮，坐候佳音可也，不肖弟子鐵郎隱娘拜上。」

掲塵大驚道：「這兩個孽障，自己跑去送死了，眞是自作孽，不可活。」

掲凡却道：「師姊！他們說另遇高人栽培指點的話可信嗎，在這兒附近還有什麼高人？」

掲塵道：「不可能吧，這兒人跡罕至，亘古冰封，百里內杳無人迹。」

掲凡道：「這倒很難說，崑崙山爲天之柱，地之表，每多仙跡，相傳西天王母瑤池，即在此山之上，自然也是奇人異士隱跡之地，況此山廣被千里，我們祇是住在一個小圈子裏，安知附近沒有高人潛隱呢。」

掲塵想了一下道：「這固然有可能，但他們終日不離眼前，從沒有看見他們與人接觸過。」

掲凡道：「最近這幾個月來，我們各忙各的，除了晨間一省外，從來也沒有過問他們的行動，小弟正在奇怪，他們練劍從沒有在我們面前，而且最近一個月來，雖然沒有考較他們的進境，從他們的神氣上看來，却像是進入了歸眞返璞的境界了，或許他們是眞有遇合。」

玄玄子也道：「凡師言之有理，貧道前來告知二位消息，唯恐被他們得知，聲音已放至絕低，二位的談話也是僅及室內，他們却聽見了，其修爲實已超過吾人多矣。」

掲凡道：「是啊，我們的談話，不會超過身前三尺，他們即使躲在門口偷聽，也不可能聽見的，可是他們居然在毫無知覺下，知悉無遺，已非我們所能及了，看來我們倒是白替他們操心了。」

掲塵心中雖覺奇怪，到底不能放心，默思片刻，才起身取了九枚青蚨，默視片刻，然後放在竹筒中搖了幾搖。

掲凡知道這是她要假先天易數中的金錢神課以卜休咎，而掲塵在這方面的造詣很深，也很靈驗，遂留心地一邊看着，可是奇事發生了。

金錢神課是取金錢的陰陽兩面排列而應卜象，以窺天機，然而掲塵一連倒了幾次，那九枚青錢都是直立而不倒，這是一個從所未有的現象。

掲凡詫然問道：「師姊！這是怎麼回事？」

掲塵一嘆道：「這是不成卦，如非有人力操縱，就是天心示警，誡告我不得妄測天機。」

才說完了這句話，那案上的九枚青錢突然自動地碎裂成一堆碎粉，排列成十六字。

「莫測天心，天心難測，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三個世外高人都爲之愕然色變。

青蚨自碎成字留機，這證明是人力所爲了。

而那個能在他們看不到的地方，運功碎銅成字，修爲之深，不知高過他們多少倍。

掲塵肅然合什朝門外一拜道：「不知是那位高人見示玄機，敬請現身一見。」

屋外寂無回應，可是案上的銅屑突亂，又排成了另一行字。

「相見有日，現非其時，行可矣，崑崙老人！」

這已經很明白了，那位自號崑崙老人的高人還不願跟他們相見，但行可矣三個字，則表示了他已挺身爲此行負責，於是三人的憂色一掃而空，朝門外同時恭身一拜，喜沖沖地下山去了。

不管敵勢多强，有着這麼一位靠山，此行必可高枕無憂了，心中雖然踏實了，但他們不敢怠慢，唯恐李鐵郎與聶隱娘孤身犯險，要急急地趕上去接應。

按照時間計算，兩個年青人只比他們早一脚動身，兼程急趕，應該很快就可以追上的。

可是不管這三個老的如何加速進行，始終沒見到兩個年青人的影子，這使他們很心急，又担心兩個年青人不認識路，在途中錯過了。

可是當他們停下來休息用餐時，問了一下，却又發現兩個青年人走的路途很正

確，已經比他們早兩個時辰過去了。

不僅如此，每逢到岔路時，總可以發現路旁或是石上，或是樹幹上，刻着「鐵隱」兩個字。

那是李鐵郎的筆跡，而且也嵌着他們的名字。

這兩個年青人似乎是怕師長們走錯了路，一路上都留下了記號，指明了方向。

由崑崙至崆峒迢迢數千里，儘管這三位世外高人功力卓絕，也費了近十天的時間，一日數百里，那幾乎是在飛一般，可異的是兩個年青人似乎更快。

由兩個時辰的距離，漸漸拉長，到達崆峒的前一天，問問行踪，那兩個年青人已經超前一天了。

拙凡忍不住苦笑道：「這兩個傢伙眞不得了，我幾乎拚上老命了，居然越追越遠。」

拙塵却憂形於色道：「但願他們不要太魯莽，兩個人就上山挑戰應約去。」

拙凡笑道：「我想不會，隱娘不敢說，鐵郎却是個老成持重的孩子，諒他沒有這麼大的胆子。」

拙塵微慍說道：「不見得，他們現在另外攀上高枝了，那裏還把我們這兩個不成材的師父放在眼中。」

拙凡怔了一怔，拙塵又道：「他們另外投師學藝，居然不告訴我們一聲，像這種行爲……」

話才說到這兒，忽然有人接口笑道：「神尼修爲深遠，怎麼嗔關還是勘不透，埋怨老朽可以，可不能冤枉兩個孩子，他們都是眞正的好孩子。」

他們是在山下最後一道路標前談的話，接口的人是從石後轉出來的，白袍雪髯，滿臉紅光，是個很健碩的老人。

拙塵被說得臉上一紅，道：「老施主是……」

老者一笑道：「崑崙舊隣，只是有疏拜候！」

三人一聽，知道他就是崑崙老人了，連忙上前以禮相見，崑崙老人含笑回禮道：「老朽實在羨慕二位，得此佳徒，衣缽有傳，不僅資質無雙，而且稟性忠堅，老朽一再相試，屢次挫敗他們，着其改投，二子俱無動於中，老朽念才心重，畧有指點，尚請二位恕老朽冒昧之罪，佳子弟仍爲二位門下，與老朽僅忘年相交而已。」

拙凡忙道：「前輩功力通神，高出愚姊弟百倍，如欲造就小徒，那是他們的福氣……」

崑崙老人哈哈一笑道：「大師千萬別誤會，老朽絕無掠美之意，所以貿然相試者，乃欲一測二子之胸懷操守，如果他們眞的背師另投，老朽反而棄之不顧了，武人首重心術，心術不正，挾技反足爲害，不是老朽誇口，些微末技，雖不敢言獨步天下，但也匹者無多，所以秘技自珍，未敢輕易授徒，亦在英才難求耳，對令高足，老朽雖是十分滿意，但憾在遲了一步，只有在側面小助。」

拙塵道：「老先生作成小徒，貧尼十分感激，祇是早告訴貧尼一聲，也好讓貧尼一申謝意。」

崑崙老人笑道：「神尼別誤會，是老朽要他們不稟明二位的，這倒不是老朽故作神秘，實在是別有原故，自賢師徒來到崑崙之後，即在對方的監視之中，如果知道了他們另有所投，提高警覺，則衞道蕩魔之舉，又將橫生枝節了。」

拙凡一怔道：「什麼？崆峒派有人在此監視？」

崑崙老人道：「是的！監視者爲男女一對侏儒，此二矮武功雖泛泛，輕功之佳，老朽也難望其項背……」

玄玄子忙道：「那一定是莫無影夫婦，他們是逆弟空空兒收容的一對棄嬰，天生矮小，長不滿三尺，身輕如葉，然有日行千里之異能。」

崑崙老人笑道：「眞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這一對侏儒夫婦的確是奇才，他們除了負有監視使命，另外還帶有相機暗算的任務，所以老朽叫二位的令高足以縮地之術，引走了他們，否則二位在路上不會走得這麼太平。」

玄玄子道：「無影夫婦的輕功是無人能及，但要用作刺客，實非其選。」

崑崙老人笑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他們武功不足，自然不會正面出手，但他們身携十二種天下劇毒，相機暗算，却令人防不勝防！」

拙塵道：「空空兒竟然如此卑鄙？」

崑崙老人道：「若非此人心術奸險，老朽也不會多事了，老朽潛隱崑崙已一甲子餘，實無心復作出岫之白雲，祇因一時興起，插手貴方與崆峒之爭，但也因爲有封劍之誓，不便直接爲助，只好在兩個孩子身上略盡棉薄。」

拙凡有點失望地道：「那麼老先生還是要作壁上觀了？」

崑崙老人一笑道：「是的！這是老朽對本身的約束，要請二位原諒，不過二位放心好了，如果對方祇有這幾個人，兩個孩子大概可以應付得了，實在對方太强時，老朽雖不能正面爲助，却可設法使各位全身而退。」

隱世高人，多半有他們自己的行事準則，尤其是封劍之誓，更是十分的莊重，那是不能勉强的，何况崑崙老人答應保證他們全身而退，這已經很難得了。

所以拙塵問又道：「小徒等此刻何在呢？」

崑崙老人道：「他們三位早一天到達，已經向崆峒投下了戰書，約定今日一決，三位到的正是時候，我們可以準備登山了，二位小友，你們也可以出來了。」

聶隱娘與李鐵郎在石後現身，出身叩拜道：「請師尊恕弟子擅自行動之罪，但因崑崙前輩一再囑咐……」

拙塵道：「行了！難得你們不見異思遷，爲師已十分安慰了，說來也慚愧，你們的資質稟賦，實在也不是我與凡師弟所能造就的，在我們門下，也太委屈你們了，難得有此機緣，俟此事一了，你們就改投在崑崙先生門下吧。」

聶隱娘忙道：「恩師此言愧煞弟子，師恩深重，徒兒粉身難報，怎敢另生二心，弟子對崑崙前輩也一再言明。」

拙塵道：「話不是這麼說，大材當付巨匠，才不致暴殄天物，我與凡師弟都不是自私的人。」

崑崙老人一笑道：「神尼胸襟過人，

老朽却不敢掠人之美，改投實可不必，彼此俱爲近隣，如蒙不嫌，老朽可以常過來互相切磋一下，不也是一樣嗎？練武的人都是不甘寂寞的，老朽也不想把平生一點微末心得帶到地下，只要能借二位小友保存下來，於願已足，其他的都不說了。」

聽他這麼一說，拙塵也不再勉强了，乃問道：「隱娘！崆峒那邊的情形如何，你們的戰書是怎麼投的？」

聶隱娘道：「蓬萊雙仙也已到了，加上北海四聖與空空兒，一共是七名高手，玄玄前輩赴崑崙之行，已由無影夫婦偵悉通知了空空兒，所以弟子等的戰書是以玄玄前輩爲主，言明爲清理門戶，而邀二位老人家爲助。」

崑崙老人笑道：「好！師直爲壯曲爲老，師出有名，則氣直而理壯，勝機已先在握了，你們很會辦事。」

拙塵道：「既是如此，則此行以玄玄道兄掛帥，貧尼等附驥以壯行色，道兄請吧。」

玄玄子也不推辭，道謝了一聲，就領先在前，聶隱娘與李鐵郎居次，崑崙老人與空門雙俠居後登山而去。

×　　×　　×

崆峒爲天下第一大門派，氣象恢宏，老遠就可以看見一幢華舍，匾懸「劍宮」兩個大字。劍宮前是一片大廣場，有數百名崆峒弟子，各挺長劍，羅列爲陣，劍光映日，威勢懾人。

六人來到廣場前，空空兒居中爲迎，左右是兩個峨冠古裝老人，再兩邊則是兩男兩女的奇裝中年人。

古服老者爲蓬萊雙仙，黃龍子與黑龍子。四個奇裝中年人，正是北海四聖，空空兒一臉傲色道：「師兄！聽說這一次是由你主動，邀人來清理門戶？」

玄玄子道：「是的！我因爲你才華出衆，才把掌門之位交你代攝，但你居然忘却本來，違反了武人本旨，投身權貴以爲爪牙，倒行逆施，我不得不執行門規。」

空空兒哈哈一笑道：「先師雖將掌門之位授給師兄，但師兄祇顧自己清修，忽略了門戶盛譽，崆峒是以劍術聞世，不是求仙之門，是師兄自己忘了本，有虧所職，小弟代攝門戶之後，十年間已將崆峒盛名，廣傳天下，如果是由師兄自己主持的話，恐怕世人已不知有崆峒了。」

玄玄子怒道：「胡說，本門設立的目的，習劍乃是防身衞道，不是爲徵逐浮名的。」

空空兒一笑道：「時勢會改變的，先人的宗法也不是一成不易的，現在門下的弟子，都是爲仰慕本門盛名而來的，師兄如果不信，不妨問問他們。」

玄玄子道：「不必問，這些人都是你引進的，自然跟你是同氣相投，所以我爲維持先師遺訓，才要肅清門戶。」

空空兒冷笑道：「虧你好意思說出口，門戶私事，你自己無能處理已屬失職，居然還勾結外敵，殺害本門弟子，我還準備要以門規懲治你呢！」

玄玄子爲之語塞，聶隱娘却挺身而出道：「空空兒，玄玄前輩邀請家師協助清理門戶乃是最近的事，殺死崆峒門人是我下的手，原因你自己清楚，你可別混在一起來談。」

空空兒一笑道：「反正都是一樣，本門叛徒要懲治，殺死同門的血債要清償，湊在一起辦更乾脆。」

旁邊走出北海四聖中的冰島漁隱林樵，道：「空空兒，聽說中原出了兩個狂妄小輩，自誇劍術無敵，目空一切，大概就是這小女子，由兄弟教訓她一下。」

聶隱娘道：「我沒有自誇劍術無敵，但對於助紂爲虐的惡徒却從不姑息，你要找死就來吧。」

林樵怒吼一聲，劍出如電，冰魄神功挾隨劍勢齊發，一股寒濛濛的冷氣罩了上來，聶隱娘坦然一笑道：「小醜跳樑，微末伎倆，也敢如此賣狂，滾回去。」

長劍出鞘，直指入寒光而去，嗆然聲響中，林樵的身子被震退了幾步，手背上被劍鋒掃及，添了一道很深的血痕。

林樵一招被擊退，還帶一點微傷，使得北海四聖，大感臉上無光，但他們祇以爲這是林樵大意所致，因爲他們看出聶隱娘在冰魄神功寒氣侵襲之下，身子顫了一顫，可是出劍極快，分明是內力不禁嚴寒而逼出來的殺手。

因此寒霞女方宇，北海遊龍項昆都大喝一聲，雙劍齊發，撲向聶隱娘，林樵也含羞鼓勇，再度攻上！

拙凡大怒道：「你們是成名多年的武林先進，居然也好意思倚多爲勝，還要不要臉？」

玄冰仙子尤默娘笑道：「北海四聖一向是四位一體，對一人如此，對千萬人也是如此，你們不服氣也一起上呀？」

搖肩發劍，也加入進去，四枝劍罩定了聶隱娘，拙凡怕聶隱娘吃虧，正想欺身加入戰團，崑崙老人笑道：「大師，讓兩個孩子去應付就够了，以二位的身份，應該是找更高的對手才是。」

黃龍子笑道：「是極！是極！拙凡大師，西土一會，多承讓手，多年不見，想必功力深進，我們再切磋一番。」

他輕輕一幌，就截住了拙凡，黑龍子則一言不發，拔劍一點拙塵，就算打到招呼了，立刻發劍進招！

兩位世外高人立刻就與蓬萊雙仙交上了手，空空兒則因對方還有兩個人，雖然不認識崑崙老人，但看到對方神定氣閒的儀態，心知必非庸手，也心機較深，意欲等自己這邊的人得手後纏住了崑崙老人，自己就有把握穩操勝券了！怕對方同時夾擊，因此忙發話道：「師兄！門戶私事，應該由我們自己解決，等小弟把外敵應付完後，再陪師兄料理吧。」

崑崙老人心知其意，笑道：「閣下放心，老朽是跟來看看熱鬧的，不管你們的事，因此你別把老朽算在裏面！」

空空兒一笑道：「閣下要插手也沒有關係，只是貧道身爲主人，朋友們在忙着，貧道必須招呼一下，等我們這邊有空時，一定不會怠慢閣下的。」

李鐵郎已上前幫助聶隱娘合戰四聖，這兩個年青人守勢很穩，居然不相上下，四聖中以玄冰仙子爲首，她不施展冰魄神功，其餘之人也不便施爲，他們爲了顧全身份，唯恐落人話柄，只想以劍術取勝。

黃龍子對拙凡道長佔盡了上風，拙塵

對黑龍子也差堪自保，蓬萊雙仙究竟名下無虛，技業是高人一籌。

但雙方都是修爲有素的高手，優劣之勢難分，想要取勝，倒也不是急切間能做到的事。

黃龍子最爲高傲，一眼瞥見四聖與兩個年青人相持不下，乃冷笑道：「尤仙子！空門雙俠不過如此，合四位之力，對付他們兩個弟子，不應如此費事吧？」

尤默娘發現這兩個年青人內力深厚，不在自己等人之下，雙劍合璧，背對背聯手應戰，簡直無懈可擊，實在不容易在急切間獲勝，但黃龍子的話不爲無理，以四敵二，如果也要拖到千招之後解決，面子上實在過不去。

於是輕叱一聲，那就是一個暗號，四人同時施爲，冰魄神功挾無比之嚴威，一起發出。

首先是四周寒濛濛的白氣，到了二人身前，就合而爲一。寒意砭骨，二人的劍勢也凝滯起來了，身上劍上，很快地結了一層寒霜，尤默娘臉呈喜氣，示意加力施爲，乾脆停劍不攻，完全着重在冰魄神功上去了。

兩個年青人起初還能活動一下，到了後來，他們也不動了，似乎也在凝聚功力，抵制身外嚴寒。

沒有多久，寒氣越凝越厚，把兩個人整個地凍了起來，成了兩個冰人。

挹塵與挹凡心中焦慮，黃龍子心中得意，爲了故示大方起見：「我們先歇歇手，看看二位名揚天下的高弟如何突破這寒冰之危好嗎？」

挹凡忙道：「多謝仙長！」

退下來要朝聶隱娘與李鐵郞那邊撲過去，玄冰仙子冷冷地道：「你最好別亂動，他們肌血已爲寒氣所襲，與寒冰一體，成爲兩個冰人了，一碰就碎。」

挹凡聞言止手，崑崙老人道：「不錯，此時可動不得。」

挹凡急道：「那該怎麼辦？」

崑崙老人道：「沒有別的辦法，現在他們將一口眞氣護住胸口，但看是否能反過來激發內力，化去這重寒冰？」

挹凡道：「如果化不了呢？」

空空兒大笑道：「那就爲此地永留一個勝跡，貧道一定爲他們立下一塊石碑，上書天下第一年青劍手，留待千百年後的人瞻仰憑弔！」

玄冰仙子得意地笑道：「空空兒，別忘了在石碑上附一筆，此二人爲北海四聖冰封於此。」

空空兒大笑道：「絕對忘不了！忘不了的！而且還可以多加一番說明，是由他們的師長親自在場監封。」

挹凡怒不可遏，正待上前撲擊，崑崙老人忽然含笑拉住了他，用手輕指。

北海四聖神色微變，原來兩個年青人的身上冰霜漸有剝落之象，頭上也開始冒出白氣。

這說明他們已開始反擊了。

黃龍子見了，點點頭道：「不錯！這兩個小孩子還有點神通，四聖的冰魄神功已發至極點，居然還困不住他們。」

這話半出讚美，半出譏諷，聽在四聖耳中却不是滋味了，尤默娘臉色一沉道：

「今天如果不擺倒這兩個小輩，北海四聖從此在武林除名，永不入中原一步。」

她首先發難，玄冰神劍應指而出，其餘三人也跟着發難，四道白光飛繞而至。

挹凡又叫了一聲「卑鄙」，援救已是不及。

可是情形並不如他所想的那麼糟，劍光繞到二人身上，但聞一聲淸叱，聶隱娘首先電射而起，身上落冰如雪，手中長劍凌空下擊，敲在尤默娘威勢最盛的那枝玄冰劍上，叮然輕響，一擊爲數截。

李鐵郞跟着也有了動作，雙臂一振，搖落身外的冰層，雙手在空中一陣揮舞，居然將另外三枝玄冰神劍都握在手中，那是佛門浮光掠影的捕劍手法，但功力之深，似乎已比挹塵的鏡中摘花更高一層了！

更驚人的事情發生了，他握劍的手變爲紅得像火，三支玄冰之精所化的飛劍，只冒出一陣白氣，就消失無形。

尤默娘只叫出一聲：「離火神功！」就臉色如土！

不錯，離火神功正是他們冰魄神功的尅星，冰劍已毀，冰魄神功自然不足爲恃了。

李鐵郞微微一笑道：「仙子言出如山，就請返駕北海修眞，再晚等異日當登門負荊請罪。」

北海四聖雖然憑眞才實學與手中長劍尚可一戰，但所恃的兩項制敵功夫都被人破壞了，也無顏再作糾纏，黯然地朝三個同伴輕喝一聲道：「走！」

四條身影如星丸起落，刹那間就走得無影無踪！

黃龍子詫然道：「挹凡！這兩個眞是你們教出來的徒弟？」

挹凡心知是崑崙老人再造之功，羞於承認，聶隱娘却朗聲道：「當然是的！天下間有誰不知我們的師承門戶。」

黃龍子冷笑道：「我很難相信，剛才我們跟令師等也交手過了，似乎不比你們高明！」

挹塵却一笑道：「修爲要靠自身，名師未必能出高徒，庸材也未嘗不能教出良材，世間有狀元徒弟，却沒有狀元師父，徒弟高於師父的情形屢見不鮮，尤其在武林中，後人比前人強的事更多，因爲武學之海深奧無涯，後人吸取前人的心得，少走了許多寃枉路，再以自己之力加以發揚，才使技藝日精，仙長之言，不是太淺薄了嗎？」

黃龍子一笑道：「承教！承教！高論果然精闢，不愧爲佛門高人，看來我們該向令徒求教了。」

挹塵合什道：「二位修眞蓬萊，何等自在，何苦爲名心所泥，自尋煩惱呢？」

黃龍子道：「神尼放心，敝兄弟二人雖爲崆峒所邀，却不管你們的私怨，此來純爲切磋技藝，大家祇是點到爲止，絕不會有血光之險，以後的問題，還是留給你們去解決。」

空空兒大急道：「仙長！這不是與小弟初邀二位的原旨不合嗎？二位是一代高人，言必有信。」

黃龍子道：「空空兒，我們也說過，只帮你禦敵，不帮你殺人，敝兄弟二人自三十年前，即已立誓劍不染血了，我們如

果勝了，自然請他們暫退，留待他日解決，我們如果不敵，則欲助無力，祇好袖手了。」

聶隱娘道：「如此則再晚求教，我們雖然應邀助玄玄仙長淸理門戶，也不是一定要置人於絕路，祇要空空兒交出掌門權杖，改過自新，我們也不爲已甚。」

黃龍子笑道：「那是你們的事，我可不管。」

聶隱娘朝李鐵郞看了一眼，雙雙獻劍求教，黃龍子與黑龍子則哈哈大笑，同時出劍。

四個人殺成三團，因爲兩個年青人始終是聯手作戰，兩人合爲一體，貼背而應戰。

他們依然採取守勢，堅守而不攻，但黃龍子與黑龍子用盡了精招，仍是無法攻破他們的陣脚。

起初雙仙還自恃身份，不屑全力搶攻，久戰無功後，漸漸動火，手下勁力也加强了。

說也奇怪，他們用兩分勁道時，對方的抗力不過也是兩分，堪堪相抵，他們勁力用到十成，對方的抗力也就提到十成，三百招下來，雙仙已額際見汗。

他們知道遇上了勁敵，這兩個年青人山藏海納，實在是不可輕視的好手！而且也明白，他們夫婦倆聯手爲敵所用的守勢，絕非人力可取。

於是退後了幾步，雙手齊揚，四道青光離手飛出。

這是雙仙畢生修爲所聚，而且每人都練成了雙劍，已是飛劍中最高的境界了，劍光粗如人臂，足證他們修爲之深，聶隱娘知道這四枝劍不同凡俗，比北海四聖的玄冰劍厲害得多了，不敢再以手中長劍爲敵。

一拍後腦，一道長虹暴起，細若一綫，然而威勢却不在四道青光之下，她的劍光是淡淡的白色，爲玉石之精，但見空中劍氣繚繞，往來上下，搏騰翻飛纏鬥有時，聶隱娘畢竟修爲時淺，而且是以一敵四，漸有不支之狀，白光越壓越低。

挹塵與挹凡都臉現急色，崑崙老人却朝李鐵郞微微一笑，示意他可以出手了。

李鐵郞吸了一口氣，長身縱起，竟以一雙空手去捕捉那四道青光，挹塵大驚失聲，幾乎要喝止不可。

因爲她知道雙仙的劍氣造詣之深，絕非李鐵郞那點火候所能應付的。

但她發現自己的顧慮是多餘了，李鐵郞的那一雙手居然有想像不到的威力，他與聶隱娘的白色劍光配合無間，白光對準一道青光近擊其鋒，李鐵郞就乘虛而入，抓住了鋒尾，刹那之間，四道青光都被他抓在手中了。

可是聶隱娘的劍勢却控制不住，直朝雙仙飛去，雙仙本身劍氣受制，全神貫注在運氣收回飛劍上了，一時無暇分神禦敵，眼看劍光臨頭，大驚失色。

忽見人影輕幌，一隻手伸了過來，把白光阻了一阻，眼看血雨飛洒，一隻手掌與一枝白色的小劍同時墮落地上。

及時攔阻的是挹塵，她的一隻手已被斬落了。

聶隱娘大驚失色，連忙上前跪了下來，道：「恩師！弟子該死，弟子實在無力控制劍勢，不知怎的，它竟不聽弟子的駕馭了。」

挹塵輕嘆道：「我知道，這是一枝兇劍，本身已具靈氣，平時還可以，剛才妳搏戰太兇，激發了兇性，非見血不回，任何人都駕馭不了它了。」

蓬萊雙仙臉上一陣驚詫，默然良久，才朝挹塵雙雙一躬身道：「敝兄弟不自量力，自取其辱，神尼全命之德，當永銘在心，以圖後報。」

說完他們從李鐵郞手中取回了四枝青色小劍，朝崑崙老人看了一眼道：「小友修爲雖深，但似非敝兄弟之敵？」

李鐵郞躬身道：「是的！弟子米粒之光，何敢與二位仙長明月爭輝，這都是崑崙前輩在暗中以眞氣爲助，才勉力能收下二位的仙劍！」

黃龍子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來，敝兄弟雖然技遜一籌，到底眼力還够。」

崑崙老人道：「老朽雖然略用詭謀，但如非李小友資質過人，也還是無法配合得上的。」

黃龍子笑道：「不錯！不錯！所以敝兄弟輸得心服，再過幾年，這一對小友功成，足可獨步天下了，崑崙山上有此高人，敝兄弟只合蓬萊終老了。」

言畢一拱手，兩人立即化爲一縷光影，也去得無影無踪了，空空兒臉色一陣激變，忽然上前一步，雙手取出崆峒掌門的綠玉權杖道：「師兄！小弟認罪，請收回權杖，小弟當自往祖師靈前，領罪自戕以謝！」

玄玄子愕然道：「師弟！何必如此，我只是希望你稍改作風，並不是要跟你爭這個掌門，我如眞有此心，當初也不會交給你了。」

空空兒苦笑一聲，說道：「師兄！小弟認命了，却不會改志，但命不由人，對方有此兩個年青高手，吾門永無超越之日，小弟所謝之罪即在此，崆峒一派，如續由小弟執掌，徒招門下被殺而已，還是由師兄這種淸淨無爲的人執掌爲宜，小弟去了！」

他跪下叩了一個頭，見玄玄子無意接過權杖，遂放在地下，拔身往後面飛去。

× × ×

兩年之後，挹塵重蒞聶府，交給聶老夫婦兩個初生的嬰兒，託他們善爲撫養，爲李聶兩家立後。

聶夫人問起愛女與女婿的情形，挹塵笑而不答，只隱約表示，他們再也不會重蹈人世了。

崆峒一戰，挫盡了崆峒的威風，使他們銷聲匿跡，不再在武林稱雄了，但崆峒的門人是不甘寂寞的，因爲那些門人弟子都是空空兒遴選的！玄玄子復行執掌門戶，安靜了一陣子，玄玄子一死，門人又蠢蠢欲動。

可是他們才有所作爲，總有一兩個年青英俠，或男或女，劍技超羣，壓住了他們的兇燄，那些年青人都自承技出崑崙，想必是聶隱娘與李鐵郞的傳人。

崑崙雖然很少有門人在世間活動，但他們却一直是武林中的領袖，是江湖宵小的尅星。

（完）

雌虎狂龍傳奇故事

偷車黨（上）

文·雲成／圖·馬子

聰明終被聰明誤　惡人自有惡人磨

「風聲很緊嗎？」一個中年人問。

「是的，這一陣子風聲很緊。」一個年青人答。

「那麼，我們小心一些。」

「當然，稍不小心，就會出事。」

「這一次如何交易？」

「我已約好了對方，等會兒他就會由街口將一輛黃色小房車開入來；我們由這兒窗口望下去，可以居高臨下，看得十分之清楚。」

「這辦法仍不可靠，萬一有警探跟踪他……」

「你放心好了，我已經想得非常周到；由這兒望下去，可以俯視整條街道，是不？」

「是的，這兒確是可以俯覽全街，我租用這裏，也是貪這兒可以做『天文台』，有什麼風吹草動，也來得及逃走！」

「所以，萬一我們發覺那輛汽車被人跟踪，我們可以不收貨。」

不錯，年青人不愧是「後起之秀」；他知道這一條街道平時很少汽車開入來。假如等會兒那輛黃色小房車開入這條街道時，他用這兒窗口居高臨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萬一那輛黃色小房車後面有可疑車輛跟踪，他們大可以不出面收貨。

當然，由小房車將「貨物」搬進來，仍然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因此，他們又約好了，當小房車停在門外之後，對方會先進來；他們將預備好的錢交給對方。但對方「送貨人」還不能就此離去。

年青人會派人到黃色小房車去收貨。直至點收妥當之後，下面收貨的人就會打手勢上來，他們才讓「送貨人」連人帶錢一齊離去。至此，這次的交易才算完成。

以上只是他們「計劃中」的事。

實際情形又會怎樣？

以下就是後來發生的事；也就是本故事的開始。

× × ×

一輛黃色小房車開入這條僻靜的街道來。

這條街道上最高的一幢樓宇，其中一個窗口之內，有兩個人用他們的眼睛盯實這輛小房車，直至到它完全停下來爲止。

車內首先走出一個人來，他左張右望，然後將車門鎖上。

最後，他走進了那幢多層大厦去。

就在這時候，有個人鬼鬼祟祟的，走到那輛黃色小房車旁邊。

那人用一條像是鐵綫的東西，在車門上動起手脚來。車門很快就被他弄開了。

那俯視街道的兩個人——一個中年人和一個年青人，其中一個見到了當時的情形，他萬二分焦急，可惜毫無辦法！

這是十五樓。

中年人因爲視力關係，一直須要用望遠鏡帮助，但他仍無法可以看得清楚那是什麼人；只知道他是一個男子，似乎很年青。

於是他焦急得叫將起來：「永艮，快些過來看看，可能有人偷車！」

那年青人較早時也跟他併肩兒站在這裏，一齊俯視街上情形的。但當那「送貨人」上來時，他正跑去開門迎接對方。

這是十五樓，一上一落自然要借助升降機——電梯。

這一類多層住宅大厦的電梯，有時很令人爲之氣結。你想上時，它偏偏落；你想落時，它却正在節節上升！你惟有着急地等呀等的！

如果較新式的，倒還不成問題，因爲上上落落都够快。

但是，一般住宅大厦電梯都是慢吞吞的。

尤其是這是十五樓，那「送貨人」可能要三幾分鐘才可以上到這兒來。

那年青人還未開門，這邊已聽到中年人在窗後叫了起來！

他急忙跑回窗子這邊來。

俯視到街上時，那輛黃色小房車正在開動。

假如這兒不是十五樓，假如他們做得到的話，他們一定制止那車子開走。

但是，現在他們只可以眼巴巴的，瞪住那車子越開越快！

「鈴鈴……」門鈴响了。

年青人過去開門。

門外是「送貨人」。

他非常客氣地跟屋裏的主人打招呼。

那年青人道：「你快過來看看！」年青人一邊關上大門，一邊示意他到窗口這一邊來。

中年人指指老遠的街口那邊：「我剛才看見你的車子被人開走了，他若非你的人，一定是偷車賊。」

「送貨」的人大吃一驚。

他先看看街上剛才他停過車的地方，再循中年人所指的街口瞭望過去，但那輛黃色小房車却影子也不見了。

年青人這時亦已回到了窗口這邊來。

三個人，六隻眼睛，互相瞪住。

刹那之間，他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報警吧。

不！這件事怎麼可以驚動警方？萬一警車聞報，當街截停那小房車，後果如何，實在難以逆料；說不定他們會當場搜查，那時……

三個人之中終於有兩個人匆匆地飛奔落街，他們就是那個年青人和那個「送貨人」！

年青人叫甘永艮，「送貨人」叫何明。他們都同樣焦急。

那中年人叫巫全。只有他獨自留在屋內，怔怔地獃在窗口那裏想。

他終於感到這件事非報警不可。因爲事情來得太過突然，這也是責任問題；他不想對方有某種忖測，以爲是他串同別人做的。

於是，他走去撥電話，向警方說出了那輛失車的號碼。

× × ×

甘永艮和何明二人衝到街上之後，立刻搶登一輛停在路旁的白色房車——那是一輛中型房車，屬於甘永艮的。

他們希望來得及攔截那輛剛剛被人偷去的黃色小房車。

情急之下，車子的速度也相應開得特別快。

甘永艮忘記了這是市區，匆匆將車子開向街口，然後轉往大街。

大街上，車多人亦多，看得車上兩人爲之眼花繚亂，車速也不得不慢了下來。

何明很不高興地問：「這件事你們到底怎麼攪的？」

甘永艮正被紅燈所阻，車子停了下來。他側過頭來反問：「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何明道：「你告訴我吧！這次的損失，入誰人的賬才對？」

甘永艮怔了一怔！

是的，辦法是他想出來的，結果却出了事。這一回的確是水洗難清。

那批「貨」萬一就此失去，價值可不在小，甘永艮如何能承担得起？

紅燈變綠，甘永艮一邊開車，一邊說道：「辦法雖然由我想出來，但你却同意，可不是嗎？其實我們大家都可能有疏忽之處。你可能沒有把車門鎖好，我早該派個人在街上佈防。」

何明道：「車子裏有這麼多的貨，我們不該使用這種冒險的方法。」

「爲什麼你早不提出異議？」甘永艮又說：「事到如今，我們埋怨也沒有用。回去商量一下善後的辦法吧！」

於是車子開始掉頭，繞道開返原來的地方。

歸途中，何明仍不斷地埋怨！

× × ×

甘永艮和何明登樓之後，巫全告訴他們：「我正致電報警！」

甘何二人均感意外。

巫全解釋道：「這是責任問題，如果我不報警，帆哥可能對我有所誤會。」

戚帆就是何明的老闆。巫全口中的「帆哥」正是他。

何明埋怨道：「車子是用我們名義去登記的，萬一警方當場搜出那批貨，誰來認賬？」

巫全道：「別這麼緊張吧，警方還沒有找到呢！找到時，我們仍然可以見機行事的。一般而言，我們只報失車，他們找到失車亦未必細加搜查；萬一查出了什麼，我們仍然可以推得一乾二淨。因爲車子曾落入別人手上，你大可以說車上根本沒有這些東西。只是偷車的人放進去的。」

甘永艮也認爲他的老闆言之有理。

何明無可奈何，只有借用這裏的電話，向戚帆報告。

戚帆當然很不高興，而且又提及責任問題。

電話聽筒交到巫全手中。

巫全理直氣壯地說：「那批貨我連見也未曾見過，如何能叫我承担責任？」

戚帆在電話中却強調：「那是你的地頭，而且辦法又是你想出來，叫我們如此這般的。」

巫全道：「話可不是這樣說，任何辦法，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大家安

全無事。」

電話中的爭論毫無結果。兩個老闆相約面談。

聽筒放下之後，巫全勸諭何明：「切勿忘記與警方連絡，萬一他們爲你找回那車子，你不出面認領的話，反而引起警方的懷疑。那才不妙呢！」

何明沒有正面答覆巫全。

他走了！

何明走了之後，甘永艮怔怔地問他老闆巫全：「怎麼辦？」

巫全沉吟道：「那批貨值五十萬，戚帆當然不會就此罷手。」

甘永艮是巫全的一名年青助手。

巫全年事已老，加上身體不好，行動更加不大方便。

目前許多有關事務巫全已逐漸移交給甘永艮代爲處理。

但今天這一宗交易價值五十萬元，巫全才親自前來主持。

本來在販毒集團中，五十萬只是一個很小的數目而已。但是年來國際刑警對毒販的宣戰十分成功，所以才能一次又一次，大量破獲運毒的活動。

由於「來貨奇缺」，毒品價格上漲，五十萬元批發價的毒品，也只不過是數量有限而已。

姑勿論如何，這一次的「意外」，已在販毒的圈子裏，引起種種忖測。

× × ×

「沙展，有沒有TW二五六七六編號那輛失車的消息？」一名探目麥景，正向報案室一名值日警長查問。

「老麥，怎麼啦？」值日警長因爲對方是老同事，因此開玩笑地問：「是不是有人敢胆在太歲頭上動土？」

麥景苦笑一下：「不！那失車不是我的，只是朋友托我代查。」

「幾時報失的？」

「今天日間。」

值日警長一邊翻閱案上一本巨型的册子，一邊說道：「是不是勞斯萊斯銀影型的？」

「不！」麥景道，「大木牌七六年型，黃色小房車而已！」

二人的對答立刻引起報案室一班警務人員的哄笑！因爲他們二人分別說出的那兩種汽車的「身價」，何止十萬八千里！

有人半開玩笑地對麥景道：「七六年款，又是小型的大木牌，如果是我，我才不會冒險去偷這一類的車呢！你那位朋友可能記錯了停車的地方吧！」

這時候，值日警長已查過了報案的日記册子，抬頭對麥景道：「今天日間的確有個男子致電向我們報案，但相信仍未找到，因爲還未銷案啊！」

「謝謝你！」麥景走出了報案室。

報案室裏面，難得一班當值人員這麼空暇。

有人笑道：「麥探目那位朋友的小汽車一定是包金的，否則怎麼會有如此愚蠢的偷車賊？」

有人却一本正經地說：「偷車賊往往是順手牽羊的居多，他們取易不取難。麥探目的朋友可能是太大意那一類人。」

「不管他是那一類人，這裏每天失車都這麼多，僥倖找回來的，恐怕少之又少！」有人搭訕說。

忽然有人插咀道：「如果我所料不差，麥探目那位朋友的小房車，可能快要出現了。」

「你怎麼知道？」

「其實道理很簡單。偷車賊的目的有三種而已：第一，貪玩——偷了車之後，載女朋友到處去遊車河。第二，借艇割禾——偷車去打刼。第三，化整爲零——偷得的汽車，拿去劏了它，只要其中有用的零件。」

有人取笑道：「聽你的口氣，你快要有資格升爲總探長了！」

「哈哈哈……」報案室裏，刹那間充滿了歡樂氣氛。

× × ×

在一間餐室之內，探員石勇正和他的女友姜玲玲在這裏吃晚餐。

跟他們在一起的，還有玲玲那個弟弟姜小明。

石勇正打開他的記事小册，將一個車牌號碼告知小明。

姜小明也有一本小册，他正將石勇讀出的每一個字記下來。

姜小明就像全港的「警訊少年」一樣，一直協助警方找尋失車。

石勇雖然也要求姜小明協助他發動其他警訊少年找尋失車，但是，從他的語氣中，姜氏姊弟二人可以察覺得出他很不高興。

目前石勇的上司就是麥景探目。

麥景較早時向所有下屬下達命令，要他們加緊追查一輛黃色小房車的下落。

追查失車本來是公事，但石勇却知道他這位新上司假公濟私；因爲石勇已從報案室一班同事的口中，獲悉了編號「TW二五六七六」這輛汽車是屬於麥景一位朋友所有。

因此，石勇覺得麥景未免太過小題大做了。

不過，石勇是個負責任的探員，同時他也一直覺得偷車賊的確可惡，趁此機會向他們展開窮追猛打，正是時候。

所以，石勇才會趁此機會叫小明也來帮帮他。

倒是他那位漂亮的女朋友在旁聽見，忍不住笑道：「大偵探，竟然如此委屈，要你管到偷車這些小案件上面來，是否大材小用？」

石勇却一本正經地說：「不錯，偷車本來只屬於一些小案件，但是，你可知道這是一宗大生意？」

姜玲玲不大明白地問：「這是什麼意思？」

「由一九七四年至到現在，你猜猜有多少汽車被偷？」

姜玲玲正以驚奇的目光瞪住石勇，而姜小明却忍不住爭先答道：「一萬六千多輛。」

石勇出奇地問小明：「你怎麼會知道得這樣清楚？」

小明道：「你忘記我是一名警訊少年嗎？我們的經常性任務之一就是協助找尋失車。所以我最注意警方公佈的數字。」

「不錯，由七四年到現在，約有一萬

六千多輛汽車被人偷去，同期只找回一萬二千輛左右，仍有四千多輛不知下落。」石勇說。

玲玲道：「難怪人家都說香港遍地都是黃金，試看看路邊停下的汽車，就不到你不信。既然滿街都停放着這許多汽車，偷車賊下定决心要偷一兩輛，照計不困難啊！」

石勇道：「是的，目前各種牌子的汽車，動輒也要過萬元才可以購買一輛。有些名廠的，三幾萬元一輛，還是一樣停在路旁任由風吹雨打，偷車賊稍有開鎖技藝的，都可以得心應手！」

「他們偷到的汽車，如何脫手？」玲玲好奇地問道。

石勇解釋說：「一般失車大概不外乎；第一，就地劏皮拆骨。第二，改頭換面，例如改車牌，重新再噴過油。第三，偷運至外地，因爲東南亞一帶，新車入口稅太高，二手車十分吃香。」

小明一直沉默着。

他除了小心聆聽石勇和他姊姊的交談之外，還一直在想：這的確是歹徒的一條財路，數萬元的汽車，即使賣它一二千元，也總好過去偷別的東西。

小明於是對石勇道：「石大哥，你放心，我一定會帮你抓到一些偷車賊！但是否你要找的那一個，我就不敢說了！」

石勇也知道小明很熱衷於偵探工作，但在女友玲玲面前，他却敎訓小明，不要借故到街上去玩，同時要小心安全問題。

三個人正在邊吃邊談之際，那邊突然傳來一陣人聲吵鬧。

有兩帮人在餐室的另一角，正吵得面紅耳熱。

這兩帮人似乎在講數——這是香港黑社會裏面常見的事。

他們之中有人十分生氣，拍枱拍櫈，還有人則拔刀作勢！

石勇立刻走過去，當場表示了身份。

在叱喝聲中，那班人立即四散，紛紛衝出餐室門外去。

石勇只抓住了其中一人，回頭致電報警。

石勇的目的，只是志在起一點阻嚇作用，所以他只抓住其中一個就夠了。假如他要抓更多人的話，姜氏姊弟在場，自然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但石勇沒有那樣做。

不久，大批警方人員開到現場。

石勇交代了當時的情形，然後將那名青年交給一名反黑組探員盤問。

警方初步懷疑這是黑社會「講數」，因談判破裂而展開打鬥。

若非石勇及時制止，一場血戰行將展開。但那唯一落網的青年却三緘其口。

× × ×

夜深人靜，街道上連鬼影也沒有一個，最少這一條街就靜得有如墳墓一樣。

街道兩旁，停滿了各式汽車；所有的店舖，早已關門。

假如這時候有個夜歸人由此經過，相信他也會感到步步驚心。

然而姜小明却在這時候悄悄地躲在一角，等待着偷車賊的出現。

姜小明決心要帮帮石勇，他知道石勇很需要找一個偷車賊。

然而時間實在太深夜了。小明的姊姊姜玲玲難免有些担心。

她本來已經睡了，但睡醒一覺之後不見了小明，立即披衣外出。

她知道小明在什麼地方，因爲這已經是連續第二晚。

小明這孩子有時很固執，他肯定下來的事情，非達到目的不可。

小明也很勇敢，他對那些惡人並不害怕，即使對方比他更高、更大。

這時候，小明正躲在新區大厦一角，注視着那條馬路兩旁的情形。

夜深人靜，即使有人在這兒街道上走過，也隱約可以聽到步聲。

小明發覺路邊的行人道上有個人影，閃閃縮縮的，不似是夜歸人。

那人每行幾步，又停下來。在一般人的眼中，也許不知道他究竟弄什麼玄虛。但小明就知得清楚。

他所以每走幾步即停下來，是爲了試拉拉那些汽車的車門。

小明知道機會來了。

他正在等，等對方「初步得手」，然後才衝過去抓住他。

所謂「初步得手」就是讓他拉開某一輛汽車車門。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後面有人叫他：「小明，小明，你在那裏啊？」

那是他姊姊玲玲！

小明給她氣壞了，因爲那個可疑的偷車賊，正好將其中一輛汽車車門拉開，這邊聽到玲玲的叫喚聲之後，却有些猶疑起來。

小明不敢怠慢，也沒有理會他姊姊的叫喚，急急飛奔過去。

小明由黑暗一角轉了出來，已見到偷車賊正下定決心，竄了上去。

毫無疑問，他覺得自己「已成功了一半」，怎可輕易放棄呢？所以他也不再猶疑了，登上了那輛車子裏去。

小明連聲叱喝聲中，步履如飛地，急急衝了上去。

偷車賊顯然陷於進退維谷之中，忙將車門掩上，這時他已在車子裏面。

小明也心裏明白，她姊姊玲玲正由後面追上來，她已發現了小明之所在，剛才只不過因爲小明躲得太過隱蔽，所以玲玲找得焦急，然後才會叫喚小明的名字。

現在小明表面上是向對方叱喝，其實也等於間接告知他姊姊「我在這裏啊」！

小明還差一段路才可以衝到那汽車停放的位置；那車子已開始移動了。

小明萬二分焦急。

他對這收獲不會輕輕放過，加緊脚步飛奔過去。

假如那路旁的車子不是停泊得密密麻麻，假如那偷車賊不是過份匆忙而失了方寸，小明可能會望塵莫及！

但是現在，小明却僅可追到那行將開走的汽車，他及時拉開了車門。

然而偷車賊已將汽車駛離了停車的位置，正急急向前狂衝之際！

小明也知道這是萬分危險的事，稍不小心，他就會墮車身亡！

他剛拉開車門，車子往前急衝，車門又告自動關上了，那是汽車的衝力所促使

的！

他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必須要有所抉擇！

如果他放棄追逐，必須放開攀住車門手擊的一隻手！

如果再跟汽車「競跑」，他跑步的速度一定不及汽車那麼快！到頭來說不定會出意外！

小明心裏也明白：對方是亡命之徒，這時候他正作垂死掙扎！所以他一定也是千方百計的，務求擺脫糾纏！

小明情急之下，腦筋却保持清醒。他急忙將雙足一縮，整個人就懸掛在汽車一旁。

小明急忙運用雙手的臂力，一方面保持雙足離地的姿勢，另一方面企圖再開車門，讓自己的身體可以進入車廂中去。

但是，那偷車賊彷彿清楚知道了他的心事，汽車本來保持在馬路中央疾馳，突然却往左靠攏！

左邊路旁停了一列汽車，小明當然明白對方的陰謀，目的就是讓小明活活被夾死！

小明這一驚非同小可，眼看汽車越靠越左，前面不足十個車位，這疾駛中的汽車就會與路邊停放的汽車貼近在一起；屆時小明就會活活被「夾死」，變成「三文治肉醬」了！

在這刹那間，小明似乎沒有別的選擇，唯一只可以跳車而已！

以目前的車速，十個車位只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事！

小明突然之間運用腰力，讓自己的身子往上成倒豎狀！

當車子再往前狂衝時，偷車賊只可以聽到「轟隆」一聲！

有個沉重的身體，從車頂上力壓下來！令到整輛車子震動了一下！

偷車賊的目的自然是要迫小明離開這車子，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顧自己的安全，所以車子儘管狂衝，也得「有分有寸」否則他可能未撞倒小明，便先撞到自己！

所謂「有分有寸」，就是要小心保持疾駛中的汽車與路邊車子的距離；離得太開，對小明不會構成威脅，離得太近，又可能會造成兩車相撞的意外！

偷車賊必須利用他的駕駛術，讓車子在疾馳中，與路邊的汽車保持「不足以容納一個人體積的距離」。也唯有這樣，才可以「夾死」小明！

所以，他必須小心翼翼！

可能就是由於他的過份小心，才給予小明「脫離險境」的機會！

現在小明已躍登了車頂！

他非常聰明，讓自己的身體穩貼在車頂之上，他並不急於襲擊對方！

只要他不離開這車子，只要他不讓偷車賊就此離去，他就有機會抓住他！

偷車賊將車子開得十分快！

小明必需運用雙手，分左右攀穩了車頂旁邊的位置，以防被衝力滑落在馬路之上！

小明不知道有沒有聽錯，似乎有一陣陣的警車聲傳來！

然而小明無法分心了，否則他可能被對方所乘！

小明用雙手穩定自己，車子突然緩慢下來！

原來前面果然出現了一輛閃着燈號的警車，怪不得偷車賊又改變了主意！

他急忙把偷來的車子掉頭。

小明看準了機會，趁住車子緩慢下來的刹那間，迅速滑落車下，將車門拉開！

偷車賊也深感到不妙，起飛脚要踢小明，可惜小明絕非弱者，趁勢却撈住了他的一條腿，企圖將他拖了出來！

汽車正在掉頭，難免要車前倒後，小明偏偏揀中了這個時候跟他爲難。

「轟隆」一聲，撞向路邊的一輛汽車旁邊去！

被偷的車子迫得停了下來！

小明看見他的姊姊正從一間士多店之內衝出來，更加有恃無恐！

偷車賊在糾纏中被他拖出車外，更怒不可抑，刀光一閃，一柄利刀自懷中拔出，揮向小明的面前！

小明急忙一閃，人也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倒退兩步時，倒在地上！

偷車賊看見形勢不妙，也不敢爲難小明，否則，只要他衝前兩步，小明可能會死於他的刀下。但這時候，警車正由街口響號衝了過來，玲玲亦已趕到了！

原來姜玲玲果然聞聲知道了其弟弟之所在，本來得追過來幫助他，黑暗之中却見到小明忘記了一切危險，苦苦追纏那偷車賊！

玲玲心感不妙，於是過去力拍一間士多店的大門。

那間士多店本來早已關門休息，但姜玲玲不但知道店內有人留宿，還認識那位年青店伴，於是隔門求他借用電話報警！

玲玲自然明白到致電「九九九」是最快的求援方法之一，因爲警方的無綫電台聞報後，會以第一時間通知最接近這裏的巡邏警車。

因此，那行將駛到的警車，就是聞報趕來援助的。

玲玲又再致電給她的男友石勇。

撥完那兩個電話之後，玲玲才由士多店出來。

想不到却看見小明被人以刀相向，還倒在地上！

她急忙趕上那偷車賊，因爲他正向另一邊街口逃去！

玲玲奔跑的速度已經够快，但那偷車賊的速度更快！

轉眼間，那偷車賊已將近跑到那街口去了。

只要轉出街口，那兒四通八達，他就可能會逃之夭夭了！

玲玲正在焦急萬分之際，警車已響起了警號，追了過去！

警車本來是早已追到街口去，但中途却一度停了下來。

警車上的人是因爲看見小明倒在地上，以爲他身受重傷，本着「救人要緊」的原則，所以停下來看看小明怎麼樣了。

但是小明很快已經爬了起來，他一邊跳上警車，一邊直指正在逃向街口的偷車賊，將情形簡要地告訴了警車上的警方人員。

警方人員之中也有人認得小明，因爲

他常常到警局去找他姊姊的男友石勇；加上以前他姊弟二人也不只一次帮助過警方辦案。

警車追到偷車賊附近時，那傢伙突然改變了逃走的方向。

他並非向相反的方向逃走，只是逃向新區大厦樓下的通道去！

玲玲早已有所準備，所以她最先追了上去，也最接近偷車賊！

偷車賊看見玲玲就要追了上來，突然反身就是一刀，朝玲玲刺來！

玲玲在昏暗的環境底下，但見刀光一閃，急忙閃避。

偷車賊以爲有機可乘，又再轉身便逃，在這種情況底下，他是不敢戀戰的，因爲警車上的人已紛紛跳了下來！

玲玲怎會讓他逃去？若非因爲對方有刀在手，她早已將他抓住了！

玲玲因爲剛才那一閃一避，阻慢了步伐，眼看偷車賊越逃越遠。

玲玲看見通道之上有一支掃把柄，擱置在一旁，心急之下，順手取過，就像擲標槍一樣，往前一扔！

玲玲並未朝偷車賊的背心或後腦擲去，只是朝他雙足之間扔去！

偷車賊奔跑得正急，自然想不到有此一着，一個踉蹌，迅速絆倒地上！

玲玲衝前正待將他自地上抓起來，那傢伙又迅速翻身躍起，以刀相向！

玲玲這一次不再猶疑了；她看準摸準，發覺對方也不過是這一兩招，要不出什麼花樣，於是利用自己的身形急縱輕跳，人影飄忽之際，刀光也閃個不停！

小明這時已與大批警員衝了過來。

玲玲揮拳踢腿之際，偷車賊亦已方寸大亂！

玲玲在奪刀之後，順勢把對方摔了一跤，那偷車賊還未爬起來，一名警員已撲到了他的身邊，用手鐐將他的手腕扣着。

偷車賊氣喘如牛，不服氣地瞪住小明：「你是什麼人？這種事情本來就不關你事！」

「誰說不關我事？」小明道：「我是香港市民，也是一名警訊少年！」

「嘿！好小子，你等着瞧好了！」偷車賊怒目相向，態度十分惡劣！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有個人影撲了過來，一手抓住偷車賊的衣襟，一隻硬硼硼拳頭已直撞向他的面部！

與此同時有人狠狠地說：「我一直等着瞧你的，直至到你出獄之後，老子還在等你，看你奈我何？」

這個人並非別人，在場的警方人員和姜氏姊弟更加認得他！

他就是性格一向十分衝動的石勇！

石勇剛開車趕來，因爲較早時他接到了玲玲的電話。

他跳下車之後，看見這邊人影幢幢，早已知道偷車賊已經落網，他正沿住通道走過來，想不到却聽到偷車賊這麼大胆，竟然當住其他的警方人員面前，向小明恐嚇！

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看不過眼，聽不順耳的事，決不袖手旁觀，何況被人恐嚇的對象還是她女友的弟弟小明呢！

那偷車賊挨了一拳，差一點兒口鼻血直流！

石勇被其他的警員制止，否則他還會繼續去教訓他！

「我叫石勇，CID，認識我的相貌吧，小子。」石勇盯住那偷車賊，「你做了壞事還公然恐嚇別人，你的靠山究竟是誰？」

偷車賊木然相向！

他自知理虧，也明知目前的情勢對他十分之不利，剛才要不是因爲對方是一個少年人，他對警方人員也不敢放肆！

想不到口舌招尤，招來了這狠狠的一拳！

石勇對他的同事說：「將他交給我吧！我還要去抓他的同黨！」

一名在場的警長說：「交給你也可以，你最好不要再打他，我担心他挨不上兩拳呢！」

石勇道：「放心好了！他的嘴要不是太硬，我也是講道理的人！」

偷車賊道：「我要求送往警局裏去，我不想死在馬路上！」

在場的警方人員互相交換着眼色。

警長道：「你當然有這樣權利，但是，如果你不合作的話，到任何地方也是一樣的。」

石勇道：「你有多少同黨？」

「同黨？」偷車賊聳聳肩，苦笑道：「幹這種勾當，何需同黨？」

「你可能活得不耐煩了。」石勇怒視着他：「你叫什麼名字？」

「嗯！—！」偷車賊怔了一怔！

要不是那警長在旁勸止，他可能又要吃上石勇幾拳！

偷車賊在警方人員面前，終於說出了他的名字：「我叫范冬。」

范冬承認不是第一次作賊，但他堅持不肯說出他的同黨。也不肯單獨和石勇相處，反而要求到警局去落案。

石勇沒有他辦法，唯有用車子載姜氏姊弟二人一齊到警局裏去，因爲他們同是此案的證人。

×　×　×

石勇的上司麥景探目，不知如何獲得了消息，早已帶同親信助手許中信候在警局之內。

偷車賊范冬被帶進偵探部裏面，麥景單獨面對着他：「目前你有兩條路：第一條，跟我好好的合作，我有事求你，自然對你有許多好處。第二，循正常手續落案，明天就解上法庭。罪名分別是：偷車、毆打警務人員，阻差辦公、危險駕駛以及未購第三保險等等。」

「如果我選擇第一項，你是否立即就可以放我？」范冬問。

麥景笑道：「如果我說可以立刻放你，你也不可相信。」

范冬怔了一怔！

麥景又說：「不過，如果你的合作確能令我滿意，我總不會爲難你的。」

范冬無可奈何地問：「好吧！你要我怎樣帮你？」

麥景問道：「你當然不是第一次偷車吧？」

「是的，當然不是第一次，但這却是我最倒霉的一次。」

「試過多少次？」

「忘記了。」

「記憶中，最近有沒有偷過一輛黃色的大木牌小房車？」

「沒有。」

「見過嗎？」麥景提示着說：「我的意思是：你行家可能偷過這麼一輛小房車，也許你在收購賊贓的場合中會見過。」

「嗯——」范冬很認眞地去回憶，「沒有，的確沒有。」

「好吧！」麥景忽然把手一揮，「你先出去外面等我！」

於是麥景的助手許中信，把范冬帶了出去！麥景又把石勇叫了入來。

「你辛苦了！」麥景很少這麼客氣的，「現在你可以返家休息去了，其他的事情，讓我來處理吧。」

石勇有些意外！

對於這位上司，石勇自問認識不深，但對於他的爲人，却時有所聞。

麥景調到這兒來的日子還不太久，石勇撥歸他管轄也只是不久之前的事。

他們合作經辦的案件，先後有過許多宗，但就記憶所及，麥景這個人有時很懶，許多事情都盡可能分配給屬下去辦。

像這麼樣的一個警探，有時候石勇也感到有點奇怪，爲什麼他會做到「探目」的？

這也許是以前的「制度」造成的。假如以目前警界中的情形，相信他未必高得過石勇。

也正是因爲這樣，石勇才覺得麥景似乎「轉了性」。

麥景既然叫石勇下班去，石勇也樂得早些回去休息。

石勇送姜氏姊弟二人離開警局時，已是凌晨時份了。

石勇雖然沒有將他的心事告訴他的女朋友姜玲玲，但玲玲已經看出了他很不開心！

小明坐在汽車後面，也忍不住道：「你那位上司眞奇怪，他不是要你追查偷車黨麼？難道偷車黨就只有一個？」

「本來我也樂得清閒，但問題却是：麥景不似是這種人！」石勇說。

石勇正開着他的車子，送姜氏姊弟返回新區住所去！

石勇在公事上的事情，往往都會對玲玲姊弟提及。

玲玲十分了解他，她說：「麥探目可能怕你邀功，所以才有此安排！」

小明不平地說：「今晚你已給他一個好的開始，即使有功也應該屬於你的。」

玲玲與石勇本來坐在前面，這時候却忍不住回過頭來：「小孩子，別太過講究功與利，你沒有聽到過有麝自然香這句話麼？」

車子已駛進了新區。

石勇把姜氏姊弟二人送返家中，然後才獨自駕車離去！

× × ×

麥景探目把偷車賊范冬帶到他的座駕車裏面去。

助手許中信負責開車。

麥景對范冬說道：「現在我們可以開始了。」

范冬答應把麥景帶到一處地方去，那是一處收購賊贓的地方。

范冬每次偷到的汽車，都會開到這裏，換取金錢。

麥景早已警告過范冬：如果他做得不好，他須要負上很嚴重的罪名。

范冬知道這是一件十分爲難的事；如果他徹底帮了麥景，將來在法庭上他可能眞的得到若干好處。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會斷了自己的後路——以後他偷到汽車，不知向誰推銷才好。

不過，麥景說的却很清楚：他不會把對方「趕絕」的。

麥景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替他朋友找回一輛黃色小房車。

因此，范冬還是「樂意」助他一臂之力，事實上在目前這樣的環境底下，也到他不樂意的。

於是他指示麥景的助手，將車子一直開往一處郊區的地方——那是一處近郊。

× × ×

一處舊車場，到處堆着廢鐵和舊輪胎。入口處是一道用鐵絲網構成的閘門，但沒有鎖上。

范冬下了車，過去把閘門推開了。

麥景和許中信早已離開了那輛車子，只讓范冬獨自開車入內。

經過一段凹凸不平的路，車子終於在一處建築物前面停了下來！那是一處用廢鐵堆砌成的建築物，只有一層而已！

裏面很快就有人亮起了燈。一個中年人睜着惺忪的睡眼走出來：

「是誰呀？」

「易伯，是我。范冬啊！」

范冬跳下汽車，走了過去。

「怎麼會這麼夜？」那個叫易伯的人又問：「是什麼牌子什麼顏色的車子？」

范冬示意着說：「你過去看看吧！很新欵的，日本車。」

易伯回頭把一名小厮叫醒：「阿保，快些起來吧！帮手收貨。」

一名只有十八九歲的年青人，由一張尼龍床上跳了下來！

他是睡在一處「棚架」之下的。

那個有如凉亭的棚架，也是用若干廢鐵蓋搭而成，就在那唯一的單層建築物的前面空地之上。阿保亮了燈，使到停車場的地方也爲之大放光明，讓易伯可以清楚的見到那輛汽車。

豈料易伯只瞥了那個車牌編號一眼，就立即破口大罵：「你這渾蛋！怎麼會偷上這一輛？你可知它是誰的？」

范冬故意抓抓後腦：「誰的？」

「一名警探的。」易伯道：「你快些把它開走，不要害死我啊！」

范冬還未回話，一處廢鐵堆後面，突然閃出了兩個人來！

易伯和阿保均感不妙，回頭想走！但很快就被人喝住！

那兩個人並非別人，正是麥景和他的心腹助手許中信。

許中信拔出手槍，指住二人，命令他們站住不要動！

麥景慢慢地走過來：「姓易的，你總算有點眼光！」

易伯苦笑道：「麥探目，久違了！」

「我還以爲這位後台大老闆是誰？原來是你！」

麥景笑着說。

易伯苦着臉道：「爲兩餐而已，算得了什麼大老闆呢？」

「怎麼？你不喜歡我這輛汽車嗎？」

麥景指指那輛車子。

「別開玩笑了。」易伯道：「這小子有眼不識泰山，這一回我可給他害死！」

「別担心！」麥景忽然又過去拍拍他的肩頭：「進裏面去，讓我們好好的談談吧！」

易伯看看對方的面色，彷彿意味到對方心裏說些什麼。他也陪着笑面說：「是的，我們有話可以慢慢說，香港這社會，大家都不必太過認眞啊！」然後他又低聲問：「你要多少？」

豈料麥景臉色一沉：「你這是什麼意思？」

「嗯——」如此一來，易伯反而有如丈八金剛，「你老兄不是——」

麥景冷然一笑，道：「我姓麥的一向奉公守法，此來不是爲錢，只爲帮助一位朋友找回一輛失車，義氣搏義氣，如果你帮得我這個大忙，我會放你一馬！」

許中信在旁說道：「否則，現在這場面，相信也可以够得上人贓並獲了吧！」

易伯無可奈何地，瞥了范冬一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范冬道：「麥探目的朋友失去了一輛黃色的小房車。」

易伯邊想邊喃喃自語地說：「黃色的小房車？什麼車牌編號，什麼牌子的？」

「大木牌，七六年欵。」麥景道：「車牌編號是TW二五六七六。」

易伯又很認眞地回憶，愼重地搖搖頭：「沒有，我很少見到黃色的小房車，尤其是大木牌的小型車，更加沒有收過。」

易伯又問范冬：「你可知道是誰經手的？」

范冬還未回答，麥景已搶先說道：「如果我知道是那個王八蛋經手的，老子就不必來求你了。」

許中信這時亦已將手槍收回，氣氛變得較爲融洽了。

許中信對易伯道：「你再想想清楚，看看誰喜歡收購日產小房車。」

「嗯——」易伯沉吟道：「也許我可以替你向一些行家查查看，但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須給我一點時間。」

麥景道：「你要多少時間，我這件事正是十萬火急。」

「你留下電話號碼，一有消息，我就立刻通知你。」易伯道。

「好吧！我且信你一次。」麥景向助手示意：「給他一個電話號碼。」

易伯非常小心謹愼地，接過了那張咭片，然後打躬作揖地，把麥景他們送走。

麥景和許中信離開那兒的時候，把范冬也一併帶走。范冬臨走時還想向易伯解釋幾句，但麥景已示意助手把他推上車去，沒有讓他多講半句。

× × ×

姜玲玲又和她那位警探男朋友石勇在一起。她非常關心地問他：「你那位新上司怎麼樣了？」

「天曉得他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石勇說：「今天有同事告訴我，他昨夜曾帶同疑犯范冬出去過一次。」

「他們到何處去？」

「沒有人知道，除了他和許中信之外，就只有范冬知道。」

「你有甚麼新任務？」

「還是要繼續找尋失車，他揚聲要把偷車黨一網打盡。」

「可能他確有此意！」

「但我却大胆忖測，他只不過假公濟私，無非爲帮朋友。」

「他那位朋友失去了的車子是怎麼樣的名貴汽車？」

「你猜猜吧！」石勇神秘地一笑。

「一定是勞斯萊斯吧。」

「不。」

「平治牌麼？」

「也不是。」

「保時捷？寶馬？」

「不！說出來你可能不會相信，是大木牌，還是七六年舊欵的舊車。」

這一來，不但是玲玲怔住了，連正在一旁大吃大嚼的小明也怔住了。

小明不禁問道：「那輛日本小房車究竟值上多少錢？」

石勇道：「新車也不過一萬元左右，七六年舊車大約二三千元可以買到了。」

「那麼，麥探目朋友的車子一定是鑲金的，就像占士邦影片『金手指』中所見的一樣吧。」小明開玩笑道。

玲玲說：「若沒甚麼特別意義，一定是麥探目爲了在朋友面前討點光彩。」

「我就希望這麼簡單。」石勇又說：「但我今天聽一位同事悄悄告訴我，他那位朋友是撈家。」

「撈家？」小明反問道：「你的意思是說：撈偏門的？」

「是的。」石勇道：「麥探目是老一輩的警探，他們常常與三山五嶽的人混在一起，可能因此變成了知己。」

姜玲玲却喃喃地說：「即使是更好的朋友，也無須如此緊張的。」

玲玲回頭又問：「那失車可曾正式報案？」

「根據報案室的同事告訴我，他曾以第一時間報了案。」石勇道：「但是，巡邏車的同事却說，當日連黃色的車子也未曾見過。」

姜小明常常連同其他警訊少年協助警方找尋失車。

所以這時他也說：「是的，漆上黃色的汽車實在很少，據我們日常最多見的，還是白色和黑色的中型房車。」

玲玲道：「顏色不是問題焦點，我正在想：既然報了案，大可以等保險公司賠償，何必如此緊張？」

「我也這樣想。」石勇道：「除非那車子裏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從麥探目的動態看，確實也有此可能。」

小明忽然說：「唔，我倒想到了一個好辦法，可以教麥探目那位朋友上當。」

石勇道：「你有甚麼好辦法？」

小明說：「辦法雖好，但要冒一些危險。」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

高皋·文
子成·圖

雁南飛

（一）



身負重託　爲國驅馳

「禀總鏢頭，有客人求見。」

「哦，請！」

「不必，老朽已經進來了，不速之客，請總鏢頭不要見怪。」

總鏢頭高端，是虎嘯鏢局局主高子儀的長子，此人威嚴穩重，臨事不苟，對這位不速之客難免有幾分不滿之意。

不過做生意應該和氣生財，他心頭雖是不滿，仍抱拳打了一個哈哈道：「好說，老丈請坐。」

這位客人約莫五旬上下，有一副魁梧結實的身材，只是面帶倦容，風塵滿身，必是經過長途跋涉才趕到襄陽來的。

高端肅客入座之後，再微微一笑道：「老丈貴姓？」

「符威。」

「久仰，請問……」

「無事不登三寶殿，老朽自然是投鏢來的。」

「哦，老丈要保什麼？」

「人頭鏢。」

「老丈要保人頭鏢，替誰保？」

「是老朽自己，由此到福建泉州，總鏢頭開個價吧。」

「請問仙居何處？」

「徐州。」

「好地方，老丈背井離鄉，遠赴泉州，必然有什麼重要之事了。」

「不錯。」

「請問……」

「怎麼，總鏢頭是否要調查老朽的身世？」

「老丈言重了，這只是例行的詢問而已。」

「如果老朽不便說呢！」

「敝局不保來歷不明之鏢，請老丈多多鑒諒。」

「老朽不惜代價。」

「對不起，事涉敝局局規，在下不便破例。」

「總鏢頭！人們碌碌終身，無非爲一個財字而已，老朽願出五萬兩銀子。」

「五萬兩銀子的確是一個可觀的數目，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下預祝老丈旅途順利。」

「總鏢頭！你這是……」

「很抱歉，老丈的人頭鏢敝局無法接受。」

符威神色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虎嘯鏢局名噪江湖，想不到見面不如聞名，告辭。」身形一轉，逕向門外奔了出去。

× × ×

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但符威却一分好運也沒有碰到。

的確，打從離開徐州起，他就跟「不幸」二字結了不解之緣。

他受過傷，中過毒，卑鄙的陷阱，毒惡的暗算，時時都在等着他，他能够走到襄陽，已經算是福大命大了。

到襄陽他原是存着希望的，虎嘯鏢局威震黑白兩道，只要他們接受他的人頭鏢，他願意花點銀子就算得救了，可是他沒有想到竟被高端一口拒絕。

因而當他走出虎嘯鏢局之際，難免感慨萬端，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他爲什麼連一分機會都沒有？

他的確運氣太差，剛剛走出鏢局，身後就出現四名跟班的。

「兔崽子，來吧，大爺只有一條命，拚一個够本，拚兩個：：嘿嘿，就是對本對利了。」

千古艱難惟一死，一個人如果連死都不怕，還有什麼値得他害怕的？

現在他已經想通了，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奔波千里，依然甩不掉這般追魂索命的，他也懶得再躲了。

× × ×

他離開了襄陽，却撇開大道，直奔隆中山區。

「相好的，此地風水不錯。」

說話的是一名蒙面老者，還有七名雄糾糾的大漢一起攔住他的去路。

符威哈哈一笑道：「隆中山藏龍臥虎，風水那會錯得了，將你們埋骨在這裏，算是老夫的一點心意。」

蒙面老者冷哼一聲道：「別賣狂，姓符的，你沿途傷了咱們不少弟兄，逃過了不少生死難關，算你運道好，不過人不會常常走運，閣下一旦落到咱們手裏，你想想會是怎樣一個後果，依老夫相勸你最好識相一點。」

符威道：「這話不錯，符某正感到運道不好，老兔崽子你說，符某該怎辦？」

聽口氣他好像虛懷若谷，在接受蒙面老者的建議，偏偏夾上一句「老兔崽子」，豈不叫人啼笑皆非。

蒙面老者的修養頗好，只是哼了一聲道：「交出你懷裏的東西，老夫保證不傷你一根毫髮。」

符威道：「這倒是一個好主意，不過你們必須遵守符某兩個條件。」

蒙面老者道：「好，你說。」

符威道：「第一，摘下你們的蒙面黑帕，否則符某決不跟見不得人的東西打交道。」

蒙面老者道：「這是上峯的規定，閣下如此要求豈不是强人爲難！」

符威道：「不答允？很好，你們就一起上吧，不過符某要給你們一點忠告，憑你們八個未必就能奈何得了符某。」

蒙面老者沉吟半晌道：「你還有什麼條件？」

符威道：「不要急，咱們一個一個來，這一個不行，第二個就不必說了。」

蒙面老者目光流轉，面上湧起一片殺機，他略作思忖，終於伸手將蒙面黑帕解下，其餘七人也同時將黑帕解了下來。

符威瞧到蒙面老者的容貌，不由心頭一震道：「八卦掌門張大洪，咱們無怨無仇，而且一向相處不錯，你爲什麼要對付符某？」

張大洪道：「我說過，上命差遣，身不由己。」

符威道：「上命差遣？八卦掌門威鎮一方，誰能命令你？」

張大洪尷尬的咳了一聲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說出你第二個條件吧。」

符威忽然雙目暴睜，冷冷道：「姓張的，莫非你已認賊作父，數典忘祖了，好，符某就告訴你第二個條件吧，說起來簡單得很，只要你們向祖先認罪，用你們的刀向自己脖子上一抹，符某就將懷裏的東西拿給你。」

張大洪面色一變道：「放明白一點，符威，本掌門既敢解下蒙面黑帕，就有把握收拾你，你如果不想死，還是識相一點吧。」

符威摘下一對金筆，撇撇嘴道：「漢賊不兩立，姓張的，咱們別說廢話了。」

張大洪道：「好，閣下既然不見棺材不掉淚，咱們只好成全你了，上。」

八卦門以八卦遊身掌及八卦刀馳譽武林，他們擅長合擊，進退遊走，步步不離九宮八門，對八門陣法的運用，更是武林一絕。

此時他們如果八人齊上，以八門陣法展開搏擊，符威必然無法討得好去。

可惜張大洪顧慮太多，他想冷眼旁觀，先摸清符威的武功路數，因而只派了四人上場。

符威心頭暗喜，但也不敢稍存大意，不待這四人合圍，他已挺身撲了上去。

金筆縱横，急如閃電，噗噗兩聲輕響，兩名八卦門下已哀嚎着仆倒下去。

一擊得手，符威精神大振，接着上步縱身，金筆再吐，另兩名八卦門下也步上了他們同伴的後塵。

一上來他就先聲奪人，出手兩招就擺倒了四名八卦門下，然後金筆一收，哈哈一陣狂笑道：「自己抹脖子吧，張大洪，難道你非要符某動手不成？」

張大洪怒叱道：「不要得意，姓符的，本掌門如若收拾不了你，再抹脖子也不算遲。」

此人究竟不愧爲一派掌門，雖是怒火焚心，說起話來仍能有條不紊。

他懷抱長刀，脚踏八門，帶着三名門下高手圍着符威緩緩遊走起來。

不貪功，不躁進，八卦刀擺出一副攻守均宜的架式，幾乎令人無懈可擊。

在遊走五圈之後，一片刀光忽然蓋地而來。

四柄長刀結成一片刀幕，凌厲的刀光向着符威迫體而至。

這一回符威倒是愼重起來，因爲對方是八卦門的一流高手，每一個都有一身不凡的造詣，好在他們只有四人，無法連成一座完整的八門陣法，否則這聯手一擊，他準會當場出醜。

於是他走空門，蹈缺失，除非萬不得已，決不輕易出招封架。

一晃數十招，八卦門以四搏一並未佔得上風，只是符威想要脫出重圍倒也不容易。

以少搏多，利在速戰速決，拖下去的話，對符威並沒有好處，但對方四人都是八卦門的高手，進退搏擊之際幾乎無隙可尋，在此等情勢之下，他不得不苦苦的支撐下去。

祇不過人是血肉之軀，氣力會用盡的，別人可以輪班休息，等到他動不了的時

侯再來收拾他。

他不傻，此種形勢他十分明白。

於是，他牙齦一咬，金筆左右一盪，震開了兩柄長刀，然後跨步旁移，躲避另兩名跟踪出手的八卦門下。

按往常行動，他跨步旁移的距離，多半在兩尺以上，使跟踪出手的敵人往往感到鞭長莫及。

但這回他只跨出一尺，在時間上說，足尖着地比較快了幾分。

快準狠是搏鬥致勝的要訣，他要改變不利的形勢，就必須爭取這三字要訣。

此時他足尖剛剛着地，身形忽然一個急旋，正好迎上急襲而來的兩柄長刀。

一筆上擋，一筆平吐，在金鐵交鳴的同時，金筆已插進一名八卦門下的胸部。

上擋的金筆在震開對方的長刀之後，就勢向下猛擊，正好敲中這名敵人的頭頂，噗的一聲脆响，同時紅白齊飛，這名敵人的腦袋立時開了花，兩具屍體一起栽倒下去。

他這是行險，也是僥倖，但時間動作必須配合得絲絲入扣，出手更須一氣呵成，只要稍有差錯，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一舉除去兩名强敵，符威的心情穩了下來，敵人八去其六，他的勝算自然又多了幾分。

只不過這剩下的兩人全不好惹，一個是八卦掌門張大洪，另一個是張大洪的師弟畢報。

在八卦門中，畢報號稱第一高手，而且性如烈火，睚眦必報，連張大洪也要讓他三分，現在眼見門下弟子連續被殺，他如何忍耐得住？

一聲震天狂吼，畢報首先挺刀撲來，張大洪同時長刀一振，由一側配合搶攻。

他們不再講求八門陣法，全憑個人的功力硬打硬攻，如此一來，符威必須以實力對實力，半點也無法取巧了。

十餘招以後，符威在力戰中受到幾處刀傷，傷勢雖然不重，但在氣勢上他已落了下風。

畢報得理不饒人，不斷的吼叫着，一柄八卦刀使得呼呼風响，刀鋒所指，都是符威的全身要害。

此時符威以右手金筆擋開畢報的鋼刀，張大洪的長刀又已攔腰掃來，當他以右手金筆橫架之際，寒芒如電，忽然劈向他的左臂。

這一招是八卦刀法中的絕學，名叫天外來鴻。

它果然像天外飛來一般，無論符威如何高明，這條左臂說甚麼也保它不住。

他原本就沒有打算活着，丟掉一條臂膀又算得了什麼，不過他不能便宜對方，一條臂膀總得撈回一點代價。

於是他將內力貫注金筆，振臂急吐，金筆便脫手飛出。

卡察一聲脆响，他的左臂果然由臂彎之處被人斬斷，不過他也取得代價，金筆急如流矢，噗的一聲插進畢報的心窩。

「嘿嘿……一臂換一命，兔崽子，你賠了本了。」

符威擲筆斃敵，將畢報的生命留了下來，勝利爲他帶來喜悅，却也爲他帶來無可彌補的悲哀。

因爲在這一瞬之間，他忽略了還有一名敵人存在，這只是一個十分短暫的疏失，却爲他帶來十分可怕的後果，直待右脇一陣劇痛，他才由迷失中甦醒過來。

右脇插進一柄長刀，痛得他冷汗直流，不過他的反應依然十分快捷，及時反臂出招，金筆全力向身後一送。

臨死之前的一擊，他已用盡了全身功力，筆尖由張大洪雙目之間插入，力貫頭骨，直透後腦。

「嘿嘿嘿……兔崽子……符某……終於……」

他雖是賠上一條生命，却已殲盡强敵，不管還有沒有什麼遺憾，這畢竟是值得自豪的。

只可惜他的傷勢過重，雖然想放聲狂笑，却已無法笑出聲來了。

×　×　×

這場搏鬥是慘烈的，當得是驚心動魄，慘不忍覩。

而且它的變化也發生得太快，像電光石火一般，縱然有人願意排解，也有無從插手的感覺。

×　×　×

的確有人想排解這場慘烈的搏鬥，只是他到得遲了一點。

他原是一名過路的白衣少年，但那打鬥之聲却將他留了下來。

山中惡鬥，多半是江湖仇殺，一般人多不願插手過問，只是白衣少年具俠義心腸，山風既將慘嘷之聲送來，他怎能袖手不管？

他向打鬥之處急馳，可惜仍然遲了一步，現在遺屍遍地，無一倖存，此等閒事叫他如何管法？

於是他嘆了一口長氣，身形一轉，向來路跨了回去。

他的足尖剛剛着地，忽然一個旋轉，又一步跨了回來。

敢情他聽到一聲低沉的嘆息。

他適才曾經嘆息過，但這聲低沉的嘆息決不是他所發。

莫非那些屍體之中還有殘餘的生命？

生命是可貴的，不管那嘆息者的生命還殘餘多少，他必須過去瞧瞧。

經過一番查看，他發現了一項奇蹟，那受傷慘重的符威，竟然還殘留着一點生命。

這的確只是一點殘餘的生命，因爲他不僅斷了一臂，脇際還插着一柄長刀，受傷之重，縱使是華陀再世，只怕也救他不活。

現在白衣少年惟一能做到的是問他有沒有什麼未了之事，如果有，他倒是願意盡一點心力。

於是他呼叫着：「前輩，前輩……」

在一口鮮血噴出之後，符威終於吃力的將眼皮睜開。

「哦……你……」

「前輩：晚輩到得晚了一點，實在抱歉。」

「別……別……這麼說，生死……有命……。」

「是的，生死有命，不過，前輩如果有什麼吩咐，晚輩願意盡一點心力。」

「這……」

「前輩儘管放心，晚輩是一番善意，無所企求。」

「我……知道，你是……」

「晚輩叫高竣，是虎嘯鏢局的三少局主。」

符威似乎精神一振，同時雙目圓睜，向高竣投下冷冷的一瞥。

他似乎想起一件十分好笑之事，但笑聲還沒有出口，倒噴出一口鮮血。

良久，他忽然長長一吁道：「江湖……之上，大多是……浪得……虛名之輩，你……信是不信？」

高竣一怔道：「前輩這是何意？」

符威道：「你走吧，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高竣說道：「前輩是不信任虎嘯鏢局嗎？」

符威道：「不錯，我不信任……」

高竣面色一變，問道：「爲什麼？前輩。」

符威道：「貴局……拒絕……老夫投……投保人頭鏢……叫老夫……如何……相信……」

高竣一怔，又問道：「有這等事，是我爹？」

符威道：「不，是……令兄……」

高竣道：「這就難怪了，家兄老成持重，一板一眼，前輩應該求見我爹的。」

符威道：「你……說的是，老夫……也在後悔。」

高竣道：「請前輩相信，你如果有什麼未了之事，晚輩願意盡力相助。」

符威道：「好，我相……信你，我的……懷裏……有……」

有什麼？他嘴唇開闔，却再也發不出聲音，殘餘的生命已經耗盡，他已離開這個人世了。

高竣呆立半晌，忍不住長長一嘆。

生命就是這樣，它要走時誰也留它不住。

然後他由符威的懷裏找出了一個小小的布包，他只匆匆瞥了一眼，就將它仔細的收藏起來。

他不明白布包裏是什麼東西，以及如何處理符威的這項遺物，但他猜忖這個小小的布包必然十分重要，地上九條人命，也許與這個小布包大有關連。

這是一項合理的猜忖，但他的心頭却爲之震動起來。

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自己無端端的何必找來這份煩惱！

如果它爲鏢局帶來是非，甚至帶來不幸，他豈不成爲高氏門中的罪人！

想到這裏，他幾乎想將小包掏出來毁掉或丟棄，只是身爲俠義中人，怎能失信於一個死人？

再說，符威的死，虎嘯鏢局應該負一份道義上的責任，如果鏢局接受了他的委託，他就不可能喪失生命。

爲了彌補這項歉疚，這個小包決不能丟棄不管，於是他向符威的遺體抱拳一揖道：「對不起，前輩，我要趕回鏢局禀報家父，前輩身後之事，只好等待地保來處理了。」

祝告之後，立即擰身上道，忽然他又啊了一聲，目光炯炯的瞅着另一具屍體。

因爲他好像瞧到了什麼，像是一條揮動的手臂。

雖然那只是擰身之際，眼角的餘光匆匆一瞥，但他相信絕對不會瞧錯。

他既已瞧到就不能厚此薄彼，不管怎樣，也得前去瞧瞧。

那兒散落着三具屍體，他不明白適才揮動手臂的是那一具。

於是他蹲到一具屍體之前，伸手抓起那人的手腕，想查查此人是否還活着。

但觸手僵硬，如握冰霜，這分明是一具早已死亡的屍體，那裏還有殘餘的生命呢？

他放下那隻僵硬的手臂，準備再查另一具屍體，但他的腰部忽然傳來一陣疼痛，像是被人抓了一把。

他大吃一驚，來不及回頭瞧看，足尖一點一彈，身形便像脫弦之箭一般的彈了出去。

他匆匆查看了一下傷勢，敢情後腰果然被人抓了一把，連皮帶肉去了一片。

一面止血療傷，同時向遭到暗算之處瞧去，這一眼瞧出，不禁面色一變。

沒有人對他暗算，只有一具屍體的手中在淌着血水，還抓着由他白衣上面撕下來的破布。

這當眞是時衰鬼弄人，連一具屍體都會向他來上這麼一手。

他讀過不少聖賢書，明白子不語怪力亂神的道理，鬼神雖是不可褻瀆，但他相信屍體絕對不能傷人。

那麼適才只是趕上一個巧字，碰到一個將死之人最後的一點發洩而已。

於是他苦澀的搖頭一笑，接着洒開大步，離開隆中山奔回襄陽。

×　×　×

襄陽高氏是一個名滿江湖的武林世家，開設鏢局不在求利，虎嘯鏢局的宗旨只是想保護一般良善之人的正當權益而已。

局主高子儀年近六旬，是形意門碩果僅存的長老。在當代武林之中，形意門人材凋零，但由於襄陽高氏的突出，人們仍不敢對該派稍予輕視。

高子儀的家庭頗爲簡單，除了一名老妻，就只有三個兒子。

長子高端年約三旬，是高子儀最得力的助手。

此人威嚴穩重，臨事不苟，武功之高，在年青一代之中算得是一個姣姣不羣的人物，因此，高子儀將總鏢頭的職務交給他，虎嘯鏢局的一切事務多半由他負責處理，除非特別重大之事就不必局主親自勞神了。

高靖是老二，除了武功略遜於乃兄之外，最突出的是外交長才，虎嘯鏢局的對外事務全部由他負責。

高竣是老三，也是他們三兄弟中最英俊的一個，可當得秀逸挺拔，風標絕世，如果說他是神仙中的人物也不爲過。

他是老么，生得又是如此逗人喜愛，他的父母自然要寵愛他了。也許就因爲這樣，才養成他一種驕縱任性的性格。

及年歲漸長，他興趣也向着多方面發展，花街走馬，柳巷尋春，吃喝玩樂之事他樣樣精通，只是對文學武功不感興趣。

自然，在父兄督導之下，他也讀書，

也練武，但讀書不求甚解，練武也不過虛應故事而已。

襄陽高氏名噪武林，在江湖道上，高氏子弟每一個都受到人們的尊敬，家風、榮譽，是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的，可以說得來不易。

如果高竣不學無術，甚至變做高氏門中的敗家子，這是做父兄的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們逼着他學，逼着他練。

只是這位三少局主偏偏心不在焉，雖是在父兄監督之下，有時還是不能集中心力。

不過他資質之佳，智慧之高，倒是塵寰罕見。

高子儀人稱虎嘯劍客，劍道上造詣之深，當得是一代宗匠，在江湖上固然是人人稱道，他自己也以此引以爲豪。

此等高深的劍術，自然不是虛應故事所能練成的，高竣從來沒有好好的練過，他却偏偏諸多批評，將一套威懾江湖的上乘劍術，指摘得幾乎無一是處。

這些批評他自然不敢當着父親及大哥說，只是跟着二哥高靖練劍時他才敢如此放肆。

這天風和日麗，早餐過後，高竣就跟着二哥在演武廳上練劍，他只是懶洋洋的練了一遍，就抱着長劍在一旁歇息。

高靖練得汗流浹背，瞧到高竣那懶洋洋的神情，忍不住停下來勸告道：「三弟，別偷懶了，叫爹瞧到又得挨罵，快來練吧。」

高竣道：「我已經全會了嘛，老練有什麼意思？」

高靖道：「全會了？只怕你一招也不會，虎嘯劍法名滿江湖，豈是你這麼懶就能練會的？」

高竣道：「二哥不信，咱們要不要過幾招玩玩？」

高靖略作沉吟道：「好吧，輸了可不准要賴！」

他將長劍插到兵器架上，順手取下兩柄木劍，分了一柄給高竣，然後擺下虎嘯劍法的門戶。

形意門的武功，無論拳掌及兵刃，在出招之際，多半要吐氣開聲，這不只是先聲奪人，還能使心神與招式歸於一致，將功能發揮到體力的極限。

他們這兩兄弟一交上手，高靖意氣風發，叱喝連連，高竣却悶聲不響，很難得的叫出一聲。

交手剛滿十招，他才喝出一聲大吼，但在吼叫的同時，劍尖已經點到高靖的玄機穴上。

這像是神來之筆，高靖呆了，幾乎半晌說不出話來。

「三弟：這是什麼劍法？」

「自然是虎嘯劍法了，難道天下還有什麼劍法能夠勝過咱們高家的？」

「可是……可是……」

「不像，是不是？小弟老早說過，這招敲金戛玉的弧度大了一點，劍尖也應該向裏面移過三分，過招對敵最要緊的是時效，咱們能够先傷到敵人，就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一般所稱的快劍，不過是講求實用，沒有花招罷了。」

「高明，高明，咱們再來一次。」

「好，二哥注意了。」

這一次高竣並未使用敲金戛玉，同樣很輕鬆的取得勝利，高靖當眞服了，認爲他這位弟弟的智慧可當得前無古人。

不過高子儀說這是行險，是走偏門，雖是僥倖獲勝，並不足爲法，除了狠狠的罵了高竣一頓，對他的督導較平時更加嚴了幾分。

老父對他的不滿，他從不分辯，只是我行我素，決不放棄吃喝玩樂，今天他就是應邀到一個朋友家裏吃酒，想不到在回家途中竟遇到這樁意外。

他匆匆趕回鏢局，一進門就碰到大哥高端。

「三弟，爲什麼這個時候才回來？你就不怕爹爲你着急？」

「小弟原是趕早回來的，誰知在路上碰到一點意外，爹呢？」

「在書房。」

他不再說什麼，一轉身逕向書房裏奔去。

「爹……」

「哼，你還知道回來？」

「孩兒在路上遇到事，爹瞧這個。」

他由懷中取出符威所託的那個小小的布包，雙手呈交高子儀，然後垂手侍立。

高子儀向布包瞥了一眼道：「這是什麼？」

高竣答道：「不知道，孩兒沒有拆開過。」

高子儀道：「從那兒弄來的？」

高竣道：「在一個死人的身上……」

高子儀面色一沉道：「死人身上？這是不義之財啊！」

高竣急道：「不，爹，是一位灰衣老者託孩兒交給爹的。」

高子儀道：「你適才不是說取自死人身上的麼？」

高竣道：「是，那灰衣老者力戰強敵，已經重傷斃命了。」

高子儀向他的腰際一瞥道：「你也參加了？」

高竣道：「不，只是一個還沒有嚥氣的八卦門下，冷不防向孩兒來了一手。」

接着他將經過的情形禀告了高子儀，然後眉峯一揚道：「爹：此事頗有蹊蹺，這隻小布包可能十分重要。」

高子儀沒有說什麼，伸手解開布包，目光同時向布包之中瞧去。

這一眼瞧去，名滿江湖的虎嘯劍客竟然神色一變，他將布包迅速掩上，沉聲道：「你先出去，讓爹仔細想想。」

高竣道：「是，爹。」

他剛剛擰轉身形，高子儀忽然啊了一聲道：「慢一點，竣兒。」

高竣道：「爹還有什麼吩咐？」

高子儀問道：「此事你可曾經對人言及？」

高竣道：「沒有。」

高子儀道：「好，你去歇息吧。」

高竣應了一聲，隨即退出書房，高端迎着道：「三弟，究竟出了什麼事？你跟人打架了，傷勢不要緊吧？」

高竣道：「一點皮肉之傷罷了，不要緊的。」

他將高端拉到一邊，然後將經過詳細

說明，最後眉峯一皺道：「爹解開包裹時，小弟遠遠瞧了一眼，那好像只是一封書信，爹却神色緊張，像是碰到一樁十分驚人的大事，小弟想來想去都想不明白。」

高端思忖半晌道：「我也想不明白，但那布包的重要性是不必懷疑的，否則八卦門下怎會捨死忘生的爭奪，而那灰衣老者在臨死之時還如此愼重的託付於你，它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不過咱們不必管它是什麼，也不可在人前言及，一切爹會有安排的。」

高竣道：「是，哦，大哥，那灰衣老者說，他曾經到咱們鏢局投保人頭鏢，但被你一口拒絕。」

高端一呆道：「原來是他！如此說來，倒是愚兄害了他了，只是他當時語意含混，愚兄……唉……」

高竣道：「小弟明白，這可不能怪大哥。」

高端道：「你去歇息吧，爹這裏我會侍候的。」

高竣的確有點累了，回到自己的房裏，匆匆脫掉衣衫，倒在床上就酣然入睡。

當天近黎明之時，他睡意仍濃，却被人叫了起來。

「三少局主……三少局主……」

「誰？」

他翻身坐起，發覺是平常侍候他的小南兒。

「什麼事？小南兒，天還沒亮你就來吵人！」

「是局主叫小的來請少局主，否則小南兒那有這個胆子。」

「是爹叫我，什麼事？」

「小的也不知道，看局主的神色，好像是一件大事，天沒亮就將總鏢頭派出去了。」

高竣心中暗忖：「莫非是爲了那只小布包？」

他匆匆着上衣衫，帶着小南兒來到書房，小南兒及門而止，他獨自跨了進去。

「爹……」

高子儀正在繞室徘徊，神情上却顯得沉重無比，此時脚下一停，向高竣瞥了一眼道：「把門關上。」

高竣微微一怔，迅速掩上房門，再回到高子儀的身前，靜靜的侍立着。

高子儀目光如電，向高竣注視半晌道：「孩子，如果爹叫你單獨去辦一件事，你是否願意？」

高竣心頭不禁一喜道：「爹，孩兒願意。」

在高子儀的三個兒子來說，高竣好像是最不成材的一個，他兩位哥哥全都身負重任，是虎嘯鏢局的兩大支柱，只有他是閒散的，除了吃喝玩樂他就無所事事了。現在高子儀要他單獨辦事，這是對他的重視，他怎能不喜？

但高子儀的神色却十分凝重，盯着高竣的目光始終沒有收回，這時又沉重的一嘆道：「孩子，這件事十分重要，而且兇險無比！」

高竣道：「幹咱們這行，原本就是刀尖上舐血的買賣，兇險是難以避免的。」

高子儀道：「孩子，這次不是保鏢，但比保護任何一種鏢貨都要嚴重，不僅黑道放不過你，連白道也會來找碴，只要你走出襄陽，必然是步步兇險，荊棘載道，天下武林都會變作你的敵人，還可能遭遇到其他意想不到的困難。」

高竣愕然道：「爹，是爲了那個小布包？」

高子儀道：「不錯，你害怕了？」

高竣道：「不，孩兒不怕。」

高子儀吁出一口氣道：「爹知道你不會害怕的，咱們高家豈有貪生怕死之人，不過，孩子，爹希望你再考慮一下，因爲爹跟你兩位哥哥可能都帮不上忙，生死禍福要你一個人去闖，如果你不願意去，爹決不勉强你。」

高竣道：「不必考慮，爹不是說過麼？咱們高家沒有貪生怕死的。」

高子儀微微一笑，由懷中掏出高竣帶回的那個布包道：「孩子，你將它送到福建泉州，交給鄭成功將軍，小南兒已經替你將馬匹包裹準備好了，吃點東西你就上路吧。」

高竣道：「爹，孩兒現在就走？」

高子儀道：「是的，現在就走。」

這位久經風浪名震江湖的虎嘯劍客，竟然鼻頭一酸，兩股熱淚幾乎奪眶而出。

只是他終於忍了下來，却長長一嘆道：「神州板蕩，國事日非，滿人的鐵蹄眼看就要踏到咱們這兒來了。咱們雖是江湖人，但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保國衞民之責，咱們不容旁貸，孩子，你就辛苦一趟吧。」

高竣道：「是，爹，孩兒明白。」

高子儀道：「這封信關係咱們大明的國運，只要你還有一口氣在，就必須送到鄭將軍那兒。」

高竣一懍道：「爹，此事太重要了，孩兒只怕承担不起！」

高子儀道：「不，孩子，爹知道你智慧頗高，平時你雖是喜愛玩樂，實際上你的功力比你兩位兄長還高，爹所以才將這份千斤重担交給你，不過咱們的敵人可也非等閒可比，你千萬要小心謹愼，半點也疏忽不得！」

高竣道：「爹，咱們何不結束鏢局，一起到泉州去帮鄭將軍？」

高子儀道：「爹另有打算，這個你就不必管了。」

高竣應了一聲是，正待退出書房，小南兒忽然匆匆奔來道：「禀局主，咱們的鏢局被人包圍了。」

高子儀愕然道：「有這等事！是什麼人？」

小南兒道：「是本府曹捕頭帶着一隊官兵。」

高子儀道：「二少局主呢？」

小南兒道：「在前廳接待曹捕頭。」

高子儀略作思忖道：「咱們一向奉公守法，從來不做半點非份之事，而且襄陽高家名滿江湖，量那曹捕頭不敢隨便向咱們尋釁找碴。」

高竣道：「爹說的是，此事必然十分嚴重，否則曹捕頭決不會帶來官兵。」

高子儀道：「不錯，但國事已然如此，咱們這個家又算得了什麼。」

語音一頓，接道：「竣兒，你暫時不要露面，待爹到前廳瞧瞧再作打算，小南

快去屏風後面聽聽，遇到緊要之事就向三少局主通個信兒。」

小南兒首先應聲奔去，高子儀接着也走出書房，高竣瞧着老父的背影，心情感到紊亂已極，不用說，此次官兵包圍鏢局，八成是他帶回那個小布包所引起的。

當他接受符威委託之時，他曾經想到這個小小的布包可能會爲鏢局帶來不幸，他也曾有毀掉或拋棄這個布包的打算，不幸的是他還是將這個不祥之物帶了回來。

如果襄陽高氏當眞因此而遭到覆亡，他豈不成了高氏門中的罪人。

他的血液在迅速流轉，心頭在劇烈跳躍，冷汗像奔泉似的，由三萬六千根毛孔之中不斷的滲出。

他原是一個美男子，唇紅齒白，面如冠玉，擧手投足之際，會自然流露出瀟洒飄逸不同凡俗的神韻。

但，祇不過片刻之間，他竟然雙目如火，神色凄厲，簡直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這也難怪，任是何等心胸豁達之人，當他想到一個名滿江湖的武林世家，因爲他伸手管了一件閒事，就要冰消瓦解，面臨難以想像的不幸，他是這個世家的子弟，教他如何對得起列祖列宗？

這是愧疚，是自責，也是天人交戰，大義與小我的選擇。

人性是自私的，否則，古往今來就不會有那些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的民族敗類了。

不過，高子儀平素以義方教子，高竣滿腔忠義，也不是一個自私的小人。

而且當他將小布包交給高子儀之後，這位名噪江湖的虎嘯劍客，經過深思熟慮之餘，已經下了毀家抒難的決心。

神州板蕩，黃炎子孫遭到空前的浩刦，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事如此，何以家爲？

他終於想通了，神情也逐漸的冷靜下來，最後他哈哈一笑道：「爹是對的，我幾乎成爲民族的叛徒，高氏的罪人了。」

×　×　×

虎嘯鏢局的前廳，是接待一般客人之處，此時廳上的氣氛與往常大爲不同。

襄陽府的總捕頭曹諫，本府駐軍千總王司誠等，正與二少局主高靖相對而坐，另外有兩名捕快，四名軍校。在一旁站立着。

高靖首先雙拳一抱道：「王大人，曹老總，兩位寵臨敝局，一定有什麼指教了，請問……」

曹諫嘿嘿一聲道：「對不起，二少局主，咱們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

高竣道：「不要緊，曹老總有話但說無妨。」

曹諫道：「隆中山九條人命，二少局主知道了，人命關天，本府担待不起。」

高竣道：「哦，那九條人命與敝局有關？」

曹諫道：「有人瞧到令弟高竣，曾經在命案發生之時，由隆中山回來。」

高靖面色一沉道：「也瞧見舍弟殺人了？」

曹諫道：「這倒沒有，不過令弟既然到過兇殺的現場，就脫不了與命案的牽連，而且知情不報，必是心虛，這怎能不叫別人懷疑？」

高靖道：「曹老總，你雖是吃公事飯的，也可是身負武功，難道你就瞧不出他們是互相拚鬥致死的？金筆、八卦刀，這兩種傷痕斑斑可考，咱們高家可沒有人使用此等兵刃，再說你只是聽人說舍弟去過隆中山，其實……」

「其實當時高竣與我在一起，你們破不了案就隨便栽臟，眞是豈有此理！」

隨着話聲進來一位錦衣翠袖，穿着百摺長裙的美麗女郎，她的身後還跟着一名白髮蒼蒼的老婦，以及一名身着青衣的婢女。

王千總曹捕頭呆了一呆，同時雙拳一抱道：「見過小姐。」

敢情這位刁鑽美麗的姑娘就是知府大人的千金，勿怪王曹二人要這麼客套了。

姑娘芳名饒靈珠，是襄陽知府饒兆豐的獨生愛女，在襄陽，饒小姐的大名可以說家喻戶曉，無人不知，這固然由於她是知府大人的掌上明珠，但最重要的還是因爲她美麗、爽朗、豪放的性格不讓鬚眉。

而且她具有一身高明的武功，一柄柳葉刀，及一套拈花散手，曾經擊敗過不少武林名宿。

像這樣的姑娘，想要攀龍附鳳的一定很多，但她眼界極高，一般王孫公子，慘綠少年，幾乎沒有一個能使她正眼一顧。

也許是一個緣字吧，饒靈珠偏偏情有獨鍾，愛上了虎嘯鏢局的三少局主。

襄陽高氏是武林世家，論聲望及財富，並不輸於一位知府，只是高竣放浪形骸，行爲不羈，像這麼一個花花公子，饒知府自然不會垂青於他。

但饒靈珠却不管這些，依然不時邀約高竣出遊，因而花前月下，名山勝水之間，時常會印上他倆的足跡，眞箇是郞才女貌，儷影雙雙，不知羨煞過多少路人。

現在王千總曹捕頭奉命緝捕高竣，估不到饒靈珠竟然橫插一脚，使得王曹二人陷於十分尷尬的處境。

饒靈珠雙眉一挑，冷冷道：「怎麼，我說的話你們沒有聽到？」

曹捕頭道：「屬下聽到了，可是咱們是奉知府大人之命……」

饒靈珠哼了一聲道：「別拿我爹來唬人，我只問你們，我說的話，你們聽是不聽？」

曹捕頭道：「小姐說的話咱們怎敢不聽，不過咱們要是不抓了高竣，又怎樣向大人回稟。」

饒靈珠道：「蠢材，你們就不會往我的身上推麼？有我一肩担待，你們還怕些什麼？」

曹捕頭吶吶半晌道：「王大人，你看如何？」

王司誠知道這位大小姐一向說一不二，連知府大人也要讓她三分，而且她武功又高，一旦翻了臉，自己這批人不只是討不了好去，還可能受到知府大人的責備，於是點點頭道：「走吧，曹大人，既然有小姐一肩担待，咱們就不必管了。」

曹捕頭無可奈何，只得拱手一禮，然後與王司誠等退出鏢局。

出局之後，曹捕頭眉峯一皺道：「這可怎麼辦？王大人，難道咱們就這麼去回

稟知府大人？」

王司誠道：「碰到這位不講理的主子，你說咱們還能怎麼辦？不過咱們雖是撤出鏢局，仍可派人暗中監視，我不相信高竣會永遠待在鏢局裏。」

曹捕頭嘆口氣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　×　×

老局主高子儀原是匆匆趕往前廳的，却被小南兒在廳門之後攔了下來。

「局主，饒知府的小姐來了，情況已有變化。」

「哦。」

饒靈珠插上一脚，他此時出去的確有些不便，這位一向規行矩步，不欺暗室的老局主，不得不停下脚步，先聽聽小南兒的報告，再瞧瞧往後的發展。

當官差撤出之際，他要小南兒請夫人接待饒家小姐，自己又匆匆趕回書房。

正在焦急等待的高竣立即迎上前來道：「爹，怎樣了？」

高子儀說道：「饒知府將隆中山的兇案栽到你的頭上，派王千總曹捕頭率兵來緝拿你。」

高竣面色一變道：「爹，這分明是嫁禍。」

高子儀道：「不錯，是嫁禍，但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鬥，咱們鬥他不過。」

高竣道：「爹的意思是……」

高子儀道：「爹自然不能讓你落入他們手中，好在饒小姐已經趕來了，聲言當時你跟她在一起，並將官差逐出鏢局。」

高竣長長一吁道：「這倒是虧得她了，不過，爹，王千總曹捕頭決不會就此罷手的，這還是一個未了之局。」

高子儀道：「不錯，所以咱們要從長計議。」

高竣道：「爹，要是官府也是爲了那個布包……」

高子儀一嘆道：「果眞如此，那就太可怕了。」

高竣道：「爹，饒知府飽讀詩書，身受皇恩，難道他會認賊作父，甘爲民族罪人？」

高子儀道：「這就難說了，像吳三桂洪承疇等，那一個不是身受皇恩飽讀詩書之人，唉，江河日下，世風不古，吳逆開門揖盜，只不過爲了一個女人罷了。」

高竣道：「爹，咱們該怎麼辦？」

高子儀浩然一嘆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高竣道：「這是原則，咱們如何做法，請爹指示。」

高子儀道：「踏着前人的血跡，完成符威的託付，只要能將密函呈給鄭將軍，任何犧牲在所不計。」

高竣道：「是，爹。」

高子儀道：「爹一生篤行信義，反對權術，但碰到非常之事，就不得不採用非常手段了，孩子，你懂得外圓內方的道理麼？」

高竣道：「兒子懂得。」

高子儀道：「那就好，現在官差雖已退出鏢局，但咱們的任何行動都可能在他們的監視之中，要平安走出襄陽，勢須仰仗饒靈珠的帮助，她在你母親那裏，你不妨前去跟她談談。」

高竣道：「是，孩兒這就前去。」

高子儀道：「有了對策之後，你就帶着小南兒上路吧，不必來見我了。」

高竣心頭一酸，噗的一聲跪了下來道：「孩兒就此拜別爹爹。」

高子儀道：「孩子，爲國珍重……」

這位滿腔忠憤，不惜毀家抒難的老局主，不忍再看他的愛子，身形一轉，逕向裏間緩緩走去。

高竣熱淚盈眶，此時再也忍耐不住，所謂男兒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他們父子今日一晤，可能就是永別，骨肉連心，叫他怎能不倍覺傷感！

爲免引起老父的不安，他不敢放聲一哭，只得強忍悲聲，向老父的背影拜了三拜，才起身向內堂奔去。

他剛剛走出書房，乖巧的小南兒已跟了上來道：「少局主，饒小姐在夫人的房裏。」

南竣點頭道：「咱們的行囊準備好了麼？衣物要簡單，但銀票要多帶一點。」

小南兒道：「少局主放心，一切都準備好了。」

高竣不再說什麼，一逕往上房奔去，在房外他先停下脚步，將眼淚抹乾，整了一下衣衫，然後揚聲道：「娘……」

他語音甫落，一名青衣小婢已挑開門簾道：「少局主請進。」

高竣跨進房門，先參見了母親，再與饒靈珠以及她的奶娘金姥姥見過，才在一旁坐了下來。

高夫人姓管名竹君，出自姑蘇名家，一身小巧功夫十分出色，一手子母神梭更是出神入化。

饒靈珠也是姑蘇人氏，因鄉梓之誼，所以與高夫人走得十分親近，自然，追根溯源還不是爲了她喜愛高竣的關係。

待高竣就座之後，高夫人以關切的眼神瞧着他問道：「竣兒，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高竣道：「沒有什麼，只是爹叫孩兒保一趟暗鏢罷了。」

高夫人道：「暗鏢？很重要麼？」

高竣道：「十分重要。」

高夫人道：「你爹叫你帶多少個鏢師去？」

高竣回答道：「不多，只帶一個小南兒。」

高夫人面色一變道：「那怎麼行？你從來沒有單獨押過鏢，第一次身負重任，怎能只帶一個小南兒？」

高竣道：「娘，你忘記這是暗鏢了，孩兒如若帶着一大批人，豈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反而露出了馬脚。」

高夫人道：「話是不錯，但最起碼也得帶一兩個得力鏢師，好歹有個照應。」

饒靈珠微微一笑道：「高伯伯老謀深算，幾十年來虎嘯鏢局從未出過差錯，高伯伯既然只叫三哥帶着小南兒，必然另有深意。」

高竣冷冷道：「虎嘯鏢局的確未出過差錯，不過這一回只怕要栽到令尊的手上了！」

高夫人叱喝道：「竣兒，你在胡說些什麼？」

（未完）



劍氣長江故事

溫凉玉・文
子成・圖

躍馬黃河（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浣花溪蕭家的庭院中，接二連三的發生變故，先是唐大遭人暗殺，繼而康出漁中毒堪危，及後又發現張臨意被人殺害。這一連串的劇變，使蕭西樓一時六神無主，他忽而想起借住振眉閣的老夫人的安全，於是匆匆趕去，衆人亦尾隨而往，當他破門而進時，卻見蕭夫人隨侍在側，老夫人安然無恙，才放下心。這時，朱俠武驀然見到老夫人卻原來就是名震八表的岳飛的太夫人，由於他過去是岳飛的部屬，所以一見太夫人，即下拜爲禮……

棄劍克頑敵　談笑論劍道

晚風徐來，繁星滿天，蕭秋水忽然心神一震。

蕭秋水也不明白自己爲何忽然心神震盪。

他只知道有一個意念，有一個綫索，忽然打動了他的心弦。

但他卻也想不起，抓不住，剛才的意念是什麼。

繁星如雨，夜凉如水。

等他再想起時，卻已遲了。

× × ×

蕭西樓要求唐朋與蕭夫人睡在一起，睡在振眉閣裏，以保護岳太夫人。

唐朋的暗器，不但可以殺敵，更可以畏敵。

能殺退敵人是好，但如果敵人根本不敢來，不驚擾岳太夫人，那當然是更好。

蕭秋水、鄧玉函、左丘超然三人也有睡覺，當然是輪流着睡。

他們是睡在「聽雨樓」。聽雨樓是浣花劍廬的總樞，也是第一綫。

蕭西樓的觀念是第一綫就是最後一綫，與敵人交鋒時，一寸山河一寸血，連半步也不能退讓。

蕭秋水是輪第一個睡，卻是睡不着。

夜風襲人。

——我要替你報仇，唐柔。

——我要爲你報仇，唐大俠。

明月如水。

蕭秋水輾轉難眠，雖是悲憤的，但卻有一股簫聲似的悅意，自古遠的樓頭裏傳來。他心中老是憶起一首畲族的山歌，那歌詞是這樣的：

郎住一鄉妹一鄉，
山高水深路頭長；
有朝一日山水變，
但願兩鄉變一鄉。

蕭秋水心想，唱的人眞是一廂情願哦。作詞的人眞是一廂情願啊。蕭秋水笑了笑，卻又把那歌再重複，在心裏悠悠唱了一遍：

有朝一日山水變，
但願兩鄉變一鄉。

蕭秋水想着心喜，唱着心悅，迷迷糊糊終於睡了。

× × ×

夜凉如水。

一宿無話。

× × ×

五月初五。

忌：入殮，上樑。

七赤。

宜：沐浴祭祀。

四絕日凶一概少取正八座。

冲煞五八西。

× × ×

清晨。

晨曦初現，夜霧初降。

蕭秋水起來時，就看見蕭西樓在晨霧中，仰首望天，背負雙手。

大霧露濃，天空上竟出現一個奇景：月亮和太陽，各在東西，但在同一爿天空上遙對，彼此都沒有炫人的光華，只有泫然的哀靜。

蕭西樓點了點頭，長身而去，蕭秋水也跟着走去。

按照慣例，晨祭祖祠。

× × ×

在未祭祖之前，蕭西樓卻作了一件平常不做的事，他先到「振眉閣」，向岳太夫人請安，並邀請唐朋一齊去。

祭祖：本來祭蕭家祖先，跟唐朋全然無關，連蕭秋水也不明白所以然。

然而蕭夫人卻是明白。

她本來也要去祭祖的，但腿上、臂上都有傷，何況要守護岳太夫人。

唐朋一跨出門，也明白了所以然。

門口停放着兩具棺木，一是張臨意的，一是唐大的。

權力帮雖被擊散，但仍在劍廬週遭包圍，要把遺體運出去安葬，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隨便把棺木停放在任一處，所以只有蕭家祠堂，可以暫時停放。

張臨意的遺體當由蕭西樓親自護送過去，唐大則要他的親屬來護靈，唐朋自然也該去一趟。

蕭西樓出到門口，拍了拍手，就出現四名莊丁，抬起棺木，往「見天洞」緩步而去。

晨霧中，蕭西樓回頭，看見蕭夫人在門口，因腿受傷不便，故倚着門立，臉色一片清白，蕭西樓心中一陣愛惜，揮了揮手，道：「小心！」

蕭夫人深深的望着她，濃霧中，雙眸卻是一片清明。

那眼中的含有無限情意。

「你自己也要珍重。」

「西樓，你是浣花劍派的掌門，更要保重。」

「晨霧沁人，昨夜又一場劇戰，你要小心着凉。」

這些話都沒有說出來，可是蕭西樓心裏明白，蕭西樓要說的話，蕭夫人也心裏分曉。」

二十餘年的雙共患難，二十餘年的江湖險惡，蕭西樓與孫慧珊自己心裏，比什麼都了解，在那一段被逐出牆門的日子，茅舍苦練劍的日子，日暮掩柴扉的日子，長街喋血戰的日子，是怎樣熬過來的。

不過也眞的熬過來了。

蕭西樓舉步向前走，走入濃霧中，蕭秋水和唐朋信步跟隨着。

蕭夫人目送她那從來沒有感覺過老的丈夫，像豹一般敏捷，像儒者一般溫文的丈夫，走入霧中後，她才深心的眺了一眼，霧中沒有人，她再掩上了門，用手揩了揩臉上的露珠。

× × ×

唐朋顯然也沒有睡好，或者根本沒有睡。

她眼睛是紅腫的，不單因爲哭過，也是因爲睡不好。

可是她眸子還是清明的，清亮得很倔强，她倔强的唇有一絲諷世的味道，但是臉上又一片稚氣。

蕭秋水平日最警醒的，然而卻睡得很甜，居然還夢見花和蝴蝶，又夢見一個人，在爬一座很高入雲霧的上，攀爬一座很陡的天梯，爬到一半，天梯突然倒轉過來了。等於他往深崖下爬去……想到這裏，他心中就很慚愧。

蕭西樓到「振眉閣」時，他心中突然地狂跳，唐朋雖然失神，但仍有一種令人鎭定的美，像晨露一般清亮。

——那裏像他自己，居然在大搏殺中，還發夢到鳥語花香。

× × ×

前面四個莊丁在抬着棺木，蕭西樓一行三人走在濃霧中，清鮮的空氣，清芬的花香，有鳥驚喧，卻看不見在那處枝頭。

蕭西樓歎道：「眞是個好天氣。」

唐朋道：「今天天氣一定會很好。」

蕭秋水道：「天氣好心情也好。」

他們三人說話，走在霧中，卻是三種截然不同的心情。

——蕭西樓手裏扣着劍柄。

——霧那末大，敵人正好出襲，這莊裏一定有敵人，不知是誰，不知在那裏。

——兩個小輩不懂事，自己得要提防，還要保護他們。

——秋水雖不如易人做事精達，但甚有才份，浣花劍派，也要靠他發揚光大。

——唐大爲浣花劍派而歿，蕭家決不能再對不起唐門，一旦有敵來攻，他一定要先維護唐朋。

× × ×

（唐朋右手扣了七顆青蓮子，左手拎了一把蓬針。）

（唐門是暗器大家，當然在濃霧中、黑夜裏，最難閃躱的便是暗器。）

（你殺我大哥，我就殺你。）

（濃霧中正是別人暗算的好時機，但也是自己反擊的好良機。）

（只是，只是，只是在濃霧中，蕭老伯走在前面，而那蕭……他，他就走在自己身邊。）

（她可以連眼皮都不因此而眨一下，但是感覺到劍眉星目，一副劍試矢下的樣子時，心裏忽然不自然起來了。）

（她一定要……要不動聲色……可是爲什麼要不動聲色？……什麼聲？……什麼色？……嘿，那個一劍挑開我臉紗的人。）

× × ×

：今天是好天氣，雖然濃霧使什麼都看不清楚，可以蕭秋水有好心情，也就是

因爲什麼都看不分明，他要立志做大事。

：因爲冥冥中讓他在這塲戰役裏遇見，遇見一雙美麗的眼睛，就算流再多的血，流再多的汗，也是值得的。

：他願意爲這雙星星般的眼，去衝殺，去奮戰，也許並不是爲了愛，只是無由的心中一句喜歡。

：因爲喜歡，所以他心情特別好，好得要做大事，要與岳將軍在沙場上殺敵！

：因爲喜歡，他甚至不揣測她的感覺，但只要見着她就好。

：他就是蕭秋水，爲了岑參的一首「登雁塔」一詩：「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視指高鳥，俯聽聞驚風」，以及白樂天一舉及第，年僅十七，是登科進士最年少一人，題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七十人中最少年」而遠赴長安，看大小兩雁塔的蕭秋水！

× × ×

晨有濃霧會有好天氣。

好天氣也是殺人的好時節。

就在這時，一綫旭日昇起，射進了濃霧之中，耀開了千萬綫七彩的波光。

太陽出來了，霧要落了。

蕭西樓舒了一口氣，低首走入了「見天洞」。

× × ×

「見天洞」門前那又聾又啞的老頭，翻着怪眼，側首望了一望蕭西樓，然後推門讓蕭西樓走進去，自己又拿着柄掃把，逕自掃起地來了。

這老頭雖又遲鈍又蹣跚，但是見天洞內却打掃得一塵不染，燭火常明，壁內各處有凹了進去的地方，供奉着一栩栩如生的神像，神像前是七星燈火，供奉拜祭的三牲禮酒，還有架着一把劍。

一柄蕭家歷代風雲人物，闖江湖的佩劍。

從架着的劍鞘之斑剝、陳舊、古意，可以見出這些已物化的英雄人物昔日之事跡。

棺運入洞中，抬進後房，後房很大，是有百多副棺槨，這些棺槨都是蕭家子弟，浣花劍手，他們爲浣花劍派而死，於是屍首也停放在蕭家祖祠的側房裏。

唐大，張臨意的屍首暫時安放在長廊上。

唐朋垂淚，良久，抬頭，只見蕭西樓呆立於一座神主牌前不語，蕭秋水也垂手立在他身側。

這神主牌上述：

「浣花蕭家第十八代宗主棲梧靈位」

等字。

——這就是蕭西樓的父親，一劍創浣花的大宗師。

桌上香火氤氳嬝嬝，壁內神像，看不清楚，這時蕭西樓、蕭秋水正要跪拜下去，唐朋忽然驚見，那壁內的神像，竟是一僕僮打扮的老人，正霎了一霎精光烱烱的眼睛！

唐朋驚呼一聲，便在此時，那壁內的「神像」忽然自煙霧中躍出，出手一劍，竟似電光一般，照亮了室內，照驚了神枱前拜祭的人的臉孔！

劍刺蕭西樓！

× × ×

蕭西樓數十年如一日，只要逗留在「劍廬」，他每天晨昏，都去「見天洞」，拜祭祖先。

父親蕭棲梧的形像，他早已看熟了，他年少時的一段時光，還是與蕭棲梧一起渡過的，雖然父子之間有趑趄，但他還是最崇拜他的父親。

在祭拜的時候，蕭西樓自然不敢抬頭，蕭秋水更是垂着頭，桌上三牲禮品，加上香烟圍繞，要看也看不清楚，唐朋站在遠處，反而可以看分明。

神像忽然變成了兇惡的魔頭，這是誰也料不到的事！

這時劍光便已到了！

劍如蛇般歹毒，直噬蕭西樓咽喉！

× × ×

蕭西樓發覺時，已然遲了。

他先是一驚，立即拔劍，又是一驚！

那惡魔衝出烟霧，不是誰，竟是那在振眉閣負責打掃的、愛抽旱烟的懶老頭：丘伯。

丘伯那裏還是丘伯，他兇神惡煞，劍光如電，簡直是天外神魔！

這一驚再驚之下，出劍便遲，丘伯先發先至，蕭西樓劍方出鞘，丘伯的劍已至咽喉！

蕭秋水武功不及乃父，出劍更遲，劍只拔了一半，眼看父親就要死在劍尖下！

× × ×

這時突聽「颼、颼、颼」三道尖嘯，直射丘伯。

四川蜀中，唐門唐朋的暗器！

暗器當然可以後發而先至。

丘伯對蕭家究竟有多少高手的底細，十分清楚，孔揚秦等攻廬失敗，丘伯正想以自己的身份來獨佔大功。

他滿以爲狙殺蕭西樓後，以自己的功力，要殺掉這對年青男女，自然是綽綽有餘，却沒料到，那站在遠遠的年輕、漂亮的女孩子，竟是唐門罕見的年青高手：唐朋！

劍離蕭西樓咽喉不到半尺。

暗器離丘伯胸腹不及一尺！

蕭西樓已拔劍，未出劍！

蕭秋水正拔劍，未離鞘！

× × ×

先殺蕭西樓，還來不來得及，撥開暗器？

用另一隻手接暗器，這暗器有沒有毒呢？

丘伯猛想起武林中傳言裏唐門暗器之毒，不禁打了一個冷戰，猛一反劍，迴挽三道劍花，「叮，叮，叮」撞開三道暗器，「奪、奪、奪」射入木樑上，只是三枚小小的蜻蜓，分紅，綠，藍三種顏色！

丘伯一撥開暗器，立時大翻身，衝上神枱，足一點地，「呼」地一聲，宛若大鵬，掠了出去！

一擊不中，立時身退，是高手所爲！

× × ×

一擊不中，蕭西樓已拔劍在手，加上唐門高手，以及勇悍的蕭秋水，丘伯自忖必敗，所以他立時身退！

他想先殺蕭西樓，但先殺蕭西樓便無

辦法躲得過「蜻蜓鏢」，他不願意與蕭西樓同歸於盡，既然不能殺人，便搶得先機逃遁，以免反被人殺！

一擊不中，立時就走，蕭秋水的劍才拔出來，蕭西樓才刺了一個空，唐朋的第二度暗器尚未來得及掏出來，他已掠出了「見天洞」！

唐朋雖來不及發暗器，却來得及說了一句：

「我的暗器從沒毒！」

——蕭秋水心中一震，他想起了這句話唐柔瀕死前也說過：「我唐柔，唐柔的暗器從來都沒有毒……」

——眞正驕傲的暗器高手……是不必用毒的。

唐門暗器冠絕天下，其中不乏用毒高手，當然也有敗類，可是眞正的唐家子弟，他們的暗器是不必淬毒的。

他們的暗器不再是暗器，而是兵器，甚至是明器！

他們在暗器上雕小小、小小的一個「唐」字，這「唐」字代表了威信，暗器的宗師，甚至整個江湖的正義。

這那裏再是一般人心中所認爲的「暗器」而已？

但唐朋這一句話，却幾乎氣炸了正在施展輕功逃遁中的丘伯！

× × ×

原來剛才的暗器沒有毒！

只要他敢用手去接，便可以先殺蕭西樓，穩住了局面，就不會落得而今倉惶逃竄的情形了！

丘伯當時爲之氣結，他但願他沒有聽見唐朋說那暗器是沒有淬毒的，這一氣，」一口眞氣幾乎換不過來。

他縱橫江湖二十餘，這次之敗，實在最失之釐毫。

× × ×

蕭西樓逃過險死還生的一劍，一定神，第一句便迸了出來：「辛虎丘！」

蕭秋水聽得一怔，蕭西樓已拔劍追出去！

蕭秋水猛地吃了一大驚：辛虎丘，名列當世七大名劍之一，虎丘劍池，絕滅神劍辛虎丘！

而辛虎丘居然便是在蕭家躭了八九年，愛抽烟草，平時連站也站不穩的丘伯！

蕭秋水呆了一呆，也僅止怔了一下而已，他也立即隨蕭西樓追了出去，這時唐朋與蕭西樓，早已遠在前面了。

× × ×

七里山塘，盡頭處，是虎丘。

虎丘乃春秋時代吳王闔閭陵墓所在。

蘇州又名闔閭城，創城者就是吳王，根據「越絕書」有云：

「闔閭之葬，穿土爲山，積壤爲丘。發王都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運土鑿池，四周廣六十里，水深一丈，銅槨三重，傾水銀爲池六尺，黃金珍玉爲鳧雁。」

當時吳越皆以鑄兵器聞名天下，吳王下葬時，陪葬名劍有二千餘柄，後刺秦皇的「魚腸劍」，也是陪葬物，爲暴雨雷霆中，裂石碎礴，爲荊軻所獲。

只是吳王的陵墓設計得十分周密，連秦始皇南遊，欲掘此墓，以求名劍尚不得尋，以及開山掘土，今存西崖裂開而中留石泉的劍池，就是秦始皇發掘的遺迹了。

故曰劍池。

闔閭葬後三日，山上出現一隻白虎，後人稱此地爲「虎丘」。

虎丘劍池，名震天下。

而當世其中兩大用劍高手，出自於虎丘劍池者，有辛虎丘，曲劍池二人！

× × ×

辛虎丘不但劍快，身法也快！

他掠出「見天洞」，掠入九迴廊，就見到一個老人。

一個又聾又啞的老人。

這老人在掃着地。

辛虎丘認得他，他就是那個打掃「見天洞」的啞吧廣叔。

九年來，辛虎丘對蕭府上下無不瞭如指掌。

他連停也沒停，越過老人，一口氣掠過假山，穿過花園，到了長亭。

要逃，就要快！

他一定要在蕭西樓號令未發動之前，先逃出蕭家。

一逃出蕭家，自有權力帮在接應。

就在這時，他忽然看見了一個人。

這個人低着頭，僂着背，在長亭中掃着地。

這老人連頭也沒擡，他却正是啞吧廣叔。

辛虎丘倒抽了一口涼氣，却停也未停，翻過長亭，越過池塘，到了黃河小軒門前：

却見黃河小軒門前，也有一人在低着頭，屈着腰，在掃着地，很小心很小心正在掃着地，像掃地是一件很偉大很專注的工作一般，天下間誰也不能驚擾他去做這件事。

辛虎丘瞳孔收縮，他不再飛過這老人頭頂，而是一步一步的走過去。

因爲他知道，在他剛才飛身過去的刹那，這老人至少可以殺死他六次。

老人還是沒有動，還是在專心掃地。

辛虎丘走過去之後，才回頭，倒着走，走出十七八步，猛地吸一口氣，返身就奔！

這一陣急奔，是運足了全力，穿過觀魚閣，到了振眉閣，眼看就要到聽雨樓前，忽見樓下有一人：

樓下有個老人在掃着地。

清晨，靜謐，落花滿徑，只有這老人掃地的簌簌響聲。

× × ×

辛虎丘站定，一步步的走過去，每一步的距離、姿勢、氣態，都是一樣的。

他已落在敵人的包圍中，他絕對不能在疏忽大意。

既逃不過這障碍，就只有擊倒它！

走到距離老人十一尺的地方，老人的掃地聲忽然停了。

辛虎丘也就停了，緩緩抽出了他的烟旱。

他愛抽的烟旱。

老人依然垂着頭，僂着背，對着滿地的落花，喟息道：「昨晚的落花眞多。」

辛虎丘這才變了臉色道：「我曾費了三天三夜的觀察你，你連夢話都沒有一句：然而我今天才知道你不是啞巴！」

老人笑道：「我也不是聾子。」

辛虎丘變色道：「我曾用銅鑼忽然在你耳邊敲响過！」

老人笑道：「可惜你濳到我背後的脚步聲，却先銅鑼而响起。」

辛虎丘張大瞳仁，一個字一個字的道：「你究竟是誰？」

老人緩緩抬頭，眼睛瞇成一條綫，笑道：「浣花蕭家蕭東廣，你聽過沒有？」

× × ×

他一說完這句話，身子就暴長，眼神有力，背也不駝了，一下子猶如身長七尺，天神一般！

這時聽雨樓下，蕭西樓、唐朋、蕭秋水均已趕到，連聽雨樓上的朱俠武、左丘超然、鄧玉函也聞風而至。

他們只見樓下小亭中，兩個僕人打扮的老人在對話，但忽然又感到刺人的寒意，迫人的殺氣，然後那駝背老人忽如天神一般，說出了那句話！

蕭東廣！

蕭秋水一震，興奮又惑然地望向他父親。

只見他父親臉色神色很是愴然，好似憶起什麼從前往事似的，輕輕的道：「其實廣叔就是你親伯伯，二十年前就名揚天下的『掌上名劍』蕭東廣！」

× × ×

蕭東廣原是浣花劍派創立者蕭棲梧私生子，因為名份不正之故，蕭東廣的輩份甚至比蕭西樓高長，但却以蕭棲梧世侄名份，掌管蕭家庶務。

蕭東廣原有自卑，但他的劍，是有名的「古松殘闕」，半柄殘劍，卻把浣花劍法，發揮得淋漓盡致，聲名還在蕭西樓之上。

待蕭東廣權力漸盛時，蕭棲梧又病逝，蕭西樓因娶孫慧珊而被逐出門牆，便發生了內外浣花劍之事。

在這一場鬥爭之中，蕭東廣作下了許多無可彌補的錯事，他中傷蕭西樓，拒絕讓他回來，事實上蕭棲梧臨終前是要蕭西樓主掌浣花劍派的，他甚至為求毀滅證據，狙殺證人，迫害長輩，更做下了許多滔天罪行，最後蕭西樓與孫慧珊重回蕭家，合敗蕭東廣後，饒而不殺，蕭東廣才痛悟前非，不言不聽，抵死不回復當日身份，只願作一奴僕，永遠負掃祖祠之地，而且要蕭西樓夫婦絕不要指認他就是當日叱咤風雲的「掌上名劍」蕭東廣！

所以武林中人人都以為，在浣花劍派內外之爭一役中，蕭東廣已然斃命，却不料他仍在蕭家劍廬中，作一名天天打掃地方的老僕人，來誠輕罪孽的負担！

× × ×

然而蕭東廣並沒有像傳聞中一般地死去。

蕭東廣就站在他面前。

辛虎丘不再逃避，因為他知道已被包圍，他要殺出去，第一個要跨過的便是蕭東廣的屍體。

他屈居蕭家九年，却不知劍廬有蕭東廣此等高手。

蕭東廣十九年前便以一柄「古松殘闕」斷劍，力敵「長天五劍」，歷三天三夜，不分勝敗，當時有人把他名列七大名劍之首，直至蕭西樓出，統一內外浣花劍派，蕭東廣消聲匿跡後，蕭東廣的名字方才在七大名劍中删去。

只是二十年後的現在，蕭東廣的劍是不是還一鋒利？

辛虎丘緩緩拔出了劍。

他的劍是從烟旱裏抽出來的。

劍身扁長而細，短而赤黑，劍一抽出，全場立時感到一種凌厲的殺氣。

辛虎丘劍遙指蕭東廣身前地上，凝注不動。風搖花飛，蕭東廣身前落花，飛揚而去。

這又扁又鈍的黑劍，却竟有如許的魔力。

蕭東廣看着這把劍，眼連霎都沒有霎過。

他知道以辛虎丘的劍光，確可以在霎眼前殺人。

一眨眼的時間，甚至可以連殺三人。

蕭東廣居然仍笑得出來，嘆道：「扁諸神劍，果是利器！」

辛虎丘雙眉一展，怒叱道：「拔你的劍！」

蕭東廣沒有答他，仍然握着掃把，道：「二十年前，你辛虎丘與曲劍池齊名，同時進入當世七大名劍之列，本心滿意足，但你年少氣傲，要找李沉舟決一死戰，李沉舟是權力帮帮主，是武林中公認的第一高手。」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只見辛虎丘汗涔涔下，出力的握着短劍。

蕭東廣又道：「李沉舟向不留活口，但那一役你並沒有死，對這件事，我一直都很懷疑，後來才知道你已隨孔揚秦，投入了權力帮。」

辛虎丘胸膛起伏着，但沒有說話。

蕭東廣又道：「九年前，你來了浣花蕭家，我當時也未懷疑到你身上，直至兩年後的一個晚上……你知道我怎麼發現你的身份？」

辛虎丘不禁搖搖頭，蕭東廣反而不答，向蕭西樓道：「權力帮九年前便命人濳入蕭家，居心叵測，深謀遠慮，早有雄霸天下之心，看來武林門派中被臥底的也不在少數。」

蕭西樓沉重地點點頭，辛虎丘怒道：「你怎麼看穿的？你說！」

蕭東廣悠悠道：「直至你忍不住，兩年後，終於，借酗酒之癖，其實暗自濳出堡去，跟人比劍決鬪，恰巧又被我撞見，才知道的。我還知道你不單是臥底的，而且還是『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的一魔呢！」

辛虎丘臉色陣靑陣白，無詞以對；蕭東廣仍然笑道：「李沉舟命你臥底蕭家，久未發動，使你忍不住躍躍欲試，是不是？想『絕滅神劍』名震江湖，不在江湖上繼續搏殺，又如何能保有『當世七大名劍』的地位？」

——辛虎丘既想獲得權力，故聽命於李沉舟，但又不甘於沉寂，故藉酒醉為名，暗自濳出蕭家，喋血江湖。

——但也因此，被蕭東廣瞧出了破綻來。

——這幾年來，辛虎丘的確聲名不墜，而蕭東廣的確日漸消沉，此是這代價，以今天的情況論，豈不是亦以血換來的？

辛虎丘沒有說話，蕭東廣道：「你的扁諸劍名動江湖，你之所以練劍有成，一方面也基於二十四年前於虎丘巧獲扁諸劍息息相關，只是——」

辛虎丘雙眉一揚，禁不住道：「只是什麼？」

蕭東廣一個字一個字地道：「我的劍叫做『古松殘闕』，以劍比劍，咱們可以平分秋色，討不着便宜。」

蕭東廣外號「掌上名劍」，用過武林中三十七柄寶劍，到最後才用這一柄斷劍，這斷劍就是「古松殘闕」。

蕭東廣是著名的品劍名家，他品評的劍，自然錯不了。

辛虎丘望着掌中無堅不摧的利器，心中竟尋不到昔日與人對敵時那無堅不摧的信心？

蕭東廣冷冷地道：「更重要的是，還有一點……」

辛虎丘望向蕭東廣，咬緊牙關而不問出聲來，蕭東廣深深地望了辛虎丘一眼，然後道：「這九年間，你無時無刻不想着出去試劍；而我二十年來，無時無刻不在練劍。」蕭東廣笑了一笑，驕傲地道：「同樣是二十年，你急於比劍，我專於修劍；二十年前，我已名列當世七大名劍，二十年後，我的劍法已在張臨意之上。這戰我有十成的把握可以殺你，你，完全沒有機會！」

辛虎丘大汗如雨，握劍的手狂顫着，厲嘶道：「拔你的劍，動手。」

× × ×

任何成名的人，都不免忙碌，都會疏於練劍，這連蕭西樓也不例外。

蕭西樓深為同感，他深知他的兄弟那一句話的意義，要是現在他要爭做浣花劍派的掌門，名列七大名劍之中的蕭西樓，亦不在他的眼裏。

可見成名要付出多大的代價，然而蕭東廣却專心誠意的練了二十年的劍。

他希望他的小兒子能明白到這點道理：任何天才都是歷盡磨煉中出來的，他却看見蕭秋水光榮和奮悅地等待這一場大戰的到來。

這時蕭東廣不再說話，緩緩地拔出了他的劍。

他的劍就在他的掃把柄中。

這是一柄無光色、陳舊、有裂紋、如古松一般的斷劍。

然而這一劍拔出來，就使辛虎丘手上的扁劍諸映出了紅光？

劍也有感情？

難道連劍也懂識英雄者，重英雄？

× × ×

蕭東廣拔出了劍，却小心翼翼，把掃把放在他脚前，不到一尺之遙。

他放掃帚時，神態也如他掃地時一般專注。

專心得就像在做一件偉大而且崇高得不讓別人打斷的事業。

這人對自己掃地的工作尚且如此專意，練劍豈不更專誠？

蕭秋水看着，忍不住眼裏發了光。

但他心中忽然想起一件熟悉的事，他還未意識到是什麼事之前，已下意識的往側邊看去。

於是他就看見唐朋，而唐朋恰巧迅速地別過了臉。

唐朋原來在那裏，難道……？

唐朋的側面一片雪似的白，遠處是重樓，重樓飛雪，蕭秋水望着唐朋黑色的勁衣，却不知想起這四個字：重樓飛雪。

× × ×

辛虎丘望着蕭東廣的眼，眼睛却發了紅芒！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辛虎丘大喝一聲，居然沒有動！

這一聲大喝，給人的錯覺都以為辛虎丘已經出手了！

就連蕭西樓也不禁把握劍的手，緊了一緊。

——蕭東廣掌中已有劍，辛虎丘又已忍受不了蕭東廣摧毀他信心的話，辛虎丘為什麼還不出手？

辛虎丘是出手的，可是他在大喝聲後，稍慢一步。

這稍慢一步，是在大家以為沒有出手後才出手的。

出手一劍，直刺咽喉。

沒有多餘的變化，甚至沒有準備的動作，就連劍風也沒有。

二十餘年的劍客生涯，早已使辛虎丘了解什麼才是最有效的攻擊。

蕭東廣先抬劍，後發現辛虎丘只喝而不出擊便收劍勢。這時辛虎丘却已攻到！

蕭東廣及時一架，「叮」，星花四濺，雖擋住了這一劍，但辛虎丘的「扁諸神劍」已壓住了他的「古松殘闕」。

一上來，已搶得先機，辛虎丘心中大喜。

蕭東廣一失主動，但他居然做了一件可怕的事。

他立時棄劍！

他放棄「古松殘闕」。

名動武林，求之不得的「古松殘闕」斷劍！

他棄劍而獲自由，但無劍又如何是辛虎丘之敵？

辛虎丘不加細想，左手一撈，握住了斷劍，心中狂喜無已，就在這時，他心却又下沉！

蕭東廣一旦棄劍，却一脚挑起掃帚，用掃地的一端，迎面叉來。

辛虎丘雙劍一交，擋住來勢，但他苦心雙手握劍，分不出手來扣住掃帚，雙劍雖利，但掃帚竹枝極多，又髒又臭，一時也削不了許多。

就在他眼綫被遮的一瞬間，蕭東廣的掃帚柄，直往辛虎丘小腹插下去！

辛虎丘一聲慘叫，大家現在才注意到，掃帚掃地的竹枝雖又禿又髒，但掃把柄却十分淨潤光滑，且在頂端非常尖利。

辛虎丘的慘呼停歇，瞪住蕭東廣，蕭東廣退後三步，拍了拍手，像做完了手邊一件偉大的工作似的，舒了一口氣，道：「十一年前，我已知道練的不是手中劍，而是任何一事一物，只要你心中有劍，皆成利器。」

——所以掃帚就是他的劍。

——他天天掃地，就等於手不離劍。

——因此辛虎丘為了奪劍，故死於劍

下。

一柄掃帚的「劍」下。

× × ×

二十年前，名動江湖的「掌上名劍」的劍，而今用的竟是一柄竹掃帚！

蕭秋水沉默良久，在這一戰中，他學得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當他從沉默中驚醒時，發現幾個年輕人自然而然地趨近在一齊，鄧玉函、左丘超然正跟唐朋談着話。

蕭秋水當然也非常自然的趨近去，參與他們的談話。

這時蕭西樓、朱俠武，也趨近蕭東廣身邊，談了起來。

當蕭秋水走近去，鄧玉函正說到興奮時：

「辛虎丘那一劍，勝於氣勢，一個人氣勢練足了，劍勢也自然不凡；蕭伯伯那一劍却勝於無處不成劍，無物不成劍，無事不成劍，於是，也無可抵禦，無招不是劍！」

鄧玉函是南海劍派的高手，他品評起劍法，自有見地，左丘超然禁不住道：「那你的南海劍法比之如何？」

鄧玉函沉吟了一陣，長嘆道：「不敢比，不敢比。要是家兄來，却還是可以一戰。家兄曾與我說：要出劍就要快，快可以是一切，快到你不及招架，不及應變，一出劍就要了對方的命。家兄又曾對我說：要出劍就要怪，怪得讓敵人意想不到，怪到讓敵人招架不住，一出劍就殺了對方，對方還不知道是什麼招式。家兄又跟我一再叮嚀，要出劍就要狠，狠得讓對方心悖，心悖便可以使對方武功打了折扣，就算自己武功不如對方，只要你比他狠，還是有勝算。就這樣，快和怪和狠，家兄說是劍道要訣，我對敵時也發覺它很有效。這劍法有些無賴，不求格局，不像蕭伯伯的劍法，自創一格，意境很高。」

鄧玉函是鄧玉平的弟弟，而鄧玉平就是南海劍派的掌門人。

左丘超然見蕭秋水走了進來，忍不住問道：「你呢？老大，你也是使劍的，有什麼意見？」

蕭秋水即道：「我的意見與玉平大致相近，但我不同意玉函說伯伯的劍法是自創一格，伯伯那一下掃帚打面，其實是變化自『浣花劍派』的劍招。『浣花劍派』花式很多，劍法繁複，但劍氣縱橫，眞正實用的劍招，還是美的劍招，不好的全都淘汰，留下來往往也是實用的、方便的，同意也是美的。掃把的竹枝很多，那迎頭乂過去的一記，很像『浣花劍派』中之『滿天星斗』，帚柄倒戳的一招，很像『浣花劍派』中的『倒瀉銀河』。我覺得伯伯是活用了『浣花劍法』，用到每一事物、每一時機上去，甚至還加上了變化，但他並不是自創一派。這一點讓我悟到，我們『浣花劍法』大有可爲之處，只是我們尚未悟到的，而我們平時太不努力、太不注意，太把劍與人分開而不是合一了！」

蕭秋水正論到得意忘形時，唐朋却噗嗤一笑。

蕭秋水臉上一熱，期艾着道：「妳……妳笑……？」

唐朋臉色一整，故意不去看他，道：「我又不是笑你。」

蕭秋水正要說話，鄧玉函、左丘超然等都哈哈大笑起來，蕭秋水窘得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唐朋忍不住笑，替他解圍道：「我確是笑你……」又抑住笑，終於還是禁不住，笑容像一朵水仙在清亮的春水中乍開。

蕭秋水眞要看呆住了，慌忙不敢看，囁嚅道：「敢情是……敢情是我講錯了不成？……」

大家又大笑，唐朋笑道：「我是笑你……笑你那談論起來一副不可一世的……的神情。」

蕭秋水實不明所以，認眞問道：「我很霸道？……」

衆人又是大笑，包括幾位莊丁在內，莫不捧腹。唐朋却忽然正色道：「霸氣也很好。」說着一笑，溫柔無限。

左丘超然圓場道：「好啊，好啊，你們談劍論道，我呢？對劍術一竅不通，要論劍，我們不如去找刦生吧，刦生的劍法也好極了。」

鄧玉函笑道：「超然老弟，你不會使劍，但那一個碰上你這雙手，嘿嘿！」

左丘超然雖不諳劍術，但他却是「擒拿第一手」項釋儒以及「鷹爪王」雷鋒的首徒，天下大小簡繁擒拿手，他無不會用，誰碰到了左丘超然那雙手，眞也如齊天大聖上了如來峯，任你怎樣翻，也翻不出五指山。

左丘超然說道：「別多說了，去找刦生吧。」

刦生就是康刦生，康刦生就是康出漁的兒子，而康出漁就是名列武林七大名劍之一的「觀日劍客」。

康刦生與蕭秋水、鄧玉函、左丘超然亦是深交，而今他們如往常般的笑鬧交談，自然也忘不掉把康刦生也來湊一份。

他們現在談話中又多了一個唐朋，但他們却根本沒把她當作外人，談得熟絡無限，好像深交已久似的，笑在一起，玩在一起，互相嘲弄在一起。

於是他們邊走邊談，走去「觀魚閣」了。

× × ×

唐朋問道：「刦生兄也是『綿江四兄弟』嗎？」

蕭秋水即道：「不是，『四兄弟』是我、左丘、玉函和唐柔。」

唐朋詫異道：「阿柔？那你就是老大了？」

左丘超然笑道：「是呀，他就是老大，我們都叫慣他做老大的。」

唐朋忽然含笑凝注着蕭秋水，笑得很輕很輕，像燕子啁啾一般，微風細雨斜一般地說：「原來老大就是你。」

鄧玉函道：「是否唐兄弟跟妳提起過……」一聲「唐兄弟」！引起昔日與唐柔相處的情景，心中一悲，竟然接不下去。

唐朋莞然道：「阿大是我最要好最要的大哥，阿柔是我最喜歡最喜歡的弟弟。他常常跟我提起『綿江四兄弟』，他說他是『老四』，其他幾個，最是了不起的人物……尤其是『老大』……但他從來沒講誰是『老大』，誰是『老二』，誰是『老三』……所以我從不知道……原來就是你們！」

左丘超然笑道：「怎麼，好似我們不像一般的？」

鄧玉函好奇道：「唐柔怎麼在妳面前說起我們？」

唐朋甜甜地笑道：「你們誰是『老三』？誰是『老二』？」

左丘超然道：「我是『老二』，他是『老三』。」

唐朋笑道：「阿柔說老三劍法很犀利，能一劍刺過『穿山甲』毛修人的『掌心雷』；他的劍法也很妙，有一次拚狠了命，一招環劍，角度出奇，但刺人不着，又狠到了家，收勢不住，竟反刺着了自己的……臀部……」唐朋畢竟是女兒家，本來是一劍刺着的是「屁股」，她順理成章的改成了「臀部」。

左丘超然聽得捧腹大笑，笑到氣喘不已，鄧玉函却是悻然，嘿聲道：「唐柔……唐柔這小子！」

蕭秋水忍笑道：「老二呢？唐柔怎麼說左丘？」

唐朋莞爾道：「老二麼？他說老二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但『四兄弟』的行動，一定參與，一定支持，有次他與三位老拳師拆招，一雙手竟擒拿住三雙手，確是驚人。只惜……只惜……」

左丘超然聽得十分神氣，忍不住探頭問道：「只惜什麼？」

唐朋抿嘴笑道：「只惜就是愛放……。那次老二對到一位『五湖拿四海』的『九指擒龍』江易海，久持不下，擒拿對拆，老二猛放一個……才把這江老爺子給臭跑了。」

這下到鄧玉函搶天呼地的大笑了起來，左丘超然哽在那邊，臉紅得似關公一般，喃喃道：「唐柔……唐柔怎麼連這……連這也說出來！」

鄧玉函笑夠了之後，好奇地問道：「老大怎麼啦？唐柔有沒有說？」

左丘超然也巴不得找個下台階，探頭問道：「唐柔怎麼說老大，啊？」

唐朋向蕭秋水瞟了一眼，道：「他……他呀……」

蕭秋水見前面二人都落得沒好下場，慌忙搖手道：「噢，不不不，不必說了，我不想知道……」

鄧玉函忙怪叫道：「嗨嗨嗨，你不想知道，我們可要聽的……」

左丘超然用手拜了拜，道：「唐姑娘，拜託拜託，快說快說！」

唐朋輕輕笑道：「他說……」一雙妙目向蕭秋水轉了一轉，蕭秋水只覺無地自容，心裏早把唐柔罵了幾十遍了，左丘超然又怪叫道：「說呀！說呀！」鄧玉函一掌打下去道：「別吵！別吵！」

唐朋盈盈一笑道：「他說呀——老大不是人！」

蕭秋水窘得不知如何是好，鄧玉函「哈」地一聲笑出來，左丘超然向蕭秋水擠了擠眼睛。

唐朋停了一停，繼續道：「阿柔說，他生平只佩服兩個人，一個是大哥，一個是老大。他說大哥年正三十，但領袖羣倫，敦厚持重，他的老大却只二十，却敢撚朱大天王的虎鬚，爲了一頭小狗被虐待，不惜『獅公虎婆』大打出手，爲了憑弔屈夫子，不惜遠渡[illegible]歸，讀了李白、杜甫的詩，不惜遠赴濟南，登太白樓，上慈恩塔，眺終南山，如痴如狂。……阿柔說，老大雖然狂放，但不失爲當世人傑也。」

唐朋說着，眼睛沒有望蕭秋水，却望向遠方，隱隱有些傷悲。

蕭秋水開始十分之窘，隨而熱血澎湃，最後心裏一陣酸楚，想起唐柔，唐柔啊唐柔，那蒼白而倔强的少年：唐柔。蕭秋水想了想，終於道：

「唐姑娘，唐柔他……他在巨石橫灘上……已遭……」

唐朋眼睛還是望向遠方，淡淡地道：「我知道。」大家都沉默了起來，信步走着，唐朋又道：「是大哥飛鴿傳書給我的，我見了便立時來，沒料大哥也……」

唐朋沒有再說下去，蕭秋水等都十分明瞭唐朋連失最敬佩與最喜歡的兩個親人，內心之愴楚。

左丘超然趕快把話題岔開去道：「除了我們四個寶貝，我們還有幾個朋友，像刦生——」

唐朋也不想使氣氛太過沉哀，勉顏接道：「哦，刦生？倒很少聽阿柔提起。」

左丘超然侃然道：「刦生麼？這小子，他的觀日劍法可棒得很，我們在成都遇着他父子，那時他們正與朱大天王的手下大打出手，以單劍戰四棍，我們到了，以五敵四，朱大天王的手下就脚底抹油——」左丘超然用手作平飛狀，「颼」地一下翹起，笑道：「溜啦！」

朱大天王是長江三峽，十二連環塢水道的大盟主，朱大天王又叫朱老太爺，原名朱舜水，他手下有「三英四棍，五劍六掌，雙神君」，「長江三英」就擒於「劍氣長江」一文中這「錦江四兄弟」的掌劍之下，後被傅天義趁機誅之，「四棍」者乃「鎭江四條柴」。

這四人武功更高，但更是無惡不作，蕭秋水、鄧玉函、左丘超然、唐柔、康刦生在成都一役中，結結實實地使這「四條柴」吃了個大虧而逃，所以左丘超然說到這裏，也爲之眉飛色舞。

唐朋吃吃笑道：「你們的生活，好好玩！」

鄧玉函搶着道：「還有更好玩的哩。老大還有兩個朋友……」

蕭秋水含笑道：「一個叫鐵星月，一個叫邱南顧——」

左丘超然緊接着道：「他們兩個呀，嘿，一個大笨牛，一個小搗蛋，眞是我的媽——」

唐朋有趣地瞧着他們，追問道：「怎樣我的媽？快說來聽聽！」

左丘超然忽然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伸懶腰，無精打采地道：「昨晚睡不好，不說了！」

唐朋啐道：「小鬼，賣什麼關子！」

他們一行四人，就一見如故的，邊走邊談，走到「長江劍室」附近，這時日已中天了。

這四人笑笑鬧鬧，眞像天下太平，女的秋高，男的氣爽，大家都欣樂於山河歲月中。……

——未完——

八仙鬥八魔

賽寶會中是非多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黃鶴樓附近，韓劍平藍啓明兩人在一茶樓中遇到李玄，雙方互道了別後的情況，原來李玄找到一個叫鍾離秦的老人，想邀他加入「武林八仙」之列，目前李玄正和鍾離秦在一起，雙方要先來一個打賭，若是李玄賭贏了，鍾離秦才願加入「武林八仙」中。而他們其中一個賭法是鍾離秦要取得魔心秀士古玉奇的魔心給李玄，而李玄得拿下七面怪人的七張面皮，他們談妥之後鍾離秦就自離去。李玄和韓、藍兩人來到諸城縣境，結識了「濁水神龍」黃戎，黃戎還自告奮勇作他們的响導……

呼延西厲聲喝道：「白牡丹那賤婦，雖代你們與我們訂了明年九九重陽在『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壽筵上了斷深仇之約，但今日既然狹路相逢，大可一併解決，不必等到明年。」

李玄、韓劍平、藍啓明等聞言，俱不由一愕，方知「美人狐」白牡丹竟已替他們與呼延西代訂明年重九之約，當下，仍由李玄怪笑答道：「呼延魔君，你要把『九疑魔宮』受挫受辱之事提前了斷，我們自是歡迎之至，祇怕眼前你人單勢孤，我們委實不願揹個欺凌孤寡的罪名呢!」

呼延西情知鬥不過李玄的尖嘴利舌，遂怒哼了一聲，轉對黃戎喝道：「黃朋友，你身旁的三位朋友，是不是也算一份?」

「奪魄神判」獨孤喬冷笑一聲，陰惻惻地說道：「祇要閣下瞧得起，我們自應奉陪。」

黃戎也冷笑說道：「呼延朋友既然一心要清算舊賬，那就無須多說了，你要怎樣算法，祇管劃下道來便了。」

呼延西「哼」了一聲，朝「蛇丐」孫三略一頷首，說道：「你那幾樣寶貝好久沒有開葷了，今晚就讓他們打打牙祭。」

「蛇丐」孫三應了一聲，站起身來，跨前幾步，對黃戎一抱拳，皮笑肉不笑地揚眉說道：「孫三不自量力，想請黃朋友賜敎……」

黃戎冷然一笑，便待起身，但那于洪蛟已搶着站了起來，大聲道：「對付這麼一個臭叫化，那值得老爺子親自動手?讓晚輩把他敎訓敎訓就是。」說完，也不等黃戎有所表示，便轉身離席，大步朝「蛇丐」孫三走去。

李玄搖頭嘆道：「唉!年青人總是瞧不起窮人，須知人家的腰包裹，有的是寶貝哩，眼睛可要放亮一些才好哩!」

于洪蛟人雖年青，容易衝動，但是頭腦可不太笨，耳聽李玄如此一說，腳下已自放慢下來。

黃戎對李玄含笑點了點頭，便轉對于洪蛟說道：「蛟兒，李大俠的話你要好生記住。」

說時，于洪蛟已停步面對「蛇丐」孫三，軒眉發話道：「孫朋友，于某是自不量力，想打個前站，向孫朋友討敎幾招南方的絕學。」

「蛇丐」孫三上下打量了于洪蛟一眼，冷笑道：「小哥兒，動手過招可不是鬧着玩的，勸你還是把小命留着，回家多活兩年吧!」

于洪蛟雙眉一皺，勃然怒道：「廢話，快亮兵刃，少爺倒要看你有甚麼本事，敢到俺山東地面惹是招非。」

「蛇丐」孫三獰笑一聲，慢慢伸手入懷，冷冷說道：「小哥兒，眼睛放亮些，免得我兵刃一出，還未看清楚便做了糊塗鬼，那才划不來哩!」

于洪蛟冷哼一聲，也自探手在腰際撤出一根龍角蛟筋軟鞭，右手緊握龍尾，龍頭朝前一指，沉聲道：「朋友懷中有甚麼驚人之物，儘管拿出來瞧瞧。」

「蛇丐」孫三又復一聲獰笑，目閃兇光，注定于洪蛟，伸入懷中的右手緩緩往外抽出。

其他座頭上留下來觀看熱鬧的食客，因爲方才聽了李玄所說的話兒，情知「蛇丐」孫三懷中之物，必非尋常，是以全都聚精會神，屏息以待。

樓上登時一片靜寂。

「鼕鼕鼕」!陡地一陣急促的樓梯聲響，匆匆地奔上一個灰衣老叟，雙手亂搖，連聲叫道：「且慢!且慢!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話好說。」

此人剛一上樓，「濁水神龍」黃戎以及其他座上的食客，已自紛紛站起來，抱拳招呼。

李玄、韓劍平、藍啓明閃目望去，認得這灰衣老叟，赫然是嶗山秘魔莊，「魔心秀士」古玉奇手下的「三眼煞神」楊九思，俱不由心頭一動，暗忖：這傢伙的消息倒是靈通得很，且看他如何處理這一場糾紛?

那「蛇丐」孫三聞聲已自停手，目光一瞥，登時臉色一寒，冷冷說道：「楊朋友，你有甚麼話兒好說?」

「三眼煞神」楊九思上得樓來，方自對那些和他打招呼的人點頭還禮之際，發現李玄等人竟然也在座中，不禁臉色微變，正待開口，却被「蛇丐」孫三這句頗爲刺耳的話兒，問得一怔!

同時，「藍面魔君」呼延西亦冷冷發話道：「楊朋友，你來幹甚麼?」

楊九思爲人素來狂傲已慣，此際連聽了兩次不大順耳的問話，心頭自覺十分不快，但爲了場面關係，臉上不得不擠出一絲乾笑，對呼延西抱拳道：「魔君何時駕臨敝地，怎不早點通知一聲?」

呼延西「哼」了一聲，冷冷說道：「這時候通知也還不晚，就煩楊朋友同去告訴古大莊主便了。」

楊九思愕然道：「怎麼?難道敝莊主有甚得罪魔君之處?」

呼延西冷笑道：「啞吧吃湯丸，心中有數!楊朋友何必多此一問?」

此言一出，楊九思臉上立時露出不解之色，但李玄等人却已心頭雪亮，知道「美人狐」白牡丹被擄之事，呼延西已得到消息，來尋「魔心秀士」古玉奇的晦氣。

但另一方面，却不明白楊九思的這種態度，是眞的不知，抑是假裝糊塗?

這時，「濁水神龍」黃戎也看出呼延西與「魔心秀士」古玉奇之間，必然有着十分重大的糾紛，遂趁機揚聲喚道：「蛟兒回來，這兒是古大莊主的地方，不要胡鬧。」

于洪蛟應了一聲，便轉身退回原位。

楊九思目光一閃，仍自含笑對呼延西說道：「如此說來，魔君並非爲了觀光敝莊的賽寶選美大會而去的了。」

呼延西「哼」了一聲，冷冷道：「是也可，不是也可，到時候再看。」

楊九思略一沉吟，目光一掃黃戎這邊，仍自面對呼延西道：「然則，魔君與黃總舵主方才……」

呼延西冷冷接口道：「那是另外一筆陳帳，不勞楊朋友費神。」

楊九思神色一整，道：「魔君說那裏話來，此地乃屬敝莊範圍，無論何方高朋貴友，總得給敝莊主一點面子。」

呼延西冷笑道：「甚麼面子?你家莊主何嘗給我呼延西半點面子?」

這句話兒，敵意已極明顯，楊九思情知再說下去便沒有意思，遂冷哼一聲接口道：「不管魔君與黃總舵主的陳帳如何，也不管魔君是否衝着敝莊主而來，但既在敝莊轄地以內，則來者都算是貴客，按規矩敝莊自應一體接待。」話聲微頓，目注呼延西，肅容沉聲道：「後天便是敝莊舉行賽寶選美大會之期，如蒙俯允，便請魔君屆時駕臨敝莊，一併解決如何?」

呼延西略一沉吟，冷笑道：「也罷，好在黃朋友欠我的陳帳，我反正要本利全收，就晚個兩天也不妨礙。」

楊九思轉對黃戎抱拳道：「黃總舵主意下如何?」

黃戎呵呵笑道：「還債之事，能多拖一天總是好的，兄弟那有不幹之理?」

楊九思目光一掃李玄、韓劍平、藍啓明等三人，沉聲道：「三位是否有意駕臨敝莊，觀光賽寶選美盛會?」

李玄怪笑道：「這等大飽眼福之事，我們當然有意，不知楊朋友歡不歡迎?」

楊九思冷笑道：「我剛才已經說過，來者都是貴客，那有不歡迎之理，就看三位有沒有這份雅興而已。」

李玄怪笑道：「好好好，貴莊既然敞開歡迎的大門，便請楊朋友準時在門口接我們的大駕便了。」

楊九思「哼」了一聲，對樓上其他食客抱拳說道：「各位請慢用，兄弟失陪了。」說完，便自轉身下樓而去。

「藍面魔君」呼延西待楊九思去後，側顧「神棍震天」孫化石和「蛇丐」孫三，低聲密語了幾句，然後便一齊起身，離席下樓。

三人剛剛走到樓梯口，忽聽李玄一聲怪笑，喝道：「慢走!」

呼延西停步回頭，冷然喝道：「李老花子，你又鬼嚎甚麼?」

李玄一舉手中鐵枴，斜睨「蛇丐」孫三，怪笑道：「孫朋友難道連這些隨身法寶都不要了麼?」

衆人看時，但見鐵枴頭上，赫然沾附着幾隻寸許大小的金色人面毒蛛，正在舞爪張牙，奮力猛掙，而拐頭上似乎具有一股無形的吸力將牠們吸住，無法掙脫。

「濁水神龍」黃戎等人見了，便不由暗自駭然。

「蛇丐」孫三的臉色，登時變得十分難看，厲聲道：「李老花子，你既然喜歡，老子就把牠們賞給你便了。」

李玄哈哈一笑說道：「這些髒東西，連我老花子看着都嫌噁心，還是你拿回去自家欣賞吧!」話聲一落，手腕微微一抖，那幾隻金色人面毒蛛，立如勁弩離弦，從拐頭上飛起，朝「蛇丐」孫三飛去。

「蛇丐」孫三獰笑一聲，眞力凝聚，五指一撮，便將幾隻金色人面毒蛛接住，但同時也被毒蛛身上所蘊的內家眞勁，震得腕肘發麻，身形一晃。

他爲人陰險毒辣，吃了這個暗虧，不由又驚又怒，反手一揚，便待將幾隻毒蛛朝對方席上擲去，但手剛揚起，便發覺情形不對，忙攤開手掌一看，果見這幾隻豢養多年極爲難得的金色人面毒蛛，業已僵斃死去。

這樣一來，頓令他驚怒之下，更加上一陣絞心的疼痛，厲吼一聲，便要撲上前去和李玄拚命。

呼延西伸手一攔，獰笑道：「我們已經答應過楊九思，後天一總算帳，還怕他們跑得了麼?」

李玄怪笑道：「對極了!後天賽寶大會上，孫朋友儘管有寶獻寶，無寶獻醜，現在可不要把人家的樓板弄髒了。」

「蛇丐」孫三狠狠地瞪了李玄一眼，「哼」了一聲，神色悻悻，隨着呼延西下樓而去。

他們三人一走，「濁水神龍」黃戎即抄起酒壺，親自替李玄滿滿斟了一杯，然後拇指雙翹，笑聲說道：「李大俠眞有一手，兄弟除了佩服兩個字，端的再無話說，快請乾了這一杯，聊表兄弟一點敬意。」

李玄哈哈笑道：「這點小事算得甚麼，這杯酒就算你老兄不敬我，我也要自己喝的。」

黃戎搖頭道：「話不是這樣說，若非李大俠，咱們怎知那姓孫的傢伙，竟會施展如此卑鄙陰謀手段。」

話聲微頓，目注于洪蛟笑道：「蛟兒，你也應該敬李大俠一杯。」

于洪蛟眼見李玄的奇功神技，實在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狂傲之心盡歛，聞言，應了一聲，站起身來，恭恭敬敬地執壺將李玄的酒杯斟滿，說道：「請大俠乾了這杯，恕晚輩適才無知之罪。」

李玄呵呵大笑道：「好說!好說!」舉杯一飲而盡。

跟着，「奪魄神判」獨孤喬和泰山「朝陽堡」大堡主馬騰，也湊趣地各敬了李玄一杯。

然後，黃戎又分別敬過了韓劍平和藍啓明，席上頓時熱鬧起來。

李玄是酒到杯乾，大吃大喝了一陣，方才停筷，抹了抹嘴巴，目注黃戎，含笑問道：「黃老兄，你和那呼延西，一個在南，一個在北，遠隔數千里，又怎會結起樑子的呢?」

黃戎窘然一笑，道：「說起來，那是一件又氣人又丟人的事，不過事隔兩年，三位又不是外人，就說出來也無妨……」話聲微頓，續道：「大約在兩年前，有一位告老還鄉的京官，携眷南下，據眼綫的報告，那位京官宦囊頗豐，不瞞三位說，兄弟幹的是黑道這行買賣，聞報自是不容放過，可是，當點子行抵晏城附近……」

說至此處，藍啓明突然臉色微變，插嘴道：「甚麼?在晏城附近?」

黃戎詫異地望着藍啓明，說道：「不錯，藍大俠……」

藍啓明搖了搖頭，說道：「沒有甚麼，黃老兄，你繼續說下去好了。」

黃戎喝了一口酒，續道：「那時，兄弟正在部署一切，準備下手之際，沒料到竟被呼延西的一名手下叫甚麼『活閻羅』吳明的傢伙，搶先把這票買賣做了……」

藍啓明「啊」了一聲，若有所悟地點了點頭。

黃戎詫然望了藍啓明一眼，見他沒有做聲，便又說：「本來這種沒本錢的買賣，凡是道上朋友，任誰都可插手，那時兄弟一來是不忿那廝事先不通知一聲就搶先下手，二來是那廝的手底下也太辣了些，實在不夠做買賣的風度，將油水攔下……」說至此處，微微一頓，搖頭嘆道：「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唉！反正兄弟是牛羊肉沒吃到口，却惹了一身羶，與呼延西這魔頭結下了樑子，眞是太劃不來。」

李玄哈哈一笑，道：「黑道之中，本來就是黑吃黑，黃朋友遭此挫折，也算不得是甚麼，不過，是誰又有這大胆子，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呢？」

黃戎聞言，老臉微微一紅，搖頭道：「不怕三位笑話，兄弟至今還不知道是那路英雄幹的好事，所以……」忽然壓着嗓子，低得祇能對面相聞地輕聲道：「所以，兄弟來參加這次賽寶選美大會，看看有沒有綫索可尋。」

李玄「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酒杯一端，笑道：「預祝老兄馬到功成。」

黃戎乾了一杯，道：「但願如此，不過還望三位多多帮忙才好。」

李玄抹了抹嘴巴笑道：「常言說得好，拿人的手軟，吃人的嘴軟，我們叨擾了黃兄一頓酒飯，最低限度也得在旁帮帮腔的。」說時，目光一掃桌上的殘餚，拍了拍肚皮，又復笑道：「如今我們酒醉飯飽，也該告退了。」

黃戎連聲說道：「那裏那裏！實在不成敬意。」話聲微頓，忽然想起一事，眼望李玄，道：「不知三位訂妥了寓所沒有？」

李玄搖頭道：「沒有。」

黃戎「哦」了一聲道：「這時候恐怕城裏的客店，都沒有客房了。」略一沉吟，微笑又道：「兄弟訂下的客房，倒也頗爲寬敞，三位如果不嫌棄的話便請屈駕同寓如何？」

李玄笑道：「我們吃了老兄一頓，怎好意思還要你付房錢？」

黃戎神色一整，道：「李大俠這樣說便是見外了，同時，到嶗山的這條路，兄弟頗爲熟悉，並打算替三位權充嚮導呢！」

李玄笑道：「既然如此，我們就恭敬不如從命。」

黃戎大喜，遂吩咐店伙結算過酒飯銀，偕同獨孤喬、馬騰、于洪蛟，陪着李玄等人，出了酒店，返回客棧而去。

黃戎乃雄踞一方的黑道土豪，場所自然十分闊綽，在這所客棧中，早巳包好了後進上房的一處偏院，獨門獨戶，甚爲雅靜，正廳、廂房，共有五間之多。

衆人淨過頭面，在廳中又閒聊了一會，遂分了一間廂房給李玄等三人，互道安歇，分別就寢。

韓劍平最後一個進了房門，反手將門關上，便略帶埋怨地對李玄說道：「二哥沒來由，竟答應和這種人在一道。」

李玄怪眼一翻，笑道：「怎麼啦？韓老四，難道有人管吃管喝，又管房銀，還有甚麼不好？」

韓劍平道：「對方這樣巴結我們，誰知道他到底打的甚麼主意？」

李玄笑道：「反正我們在一旁瞧熱鬧，有好處便伸手，沒好處管他的，我們又不和他訂甚麼約，結甚麼黨，你還担心甚麼？」

藍啓明笑道：「想不到呼延西這魔頭也趕來了，看來這場熱鬧還眞不在小呢！」

李玄目注藍啓明，怪笑道：「這一下你藍小五又可以大顯身手，撈上一筆了。」

藍啓明笑道：「那還用二哥吩咐？」

韓劍平道：「看來，黃戎和呼延西這段樑子當中，好像與五弟也有相當的關係，你打算怎麼查究？」

藍啓明咬牙道：「假如我所說的是眞話，因那『活閻羅』吳明已死在二哥手下，則這筆帳少不得要找呼延西算上一算。」

李玄聽了這話，他略一沉吟，目注藍啓明，正色道：「小五，我相信後天的場面，將會十分混亂，我希望你不到絕對有利的時機，千萬不可胡鬧。」

藍啓明點頭道：「這個小弟自然省得多事，二哥放心便了。」

韓劍平忽然想起一事，眼望李玄，道：「在酒樓上的兩次冷笑之聲，二哥可曾發現是甚麼人攢的鬼？」

李玄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相信在後天便會揭曉，現時胡思亂想，毫無用處，還是快點睡覺，明天才好趕路。」

一宿無話，次晨便在黃戎等人陪同之下，出了諸城，望嶗山進發。

這一路上，情形便不大相同，祇見三三兩兩，盡是武林豪客，個個興高采烈，笑語如潮，談的盡是各人近來的買賣情形，或是猜測那賽寶大會上的特殊風光。

韓劍平和藍啓明眼看耳聽之下，不禁憶起了在江南鎭赴鍾離漢納妾婚禮的情形，兩相比較以下，倒覺得那鍾離漢還不失是一個正派人物。但奇怪的是嶗山已然在望，爲何不見鍾離漢與狄長青的踪影？難道他們都不打算堂堂皇皇而來，要實行乘機暗中下手？

他雖心有所疑，無奈在這一路上，都有黃戎等人陪同，是以有許多話，都不便公然出口與李玄討論。

此外，沿途無論打尖、落店、都巳有「秘魔莊」之人出面迎送照料，招待得十分週到。

一路無話，初九這一天上午，便到了嶗山了。

嶗山位於即墨縣之東南，綿延於東海之濱，有大嶗山小嶗山之分，二山相週，其中頗不乏靈境奧區，自古以來，便爲道家勝地。

「秘魔莊」深藏於小嶗山的「碧落崖」下，背倚千尋峭壁，面臨百丈幽谷，佔地百畝，園林密佈，屋宇如雲，論地勢則清幽險惡兼具，論氣勢則恢宏華麗齊觀，端的是不愧爲雄踞一方的黑道魁首之根本重地。

此際，秋高氣爽，那一條通往「秘魔莊」的大道上，人潮洶湧，在「秘魔莊」派出來的招待人員引導之下，一站一站，接近莊門。

原先，李玄、韓劍平、藍啓明等人在決定搗一搗「秘魔莊」這座馬蜂巢，鬥一鬥「魔心秀士」古玉奇之際，以爲必須經歷相當的驚險場面，却沒料到竟會在這般堂而皇之的情況底下，進入「秘魔莊」的大門。

他們三人隨着赴會羣衆，走進那座寬廣的莊門之後，忖念及此，不禁相視一笑，黃戎在一旁見了，却誤以爲李玄等人沒有將「秘魔莊」放在眼內，生怕他們有了疏忽之心，遂咳了一聲，低低提醒道：「李大俠，這『秘魔莊』兄弟曾來過幾趟，莊中的佈置，頗費了古大莊主的許多心血，像今天這種場面，我們必須隨着接待之人而行才好。」

李玄笑道：「當然，好戲還沒上演，熱鬧尚未開始，我們是絕對不會隨便拍掌，亂喝倒采的。」

黃戎微微一笑，不再開口。

這時，數百名來參加大會的賓客，已隨着

接待之人，行抵一座嵌着「萬花壇」三個字的高大牌坊之前。

李玄等人閃目望去，但見牌坊裏面，堆砌着大大小小的無數花壇，上種各種不同的奇花異卉，這時雖屬深秋，但依然滿眼嫣紅姹綠，黃金白雪般百花盛開，陣陣濃郁的花香，隨風飄送。

走過了牌坊，便令人如置身花海之中，同時，又發現每一座花壇旁邊，都擺了一張石桌和三五個石墩。

那一批接待之人，候衆賓客都巳走進了「萬花壇」，便停步高聲說道：「各位來賓請注意，凡是携來奇珍異寶，有意參加比賽的，便請到前面『賽寶席』隨便選擇座位，其他旨在觀光的來賓，請在後面的『觀光席』就座。」

此言一出，數百名賓客便立時分成了兩大部份。

黃戎目注李玄等人，含笑道：「三位是否有留意往前面坐？」

李玄怪笑道：「要看熱鬧，當然要坐在前面，才看得過癮。」

黃戎微微一笑，遂一同隨着參加賽寶的部份賓客，朝前面走去。

李玄等人一面走一面四下打量，這才發現「觀光席」與「賽寶席」已用紅繩隔開，圈定了範圍。

旨在觀光的賓客，竟佔了大半數，此際業巳紛紛選好視界清楚的位置各自就座。

繼續往前走向「賽寶席」的賓客，大約祇有七八十人，個個俱是衣着華麗，高視闊步，似乎都是北方黑道上極有地位聲望之輩。

這七八人剛一走過兩根掛着「賽寶席」的硃漆欄杆，那「三眼煞神」楊九思巳在一旁相迎。

他一面點頭與賓客打着招呼，一面揚手指揮那些接待之人，分別引導賓客去選擇座位。

當李玄與黃戎等人走近之際，楊九思先與黃戎、獨孤喬、馬騰等人含笑點頭後，便目注李玄冷笑道：「李老花子，你有甚麼寶貝拿出來參加比賽？」

李玄怪笑說道：「楊朋友不要看我老花子穿得破爛，其實我週身都是無價之寶，隨便拿一樣出來，便足可以勝過全場……」話聲微頓，忽地彎腰從那又黑又髒的小腿上，扯下一張黑忽忽的膏藥，朝楊九思一晃，又復怪笑道：「即如我這張膏藥，便有能治萬病，生死人而肉白骨之功，楊朋友如果不信，不妨當面試一試。」

楊九思看看這塊膏藥上面，似乎還粘着些膿血，不由得一陣噁心，氣得雙眉一豎，更待變臉。

黃戎呵呵大笑道：「李大俠不過是開開玩笑，楊兄何必認眞？」

楊九思「哼」了一聲，勉强按下心中的怒火，對黃戎一拱手，說道：「黃總舵主請往前面坐。」

黃戎謝了一聲，便同了李玄等人，隨着一名接待的壯漢，穿過兩行花壇，選了一處比較寬闊的花壇，圍着石桌坐下。

李玄等人再次縱目四顧，首先看到的赫然是「藍面魔君」呼延西和「神棍震天」孫化石，「蛇丐」孫三等人，就坐在旁側不遠的一座小花壇下面。

隔着一塊丈許的草地，前面是一座約有三尺高，四丈方圓的白石平台，台後高掛着一幅錦幔，當中釘着「賽寶選美大會」六個金色大字。

奇怪的是依然沒有發現鍾離漢與狄長青的踪影，甚至連鍾離秦也未見到。除了呼延西這撥人以外，花壇之下，但見人頭幌動，便無甚麼特別扎眼的可疑人物。

這時，又見許多青衣壯漢，個個手捧托盤，穿梭於花壇之間，給衆賓客送上茶水點心，李玄拈起一個包子，對黃戎笑道：「黃老兄，聞說這『魔心秀士』古玉奇爲人甚是陰險毒辣，你看他會不會在這茶點之中，做些手脚？」

黃戎微微一笑，道：「李大俠未免過慮了，須知三位是和我們坐在一起，相信古玉奇總得給我黃戎一點面子吧！」

李玄笑道：「但願如此，不然枵腹從公，那就慘了……」

說話之間，當面那座白石平台上，已有秘魔莊之人陸續加以佈置。

台中擺上一張長案，案後一把虎皮交椅，兩側列着八個錦墩，平台的右方，另設一副文案。

這一切佈置好了之後，便聽錦幔後面，「噹噹噹」響起三下清脆的金鐘之聲，錦幔掀起，緩步走出一個灰衣老者。

整個「萬花壇」中的笑語之聲，登時靜止下來，數百道目光，盡朝台上望去。

這灰衣老者，正是「三眼煞神」楊九思，他走到長案前面抱拳朗聲道：「諸位來賓，賽寶大會即將開始，兄弟先將這次大會的目的和參加的規則，向諸位說明一下……」話聲微頓，目光左右一掃，續道：「因爲明年今日，乃是南海『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雙十芳辰，敝莊主巳接壽柬，應邀前往參加慶典，但壽禮却頗爲不易置辦……」

楊九思略一沉吟，續道：「所以，才舉行這賽寶選美大會，準備在會中選出兩件最珍貴的寶物與兩位絕色佳人，作爲呈送諸葛公主的壽禮……」

說時，祇見錦幔掀處，又走出九個文士打扮的青衫老者，其中一個逕自走到台右方的文案後面坐下，另外八個則分坐在長案兩旁的錦墩上面。

楊九思待他們坐定之後，乾咳了一聲，又道：「凡是携來奇珍異寶，打算參加競賽的高朋貴友，請先至文案五老夫子處登記，然後便按次請上台來，將珍寶交與敝莊主及八位老夫子鑑賞，至於珍寶的主人，是否願意對所有之珍寶另加說明，則悉聽尊便，同時，凡是大會中的來賓，均有權發表意見，以決定珍寶的價值……」

說至此處，忽聽花壇中有人站起來高聲問道：「請問珍寶入選之後，將如何處置？」

楊九思微微一笑道：「入選的前三名珍寶，敝莊主將徵求珍寶主人之意見，如願割愛者，敝莊主願在任何條件之下，與之交換或收購，而其餘落選者，敝莊主亦回贈一份薄禮，以酬雅意……」話聲微頓，又復微微一笑，輕鬆地說道：「至於選美大會，敝莊主原巳準備了若干名合乎條件的美人兒，但惟恐一人的眼光有限，所以奉請諸位來賓，一同參加評判，選出兩名最美的佳人來。同時，此舉也是增加本次大會的興趣，敬請諸位來賓萬勿棄權，鼎力相助。」

話完，台下立時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楊九思抱拳一禮，便轉身退下。

「賽寶席」上的衆賓客，頓時發出一陣陣低聲細語，似乎是商量甚麼，又似乎是在互相謙虛，不好意思首先報名。

過了一會，祇聽一人大聲道：「既然大家都不好意思，那就讓俺這件不成名堂的小玩意，首先獻出便了。」說話聲中，一個黑臉大漢已自大步走上平台，到那文案老者處報名。

此人這一開頭，跟着便有人紛紛上台報名參加。

李玄眼望台上，低聲對黃戎笑道：「老兄

不上去湊個熱鬧麼？」

黃戎笑道：「不忙，且讓他們都報完了再上去也不遲。」說時，眼角一瞪呼延西，低聲道：「因爲我還得留點精神應付那魔頭哩。」

李玄怪笑道：「這個你老兄儘管放心，那魔頭今天已經夠煩了，我相信他根本就沒有精神和你老兄算賬。」

黃戎目注李玄，惑然道：「何以見得？」

李玄故作神秘地怪笑道：「天機不可洩漏，不久便見分曉。」

韓劍平插嘴道：「這魔頭既是來尋晦氣，爲何還不發作呢？」

李玄笑道：「好戲總是在後面，你却急些甚麼？」

這時，上台報名之人已漸稀少，黃戎這才微笑道：「諸位請稍坐，兄弟上去塡個倒數第一名。」說着，起身上台，把名報了。

祇見楊九思又在台上現身，對台下抱拳道：「諸位還有不曾報名的沒有？請千萬不要錯過機會。」待了一會，見台下沒有反應，遂目注呼延西，笑道：「呼延西魔君難道沒有興趣了？」

呼延西冷冷哼了一聲，睬也不睬。

楊九思碰了個釘子，臉色也變得十分難看，哼了一聲，轉臉瞪了李玄一眼，厲聲道：「李老花子，你有甚麼寶要獻？」

李玄敞聲怪笑道：「我老花子身上的寶貝，本來捨不得拿出來的，但楊朋友既然這麼一說，我老花子祇好讓大家開開眼界了。」

話聲中，人已走上台去，低低對那文案老者說了幾句，便笑嘻嘻地下台回座。

那文案老者揮筆照寫之下，臉上却現出愕然之色，招手把楊九思喚了過去，將李玄所報的話兒，指給他看。

楊九思一看之下，臉色也是一變，「哼」了一聲，轉身走到台口，厲聲道：「諸位來賓請注意，這次大會當中，可能有些朋友，他們是懷着其他目的而來，但無論如何，也須等到大會完了，方可提出，否則休怪敝莊慢待。」

楊九思言罷，下台而去。

此言一出，衆賓客中，立時響起一陣「嗡嗡」之聲。

黃戎詫然望着李玄，問道：「李大俠在上面說了些甚麼？」

李玄怪笑道：「天機不可洩漏，到時便自知。」

黃戎微微一笑，不再開口。

此際，天色已近正午，花壇之間，又出現一批青衣大漢，手捧托盤，穿梭於各處席位，撤去茶點，換上豐盛的酒菜。

酒至半酣，忽聽「噹噹噹」三聲金鐘敲處，祇見楊九思又復出台，抱拳朗聲道：「賽寶大會開始，敝莊主駕到。」

話聲一落，錦幔便自緩緩從當中一分，走出三個人來。

爲首之人，身材修長，穿一襲湖綢長衫，頭戴方巾，生得面如冠玉，眉清目秀，年紀約莫在三十歲左右，擧止之間，透着一股飄逸的氣息。

在他的身後，乃是一個鬚眉俱白，貌相陰鷙的灰衣老者，和一個身材偉岸，臉面從當中分作一邊白一邊黑，虬髯繞腮的黑袍老者。

李玄、韓劍平與藍啓明雖不曾見過「魔心秀士」古玉奇，但看來人的打扮，已猜知那爲首之人，必是這魔頭無疑。

在未見這魔頭以前，他們都以爲他既以魔爲號，則貌相縱不長得如兇神惡煞一般，也必帶幾分邪氣，但此刻左看右看，竟然看他不出有半點像個黑道梟雄，俱不由暗暗稱奇。

同時，他身後的兩個老者，也不知甚麼來頭，當下，李玄借着擧杯敬酒之便，低聲向黃戎問道：「黃老兄，跟在古玉奇後面的兩個老者是甚麼人？」

黃戎聞言，詫道：「怎麼？三位難道連『秘魔四煞』中的『皓首陰煞』西門韋和『陰陽奇煞』墨非仁都不認識麼？」

李玄怪笑道：「我們是久聞其大名，今日尙是初見，果然是人如其名，名似其人。」

黃戎微笑道：「『秘魔四煞』當中，要數這『皓首陰煞』西門韋的功力最高，人也最爲陰險，不像楊九思那樣把一身狂傲，都放在臉上，三位最好多點留神。」

說話之間，「魔心秀士」古玉奇已走到長案後面的虎皮交椅上落座，「皓首陰煞」西門韋與「陰陽奇煞」墨非仁則左右侍立椅後。

「魔心秀士」古玉奇輕輕咳了一聲，待全場來賓肅靜之後，方才含笑頷首爲禮，開口說道：「兄弟這次擧辦賽寶選美大會的目的和一切規章，適才已由楊三總管向諸位高朋貴友報告過了，兄弟對諸位遠道駕臨參加，謹致萬分謝意，現在兄弟鄭重宣告，大會開始！」說完，側顧那文案老夫子微一頷首。

那老夫子欠了欠身，翻開報名登記簿，高聲道：「摩天嶺『三義寨』大寨主『賽玄壇』朱公明，參加的珍寶是『歡喜佛』一座。」

報告之聲方了，四下已有人發出一陣「吃吃」的笑聲，「魔心秀士」古玉奇也不由雙眉微皺。

祇見那頭一個報名的黑臉大漢，已大步走上平台，對「魔心秀士」古玉奇抱拳一禮，便從懷中取出一隻紫檀木匣，放在長案上面，小心翼翼地打開匣蓋，捧出一座白玉佛像來。

雖然衆來賓及主辦之人都覺得此物有些不雅，但因這是第一件呈現大會的珍物，是以仍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這座「歡喜佛」像，乃是整塊白玉雕成，晶瑩奪目，全無半點瑕疵，共刻了八對男女，齊參歡喜之禪，個個纖毫畢現，栩栩如生，的確是一件巧奪天工的珍品。

坐在長案兩旁的八名老夫子，直看得個個口水欲滴，目不轉睛，那「賽玄壇」朱公明更是眉飛色舞，得意洋洋地大聲道：「俺這件玩意，不知費了多少心血才弄得來，它珍貴之處，大概也用不着俺細說了吧！」

那八名老夫子齊齊嚥了一口口水，將目光都朝「魔心秀士」古玉奇望去，請示裁奪。

古玉奇雙眉微皺，勉强地點了點頭，八名老夫子立即在各人面前的一本簿上，記下一個暗記。

「賽玄壇」朱公明笑嘻嘻地把「歡喜佛」像裝回木匣，對「魔心秀士」古玉奇抱拳一禮，便得意洋洋地下了平台，返回原位。

在他的週圍，立時響起了一片讚美恭喜之聲。

李玄擠眉怪笑道：「我倒希望古玉奇眞有這個眼光，把這寶貝選中，拿去孝敬『魔鈴公主』諸葛飛瓊，那才眞有趣呢！」

藍啓明笑道：「二哥留點口德好不好，當心又被蚊子叮一口哩！」

李玄怪眼一翻，便待開口……

韓劍平莊容截口道：「五弟說的也是眞話，我相信即使古玉奇眞的拿這種下流的東西去送禮，那諸葛飛瓊也不會要的。」

李玄臉色一沉，冷冷道：「你怎知那女魔頭不喜歡這調調兒？」

韓劍平神色一整，方待開口替諸葛飛瓊分辯，忽聽台上那文案老夫子又已高聲說道：「東海『莫邪島』島主冷威，參加的珍寶是『奪命神環』一隻。」

報告之聲一停，便見一個高髻烏簪，面目

冰冷，不帶絲毫人氣的灰衣老叟，緩步走上台去。

李玄望着黃戎，訝然問道：「黃老兄，據聞這『莫邪島主』冷威，爲人最孤僻冷酷，生平甚少離島一步，他也不准外人到島上去，何故今天竟會來參加賽寶？」

黃戎略一沉吟，答道：「可能他有事相求於古玉奇，但又不便開口，故而借此機會，拿點珍奇之物，來作交換條件吧！」

這時，祇見「魔心秀士」古玉奇已站起身來，對「莫邪島主」冷威抱拳笑道：「兄弟這個賽寶選美大會，得蒙島主惠臨參加，眞是生色不少。」

「莫邪島主」冷威冷然頷首道：「好說，不知我這件小玩意，古大莊主合不合意？」

說時，已從臂上脫下一隻其紅如血的玉環來，放在長案上面。

那長案兩旁的八名老夫子，仔細注目看了一會，茫然抬頭，望着「魔心秀士」古玉奇，齊齊把頭微微一搖。

他們的意思，顯然是看不出這隻名叫「奪命神環」的紅色玉環有何珍奇之處。

「魔心秀士」古玉奇自己也仔細看了半晌，方自歉然地對「莫邪島主」冷威笑了笑，正待開口……

「莫邪島主」冷威已自冷冷喝了一聲：「人來！」

祇聽台下應了一聲，急急奔上來一個黑衣大漢。

「莫邪島主」冷威冷聲道：「把右邊衣袖扯掉！」

黑衣大漢躬身應是，左手抓着右袖用力一扯，將衣袖撕下，露出一條光臂來。

這擧動祇瞧得「魔心秀士」古玉奇和台下的來賓，都大感莫明其土地堂，不知他要攪些甚麼花樣？

「莫邪島主」冷威這才轉對「魔心秀士」古玉奇道：「古大莊主，你和貴總管們所用的暗器，以何種最毒？請暫借一用。」

「魔心秀士」古玉奇聞言，方始恍然地「哦」了一聲，側顧身後的「皓首陰煞」西門韋道：「把你的『七步斷魂刀』暫時借給冷島主吧。」

「皓首陰煞」西門韋應聲從身畔摸出一柄兩寸長短，藍汪汪的月牙小刀，遞給冷威，並說道：「我這小刀，見血封喉，七步斷魂，冷島主可要小心使用。」

「莫邪島主」冷威冷冷一笑，接刀在手，回身竟在那黑衣大漢的右臂上，狠狠地一刀刺下去。

那黑衣大漢竟也毫不躲閃，咬牙挨了這要命的一刀，右臂上立時沁出一絲鮮紅的血液。

「莫邪島主」冷威目注黑衣大漢，又復冷聲說道：「你往前走上六步。」

黑衣大漢這時業已面如土色，額際冷汗淋淋，顯然痛苦已極，但聞言之下，仍自毫不猶豫地點了點頭，吃力地擧步前行……

此際，連台下的衆來賓也看出了「莫邪島主」冷威的用意，竟然是以部屬的生命來炫耀他這枚「奪命神環」的妙用。

但衆來賓却不知他究竟要怎樣施展？

韓劍平搖頭嘆道：「這位冷島主爲了要爭取自己的利益和榮耀，竟讓部屬受此痛苦，當眞是泯滅人性了。」

李玄冷笑接口道：「老四要和强盜講人性，也未免太天眞了些。」

黃戎乾咳了一聲，笑道：「盜亦有道，李大俠怎能一槪而論？」

李玄「哦」了一聲，呵呵笑道：「老花子一時失言，恕罪恕罪！」

說話之間，那黑衣大漢已走到第六步，祇見他突然渾身一顫，便頹然仆倒台上，一條右臂，竟腫得和大腿一樣粗細，傷口之上，直冒黃水。

「莫邪島主」冷威這才一躍上前，將「奪命神環」朝傷口上一壓，同時從懷中取出一柄其薄如紙的小刀，握在手中。

說也奇怪，當那枚「奪命神環」壓在黑衣大漢右臂傷口上面以後，那條腫如大腿的右臂便立刻迅快縮小，同時束在環中的傷口部位肌肉，却以同樣的速度往上突冒出來。

「莫邪島主」冷威連連揮動小刀，將冒出環口的肌肉，隨冒隨削，手法迅速熟練已極。

不多一會，黑衣大漢的一條右臂已瘦得剩了一層皮包骨，同時，環口的肌肉也不再冒出，祇是直淌黃水。

又過了半晌，黃水淌盡，跟着便流出一縷縷黑血，祇聽黑衣大漢的喉中，發出陣陣痛苦呻吟……

至此，大家已知這黑衣大漢的性命，已從鬼門關的門口拉了回來，俱不由鬆了一口氣，但另方面，也被這種慘酷的療毒手法，刺激得手心沁汗。

這時，黑衣大漢右臂傷口中流出來的血液，已轉鮮紅，呻吟之聲也停了下來，「莫邪島主」冷威這才取下一帖金創藥膏，將傷口敷住，撤下「奪命神環」，一手揪起黑衣大漢，冷喝道：「回去！」

黑衣大漢喉嚨裏應了一聲，便搖搖晃晃地一步一步走下了平台，又走了幾步，人已無法支持，「咕冬」一聲，竟仆倒在李玄他們這一席位之前。

韓劍平瞧得好生不忍，急忙離座將黑衣大漢扶起來跌坐在地上，然後用右掌抵住他的「命門」穴上，玄功微聚，一股內家眞氣，源源攻入對方體內。

「莫邪島主」冷威在台上瞧見，登時臉色微微一變，鼻孔裏哼了一聲，便自轉身對「魔心秀士」古玉奇道：「古大莊主，你看我這玩意，是否有資格入選？」

古玉奇點頭微笑道：「夠資格，夠資格，冷島主這隻玉環，眞的是有奪生命造化之功，不愧名叫「奪命神環」。」

話聲微頓，側顧兩旁的八名老夫子，吩咐他們在紀錄簿上記好。

然後又對「莫邪島主」冷威笑道：「冷島主請回座，等待好消息便了。」

「莫邪島主」冷威點了點頭，將「奪命神環」戴好，「七步斷魂刀」還給「皓首陰煞」西門韋，這才昂然步下平台，走到黑衣大漢面前。

這時，黑衣大漢經過韓劍平注入的眞氣相助，氣色已然大爲好轉，眼見島主走來，慌忙奮力站起，垂手肅立。

這樣一來，韓劍平祇好撤掌歸座。

「莫邪島主」冷威冷冷地睨視了韓劍平一眼，便目注黑衣大漢，冷冷地道：「你可知道本島的戒律？」

黑衣大漢渾身一顫，面露惶恐之色，垂頭吶吶答道：「屬下知道。」

冷威目中寒芒電射，叱道：「你還不速按戒律自處？」

黑衣大漢猛然抬頭，大聲道：「謝島主恩典！」

話聲一落，「嗖」地從腰間拔出一柄明晃晃的七首，反手照準自己的胸膛猛然戳去。

那知，就在刀尖即將觸及胸脯之際，陡地一縷銳風，從旁側激射而至，「錚」然一聲，立將七首擊成兩段，震落地上。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幽靈四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湘投奔仙女廟中，並向青蓮子求婚，青蓮子很狡猾，只口頭上答應，但又推說她正練就一種奇特的武功，在未練成之前，不准岳湘沾她，岳湘雖得她口頭答應，但他心中明白，他根本沒有征服到青蓮子，倒是覺得自己被青蓮子所征服，岳湘覺得他的估計錯了，他不能用手段征服她，而要用情去感動她……在仙女廟的地下室一間臥室內，岳湘裝着熟睡，不久一個白衣少女靜悄悄地走來，在岳湘面前站着，並用手撫着他的胸口，突然又靜悄悄地離開，岳湘佯作入睡，不予理會，看來仙女廟對於他來說並不是安全之地……

請命擒化子　佯作敗北歸

岳湘苦笑道：「那倒不用，但願不要因我牽累到你就行了？」

青蓮子突然放下手中的筷子，雙目凝注在岳湘的臉上。

目光中一片柔情。

岳湘笑一笑，道：「蓮兒，我說錯了什麼話麼？」

青蓮子搖搖頭，道：「沒有，岳兄，等一會，我陪你一起去。」

岳湘道：「不行，不行，你這樣美麗，如若脫了道袍，必會引得萬人注目，如何還能在暗中辦事。」

青蓮子道：「我可以容易啊！」

岳湘道：「那也不行。」

青蓮子接道：「你放心，我改扮過之後，再來見你，你如是不通過，我就不去了……」

放低了聲音，接道：「岳兄，我不想別人和你同行。」

岳湘明白了，派他出去，仍然有人和他同行監視。

輕輕吁一口氣，岳湘緩緩說道：「蓮兒，你是仙女廟的主持，怎能輕易出動，再說，你這樣作，對我坦護的太厲害，對我，也沒有什麼帮助吧？」

青蓮子怔了一怔，望着岳湘，道：「那你的意思呢？」

岳湘道：「不是要派一個人給我一起去麼？那就派一個吧。」

青蓮子道：「你不會生氣麼？」

岳湘道：「不啦，這是一個過程，他們對我的懷疑，一天不消除，那就對我永懷敵意，蓮兒，我知道，妳是怕我受到委屈，所以，才要親自出動。」

青蓮子接道：「是啊，岳兄，也許，在你心中，一定認爲我不是真的很關心，但事實上，我一直在盡力……」

突然，把聲音放的很低，接道：「自然，有一天我如眞的嫁給了你，作了岳夫人，那就嫁鷄隨鷄，聽憑你的擺佈了。」

岳湘笑一笑，道：「那時間，你還要辭去這仙女廟的主持才行。」

青蓮子道：「我不但要辭去仙女廟主持，而且，還要退出江湖。」

岳湘道：「唉，蓮兒，那時間，妳就要安份的作一個家庭中的小婦人……」

青蓮子雙頰上，泛起了兩層紅暈，低聲說道：「那時，要生兒育女，想在江湖上走動，也不行了。」

岳湘笑一笑，道：「不知道，這一天，要等待多久？」

青蓮子道：「我不知道，那要看環境的變遷，也許三年，五年……」

岳湘接道：「蓮兒，我們不說這件事了，現在，我要去作些什麼，派什麼樣的人和我同去？」

青蓮子說道：「去查查丐帮都來了些什麼人，最好是能查出他們準備在作些什麼？」

岳湘點點頭。

青蓮子接道：「本來，派一個姑娘和你同行，爲了不使你心中懷疑，我準備和你同去，但現在，你已想明白了，還要她陪你去吧？」

岳湘道：「爲什麼要派個女的呢？」

青蓮子道：「女孩子，總是溫柔一些，不會和你爭執！」

岳湘道：「不，最好，派個男的，而且，要生性剛强，能够作主的。」

青蓮子接道：「爲什麼，你們如是要引起爭執，那將如何是好？」

岳湘道：「不會的，我會讓他們很快的對我信任。」

青蓮子有些感動的說道：「你眞的對我這樣好？」

岳湘神情肅然的說道：「蓮兒，妳怎麼這樣不信任我。」

青蓮子道：「我太高興了，我眞的有着一種意外的感覺。」

岳湘笑一笑，道：「快些把你的武功練好，我們這樣終日相對，但却是望梅止渴。」

青蓮子道：「看看你，說着說着又不正經了……」

語聲一頓，接道：「決定要找一個男的和你同去？」

岳湘道：「是！」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道：「我看算了吧，還是找個女的，跟你去吧。」

岳湘道：「爲什麼？」

青蓮子道：「他脾氣太壞，我怕他會傷到你。」

岳湘道：「不要緊，不要緊，我可以聽他的。」

青蓮子低聲道：「要讓他去，你要多多忍讓，岳兄，不論你受了什麼氣，都不會發作，回來，找我出氣就是！」

岳湘心頭一震，笑道：「怎麼，他的身份比我高麼？」

青蓮子點點頭。

岳湘道：「既然是他的身份比我高，我應該聽他的，是麼？」

青蓮子微微一笑道：「岳郞，委屈你了，我去找他。」

× × ×

片刻之後，青蓮子帶了一個面目冷厲，三十左右的中年人。

這個人，並不難看，但他臉色嚴肅，好像在這世上，所有的人，都和他有仇似的。

青蓮子臉上也恢復了冷若冰霜的樣子，說道：「岳湘，這一位羅統，羅總護法，快些見禮。」

岳湘躬身一抱拳，道：「見過羅總護法。」

羅統揮手，道：「不用多禮，咱們可以走了。」

岳湘道：「在下……」

羅統冷冷接道：「少說話，你跟我走，聽命行事。」

岳湘道：「多承指敎。」

羅統道：「看你很虛心，我要先告訴你幾件事。」

岳湘道：「在下洗耳恭聽。」

羅統道：「我的脾氣不好，出手就可能殺人，所以，你要小心一些。」

岳湘心中暗道：這小子，當眞的暴虐的很。

口中却連連應道：「在下一切聽命行事。」

羅統說道：「好，現在跟我走。」

轉身向外行去。

岳湘回顧了青蓮子一眼，微微一笑，緊隨在羅統的身後行去。

青蓮子臉上是一股很奇怪的神色。不是悲痛。也不是傷感。

而是一種很奇怪的神情！

岳湘也沒有機會去品嚐那種味道，緊隨羅統離去。

這是一種壓縮，岳湘强力的壓縮了自己的性格。

他收起了孤傲，冷僻……變的十分溫順。

羅統大步離開了仙女廟，一路行去，一直沒有回顧岳湘一眼。

不知他是故意如此，還是天生的冷僻呢。

羅統一直走向一座酒樓，直登二樓，在一張木桌上坐下來。

他一直沒有看岳湘一眼。

岳湘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羅統冷冷的問道：「你會不會點酒菜呀？」

岳湘道：「會，不知羅兄，要吃點什麼？」

羅統冷冷說道：「人貴自知，你怎麼能和我稱兄道弟？」

岳湘道：「說的是，但這地方，我如一直稱你總護法，不太方便吧？」

羅統道：「你不能叫總護法，總該還有一個別的稱呼吧？」

岳湘想了一陣，道：「對，我應該稱你羅爺。」

羅統點點頭，道：「不錯，你應該這樣的，咱們之間，總有一種不能平衡的身份。」

岳湘道：「羅爺說的是。」

羅統道：「岳湘，你和青蓮子之間，是什麼關係？」

岳湘心中暗道：原來，這個人，竟然也六根不淨，他這種冷僻的性格，似乎也是裝作出來的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在下只不過是青蓮主持收羅的一位護法。」

羅統道：「她對你好像不錯。」

岳湘道：「還過得去。」

羅統道：「我看，她對別的人，都沒有對你好。」

岳湘道：「也許，青蓮子覺着在下是她引進來的人吧！」

羅統道：「你在那裏是什麼身份，自己明白麼？」

岳湘答道：「知道，好像是一個護法吧。」

羅統道：「對！你如是護法，那就要在我的管理之下。」

岳湘道：「所以，在下對羅爺一直很敬重。」

羅統嗯了一聲，道：「看起來，你似乎是一個很識時務的人。」

岳湘道：「在下一向識時務的很。」

羅統道：「對青蓮子的事，你知道好多？」

岳湘道：「在下知道的不多。」

羅統冷冷說道：「聽說，你是爲了青蓮子的美貌吸引，才進入這仙女廟來，對麼？」

岳湘道：「是啊？」

羅統道：「那你很喜歡青蓮子了。」

岳湘心中一動，道：「在下眞是有些喜歡，只可惜，在下進入了仙女廟中之後，有一個很大的感慨。」

羅統道：「哦，什麼感慨？」

岳湘道：「我們之間，身份懸殊的很，在下自知難以再和青蓮子交往了。」

羅統點點頭。

這時，店小二送上了酒菜來

羅統未再多言，舉筷吃喝起來。

沉默是金，羅統不說話，岳湘也就不再開口，不過，岳湘已經對羅統這個人有一部份瞭解。

他似乎是對青蓮子很好，但却深藏內心，任何太接近青蓮子的人，都會引起他的妒忌。

原來，這個組合之中，也還有很多可利用的矛盾。

羅統放下筷子的時候，岳湘也放下筷子。

對岳湘的謹愼小心，羅統相當的滿意，臉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道：「咱們現在去找丐帮的人。」

岳湘道：「是，只不過，在下不知道他們在那裏。」

羅統道：「我知道。」

岳湘道：「對！和羅爺同行，用不着在下多費心機的。」

羅統點點頭道：「你的武功如何？」

岳湘道：「還過得去。」

羅統道：「很好，我想咱們直接找上丐帮的人，然後，想法子把他們除去。」

岳湘吃了一驚，忖道：這小子似乎是很嗜殺，得早些想法子通知丐帮一聲。

他口中却應聲道：「一切都憑羅爺作主。」

羅統站起了身子，隨手取出了一錠銀子，丟在了桌子上，舉步向外行去。

岳湘看那錠銀子，大約二兩多重，但羅統却望也未望一眼。

他留心羅統每一個細小的動作，對這個冷僻的人物，岳湘希望由觀察中多一些瞭解。

羅統大步直行，直到了一座客棧前面，才回顧了岳湘一眼，道：「準備好。」

快步入了客棧，直奔一座跨院之中。

他有很冷厲的殺氣，使得兩個店小二竟然不敢問他。

岳湘奔入跨院時，羅統已踏入了跨院的正房中。

除了羅統之外，房中還坐着了兩個老人。

一個蓬髮，垢面，灰袍上打了八個補定，正是丐帮中的標識。

另一個，却穿着黑綢子長衫，足登福字逍遙履，留着及胸白髯。

對羅統的衝入正房，兩個老人，都保持着相當的鎭靜，只抬起頭來，望了羅統一眼。

岳湘以最快的方法，於奔行中在臉上塗了一些藥物。

幸好，他有了一點準備，因爲，上房中的兩個人，他都認識。

他未隨羅統衝入了房中，却停身在房門口處。

羅統冷笑一聲，伸手指着那個蓬首垢面的老叫花子，道：「你在丐帮中什麼身份？」

老叫化哈哈一笑道：「你小子好大的口氣，通上名來，看看你配不配問我的身份。」

羅統冷冷說道：「說話如此放肆，你老小子死定了。」

黑衣老人冷哼一聲，道：「毛毛燥燥的小伙子，能辦成什麼大事。」

羅統目光轉到那黑衣人身上，道：「你是誰？爲什麼要跟這快死的老叫化子在一起？」

黑衣老人笑道：「你連老夫都不認識，竟還大言不慚。」

羅統冷笑一聲，道：「我爲什麼要認識你？」

黑衣老人緩緩站起身子，道：「你是仙女廟中來的？」

羅統忽然的劈出一掌，雷霆萬鈞的一掌。

黑衣老人右手揚起，硬接了一掌。

蓬然大震聲中，雙掌接實。

羅統雙肩幌動，身軀搖了兩搖。

黑衣老人却身不由己的竟向後退了兩步。

羅統雖然佔了優勢，但心頭却大大的震驚不已。

他終於明白了，江湖上的高手很多，自己的武功雖高，但並非能舉手就可以制人於死。

黑衣老人冷笑一聲，道：「你小子勿怪如此狂傲，果然是有兩下子。」

他年紀雖大，但脾氣却是兇厲的很，右手一揚，攻出一掌。

羅統沒有硬接掌勢，右手一翻，化實爲虛，反向黑衣老人的右腕之上扣去。

黑衣老人縮手飛脚，踢向丹田。

雙方掌往脚來，各盡變化之　，見招拆招，轉眼間，交手二十個照面。

岳湘和那叫化子，都看的全神貫注。

二十個照面的拳脚變化，雖未　實，但却表現出了彼此之間博學多藝之能。

因爲雙方的拳勢，未經發出，對方已擺出破解之法，蓄勢以待。

這就使得兩人招術上的變化，不得不在還未出手之前，就要重新變過。

在武功上而言，這是最上乘的武功之一。

雙方面對面拚了約二十四照面之後，才停了下來。

羅統回顧了岳湘一眼，看他臉上塗了很多藥物，不禁微微一怔。

但他沒有多問。

這時，那蓬首垢面的老叫子，突然站了起來道：「葛兄，怎麼樣？」

黑衣老人神情肅然的說道：「厲害，厲害，想不到，一個小小的仙女廟，竟然眞成了氣候。」

羅統冷笑一聲，道：「你們知道的太晚了一些。」

黑衣老人道：「劉長老，現在，咱們該怎麼樣？」

劉長老道：「勢已如箭在弦上，只怕很難有什麼善果的，老叫化的意思，咱們現在就出手，能生擒活捉更好，不能捉活的，先把這小子擺平了再說。」

黑衣老人歎息一聲，道：「這小子的武功不錯，老夫一個人，還眞有得一場好拚的？」

劉長老道：「幸好，我老叫化子，現在還閑着沒有事情，也不妨活動一下筋骨吧。」

羅統本來很狂傲，但他和那黑衣老人交過手之後，才覺得江湖上的高人，實在很多。

所以，他想到了岳湘。

岳湘只要能抵擋住一個人，羅統就有辦法對付另一個人。

自然，黑衣老人和劉長老也注意到了岳湘。

但他們的估算是，岳湘只是一個從人，自然不會有羅統一樣的武功。

不待羅統下令，岳湘就突然出手了，像箭一般，攻向了劉長老。

兩個人立刻打在一起。

黑衣老人一皺眉頭，飛身攻向羅統。

羅統本來想觀察一下岳湘的武功，希望他能接下劉長老一百招。

可惜，黑衣老人却不給他這個機會。

兩個人再度交手，更形激烈，而且是近身相搏，拳、脚伸縮之間，都可以觸及對方的要害大穴。

這是一場激烈絕倫的惡鬥。

搏鬥之中，響起了一聲慘叫，岳湘被劉長老一掌擊中了前胸。

整個的人，被打的飛了起來，跌摔在跨院之中。

羅統和那黑衣老人之戰，雖然還未取得絕對優勢，但他已控制局勢，再有三五十招，就可以手握左劵。

但岳湘的受傷，使他鬥志大減。

急攻兩拳，飛躍而出，一伸手抓起岳湘，越屋而去。

黑衣老人沒有追趕，只是呆呆的站在那裏，望着羅統的背影出神。

劉長老低聲說道：「葛兄，你在想起什麼？」

黑衣老人道：「我在想，這個人的武功。」

劉長老道：「是不是很可怕？」

黑衣老人道：「很厲害，如若再給他多些時間，老夫絕對非他之敵。」

劉長老沉吟了一陣，道：「葛兄見聞淵博，可瞧出了他的武功路數？」

黑衣老人道：「瞧不出來，他的武功很博雜，但却每一招都又很實用，老夫在江湖上行走了四十年，從來未見過這樣的武功。」

劉長老道：「哦，這麼說來，老叫化子不是危言聳聽了。」

黑衣人點點頭，道：「看起來，我眞的要去一趟少林寺了。」

× × ×

羅統扶持着岳湘，翻越幾重屋脊，不見有人追來，竟然跳入了一重院落之中。

他藝高胆大，也不管這是什麼人的宅院，房間中有沒有人，就衝入了一座廂房之中。

放下了岳湘，冷冷說道：「你傷的如何？」

岳湘掙扎着坐起身子，道：「屬下無能，替總護法丟人，罪該萬死！」

羅統搖搖頭道：「算啦，那黑衣老人武功不弱，那位丐帮長老，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你敗在他手下，不算丟人。」

岳湘道：「我好慚愧。」

羅統道：「以後，如是有機會，我傳你幾招拳掌，再碰到他就不必怕他了。」

岳湘道：「多謝總護法，屬下因禍得福了。」

羅統道：「他出手很重，你內腑是否傷了。」

岳湘道：「胸前隱隱作痛，不過，屬下用卸字訣，卸去了他不少拳勁，所以，還可以撐得下去。」

羅統道：「能够行動麼？」

岳湘道：「有半個時辰坐息，我平息一下氣血，大概就可以走了。」

羅統道：「好！我替你護法，這座院落中無人，你坐息一下，咱們再走。」

岳湘點點頭，閉上了雙目，運氣調息起來。

大約經過半個時辰左右，岳湘站了起來，道：「現在，可以走了。」

羅統突然說道：「你認識他們？」

岳湘點頭道：「所以，我把臉上塗此藥物。」

羅統點點頭，道：「殺死劉長老，我自信有十成把握，但我沒有想到他還有個朋友。」

岳湘道：「他那位朋友，還是個武功很高的朋友。」

羅統道：「他是什麼人？」

岳湘道：「鐵劍大俠葛松月，這個人，三十年前在江湖上叱咤風雲，名重一時，十年前，才歸隱黃山，不再問江湖中的事了，但是，想不到，這老兒，竟然也下了山。」

羅統道：「你對江湖中的事物，似乎是知道不少。」

岳湘道：「在下的武功雖然不濟，但對江湖上的事物，却是清楚的很。」

羅統道：「本來，我已經決定不讓你作護法這個職位了。」

岳湘道：「哦，現在呢？」

羅統道：「現在，我看還是把你留下

來算了。」

岳湘道：「爲什麼總護法又有了改變呢？」

羅統道：「你的武功，實在不配充任護法之位，不過，你江湖上的經驗很豐富，我想，也可抵武功之不足了。」

岳湘歎息一聲，道：「稟賦、艮師，是一個人武功上成就的重大條件，可惜，在下既沒有很好的稟賦，也沒有艮師指導呢。」

羅統兩道目光冷冷的盯注在岳湘的臉上，瞧了一陣，笑道：「想不通，眞想不通！」

岳湘道：「總護法，如若覺着在下實在不足任護法之位，隨便爲在下換一個職位也好。」

羅統道：「我想不通的是，爲什麼青蓮子要那樣推重你？」

岳湘道：「也許，主持的用心，就是借重在下的江湖經驗。」

羅統搖搖頭。

岳湘道：「在下在江湖上，行走的時日很久，除了對江湖中的事物，知曉的不少之外，別的實在是沒有什麼特長。」

羅統道：「也許，她看上了你。」

岳湘道：「怎麼可能呢？她高高在上，我只不過是一個護法而已。」

羅統笑一笑，道：「也許你是屬於那樣英俊的男人。」

岳湘苦笑一下，道「總護法說笑了，一個男人的外在形貌，在一個胸懷大才的女人眼中，不會太重要。」

羅統沉吟了一陣，道：「這麼說，你不配作我的情敵了。」

岳湘道：「總護法言重了，就在下說過，青蓮主持已是玄門中弟子……」

羅統冷笑一聲，接道：「那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罷了。」

岳湘心中暗道：原來，這青蓮子出家作道姑，竟然是假的。

心中念及，口中連連應是。

羅統突然吁一口氣，道：「咱們這一次，未能有所表現，回去之後，只怕很難有所交代，你既然經驗豐富，不知有什麼主意？」

岳湘心中暗道：他本想表現一下，一來邀功，二來圖獲美人垂青，却不料碰上鐵劍大俠，碰了一鼻子灰，又不甘心就這樣回去，這個主意，倒是難出的很。

羅統冷冷說道：「你想出來沒有？」

岳湘道：「在下正在想，這件事，實在也是有些爲難。」

羅統道：「爲什麼爲難，你只要把主意想出來，應該如何決定那是我的事？」

岳湘道：「除了咱們上徐府之外，在下就是想不出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找什麼人。」

羅統道：「徐府中都是些什麼人？」

岳湘道：「除了風塵三俠之外，可能還有丐帮中的人，實力絕對不會低於咱們剛才去的地方。」

羅統道：「這麼說來，我們找上徐府的機會，也不大了。」

岳湘道：「對！我們可以去，但勝人的機會不太大了。」

羅統道：「哦！照你這麼說，咱們豈不是沒有辦法表現什麼了？」

岳湘道：「好像是這個樣子？」

羅統道：「那麼你是什麼意思？」

岳湘道：「在下的意思是，這一次，咱們算了，反正，以後還有別的機會？」

羅統道：「這麼說，咱們就這樣回去了？」

岳湘道：「是！在下的看法，來日方長，今日的情勢不佳，咱們應該退一步想想。」

羅統道：「你的意思呢？」

岳湘道：「屬下的意思是，咱們最好先回去。」

羅統道：「先回去？」

岳湘道：「急也不在一時，如若勉強出手，咱們未必能討得好。」

羅統沉吟了一陣，道：「好吧？」

轉身向外行去。

岳湘緊追在羅統的身後。

這羅統，胆子實在大的出奇，竟然是直向大門外面行去。

這時，一個家僕模樣的人，迎面行了進來。

一見羅統，吃了一驚，問道：「你是什麼……」

「人」字還未出口，羅統已一拳打了出去。

但聞蓬然一聲，那家僕整個身子飛了起來，摔倒七八尺外。

岳湘心中忖道：「這小子實在是混的厲害。」

羅統一拳擊倒了那僕人之後，望也未望一眼，就大步行了出去。

兩個人直回到仙女廟。

青蓮子似是早已知道兩人回來，站在二門口等着兩人。

羅統臉上是一股冰冷的神色，望了青蓮子一眼，停下了脚步。

青蓮子臉上亦無笑容，冷冷說道：「兩位有些什麼收穫？」

羅統一指岳湘，道：「問他。」

側身行了入二門。

青蓮子冷笑一聲，道：「站住。」

羅統人已行了四五尺遠，聞聲停下了脚步，道：「什麼事？」

青蓮子道：「我要你說明經過。」

羅統道：「我本可得手的，生擒丐帮一位長老回來給你瞧瞧，但妳的人太窩囊，被人一拳打掉在地上，爲了救他，我只好回來了。」

青蓮子道：「哦！」

羅統道：「詳細的情形，你只好問他了。」

青蓮子似想出言反擊，但却忍了下去，緩步向內行去。

這是個很僵的局面，岳湘既無法勸解也不便多口，只好跟在青蓮子身後行去。

青蓮子步履很沉重，行入了一座廂房之中。

岳湘緊隨在身後行入房中。

進了房門，青蓮子似是突然變了一個人似的，回眸一笑道：「岳兄，請坐。」

岳湘微微一怔，忖道：看來青蓮子和羅統之間，似是有着很大的矛盾。

青蓮子舉手理一下鬢邊散髮，接道：「告訴我，經過的情形。」

岳湘說出了詳細的經過。

青蓮子笑一笑道：「岳兄，你爲什麼不多撑一會兒。」

岳湘道：「我還不想被他們揭穿身份呢。」

青蓮子道：「哦！所以，你就拚着挨了一拳。」

岳湘道：「蓮兒，我要眞的放手和劉長老一戰，鹿死誰手，實很難說……」

青蓮子道：「不，他決非你敵手。」

岳湘苦笑一下，道：「別把我估計的太高了。」

青蓮子歎息一聲，道：「我說過，我們對你有着很精確計算，你就算能騙過羅統，但你騙不過別的人。」

岳湘道：「蓮兒，你和羅統之間，究竟是怎麼回事？」

青蓮子道：「你難道看不出來麼？」

岳湘道：「我看，他好像對妳有一種野心。」

青蓮子微微一笑，道：「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岳湘道：「這也使他對你產生了一種一分强烈的愛和恨。」

青蓮子道：「我知道。」

岳湘道：「他雖然是個總護法，但他的身份，總無法高得過妳，他又怎敢對妳會生出如此之妄念。」

青蓮子低聲道：「你已見過他的武功了？」

岳湘點點頭。

青蓮子道：「怎麼樣？」

岳湘道：「很高明，以他的年齡而言，他目下的成就，似乎是已經超越了很多人了。」

青蓮子道：「如若你和他放手一拚，不作任何阻止，你能否勝得過他……」

語聲一頓，接道：「我要聽實話。」

岳湘道：「拳掌上，我可能遜他三分，如若用劍，我勝他十之二三的機會。」

青蓮子微微一笑，道：「所以，他算不上蓋代奇才。」

岳湘道：「實在，他的那些成就，已經算不錯了，也難怪他有些驕狂，不過，我不明白的是，他竟敢對妳直接的表示出好惡之心。」

青蓮子低聲道：「他有背景。」

岳湘道：「和九陰鬼母有關？」

青蓮子搖搖頭，道：「我不是告訴過你，我們這裏有一個眞正的主腦麼？」

岳湘道：「是啊！」

青蓮子道：「他很接近那個主腦，所以，他才敢對我無禮。」

那主腦人物是誰，羅統和他的關係如何，她沒有說的很清楚。

岳湘也沒有追問。

青蓮子吁一口氣，道：「所以，有些地方，我不得不對他忍讓一些。」

岳湘道：「哦！」

青蓮子道：「好在，他有相當的自制能力，不至於太過逾份。」

岳湘說道：「現在，情形只怕會有些不同了。」

青蓮子道：「爲什麼？」

岳湘道：「因爲有了我，他一直追問我，妳爲什麼待我那麼好。」

青蓮子一顰抑眉道：「有這等事？」

岳湘道：「幸好，我對他應付的很好，所以，他沒有殺我，自然他對妳有些顧慮，也是原因。」

青蓮子道：「對！他不敢很直接的對付我，很可能遷怒到你的身上。」

岳湘道：「我雖然不怕他，但不能給妳製造麻煩。」

青蓮子道：「岳兄，我知道他的跋扈，但他竟然肯照顧你的傷勢，只此一點，我就瞭解到，你是在如何委屈自己了。」

岳湘道：「蓮兒，羅統本來想揚眉吐氣一番，把丐帮劉長老生擒活捉回來見妳，但却未料到鐵劍大俠葛松月也在那裏，這就鬧得一個灰頭土臉，連話也不願和你多說了。」

青蓮子道：「你如能多支持一時間，羅統的勝負如何？」

岳湘道：「兩人一直難分勝負，在下就算能擋住劉長老，他們也不會很快的分出勝負。」

青蓮子道：「岳兄，私情歸私情，我想，你已經明白了我的心。」

岳湘點點頭。

青蓮子道：「但公事上，我一定要問個清楚，你究竟是什麼意思？」

岳湘道：「我……」

青蓮子接道：「你裝作敗在了劉長老的手中，也許裝的很像，沒有讓羅統看出破綻，但我想瞭解，你用心何在？」

岳湘道：「如是我搏殺了劉長老，是否會太露鋒芒呢？羅統對我，已經是很不放心了，如是我再勝了劉長老，羅統會對我如何？」

青蓮子道：「哦！」

岳湘道：「羅統對我，已經是心存妬忌，除非，妳下令我和他放手一搏，他要動手殺我時，我該如何？」

青蓮子道：「他爲什麼要殺你？」

岳湘道：「因爲妳。」

青蓮子道：「因爲我？」

岳湘道：「對！他覺着妳對我太照顧，心中妬意很濃，蓮兒，你應該明白，他對妳用情很深，只不過，我想不通的是，他爲什麼敢對妳生出非分之心。」

青蓮子歎息一聲，道：「因爲，他有一個好的後台，我雖然不喜歡他，但又不能和他鬧的太過決裂。」

岳湘心中暗道：看來，他們之間，也有一些矛盾。

青蓮子道：「岳兄，你如若只是爲了自保，不願鋒芒太露，倒是無可厚非的事，但如你別有用心那就不可以原諒了。」

岳湘道：「不會的。」

青蓮子雙目中閃動着一片深情，道：「岳兄，不可騙我啊！」

岳湘點點頭。

青蓮子道：「你和他相處的很好，是吧？」

岳湘道：「是！」

青蓮子道：「以後，你準備怎樣應付他？」

岳湘道：「看妳了，我不願使妳太過爲難。」

青蓮子道：「他是總護法，你如當護法，就要聽他的。」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俠侶（大結局）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老人與五羊婆來至百里彤的家中，要面見乃父百里青河，但爲百里彤婉拒，僞稱乃父經已離京，石老人與五羊婆不信，强將房門推開，見百里青河赫然在內。於是他邀石老人同到院中，以了宿怨。屋內只剩五羊婆與百里彤及駱江元，駱江元對五羊婆素無好感，且她又是間接殺師仇人，此時見面，份外眼紅，想與百里彤聯手向她挑戰，但她以長幼懸殊，不願對抗，但兩人堅要一戰，五羊婆只得同意與他們同到院外去……

情仇兩相忘　惆悵西北馳

五羊婆徘徊了一陣，聽得陣陣的掌風，由後院傳了過來，她不禁跳起來，向後望了一下，自語道：「啊！石老頭與依老頭打起來了！」

百里彤笑氣不得，說道：「管人家的事幹什麼？妳還沒想出來麼？」

五羊婆又引頸向後望了一下，這才說道：「要想個花樣還不容易，唉——」

江元見她弄了半天，還沒有想出，不禁生了氣，怒道：「妳到底攪什麼鬼？想不想得出來呀？」

五羊婆却是不理他，她抬目之下，望見了屋簷掛着的冰條，心中爲之一動，笑道：「有了！你們看見這些冰條沒有？」

江元及百里彤抬目望去，但却不解的問道：「看見了！妳可是想吃冰？」

五羊婆不禁怒罵：「放屁！這一排一共是四十六根冰條，你們先算清楚！」

江元及百里彤一起極快的數一遍，百里彤笑道：「不錯！一共是四十六根，怎麼樣？」

五羊婆臉上掛上了一絲得意的笑容，說道：「現在你們各在中間選一塊，用掌力把它震成兩節，不可多，不可少，這兩節斷冰，要飛向兩頭，打在頭尾的兩節冰條的上面，而那兩節斷冰都不能有所損傷，並且還要將它接在手中。」

江元及百里彤，聽她說了一大堆，眞弄了半天才明白，心中暗暗吃驚。

這不但需要極高的掌力，並且還要運用得非常恰當，但他們自己估計，還可以辦到。

百里彤思索了一下，點點頭說道：「好吧！就照妳說的這麼作好了！」

五羊婆是想趁此機會，看一看這兩個年青人的功夫，不料江元說道：「這點功夫算不得什麼，不過你先要露一手！」

五羊婆發出了一聲尖銳的聲音，說道：「好小子！你以爲我故用難題？」

她說着走到了房簷之下，抬頭望望，

揚起了肥大的袖子，說道：「你們可注意看了！」

一言甫畢，只見她二指輕彈，聽得「波！」的一聲輕輕的响。

江元及百里彤注目時，只見第二十一根冰條，突的斷爲兩節，向下落來。

五羊婆好快的身法，那兩節斷冰尚未落下一寸時，只見她枯瘦的手掌，向上輕輕一托，

那兩節斷冰，立時化爲兩條冰箭，向兩頭飛去，分別撞在第一和第四十六根冰條上，把那兩根冰條，撞得粉碎，冰屑洒了滿空。

五羊婆肩頭微幌，閃電般的向左右各一閃，笑吟吟的立在原地。

二人見她雙掌之中，各拿着半截冰條，雖然經過了撞打之後，把頭尾兩隻冰條，撞得粉碎，可是他手中那兩節斷冰，却是完整無恙。

她輕笑了一聲，而後笑着說道：「就照我這個樣，如何？」

五羊婆滿以爲：這等功夫，足使江元及百里彤吃驚了，却不料江元及百里彤二人，都目爲雕虫小技，神態甚爲狂妄。

百里彤微微含笑，說道：「我以爲是什麼驚天功夫，其實也不過如此！」

五羊婆臉上不禁變了色，轉頭向江元望去，江元也面帶微笑，說道：「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江元說罷此話，五羊婆氣得瞪目道：「雕虫小技，我且看你們的！」

百里彤轉過了臉，對着江元說道：「江元，我們誰先來？」

江元笑了一笑，說道：「你先來好了！我實在沒有什麼興趣。」

江元的話，把五羊婆氣得說不出話，忖道：小子！等下叫你知道厲害！

百里彤含笑自若，緩緩走到房簷下。

江元亦含笑退向一旁，他知道百里彤絕不會同五羊婆用同一個方法，江元心中揣度着，卽站在一旁靜靜的觀望着。

百里彤打量了一下地勢，心中已經有了主意，他把肥大的衣服袖子，緩緩的捲了起來，而露出了雄壯的手臂。

他把右臂高高的舉起，只見他食、中兩指，微微的抖動着，江元及五羊婆一目便可了然，心中不禁暗自驚奇，忖道：啊！江湖上已很久沒見過『金蛟剪』這種功夫，想不到在他身上發現！

二人正想之際，又聽得非常微小的聲响，只見那垂掛着的冰條，中間部分有如刀削一般，紛紛的落着脆冰，發出了淸脆的聲音。

突然，那根冰條一分爲二，同時的落了下來，百里彤輕輕的把手掌一揮，那兩節斷冰，受到了一股極大的衝力，立時像箭似的向兩旁射出。

那兩隻冰箭，好像長了眼睛似的，疾快如閃電的向兩旁射去。

只聽得「波！」的一聲輕响，那兩根冰條已被撞得粉碎，滿空落下，就在同時，百里彤又用「移地換步」的輕功，把兩節斷冰接在手中。

他笑吟吟的走到五羊婆面前，伸開了雙手，兩節完整的斷冰，在他手中輕輕的滾動着。

五羊婆心中確實吃驚，她發出一聲極爲難聽的笑聲，用着尖銳的嗓子說道：「好！好！你眞不愧是馬百里的兒子……」

她話未說完，百里彤已佛然不悅，把手中的那節斷冰拋掉，微慍道：「五婆！我父是百里青河，並非馬百里，妳怎麼認定馬百里是我父親呢？」

五羊婆細細的眉毛向上揚起，顯得百里彤的話，使她感到無比的憤怒，可是她却沒有發作，只是冷笑一聲道：「好了！就算不是……反正現在已不是重要了！」

百里彤及江元都不太了解她的話，五羊婆明亮的眼睛，望了望江元，說道：「該你了！我們快些把事情結束吧！」

江元從容自若，含笑點了點頭，只見他走到屋簷之下，不看不瞧，右臂輕輕往上一舉，只聽得到一聲淸脆的聲音。

五羊婆和百里彤，只見兩節斷冰，像箭般射出，緊接着又是一陣輕响，頭尾兩節冰條，已被撞得粉碎了，可是，那兩根斷冰却並未下墜，反而被彈了回來，正好落在了江元的手掌中。

這一功夫在江元使來，眞是稀鬆平常，若無其事，他連脚步都沒有移動一步。

五羊婆的面孔，立時變得醜惡起來，她提起了一雙枯瘦的手臂，發出了一陣刺耳的笑聲，說道：「好！好！這眞是後生可畏，如此看來，我今天破例，要與你們晚輩動手了！」

百里彤及江元互相對了一下目光，江元笑道：「我們在那裏動手？」

五羊婆見江元含笑自若，却沒有半點畏懼，心頭又驚又怒，尖聲的叫道：「我們就在此動手！你們二人一齊上吧！」

却不料江元搖了搖頭，緩緩的說道：「我們都是江湖知名人物，那有兩打一的道理呢！五羊婆！妳不要太狂了！」

江元這句話，確實大出五羊婆的意料之外，她一生中就沒有見過，這麼狂妄的年青人，這是她生平中第一次見到的。

她發出了一陣刺耳的怪笑，搖着滿頭的白髮，說道：「唔——駱江元，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我刁玉嬋由苗疆來到中原一地，誰不畏懼我三分呢？你還是要想清楚的好！」

江元似乎毫不把她放在眼中，若無其事的說道：「妳也不要小看我駱江元！我並非徒有虛名！」

江元的這句話，氣得五羊婆說不出話來，忖道：看這個樣子，這個孩子說不定眞有出奇的功夫。

五羊婆想到這裏，不禁用牙齒輕輕的咬着嘴唇，用着她特殊的尖銳聲音說道：「好！想是你已得到了花婆的眞傳，我數十年前，曾與花婆較技過一次，想不到今天竟然與她的高足相遇！駱江元！看樣子，是要你先下場子來吧！」

江元輕輕的聽她把話說完，含笑說道：「正合我意，我們這就開始吧！」

五羊婆心中雖然怒極，可是她也不禁佩服江元這種胆量和氣魄。

百里彤見江元要先動手，他已知道，

花蝶夢是死在「五羊針」下，雖不是五羊婆所爲，可是毒由她起，這時動手，已是暗暗含着報復之意。

這時前後院都傳來了打鬥的聲音，冷古他們那場混戰尚在繼續着，石老人及依老頭尙未結束，而這第三陣也要開始了！

百里彤走到江元面前，含笑說道：「江元！我要到各處去看一看，一會兒就回來……」

百里彤話未說完，江元已含笑說道：「你放心吧！這裏的事交給我了！」

江元說得非常有把握，百里彤雖然知道江元有一身奇技，可是面對着這個苗疆第一怪人，也不禁爲他暗暗的担心。

他拉住了江元的手，懇切的說道：「江元！謝謝你這麼相助，我去一下馬上就來……小心『五羊針』。」

最後一句話，他說的聲音很小，可是他話未說完，江元已了解的點着頭，說道：「你放心！我若沒有把握，就不會與她動手了！」

這時五羊婆早已不耐，怪聲叫道：「小輩，與你們這些人動手再用暗器的話，那麼我可眞是白活了！」

江元斜目望了她一眼，笑對百里彤道：「老婆子發怒了，你快走吧！」

百里彤這才向江元點了點頭，又向五羊婆拱了一下手，含笑道：「五婆！我一會就來，讓江元先領教妳的絕技，少時我再來請教！」

五羊婆只是由鼻中哼了一聲，向他擺了擺手。

百里彤一墊腳，如飛而去，再一閃身就已經消失了踪跡。

這時五羊婆斜目望了江元一眼，冷冷道：「你還不動手？天都快亮了！」

江元暗自運氣，把週身的穴道都打通一遍，因爲他中毒之後，時常感到頭昏，加上已勞累了一夜，覺得有些疲倦，這時勁敵當前，那敢大意？

五羊婆仍守着江湖規矩，他一個老輩，自然沒有先動手的道理。

江元運了一遍氣，自覺疲勞已除，漸入佳境，他雙掌一分，含笑道：「五婆，我進招了！」

他一言甫畢，已揉身而進，雙掌交錯，前掌迎敵，後掌護心，肩平身直，疾進如風。

他到了五羊婆面前，右掌猛翻，化點爲擊，掌心吐出一股莫大的勁力，直向五羊婆天庭按到。

五羊婆見他直取中宮，毫不避忌，心中不禁又驚又怒，她冷笑着說道：「哼！你太狂了！太狂了！」

這時江元右掌已按到，尙差兩寸之時，五羊婆把頭輕輕一恍便自讓過。

她正要還擊之時，却不料，江元這一招原是虛招，他閃電般的收回了右掌，可是左掌却猛然吐出「五指大分」，整個向五羊婆左肩抓到。

這一招來得奇猛無比，大出五羊婆意料之外，驚錯之下，江元鋼鈎般的左掌，已然抓到了。

五羊婆既驚且怒，用力的向後一擰身，算是躲了開去，可是後肩已被江元奇勁的掌力掃上，只覺一陣奇痛，直入骨髓。

她墊步之下，已然越了八尺，立時發出了一陣桀桀怪笑。

由於她過於輕敵，萬料不到第一招才上，就幾乎折在江元的手下，這確實是五羊婆數十年來，初次失利，這時幸好只有他們二人，旁邊無人，否則五羊婆眞要羞愧欲死了！

雖是這樣，五羊婆也被羞得滿個大紅臉，她雙目如電，狠狠的盯了江元幾眼，怪笑道：「好厲害的九天鷹，果然已得到了你師父的眞傳，看來我今天是可以打得過癮了！」

江元聽到她的音調已變，知道她在憤怒之中，這時他已恨透了五羊婆，冷笑連聲道：「哼哼……五羊婆，早年妳曾在我師父手下落得慘敗，看這個樣子，今天要歷史重演了！」

五羊婆氣得怪叫起來，她兩道細眉高高吊起，一雙明亮的眼睛，射出了驚人的光芒。

她竟不再說話，長袖展處，人若飄風，帶着一聲長笑，向江元撲來。

江元見她來勢奇猛，知道五羊婆已動了眞怒，連忙全神貫注，不敢分神，要以師門所作的一身絕學，好好的鬥鬥這個苗疆第一怪人。

五羊婆撲到面前，她長袖無風自動，突的向上飄來，袖角猶如一片鐵板，直取江元的前胸要穴。

江元見她快似飄風勁力之雄渾，卻一些也不敢大意，容她長袖才起，已然凹腹吸胸，退後了半尺，雙掌猛然合併，「拱手送佛」，一股絕大的掌力，發自掌隙，直向五羊婆當胸擊到。

五羊婆一撤身就是一丈以外，她尖笑道：「看不出你眞能與我動手！」

她「手」字才一落，人似幽靈般的，又飛了回來，右臂輕抖着，露出了兩個枯瘦的指頭，向江元「眉心穴」便點，一點勁力，破空而出。

江元見她的身形奇快，一撤丈餘，瞬目之下，已經貼了過來。

她枯瘦的二指，却點出了穿石透鐵的勁力，江元不敢大意，容她二指才到，立時錯身一轉，已經到了刁玉嬋的背後。

江元與人動手，往往喜歡躍高凌空，身手快極，所以他得到了「九天鷹」的俠號。

可是這個時候，江元與五羊婆動手，他可不敢往高起躍了，因爲遇上比自己强的高手，一旦躍高凌空，只有自己吃虧。

江元轉到五羊婆的背後時，他猛然翻出雙掌，吐氣開聲，雙掌發出了一股石破天驚的掌力，猶如一塊鐵板一樣，向五羊婆背後猛擊過來。

他們一老一少，寒夜血拚，打得好不驚人，在暗暗的天色，已然漸漸的透出了黎明曙光，在這幾廾大院子裏的三處拚殺，仍是在繼續着。

五羊婆絕料不到，江元居然能與她對拆數十招，更想不到的是，居然絲毫不落下風。

這時古怪的老婆婆，又羞又怒，不禁把掌勢加快，只見她枯瘦的身形，快似飄風，才前又後，倏左忽右，把江元圍在了中間。

江元見五羊婆動了眞怒，招式越來越猛，也絲毫不敢大意，全神的應付着。

五羊婆這時鳥爪般的雙手，閃電般向江元的頸子抓來，這一招名叫「索魂掌」，具有無上威力。

江元身子往後一錯，已滑出了半尺，低頭讓過五羊婆雙掌，右掌貫足了力，直取五羊婆的腹心。

五羊婆長袖甩時，人已凌空拔起了五尺，她在空中一個大翻身，兩隻枯掌筆直而下，直取江元背心。

五羊婆這一招來得奇妙無比，快得出人意料，江元掌才遞空，只覺背心一陣酸麻，驚恐之下，知道難逃毒手，大喝一聲道：「我與你拚了！」

他「了」字出口，竟把身子扭了過來，雙掌快似迅雷，仍擊五羊婆腹心。

五羊婆正慶得手，要把絕功施出時，萬料不到，江元困獸之鬥，不但不避，反而欺身進掌。

那兩隻虎掌，勁力何止萬鈞，離着還有半尺之時，便覺心口發甜，急忙撤身，已噴出了一口鮮血，連退了七八步，才把身子站穩，幾乎昏了過去。

而江元背受掌力，雖然讓得極快，也被偏鋒擊中，怒吼一聲，已昏在雪花中。

五羊婆定了半天神，這才睜開了眼睛，她臉上的表情眞是恐怖極了；凡是在恐怖的表情中，仍又滲有極大的痛苦。

她用衣袖拭去了嘴角上的血跡，細白的牙齒，咬着嘴唇，自語道：「駱江元！我十分佩服你！數十年來第一次受傷，我們後會有期！」

說罷此話，只見她長袖甩處，人若飄風，霎那失去了踪跡。

這時候已是黎明時分，天邊已透過了慘白色的曙光，拂照着整個的京城，也拂照着江元重傷垂死的軀體……。

× × ×

當江元悠悠醒轉時，發覺自己睡在一張軟床上，渾身衣服已被脫盡，身上却蓋着一床棉被。

江元打量了一下，發現就是自己所居的那間房子，心中詫異，回憶着那一場可怕的兇殺，忖道：我怎麼會睡到這裏，難道是百里彤把我救來的？

他用手摸了摸背，覺得毫無疼痛，試一試運氣，也能運行自如，除了略感體軟頭昏外，別的一絲異狀也無，心中不禁更爲奇怪，忖道：我受了這麼重的傷，現在怎麼會一點事都沒有？

江元想到這裏，只覺腹內一陣絞痛，當下也顧不得穿衣服，推開了窗戶，越窗而出。

天仍在下雪，好在已是夜晚，江元尋了一個僻靜處，出了一恭，所洩甚多，奇臭無比。

江元大解之後，回到房內，見有一座火盆，上面坐着一把大壺，當下在一隻木盆內，大略的洗了一下身子。

他又尋出了一套中衣換上，這才重行臥倒在床上休息一下。

大解之後，江元只覺精神越佳，好像無病之人一樣，心中好不高興，忖道：恰是百里彤予我服下了靈藥，不然不會這麼快恢復的！

江元下了床來，穿上一件黑色儒衫，慢慢的走出房間來。

四下一片黑暗，靜寂如死，江元順着甬道，慢慢向前走去，心中奇怪異常，忖道：這裏的事情到底是怎麼樣了？怎麼一點聲音也沒有……我且到前面去看看！

他心裏想着，立時加快了脚步，很快的把這座天井，四週的房子轉了一轉，却不見一個人跡。

江元越發奇怪起來，心中正在打鼓，突見西廂房最邊一間，有一綫燈光閃出。

江元立時加快了脚步，趕到窗前，由窗縫向內一望，只見一個半老的傭人，坐在燈前，伸了一個懶腰，呵欠着自語道：「什麼時候了？駱江元該醒了，還得伺候他吃東西，眞他娘的痲煩！」

江元聽他提到自己，心中有些不解，當下壓低了嗓子，咳嗽了幾聲。

房內的人嚇了一大跳，「呼！」的一聲跳下了床，用着微顫的聲音問道：「誰？……誰在外面咳嗽？」

江元心中暗笑，接口道：「你剛才不是還提我麼？我是駱江元！」

室內的人，這才「啊呀！」一聲，笑道：「啊！原來是駱少爺，您眞的今兒晚上醒了，吉姑娘說得一點也沒錯！」

他說着，「呀！」的一聲把門拉開，披着一件棉襖走了出來，見了江元恭施一禮，笑道：「恭喜您！駱少爺，您的傷好了？」

江元不知他怎麼曉得自己受傷，當下點了點頭道：「嗯！我的傷已經完全好了，你怎麼知道的？」

那僕人笑一笑道：「唷！我照顧了您七天了，怎麼會不知道呢？」

江元聞言不由吃了一大驚，緊問道：「你說什麼？你照顧了我七天了？」

那人笑着連連點頭道：「那還假得了？可不是七天嗎？您這才醒過來。」

這眞是件令人費解的事，江元暗自忖道：我只是受了點傷，並沒中毒，怎麼會昏迷這麼久？

江元想了想，想不出個所以然來，又問道：「你們百里少爺呢？他可還在這裏嗎？」

那人把兩手一攤，含笑搖頭道：「早走啦，都走完了，這麼大的一座房子裏，就只剩下您跟我兩個人了！」

江元不由又是一驚，緊問道：「啊！都走了？只剩下我們兩個人？」

那人抱着肩膀，接口道：「可不是，這座房子，老尙書已送給九門提督錢大人，所有的傭僕都遣散，就留下我在這看房子！」

這一下可把江元弄得莫名其妙，也不知百里彤事情如何解決的，爲何只把自己一人留在此地？爲什麼走時，連個兩指寬的條子都沒留下？

這一連串的疑問，在江元的腦際打轉，他不禁沉思了起來。

那老僕在一旁冷得直打顫，連忙把衣服裹緊了一些，望了望江元的臉色，問道：「駱少爺，你是不是也要走了？」

江元點了點頭，隨口答道：「是的！我當然要走……你們百里少爺去的時候，有沒有留下什麼話？」

老僕眨眼想了一下，說道：「少爺沒說什麼，只留下一匹好馬，說等您醒了送給您，還說三年以後他到山上去找您。」

江元聽他說完，心中有些不悅，可是又推測不出，到底有了什麼變化，當下說道：「好吧！既然他已送了馬，我也不能辜負他的美意，厤煩你現在把馬備好，牽到我房外去！」

老僕聞言睜大了眼睛，驚異的說道：「怎麼？您這就走？看您還是明兒個再走，不然這大的風雪，又趕不了路，您還不是要投店？」

江元聽他說得雖然有理，可是這裏的人都走完了，只剩下一座空府，實在不願久留，於是說道：「不了！我這一病，躭誤了不少事，現在趁着天亮還得去找個朋友！」

江元說完這話，轉身而去，很快的回到自己所居的房內，把東西匆匆的整理一下。

不大的工夫，蹄聲得得，老僕已然把馬牽來了。

江元帶着簡單的行囊，出了房門，只見在屋簷下栓着一匹黑白間雜駿馬，正是百里彤那匹平日最心愛之物，足見百里彤對自己還是很好。

江元由懷中摸出了一塊銀子，遞予老僕道：「這些天你多辛苦了，這點銀子你拿着喝盃酒！」

老僕再三謙謝，這才收下。

江元正要上馬時，突然想到剛才在窗下時，曾經見他提到吉文瑤之名，不禁問道：「你剛才說吉文瑤姑娘怎麼樣了？」

老僕啊了一聲，含笑說道：「我忘了告訴您，您的傷多虧吉姑娘，她每天最少來三次，親自給您灌藥，直到前天，她才告訴我，說她要走了，您的傷已不要緊，今天晚上可以醒來了！」

江元聞言，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也不知道是憂是喜，他沉默了一會，騰身上馬，笑道：「我走了！你好保重！」

說完此話，撥蹄如飛，順着通道向前直奔而去。

那老僕還來不及說話，江元已然失去了蹤跡，他不禁搖着斑白的頭，嘆息道：「唉！這些年青人，好像瘋子一樣！」

他嘆息着，移動着緩慢的步子，向後走去了。

江元離開了百里彤的府門，快馬駛到街心，這時雖是初更已過，可是幾條熱鬧的大街，仍然燈火輝煌，遊人如鯽，絲毫不因夜深雪大而減少。

這時很多賣冰果的小販，更爲活躍，各式各樣的果子，應有盡有，吆喝之聲響成一片。

江元不禁點點頭，忖道：到底是天子腳下的名城，果然不同凡响！

這時江元身在馬上，竟有些不知去從的感覺，這次入京的主要目的，是爲助百里彤一臂之力，這件事情已經結束了——至少表面上是結束了。

那麼，他應該到那裏去呢？他要是回去了，他必需要回到蓬萊，尋找出吉工文和吉文瑤父女，把師仇的事作一了斷。

雖然，他並不知道，自己應當如何去做，但是他還是要回去！

「不管它！見了面再說，總會有解決的方法！」

想到這裏，他立時加快了速度，由鬧區駛入了僻街，策馬如飛，由城門趕去。

風雪越來越大，江元用一塊黑巾把頭包上，催着座下駿馬，風馳電掣般出了大都——北京城。

四下昏暗異常，加上連日大雪，那匹馬兒雖神駿，走來也有些吃力。

江元素來不慣騎馬，越發覺得艱苦，加上他先中毒，後受傷，這時病體才初復，粒米未進，不禁感到一陣昏眩起來。

江元不禁暗自嘆了一聲，忖道：唉！經過這兩次巨變，我的身體可差多了，看樣子今夜想趕夜路，已然辦不到，不如找個店房，吃些東西，好好休息一下，明日再走！

江元決定了之後，立時勒過馬頭，向一家店房慢慢的馳去。

在一排枯柳之前，有一家「百友」客房，正在關門，江元立時策馬過去，翻身下馬。

小二含笑迎入店中，笑道：「少爺，您可是住店？」

江元準備好好休息一下，聞言立時囑咐道：「你先去燒一大鍋熱水，我要好好洗個澡，然後弄些清淡的酒菜來，可不要大魚大肉！」

小二立時吩咐下去，並將江元領入一間單房。

少時，江元洗澡飲食均畢，已是將近三更，正要閉門睡覺，突聽得一個低啞的聲音，由遠處傳過來道：「小二哥！可是有個騎馬的少年住了店？」

江元聽他的聲音甚熟，心中疑惑不定，本想開門出去看看，又怕彼此朝了相，把來人驚走，於是把耳朵貼在門板上。

只聽得小二說道：「不錯！剛忙完了，現在八成睡覺了！」

又聽得那蒼老的口音接口道：「那麼他住在幾號房間呢？」

小二的聲音又傳了過來，說道：「住在四號房……老爺子，您可是認識他麼？讓我進去看看，要是沒睡着，我給您回一聲……」

小二的話未說完，那人已攔下道：「不用！不用！我也住店，你給我開他隔壁那間房，……這孩子不聽話，老是逃家，這一回可讓我逮着了！」

小二這才啊了一聲，接口道：「啊，原來是您的少爺，可眞傻呀！您放心，我絕對不會驚動他，明兒個他一起來，我就立卽去招呼您。」

那老人的聲音雖然極低，可是那裏瞞

得過江元的耳朵，心中不禁詫異，忖道：這個人是誰？看樣子是招呼我來的！」

這時候腳步聲，已由遠處漸漸傳了過來，江元連忙把燈光撥得極小，又回到門前，把門開了一道小縫，向外偷看着。

不大的工夫，小二引着一個老者而來，江元仔細地一打量，不禁又驚又怒，忖道：哼！我正要找你，你倒找起我來了！

原來江元由門縫中所看到的，正是自己要尋訪的吉士文！

江元靠在門板上，心中激動異常，忖道：他爲什麼要跟踪我？難道他要先動手？文瑤是不是與他在一起？

這一連串的問題，圍繞着江元，使他不知作了多少假定，終於無法斷定他爲何要跟蹤自己。

吉士文入房之後，倒是不見一些聲響，江元候了一下，却不見動靜，忖道：我到床上假睡，看他要弄些什麼鬼？

江元想到這裏，立時輕輕回到床上，拉了一把被子，虛蓋在身上，靜待吉士文到來。

梆兒打起三更，夜寒如凍，落雪之聲，响個不住，很是撩人。

江元身世既慘，遭遇又痛，這一段日子裏遭逢巨變，自己身心兩方面，都受了很大的創傷，把他以往的狂傲性格完全改變了。

這時雪重夜靜，江元孤枕獨眠，思前想後，心中愁有千萬，鬱鬱不歡。

江元捫千遍胸，嘆了口氣，仍然無法開脫憂鬱的心懷，那就像是大堆的蛛絲，把他整個兒包裹在內，使他感覺到無力掙扎。

隔室的吉士文仍毫無動靜，江元漸漸的忘記了他，而沉入了自己無邊的痛苦之中。

愁懷湧起，江元不覺睡意更濃，漸漸的沉入了夢鄉之中。

正在江元昏昏欲睡之時，突然被一陣異聲驚醒，江元連忙把頭仰起，果然有人在房上行走。

江元不禁一震，心中忖道：我眞糊塗，想着這件事，居然還是睡着了！

於是，他聚精會神，聽着那腳步聲越來越近，終於停在了窗口。

江元心中忖道：吉士文！我還沒有下決心殺你，如果你突窗而入，那你是死定了！

江元等了半晌，仍然不見絲毫動靜，心中不由詫異起來，暗自忖道：怪了！他分明來到窗口便停下了，怎麼不見動靜？莫非是我聽錯了？

江元的頭正好側對着街窗，於是把眼睛開了一綫，仔細的注視着。

又過了一陣，江元正有些不耐，突聽「卡！」的一聲輕響，隨見窗外閃出一格火苗。

江元不禁大怒，忖道：你膽子未免太大了，在窗前竟敢亮了火摺，你也把我駱江元看得太無能了！

吉士文打着火摺之後，又是半天一點動靜也沒有，江元不禁大詫，忖道：莫非他想要放火燒掉這個房間不成嗎？

正在江元思忖的時候便見一隻掌影，輕輕的把窗戶推了一下，江元睡覺時，本就未曾上栓，被他推開了一道小縫。

那兩扇窗戶本來是嵌得很緊密，這時被吉士文推開了一綫，立時被風整個吹開，發出了「砰！」的一聲响。

吉士文似乎嚇了一大跳，立時縮回了身子，又趕快回到了房簷上面；但是江元可以斷定的出來，他並沒有離開此地。

江元心中暗笑不已，忖道：吉士文！如果你以爲我還沒有醒，那你就太傻了！

過了一陣工夫，吉士文又把火摺打燃，江元正在暗笑，以他也是江湖上知名之士，怎麼會辦出這種外行的事情來，突然見他的另一隻手中，拿出了一節短短的枯枝。

江元不禁面色大變，怒氣塡胸，忖道：啊！原來是你下的毒！好狠的老東西！我本來還在猶疑，現在是非殺你不可了！

江元正在思忖着，見吉士文以物塞住了自己的鼻孔，接着又把那枯枝點燃，丟了過來，立時冒起了一陣陣的濃烟。

江元早已閉住了呼吸，就在吉士文欲離去之時，霍然由床上翻起，冷笑道：「好毒的東西！你不知道這是毒藥嗎？」

吉士文聞言大吃了一驚，驀然的由窗戶翻下，落到了街心。

江元見那個殘枝，濃烟似霧，江元唯恐毒烟瀰漫各地，傷了別人，當下立時用冷茶潑熄了毒烟，這才越窗而出。

吉士文已然逃出了數十丈，江元恨極了他，大喝道：「你既然來找我，又何必跑呢？」

他語聲未落，已如一隻鴻雁般，越出了十餘丈，向吉士文猛追過去。

吉士文好似怕極了江元，拚命的狂奔着，速度也相當驚人，江元雖然具有高超的輕功，一時間也無法追得上吉士文。

兩下裏始終相隔二十餘丈，江元見他遠遠的轉入一排竹林之內，心中不禁焦急起來，忖道：一入竹林，他就更容易逃脫了！

他振臂一聲長嘯，身如疾箭，凌空而起，一連兩個縱身，已然撲到了這片竹林了，可是吉士文先他一步，竄入竹中，一閃而逝。

江元站立在竹林之前，仔細觀望，這一大片竹林雖然不太茂密，可是由於此時夜深的原故，所以更顯得昏暗難辨。

江湖中曾有一句話：「逢林莫入」，因爲敵暗我明，很難防到對方的突擊和暗器。

可是江元恨極了吉士文這種手段，當下也顧不得這麼多，雙掌一分，已越林而入。

竹林內一片黑暗，崎嶇難行，江元運目四望，却不見吉士文的踪跡，心中忖道：這老兒陰毒如此，我可要防他一防！

江元念頭尚未轉完，突聽兩點疾勁的破空之聲，向自己面前打到。

江元冷笑一聲，偏頭讓過，已判斷出吉士文的所在，雙掌一分，斜行八步，身若遊絲，已自羣竹隙中穿了過去，快得出奇。

就在江元才移步之時，便聽一陣竹搖之聲，一條黑影恍似閃電，向左後方折了去。

兩下相距也不過十餘丈，可是叢竹雜生，極爲難行，江元心頭恨起，恨不得把所有竹子砍斷。

等到江元撲到時，吉士文又失去了踪跡，江元恨得把一嘴白牙咬得直响，厲聲道：「吉士文！就是你上天入地，也逃不過我手！」

江元說完這句話，不見絲毫一點動靜，心中雖然憤怒焦急，也無可奈何，只得使自己強捺了下來，靜靜的觀察四面。

須臾，江元聽得右後方，似有人輕微的移動之聲，心中不禁想道：「哼！這一次你再能逃出我的眼綫，我也不叫九天鷹了！……我且誘他一誘！」

江元想到這裏，不奔左方，反向正中走來，他雙手分林，走得極快，口中故意自語道：「怪了！怪了！莫非他身形這麼快不成？」

江元自語着，脚下如飛，已深入竹林，折上一條窄小的小道，夾在兩旁茂密的竹林間。

再往前走，便是一座頗大的墳場，墳塲之間，並亂七八糟的置放了七八個石翁仲。

江元往前行走，可是對身後之事，非常注意，這時耳旁聽得極輕的脚步聲，跟着自己。

這時候的情形與剛才的情形恰好相反，變成江元在前，吉士文在後，江元全神貫注，對吉士文的行動能够瞭如指掌。

按說吉士文也是個老江湖，應該不會這麼跟隨江元，可是他却深信江元中了毒，絕不會支持太久，因爲他所用的毒物，毒性極烈，只要呼吸少許，便足以摧毀一個人的生命，剛才江元雖驚覺了，可是滿室濃烟，他相信江元也會吸入少許的。

江元進到墳塲中，停下了身子，故意自語道：「怪了！以他的輕功，絕不會逃過我的耳目……怎麼我的視力這差？」

江元這時，又故意咳嗽幾聲，這一來果然使得吉士文深信不疑，他在暗處忖道：哼！這才不過是開始，後面有你受的！

江元估計着吉士文必然已經上了鈎，當下加快了脚步，走向一座大墳塲的後面，把自己的身子隱藏在一座石翁仲之後。

他耐心的等着，由石翁仲身後，向前窺視，不大的工夫，那陰毒的老人，果然出現了！

他穿着一件葛布長衣，頭上戴了一頂絨帽，壓得低低的，一雙明亮的眼睛，四下遊梭。

這個陰毒的老人，也是畏懼江元太甚，想使江元中毒，把他了斷，以除後患，所以鬼迷了心竅。吉士文慢慢的隱藏着身形，向前移動，雖然他所取角度極爲隱密，可是他一度在江元眼內，再想逃出，難如登天了！

他正在慢慢的尋找，突然聽得十丈以外，有人發出輕微的呻吟，於是，他醜惡的臉上，立時湧上了一層得意的笑容，心中暗自忖道：「哼！看樣子我不必動手，你就要完蛋了！」

吉士文並不尋聲過去，只是靜靜的站在暗影之中，等待着江元的死亡，然後，他再過去看一看那具恐怖的屍體。

不大的工夫，江元的呻吟，已漸轉爲喊叫，雪夜寒林，陣陣傳來，悽厲已極。

那恐怖的聲音，直叫了半天，才漸漸的微弱下來，吉士文的心情輕鬆多了，用着極低的聲音自語道：「不是我手辣，實在你威脅了我們的生命……並且，我的女兒愛上了你，爲了結束這一切，我必須這麼作……我必須這麼作！」

他低沉的聲音，一字字的傳入了江元的耳朵，使得正在裝病的江元，突然停止了呻吟。

因吉士文的一句話震驚了他！

吉文瑤愛上了他！這似乎是一件不敢想像的事，江元聽在耳中，除了震驚和喜悅之外，還產生了一種慄慄的感覺，因爲江元一向不敢證實他們之間的感情。

吉士文聽他呻吟之聲已停，不禁又驚又喜！忖道：莫非他已經死了？……我非去看看不可！

這個老人，隱匿了半天，這時才由一排叢樹之後轉出，緩緩的踏上這條小道。

他謹愼的向前摸索，轉過了一座孤墳，有一座巨大的石翁仲，聳立在墳塲裏。

吉士文停下了脚步，仔細聽了一陣，不見任何動靜，他心中暗自忖道：他一定倒在前面那一座墳的後面，我剛才看他進去後，就沒有再出來過。

吉士文正在思忖的時候，突然聽了一陣極恐怖的笑聲，起自頭頂，在這種深夜無防之下，不禁使吉士文嚇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不禁一連退後了好幾步，抬頭一望時，只見到在那座石翁仲的頭頂上面，站着一個長衣的年青人，一看正是駱江元！

吉士文不禁大出意料之外，他絕想不到江元並未受傷，並且自己如此全神貫注，他翻上了石翁仲，自己却沒有察覺到。

這一驚，確實是不同小可，他拔腿便要逃，可是江元又發出了一聲長笑，用着冰冷的聲音喝道：「吉士文！你如果想逃，那是自取其辱！」

江元的話，似乎有着莫大的威力，竟把吉士文鎖住，怔怔的站在他的脚下，江元雙目如炬，極力的壓抑着他那滿腔的憤怒，冷冷的說道：「吉士文，你屢次在我身上施毒，却是爲何？」

吉士文驚魂甫定，漸漸冷靜下來，答道：「駱江元！你可是明知故問？」

江元聞言撫掌大笑，聲音很是悽涼，說道：「這麼說來，你知道我是要找你的了？」

吉士文冷笑道：「誰找誰都一樣，反正就是這麼一筆賬！」

江元點點頭，飄身由石翁仲上落下，距離吉士文不過五六尺遠，用着冷酷的聲音說：「不錯！反正就是這筆賬，我們趁早算清好！」

吉士文也橫了心，知道逃也是白費，雙手揷腰道：「好吧！那麼廢話少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關於花婆婆的事，你已經廢了皮魯秋，就剩下了我，你儘管向我招呼好了！」

江元冷笑一聲，雙手抱肩道：「你不要說得這麼簡單，除了你還有別人呢？」

吉士文面色一變，放下了雙手，說道：「怎麼？除了我還有誰？你說！……」

江元搖手止住了他，靜靜的答道：「不怪你這麼焦急，難道你眞以爲我不知道麼？」

這時吉士文的臉上表情更爲醜惡難看，原是一雙光亮的眼睛，已然失去了大部分的光彩，而是充滿了恐懼與不安。

他狠狠的咬着嘴唇，連連點頭道：「好！好！果然我沒有猜錯，你是會趕盡殺絕的……當初與花婆較技之時，就存了必死之心，僥倖報仇能成功，花婆留言還說不許門人復仇，其實復仇與否，我們根本不在乎，所以無時無刻，不在準備與你火拚，今天寃家路窄，既然碰上了，就地解決也好！」

江元靜靜的聽他講完，臉上一絲表情也沒有，他撇了撇嘴角，冷冷地說道：「你不要怨我不遵師命，當初我師父曾說，有紅羽毛爲憑，現在只要你把紅羽毛拿出來，我立時抖手就走！」

江元的話，說得倒是冠冕堂皇，其實紅羽毛在他自己的口袋中。

吉士文聞言，這才緩和下來，含笑道：「你這句話倒還像俠義中人，紅羽毛在瑤兒的身上，你可不能够加害於她！」

江元微微含笑，點頭道：「當然！只要她拿出紅羽毛，我駱江元絕不傷她毫髮，可是，如果她拿的是假的，那又另當別論了！」

江元的話，使得吉士文一怔，問道：「你的話是什麼意思？莫非花婆親手交下的紅羽毛，還有假的不成？」

江元默默的望着他，半晌不語，吉士文有些不解，正要詢問，江元已緩緩說道：「我師父交下的當然錯不了，不過現在未必在吉文瑤的手內！」

吉士文聞言一驚，睜大了眼睛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可不太明白！」

江元這才探手革囊中，緩緩的拿出了那片紅羽毛，帶着一絲得意和殘酷的笑容，說道：「現在這片紅羽毛，已經回到了我的手中，你說，事情該怎麼辦呢？」

吉士文望見江元手中那片紅羽毛，不禁冷汗直流，雙目怒睜，大聲的喝問道：「你……你把文瑤怎麼樣了？……你快說……你！」

江元冷笑連連，一字一字的說道：「哼！原來你也關心她！你如果關心她，當初就不該讓她加入這無恥的陰謀！你們明明知道不能善罷干休，可是你們還是讓她作了劊子手，所以她等於被你們推入了死谷，這責任應由你們負，不應該由我駱江元負！」

江元在極度的激動之下，聲音越來越大，他大聲的吼叫着，似乎要發洩他滿腔的悲憤！

吉士文低頭無語，他也不知道是悔還是驚，良久才抬起了頭，無力的說道：「好吧！就算一切錯誤歸我，今天晚上就作一個結束吧！……看招！」

他一言甫畢，倏然出手，瘦弱的身子，向江元猛欺過來，就在他進身的這一霎那，手中已撤出了一對烏光閃閃的判官筆來。

他聲到人到，雙筆一錯「萬里來歸」，雙筆筆尖，分別向江元的「眉穴」和「肩井」兩大穴點到。

江元見他存心拚命，連忙向後跨出半步，身子半側，一對判官筆，夾着凌厲的破空之聲，由他的面前劃過。

江元一抖右臂「雲龍探爪」，五指如電，便抓吉士文的右臂。

吉士文前式遞空，早已身隨筆勢，越到了江元的右側，左筆由上而下，向江元的右臂挑來。

他們二人這一交戰，聲勢又自不同，因爲吉士文已下了必死之心，所以他不太顧及自己的安危，只顧往江元的致命處下手。

吉士文闖蕩江湖，浸淫於這對鐵筆，也有數十年的純功夫了，又加上這個時候情急拚命，更如出柙猛虎，勇不可當。

江元雖然痛心師仇，恨不得把吉士文碎屍萬段，可是由於中間夾介了一個吉文瑤，使得他處處無法下手，所以這一塲打鬥，對於他是很痛苦的。

吉士文懼江元的大名，可是這是他們第一次動手，所以他還懷有萬一的希望，那就是他想以數十年的純功夫，把江元斃於筆下。

不過，從動手的情形看來，他的這種希望，是很渺小的了！

江元一雙空掌，出入於鋒利的雙筆之間，猶如穿花蝴蝶，絲毫不見遜色，並且還可以看出來，江元並未施出了全力。

他們雙方對拆了數十招，江元正想把吉士文點倒以後，再行發落，不料突然覺得腹內一陣疼痛，幾乎直不起腰來。

江元這一驚非同小可，手脚立時慢了起來，雖然他強自的隱忍着，可是也痛得流下汗。

他怕吉士文發覺，拚命的支撐着，可是吉士文還是發覺了，他發出了一聲笑聲，說道：「哼，我不相信你沒中毒，現在我們誰也不用麻煩，我走了！」

他說到這裏，身形一錯，已斜着飛出了七八丈，向那片叢林撲去。

江元急怒攻心，大喝一聲道：「好賊子！你能往那裏去？」

帶着這聲怒吼，江元已然撲出了十丈左右，可是當他身在空中的時候，腹痛極烈，一陣昏眩，幾乎摔了下來！

江元連忙把身子沉下，雙手扶住一枝枯老的竹子，支持着身子。

他覺得混身發軟，腹心一帶疼得無以復加，不禁浩歎一聲，忖道：我駱江元這一生的英雄事業是完了！

他昏迷迷之際，聽見吉士文陰損的聲音傳了過來：「駱江元，我並不是趁人之危的小人，這件事就這麼結束好了！」

他聲音越來越小，漸漸的遠去，江元空自焦急和憤怒，却是無可奈何。

等到吉士文完全離開了這片竹林，江

元的疼痛還未少止，他雙手扶着枯竹，掙命的運氣護痛。

可是奇怪的是，丹田之氣竟有些散而不聚，難以控制，這時江元才了解到，自己中的毒已生了根，不禁心灰意冷，壯志消沉。

大約足足過了半個時辰，江元疼痛少止，這才把丹田之氣提起，漸漸的止住了痛。

他抬起了頭，望了望這片竹林，自語道：「吉士文！你以爲我死了？……哼！這筆賬等我回去後再算！」

他拖着乏累無力的步子，踏着滿地的浮雪，緩緩的走向歸途。

當江元回到了店房之內，孤燈殘漏，他身心均受到創傷，心中的痛苦，無法形容。

他倒在了床板上，擁被而臥，由於心情憂鬱，不久便進入了夢鄉。

翌晨，天亮了很久了，江元才由夢中醒來，他試着運氣之下，竟是痛苦全失，心中不禁又興奮起來，忖道：這麼看來，我的病還是可以醫治的！只要我把事辦完之後，就回到山上好好練身體。

少時，梳洗已畢，江元命小二備好了馬，出得店來，雪勢雖然小多了，可是還仍沒有停止。

天空仍是陰暗暗的，萬里一暗灰片，恍似江元憂鬱不歡的心情。

江元跨上了馬，與小二拱手作別，他的行程是由天津、新海、鹽山一帶入魯。

這一天，江元來到天津，人馬稠密，似乎比北平還要熱鬧，這時不過午時，江元忖道：我在此打個尖就得走了！

他在「東安」店前下了馬，早有小二迎上，把馬牽入馬廐內了，問道：「客人，你才來咧？打算住店還是歇脚呢？」

江元點了點頭，含笑道：「我吃頓飯就走，那匹馬你好好的餵一下，要趕長途呢！」

小二滿臉堆笑，說道：「你放心，我知道啦！」

江元入了店內，胡亂點了些酒菜，獨自飲食着，突然，他眼簾抬處，只見一個嬌秀的影子，騎了一匹駿馬由遠處掠過。

江元心中一驚，忖道：啊！她怎麼還在這裏？

江元想到這裏，立時按桌而起，招呼小二道：「小二哥！馬餵好了沒有？我要走了！」

小二驚奇的說道：「唷！客人，你沒吃多少吶，什麼事這麼急呀？」

江元不耐與他嚕嗦，摸出一塊銀子丟下，說道：「你別管了！……馬倒是已經餵好了沒有？」

小二一見銀子，早已笑得闔不上嘴，連聲道：「馬早已餵好了，就是鞍子還沒上而已，你老等等，我去上馬鞍子！」

他說着便要離去，江元攔道：「算了！鞍子我自己上，快把馬牽來吧！」

小二答應而去，把馬牽了過來，江元匆匆把馬鞍上好，騰身上馬，催韁而去。

江元走這條路，正是最熱鬧的街道，他心中雖然焦急，卻是無可奈何。

等到江元趕到拐角之處時，早已經不見那女孩的踪影。

原來，那人正是吉文瑤，江元又怎肯放過她？

雖然江元並沒有決心在她身上報仇，可是彼此總要見面把事情結束一下。

於是，江元勒馬，向路旁的一個店家問道：「勞駕！你可看見一個穿黑衣裳的姑娘，騎馬由此經過？」

那店主眨目想了一陣，說道：「啊！不錯！有這麼一位姑娘往東去了，你瞧，這馬蹄印還在這兒呢！」

江元向店主拱了拱手，道了一聲「勞駕」，一抖馬韁，馬兒如飛而去。

他一邊策馬狂奔，一面想着：「看這個馬蹄印，文瑤分明是在狂奔，她也是趕回魯中，莫非她有什麼急事不成？」

江元座下之馬，是百里彤最心愛之物，飛行之間，速度驚人，可是一連跑了一二十里，不但不見文瑤踪跡，就連馬蹄印也沒有了。

江元尋着一個路人問了一下，回答却沒有見着，這時江元不禁疑惑起來。

江元暗自忖道：莫非文瑤不是入魯，要不她竟改了道了？

立時，江元又催着馬狂行，旅途雖然顛沛辛苦，可是江元的心痛病却沒有患，所以便不放在心上。

到了傍晚時分，江元已到了「靜海」，這是由天津往下走的第一個大站。

江元在街頭猶豫了一陣，奔了一家較大的客店，名叫「修平」。

江元下馬之後，立刻有小二將馬牽去，店主含笑而出，望了江元一陣，問道：「客人，你可是叫駱江元？」

江元不禁一怔，沉聲道：「是的，我就是駱江元，你怎麼知道的？」

店主立時滿臉堆笑道：「駱少爺不必多心，我並無他意，只是有人留下一封書信，命小的交予少爺。」

江元不禁大出意外，略一思索說道：「啊！有這等事，快拿給我看！」

店主由櫃台上，取過了一張疊好的紙條，雙手遞予江元。

江元接過之後，目光一掃，不禁一驚，點頭道：「啊！是了，我與她約好我倒忘了！你快給我找間房子，我要休息。」

店主滿口答應，把江元領到樓上，開了一間單房，江元入內之後，立時吩咐道：「你快準備酒食，馬料要餵足，我明天一早要趕路，不可吵我！」

店主答應而去，江元把行囊放在床上，拿開了手上的紙條，上面寫道：

「留交駱江元親閱。　吉文瑤」

江元於是匆匆把信打開，這時小二已掌上燈來，燈光之下，只見上面寫着：

「江元兄英鑒：

關於我們吉家與你結仇之事，想你已全明白，這事使我非常痛苦！我自己思索了很久，覺得我不該逃避你，所以我自動的把紅羽毛奉還給你……」

江元看到這裏，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往下看時，上面寫道：

「……我們與花婆是好幾代的怨仇，

所以現在也說不出誰是誰非，不過我所悔痛的是，我不該用陰謀的手段，用『五羊針』取了花婆的性命……這件事我一直在深深的痛愧（無論你是否相信）。

「我想一個人如果永遠的逃避，或永遠的生活在欺詐之中，那麼他會更痛苦，所以我必須要挺身把這件事情作個結束！

「請恕我現在逃避你，因爲我現在必須把一些事情作個了斷，等我的事情安排好了之後，我自然會去找你，那麼請你記好，在三十天之內，我會到你洞府去，你不必以爲我逃脫了！

「還有，關於我的父親，他是爲親報仇，你如果可以把他的賬轉到我的身上，那就再好沒有了！　文瑤字」

江元看完了之後，坐在椅子上，心亂如麻，細細的體會文瑤寫這封信的情緒。

他知道文瑤的這種痛苦，絕不在自己之下，同時也可以判斷出來，文瑤在毒傷花婆之際，心中的痛苦一定也是很大的！

他不禁深深的嘆息：「怨仇是如何的毒傷人類啊！……如果我能放手的話，我一定不把仇恨再擴大了！」

江元正陷入困思，突聽有人輕輕的用指彈着牆板，當下沉聲問道：「誰呀？」

隔室傳過了一陣輕笑，有人接口道：「你一個人孤燈冷清，不嫌寂寞？」

江元聽出竟是冷古的聲音，心中不禁喜道：「原來是你！快過來談談！」

不大的工夫，冷古推門而入，他仍是一襲灰衣，見面就道：「嗨！我找了好半天，才在這發現你！」

江元含笑站起，說道：「上次一別，竟再也看不見你，你到底那兒去了？」

冷古坐在床前，說道：「我與秦長安較上了勁，所以那天晚上接你的班後，等他們事都完，我與他又約在西山比武，才把他制服！」

江元聞言點了點頭，說道：「百里彤的事到底是怎麼樣了！」

冷古把燈光撥大一些，說道：「百里彤的事已完了，你雖然受了傷，可是你的名氣已然震動了整個的江湖呢！」

江元聞言不解，問道：「這是什麼意思？百里彤的事與我何干？」

冷古用手摸着下巴，含笑說道：「名滿苗疆和中原的五羊婆，也被你擊成重傷，逃回苗山，這不可算是殊榮嗎？」

江元眉頭一揚，問道：「怎麼？這件事江湖上已傳開了？」

冷古一笑說道：「這種事焉有不傳開的道理？」

江元搖了搖頭，輕聲嘆道：「唉！這些事對於我毫無興趣，不要再提它了。」

冷古這時才發覺，江元臉上有一層陰晦之色，心中不由頗爲奇怪，問道：「你臉色不佳，莫非是五羊婆的毒手，已經留下了後患不成？」

江元苦笑着搖頭。

他考慮了良久，終於把心事說出，請冷古參加一些意見。

冷古料不到江元把自己視爲知己，也顯得很興奮，於是他們同榻而眠，長談起來。江元連聲嘆息着，說道：「你看，這件事我到底該怎辦？」

冷古沉吟了一下，說道：「這件事要看什麼人去辦，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把他們全殺死。」

這句話使得江元心內一驚，他沉吟不語，隔了一陣，突然轉變了話題道：「我這次也是向東走，我們可以共一段路！」

江元翻了個身子，問道：「你到什麼地方？」

冷古笑答道：「我到了『滄縣』就要往西走了！」

江元答應一聲，彼此沉默下來，江元已快進入夢鄉，冷古突然問道：「江元，你是否與鐵蝶約好了在大都見面呢？」

江元不禁一驚，拍膝道：「啊呀！我怎麼忘記了？你怎麼知道的？」

冷古笑了一下，說道：「我在天津碰見她，她說等你好苦了，她尚有事情，還得要在天津逗留一些日子。」

江元只是「啊！」了一聲，並未接下去。隔了一會，冷古又說道：「她說如果碰到你，要你到天津去一趟。」

江元苦笑了一聲，說道：「哼！我那有時間去遊山玩水。」

冷古緊接着他的話，說道：「這麼說，你是決定不去了？」

江元搖頭。

冷古一笑不語，想不到江元這次失約，等他與鐵蝶再見之時，已是白髮蒼蒼，無限感慨了。

翌晨，他們同駒而行，直到「滄縣」，這才互道後會，作別而去。

× × ×

這一天，江元已然回到了蓬萊山下，這一段時間，對於他有如隔世一般。數月之前，江元由這裏出發，這時，他拖帶了一身疾病，和一顆破碎的心歸來。

回到了蓬萊之後，他第一件事，就是回去探望他師父的墳。他並且順道訪了一下百里彤，可是大宅之內，回下來話：「主人到大都去了，還沒回來！」

江元突然想起了百里彤告訴自己的話，這只不過是個烟幕，事實上他們早已奔向四川了。

江元回到了自己的房間內，取出了一套乾淨的衣服換上，在床上休息了一下。

他整個的思想，完全是在盤算着自己的前途。

他考慮了良久，最後決定離開這裏，到江湖去遊蕩，包括蒙古、新疆、西藏……，總之，他這一生是要浪跡天涯的了。

他不禁拿起了自己的詩集，翻到了第十二篇，上面有他自己作的詩：

「萬里遊俠劍氣呵
歸來莫悲家園錯
四海英雄飲宴罷
放馬高唱天涯歌」

他低聲的叨念着，一再重覆，不覺漸漸的入了這首詩的化境。

這就說明了，一個江湖人，爲什麼與普通人不同，爲什麼與很多驚世駭俗的事，在他們看來平淡無奇。

晨雪如絮，爲這座絕嶺，又鋪上了一層新衣。

在寒風怒吼，飛雪瀰漫之下，一個年青人，跪在了花蝶夢的墳前，他的身旁，放着一把長劍，和一個簡單的行李。

江元在向花蝶夢的陰魂辭行，他流淚自語：「師父……，我走了，也許三五年，也許十年八年，不過我一定會回來的！

「師父！我不會忘記妳！妳永遠活在我的心裏，我現在要去尋古氏父女，尋到了他們，我却不知怎麼作，師父！請妳告訴我……」

江元悲痛的祝禱了一陣，含淚而起，提起了包袱和長劍，拉過了馬，正要上馬，眼前望見一物，不禁使他怔在當地！

確實太出他意料之外，原來他眼簾所見的，竟是吉士文！

他正由遠處，慢慢的向上翻躍，江元不禁忖道：他到這裏幹什麼？

不大的工夫，兩下相距只有二十丈左右，吉士文抬頭之下，望見了江元，他立時停了下來。

江元只是雙目不瞬的望着他，一言不發。

吉士文怔了一下，又繼續的往上面翻來。他們相距七八丈時，他才停了身子，江元冷笑道：「哼，我們又見面了，你真的以爲我死了？」

吉士文神色不安，搖頭道：「不！我前天就知道你沒死，並且回來了。」

江元心中奇怪，嘴上又問道：「那麼你是來結束這件事？」

吉士文面有慚色，搖頭道：「你不必說這些話，我問你，你到底把文瑤怎麼樣了？」

江元心中納悶，當下故意說道：「這個你還需要問我嗎？」

吉士文神色大變，狠聲道：「文瑤一早就到你這來，我知道會遭你毒手，駱江元，這一次我至死也不離開這裏了！」

江元故意輕笑一聲道：「啊！你是來爲女兒報仇的？」

吉士文雙目已紅，一聲悶叫，雙掌前揚衝了過來。

他只覺眼前一花，自己的腹心已被一隻手掌貼住，被江元推出了五六尺。

吉士文驚魂甫定，覺得身上毫無殘傷，已聽江元說道：「別不知死活，我實不願殺你，你女兒未來此，我就要下山，你快走吧！」

江元話才說完，突見山腰一條白影，箭似的逼了上來，當下用手一指道：「看！你的女兒不是來了嗎？」

吉士文向下望去，只見一個嬌美的姑娘，身着白衣，如飛而來。

吉士文不禁浩嘆一聲，說道：「唉！這也是天緣使然，使我們父女皆來到你的面前，……不過我有些不明白，方才你右掌已貼我腹，我却未見絲毫損傷，莫非你還存了惻隱之心不成？」

江元冷笑說道：「你們不該來此，現在我不會與你們動手了，我馬上要離開此地。」

吉文瑤趕到，關切的問道：「爹！你沒有事麼？女兒來晚了！」

吉士文搖頭說道：「我沒事，剛才不過與他才過了一招，瑤兒，妳既來了，我們父女正好與他把這筆賬算淸！」

吉文瑤的一雙明亮的眼睛，向江元掃來，江元在她的眼睛中，看出了一片無法形容的迷惘。

她嘴皮顫動了一下，說道：「江……江元，我父女已把紅羽毛交出，這件事對你該是很好辦了！」

江元輕輕的搖頭，用着低沉的聲音，說道：「現在我們什麼仇也沒有了，你們走吧！」

江元的話，使文瑤大出意外，她微微一怔，以低細的聲音說道：「爲什麼？你原諒我們了？」

江元搖搖頭，接着說道：「誠如妳所說，世仇傳下來，是非已經很難分辨，我不必趕盡殺絕，再說我們……」

江元說到這裏，不欲多言的停了下來，搖頭嘆息，他的感觸誰也不知道。

他們彼此相對了一陣，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良久，文瑤才問道：「你剛才與我爹動手了？」

江元點點頭，平靜的說道：「我擊傷了他！」

這五個字使得吉氏父女一起驚訝起來，文瑤尚未說話，江元已搖手止住了她，接着說道：「這是很公平的，我點了他的大穴，給他留下了五年生命，他却用毒藥，給我留下了一生的病痛！」

彼此無言，產生了奇妙的情緒，包括惋惜、驚痛、悔恨和不安。

又沉默一陣，文瑤輕聲道：「是的！你很公平也很仁慈……你要到那裏去？」

江元眼望遠方，輕聲道：「我要到新疆去，然後到西藏、蒙古！」

文瑤臉上有惜別之意，低聲道：「那是很遠的地方，也是很艱苦的行程！」

江元心中也有一種悲戚的感覺，點頭道：「是的！很遠！但是我還是要去！」

他說完了這句話。轉身而去，毫不留戀的提起了行李，跨蹬上馬，慢慢的走向山口。

他在馬上，像是一個欲赴沙場的壯士，神情淒然，此情此境，不用說話，也有一種令人惆悵悲哀的感覺。

文瑤微動了一下身子，低聲道：「你這就走？」

「是的，這裏只有一座孤墳，埋葬不下我！」

文瑤眼圈一紅，極力忍住，終於問出了她心裏的一句話：「我們……還會見面嗎？」

江元苦笑一聲，不答她的話，脚根輕點，馬兒一聲長嘶，由山坡衝下。

風雪怒吼，文瑤流下了淚，忖道：我一定要去找他……一定！

他獨自的身影，在漫天風雨中漸漸消失，被雪凍住了的山頭，傳過了他斷續的歌聲：

「萬里遊俠劍氣呵
歸來悲想家園錯
四海英雄飲宴罷
放馬高唱天涯歌……」

（全文完）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徐光啟（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思宗崇禎六年，西元一五六二—一六三三）

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萬曆成進士，崇禎時，累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時適義大利人利瑪竇在華供職，光啟從入天主教，加洗名保祿，從學天文、曆算、火器、盡其術，遂遍習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書，尤精於曆，與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各等修正曆法，譯著書籍甚多，以幾何原本前六卷、農政全書及徐氏庖言爲最著。國人研習西學卓然有成者，自光啟始。

程光裕敬撰　李叔明拜書

我日日都食碧玉珠，
唔係邊度會
咁好面色咁生猛！

女人唔補，
老得好快㗎！



佢地青春長駐
全靠碧玉珠旁身

鄧碧雲黃淑儀工作忙碌，仍然容光煥發，活力充沛，因爲她們長期服用碧玉珠。碧玉珠由名醫處方，用藥名貴，補血養顏，專始婦女體弱，頭暈目眩，貧血肝鬱，產後欠補，腰瘦背痛，久不受孕，崩漏帶下，月經不調，一瓶見效。

年輕婦女服用，身體健康，容顏鮮艷；更年期婦女服用，精神爽俐，暗病消除。



碧玉珠
婦女之寶

註册商標

峨嵋葯廠出品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